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余英时文集 ※★卷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一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文集 #**

沈志佳 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英时文集. 第6卷.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余英时著. 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

ISBN 7-5633-5868-4

I. 余… II. 余… III. ①余英时一文集②政治制度一中国—近代—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091 号



余英时

安徽襟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 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 所, 鄉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柳外杨联盟先生。获博士学位。 哲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 春港新亚书院院长蒙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 斯顿大学排库教授。现居吴位



余英时文集

第一卷 史学、史家与时代

第二卷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第三卷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四卷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第五卷 现代学人与学术

第六卷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第八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第九卷 历史人物考辨

第十卷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 2004 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 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 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 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巷则比前四巷要广润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 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艰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 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更和思想更同样拖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更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报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曹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十版功的如少化"如果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举习的纪录,久已置于离阁。但 1983 年,在台北 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致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做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善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 年元旦

目录

第六卷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1	民主制度的发展
3	第一章 民主的形式与内容
10	第二章 希腊首创的民主制度
23	第三章 罗马政府的民主因素
35	第四章 中古代议民主的发轫
44	第五章 中古的民主思想
51	第六章 宗教革命与民主的发展
58	第七章 专制时代民主的表现
69	第八章 民主思想与法国革命
78	第九章 19世纪的民主运动
90	第十章 近代的直接民主
99	第十一章 民主的新方向
111	第十二章 民主的批判与展望
119	参考书目

121	MITCX!	4月日リ朝(大温3月
123	自序	
125	第一章	导论
130	第二章	新文化的启蒙(上) ——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138	第三章	新文化的启蒙(下) ——宗教革命(The Reformation)
149	第四章	自由经济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发展
161	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胜利 ——从近代国家的凝成到民主革命
176	第六章	平等社会的创建 ——近代阶级制度的演进
185	第七章	帝国主义时代 ——极权主义的根源及其萌芽
194	第八章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 —— 19世纪以来的民主发展
213	附录	《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重版识语
215	民主革	命论
217	建立新的	的革命精神!(代序)

124 15 45 A 10 AA 4C 10 AA

222 上篇 革命与反革命 223 第一章 论革命 231 第二章 论反革命 243 第三章 近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

中 為 第四章

第五意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下篇

第九章

248

249 257

264

270

281

287

288

革命的范畴

论政治革命

论经济革命

论文化革命

论社会革命

论民族革命

革命之路

论革命的路线

第十章 论革命的方法
第十一章 论革命的领导权
第十二章 论革命势力的成长
附录 西方历代思想家的革命观
后记

自由与平等之间

第一意 自由採本

第二章 社会自由及其实现 第三章 平等概念的检讨

第四章 平等的社会含义

第五章 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探讨

第六章 自由与平等的文化基础 罗素论自由

自序 321

附录

319

323 337

351

362 373

387

397

以上的民主制度的发展

第一章 民主的形式与内容

人类历史上思想的分野与斗争从未有像今日这样的尖锐化。因为有了这种严重的对立,所以今日就是然的有了两个世界,一个属于自由,另一个属于奴役。在自由的領域中,一切思想可以共存,各种党派可以并立,英美不乏提倡共产上义的人士,不禁止共党组织存在,哈佛大学且坚持不肯解聘左倾的教授,这几件事都是维护自由的铁证。在奴役的领域中,只许有一种思想与一个政党,不接受这唯一政党的领导便被列为思想搞不通的人物,为反动派,便要遭受清算和斗争,铁幕国家绝不许高谈民主自由,绝不能于一党之外分立政党,这也都是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这些事实看来,我们用不看再从事哪个是民主与哪个是反民主的争辩。乃反民主的一方却反译真正的民主进挥为不民主,且自溺为进步的民主,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散世盗名。其实,民主自有其套观的标准与悠久的历史,终不能为反宜传所遮盖。在这一章中,作者要先说明民主的意义。

民主的意义是什么? 过去写书和写文章的人发表过不少的意见。从理 论的探讨来讲。有许多哲学的、政治的与历史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已提出 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不过很少有人以斩钉截恢的说法把民主的意义说得清 清楚整,使人一读了然。我们不能希望读这类书的人们都是对哲学、政治或

3

历史有高深研究的,因此,我们于解释民主的意义时应当避免用那些常人不 大习见的名词。尤其是在今天,般人需要民主,因而希望了解民主。编者 曾看过不少两方学者或长篇或短篇论民主的论文,多半起喜用学究式的语 调,令不大了解本问题的人们越看越糊涂。我们要针对着需要获得关于民 主常识的人们替民主下些注解。但在这里我也要承认我绝不敢自信能对民 上提出一个详备的解释,我只是个人所了解的用最浅近的文字把它写出来 而已。

民主(Democracy)这个词尽人管知系出自希腊的雅典。希腊文为Demokraiu,系取demos 与 krateein 两词合并而成:demos 的意思是人民,krateein 的意思是治理。用户话来说,民主就是老百姓做主。这就是说。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的最高权力,亦称主权,系操在令体老百姓的手中。如何管理国家的事,这要听老百姓的吩咐。政府只是老百姓管理国事的办事处,由老百姓派他们自己的人常期驻在办事处中执行主人勃交下来的任务。主人怎样说,办事处的人员就应当怎样做。办事处的人如果有什么计划要提出来,他们必须将该项计划交付全体人民或变付人民的代表考虑,经他们批准以后,才能实行;如果批取了,该项计划就必须取消。办事处的人绝对不能剥夺主人新的权力做出进反人民意旨的事,如果他们要存这种命图,必百姓就应当有权撤换他们。这是民主的基本意义。

民主,大体上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民主,另一种是间接的民主。直接的民主是老百姓自己直接管理国事。最早实行直接民主的是希腊的雅典。雅典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她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奴隶,具有公民资格的不过五万人。既然直接的民主是由人民直接管理国事,所以雅典战成立一个国民大会,具有缔结条约、官战媾和、罢免官吏及处分官吏之权。理论上这五万有公民资格的人民都有权参与会议,但经常到会的不过数千人。究竟一个数千人的大会处理国事还是不大方便,所以雅典又设立了一个五百人的会议(Counci of 500),用抽签方法选出,事实上这个五百人会议还是太大,所以国民大会与工百人的会议下面又设立了若干委员会与一个人将军团处理国务。这可以看出直接的民主只能行之于人口很小的国家,即使在很小的国家中,真正执行施政细则的还是要另推少数人负责。这

民的代表的机构决定。直接的民主直到现在还是部分地存在,创制权,复决权,在瑞士与美国套干机中仍在运用着,这几种都是直接的民权。

至于间接民主乃孤在最流行的民主, 那便县由委百姓提出代表负责处 珊园商,这又叫作代议的民主。这种间接的民主现在有一种类型,第一县内 图制, 以蓝属为代表, 第二县总统制, 以美国为代表, 第三县委员制, 以瑞士 为代表, 内阁制是以国会为最高权力的机构, 内阁等于国会中的一个行政 委员会, 直接对国会负责, 间接对人民负责。 这一制度的特点县内图遇到国 会投不信任票时,如认为国会不能代表民意,除了辞职以外,还可以解散国 会, 直接请去百姓做主。 老百姓认为国会是对的, 就洗出一个更反对内阁的 新国会: 加认为内阁县对的, 就洗出一个支持内阁的新国会。总统制与内阁 制的大区别,系行政权与立法权绝对地分开,总统与国会均由老百姓直接选 丛,总统管行政,国会管立法,总统不对国会负责,也无解费国会之权,因为 : 者都县对人民负责,所以他们中间只有平等牵制(Check and Balance)的作 用,没有高下之分。第三种瑞士型乃是一种修正的内阁制。瑞士的联邦行 政委员会(Federal Council)也可称之为内阁。不过在这委员会中没有党的 阵线, 行政委员对于立法的政策可以抱着不同的见解。他们的任期是固定 的,这一点又与美国的行政首长相同,另一方面,他们确县受制于立法机构。 国会中如投反对他们的票,他们虽不必辞职,但须修正政策以求符合国会的 意旨。上面所举这三种间接的民主只是就其大者而言,当然在细则上各国 的民主制度尚有很多小异的地方,此处不能 - -提出。

老百姓选举代表根据什么呢? 选举在表现上是推选代表,实际上是老白娃拿出主张的机会。在桌选区中谁能代表百姓的 E 张 他们就选举推,获得大多数票的当选,总统如此,立法议员亦如此。人民对国家的大政见解绝不能。致,所以民主只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大方针如何提出呢? 这里 做发生政党的作用。政党集由人民组织的,人以类赛,以起相同的人们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最初各政党成立的时候一定要提出很显明的主张。到后来完选时,各政党对每一问题还要提出它的解决的见解。人民选举。虽然与代表的个人声望有关,但一般讲还是看候选人所代表的党的政策如何。

但政党制度各国亦不一致,有两党制,有多党制,英美便是两党制的国家,法国乃是多党制最好的代表。这里所谓的两党制,并不是说,除两党以

外便无其他的党、而是说,只有两个党发生作用。例如说,英国在 19 世纪初年还有保守、自由、劳工三党,但不久自由党在选民前因没有什么显明的立场,就失去了它的作用。英国现在除了保守与劳工两党外,还有若干小党、但政治上都没有多大的影响。美国也不只共和与民主两党,但其他的党也是不发生作用。至于法国则不然,她不仅有六七个党而且每一党在国会中都有着下席位,很少有一个党能单独组织政府。因此,在英美掌攫政权的走上一个党,另一党则居于反对的地位,而法国则非有几个党联合组织政府不可。不过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一个民主国家至少须有两个以上的党,各以大政方针争取人民的拥护,当权的政党的职责在遵循民意执行大政,在野的政党便是处于监督的地位。一旦当权政党犯了违背民意的错误。它就有即刻被推翻的危险。人民如不满意某一个或某几个联合的当权的政党,便可只能推断的危险。人民如不满意某一个或某几个联合的当权的政党,便可只能推断的危险。人民如不满意某一个或某几个联合的当权的政党,便可只能

以上所解释的只是民主政体而言,当然民主的意义不是如此的简单。 根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霸,人民对国政有提出意见交由他们的代理人(指政府)执行的权利,我们就可以看出民主还有很重要的含义。

国家或社会是个体组成的总名称,国家或社会的价值不是在集体而是在个人,有个人的意志才有集体的意志、集体是集个体而成的、个体乃是集体的基础。没有个人便没有国家,没有社会。在这一点、民主的理论与法西斯国家正立于相反的地方。独藏者欲达其独裁的目的,故极力提高国家或阶级的地位而比制个人的地位,他们认为个人须服从国家或阶级的愈志。独裁者繁档者"朕即国家"的理想,故极力压制个人;而民主思想则着重个人的价值。有事个人的人格与專产、权力不能加以损害,法律不能加以剥查。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对于个人的价值均有明文保障。195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公约》也是着重在保障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民主社会,经过两下余年的实验,已产生了良好的法典,足以束缚个人的自由,便不至超越它的应有的界限。这些法典不是一个受制定的,而是群岛的累积,换自之。就是老百姓本身先后自动制定的相互束缚的契约。社会也如个人一样,设有一个人处完全的。也数有一个社会是完全的,民主社会与然不会例外。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个人的自由,集合个人的贡献。民主社会才能有不断的进步。文化的进展与社会的革新,正是由于个人有自由发

的机会,个人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特长,个人能贡献自己的才力。假使把这些活泼生动的人变成了机器,只听人摆布,而完全失去自我发挥的机能,则活的社会将变成死的社会,前进的社会将变成那止的社会。为达成少数党人的野心而牺牲亿万人的自由的意志,对整个社会言,从长期的影响看,利乎? 宋平,和县不龄自期

民主的第二个含义是容忍。本来人与人的不同亦如其面。我们固不愿屈己从人亦不当强人从己。在政策方面,以及在任何问题方面,各人尽管有个人的见解,大家不妨为某一问题争得而红耳赤,我们固然要尽力发挥本身的意见。但同时也须让对方发表他们的意见。对方的话,我们也许一句都不能向意。但我们应承认并尊重他们有发表任何意见的权利。所谓言论的白由,不仅是在法律上要予以保障。在民主社会中应养成一种风气,使每一个人都肯听不同于自己的言论。使每一个人都敢于发表他本身的见解。一个人都肯听不同于自己的言论。使每一个人都敢于发表他本身的见解。一个人都肯听不同于自己的言论。使每一个人都敢于发表他本身的见解。这个人都肯听不同于自己的言论。使每一个人都以不知知知知。这个意识对于公共问题的意见的差别不应妨害到私人的感情。英国的保守与劳工两党。美国的共和与民主两党,尽管在竞选时彼此攻击不遗余力,但两方都能容忍这种攻击。两党中无论哪一党上方,另一党仍然以在野党的身份一方面与当权政党合作,一方面执行监督的任务。美国的传统习惯,一党于选举中获胜、另一党即刻放弃批评与攻击的口吻而应为合作的声明。这种素养不是短时期可以我致的,但是民主社会中绝对需要这种容忍精神。

民主社会中之少数服从多数已经成为一种倾例。这虽不是理想的办法,乃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不能希望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人对于某一问题只有一种见解而没有相反的见解,者坚持某一问题必须全体同意才能解决,则问题就水无解决之时。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赖有容忍的精神,在火败的少数是不会吃亏的,因为民主的精神是在替全民谋福利,而不是保障某一阶级的特权。胜利的多数,只是在见解上获得胜利,在权力上获得胜利,而不是因为胜利就能享受特殊的利益,就可以迫害或敢压失败的少数。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少数服从多数,其意义只是在某一个期间在被策上和在权力上少数对多数让步,在基本的权利上少数与多数仍然是毫无分别。就福利言之,多数人的福利大体上亦可以代表少数人的福利,如果国

家或社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绝不会多数人受其福而少数人受其害。如此则多数不仅不迫害少数而且能照顾少数,这显然是发挥高度的容忍精神 的结果

民主的第三种含义乃是讨论,这种讨论不是某一党拿出一种教义强追他人要学习的讨论(indoctrination),而是大家以平等的精神在不廣恐怖的环境中冷静地讨论。一个问题。或一种理论都免不了有几种看法。在未彻底讨论前,谁也不能假定哪一种见解是对的。在民主社会中的讨论,在理论上,不许任何一方面挟某种优势而强令他人相从,而是要用正确的理论说服对方。因为每一参加讨论的人都不受任何威胁,运用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尽量除述个人的理由,谁能说服了参与讨论的人,谁就算胜利。这里所称的派服,当然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多数人于聆听各方陈途理由之后,决定哪一种理论为最合理,便是大多数为这种理论所说服。民主社会的讨论可以拿最近的美国共和党史森豪威尔与民主党的斯蒂文生的竞选为例。他们在民众面前对于各种问题尽量发挥各人的见解。互相批评,甚至互相谩骂,然后再让民众决定。 艾森豪威尔的胜利也可以说在讨论中说服了民众。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讨论后,才能看出它的症结,才能提出安善的方案;讨论也故影追求真观。容忍还是消极的,讨论却最远去的积极作以

民主的第四种含义为平等与博爱。人生而平等,这是民主社会中一致 承认的真理。所谓生而平等,用西方的术语来讲,就是在上布面前的平等, 近代一般有民主意识的人们并且进一步承认人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 不 过这种平等只是精神上的平等与理论上的平等,人类间究有智、愚、贤、不肖 的区别,有的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资本家、社会领袖或中产阶级人士,有的则流为苦工、贫农、流氓与乞丐,实质上不能平等。这是人为的不平等,在民生的社会中对于不平等亦有其补救的方剂,那便是博爱。华例育之,同胞兄弟数人原系处于平等的她位,但后来有的贵,有的贱,有的高,有的贫,看起来好像是不平等,但事实上,兄弟还是兄弟,原来的平等是依然存在。问题是富贵的兄弟不要忘记了那几个货晚的兄弟和他们是同一父母生的,他们应当本兄友弟恭的精神扶助他们使每一个兄弟都各得其所。他们 失业时应帮助他们避少,他们疾事时应帮助他们就医,他们饥寒时应帮助他们就下。他们有食有衣,帮助的动机应是平等的手足之爱,不是高对低或人对兽的怜

惘。这种意义可以推广到令人类,因为人类就宗教上说都是上帝的儿女,虽然各个人的境遇不同,但同胞究是同胞,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义务。这种"相助"与"相扶持"便是博爱。有平等而无博爱,则平等失其意义,有博爱而无平等,则博爱成为怜悯。这两个口号 ——平等、博爱 — 虽然在法国大革命中才变成民主社会的呼声,其实西方的耶教与东方的儒教中早已有这种思想。因为民主社会具有这种平等和博爱精神,所以我们就看不惯并且痛恨迫害,清算,斗争这一类的行为。

最后,民主是实验的(experimental)。民主的理论系出自人性,不是出自思想家的虚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对于本身的福利希望有表现意志与照顾之权,这是最自然的…种倾向。但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如何能使人民达成这种目标,这是属于方法的问题。民主社会的长处,是在它用实验愈的或象发生,就要引起人们的攻击,随着就有革新的方案提出。就政治制度百,这百余年来,英国改革的结果与19世纪初年相较,已是而目全非。就资本制度百,英国个日状况已近非乌克思蓍《资本论》时所能想象。就社会方,英国在社会立法方而与社会改革方面已不知有多少进步。美国与瑞士储国亦复如此。民主社会的好处,是在能随时接受群愈,不蛮于到底。一种方法提出以后,只要实致著于时期,认为不消意,就可以再改变方法。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边班,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

上而所举的民主的几种含义,用之于政治则是政治的民主,用之于经济则是经济的民主,用之于社会则是社会的民主,用之于日常生活则是民主的生活。民主有誊崇高的理想,只要在实践方面多作功夫,逐渐在经济与社会方面,亦如在政治方面,可以认到完全民主的境地。

第二章 希腊首侧的昆主制度

西狱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刚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即已表现出原始 的民主意味。在原始的社会中,风俗与习惯乃是主要的束缚团体的力量,这 是无组织的民主。迨其后城市出现,有组织的民主才随着产生。因为城市 不同于原始的部落社会,它的安全与秩序必须赖有延续性的政府的权力来 维结

希腊的城市(Polis)很像 种扩大的家庭,谁才算是这个团体中正式的 分子,执定的称准是看出身而不是看居留。最初侵入希腊的人似乎是由少 教人结合起来分居在渺小的村落中,他们的团结就靠着部落的感情。小的 村落逐渐地结成较大的单位,在这种较大的单位中,血统或亲属的关系仍然 是团结的主要因素。

古代希腊主要的特征为城市国家,这是希腊人在古代发展的最高的政治单位,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希腊理想主义的结晶,毋宁说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古希腊城市的人民直接参致的城市,大部分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希腊山岳纵横,把全境分成者干低,立的盆地,它们彼此间,在货物流通与知识交换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况极易养成各自为政的较小的单位。罹集地处海滨、汽气温暖,这使雅典人一方面能欣赏户外生活,增加彼此接

触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与外国交往,造成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都是促进民主的优乌冬休。

从远古的希腊,我们可看出民主不仅是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就自由人而 百,它也要求经济上的平等。占希腊乃是一个获穷的农业地区。民主分子 与赛头政治分子之争,追本稠源,也就是生活的斗争。足上分子主张财富的 中均分配,依照希腊的宪法,人民善国家服务,应受酬报,这就是说,国家不 能剩削人民,这是希腊人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所提出的主张。

不过在內地國家与滨海城市,民主的眷重点与程度有相当的距离。在 若干內地國家中,政府是機在中产阶级的手里,当时只有这个阶级的人上有 時實重裝备充任步兵的財力。財产与智慧在这里是出相当的重要性。掌握 政权的人,在这类国家中,虽然仍居少数,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在希腊 人眼中仍是不违背民主的原则。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民主乃是偏重农 业国家的产物,因为农村的人口,由于交通的不便与经济的困难,不便直接 参与政治性的会议或工作,乐得由具有经济力的少数担负政治上的责任。 但在沿海的工商业的城市,情形就不同了。这里有不少城市的工人的集中, 参与或没其为方便,用不着远道跋涉,耗费金钱与时间,所以基础较大的直 捻的民主议条脐容易走得源。

因此, 在希腊虽然也有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地方, 在城市国家中却只有直接的民主。 雅典的民主与近代民主的总者区别, 乃是在雅典城中没有一般人民与少数统治者之分。 雅典政府的结构, 愈在乎使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国政。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指导会议与法庭的人员以及大部分公务员都是靠抽签决定, 同时又规定任期甚级, 且不得连选连任, 这几乎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担任行政指导与司法职务的机会。近代国家中的选民与具有财力及经验的任职终身的公务员是有显著区别的, 在雅典则一切权力都直接操纵在选民的手中。虽然在选举时, 选民也注意到个人的政治能力与其他精神的条件,但当时的趋势总是对于行政人员的权力要加以牵制。在十足民主的雅典, 官吏与行政指导会议都是受制于国民大会。

从便人民团体能参加政府实际的行政这一点看来,雅典的民主实超过 近代任何民主政体。但另一方面,从每一个成年的国民都能负起政治责任 这种理想看来,雅典却又远不及现代的民主政体。雅典的政治权利只限于 父母俱为雅典公民的 子弟。这种人在雅典是居于少数的特权阶级的地位, 只有他们才有钱有阴积极地参政。 红女、外国居民、奴隶以及所有不能证明 公田均为雅典公民的 1. 概不能或有公民的权利

奴隶的存在与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才能使雅典实行直接民主,这一点 是很容易看得出的。没有奴隶阶级便不能维持当时雅典公民的闲暇与自由,如果公民团体的人数太大了,雅典型的民主便走不通。因为人数太多 了,人民便不易根据个人的了解推选领袖,同。不过这种做法究竟是违反民主 持趣的。因为是主物原则以每年活也殊难做到。不过这种做法究竟是违反民主 转趣的。因为是主物原则以根本不泛前。那分人专政,一部分人遭受压迫

纪元前第五与第四世纪的雅典民主乃是从较早的君主与贵族政体发展出来的。集中的城市生活结果使君主政体逐渐变成了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系以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对于其他阶级便逐渐成为压迫性的政权,于是社会中不属于贵族而具有财力的人士就会起而反抗。这种反抗容易得到上人与农人的支持,逐渐地扩大了参政的基础,大部分公民不仅能加人国民大会,而且与贵族地主阶级具有同样被选出任官吏的资格。纪元前第六世纪的初期,雅典有名的立法者校伦(Solon)已寒下了民主的基础。校伦组织了一个新的会议为国民大会做准备工作,他并且发起一个重大的改革,设立陈宙民会按能,可以审讯所有的行政人员。

雅典的民主未实现前,已有过一个时期的专制。为对付行政当局而设 京的五百人会议,乃是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的创作,因此,后来人们把他 当作纪元前第五世纪民主宪法的鼻相。当然,从这一个阶段达到伯罗奔尼 微(Peloonnesian)战争时代的全盛的民主,中间尚需经过若干变迁。

所谓纯粹的民主(pure democracy) 主要的是出自军事与海军的关系。 雅典海军的卓越地位靠的是海军兵员,因此雅典与比雷埃夫斯(Piracus)的 富有海上冒险精神的人民就成了支配该城政治的主要力量。不过这种军事 的因素并未引导雅典的民主走上宪法的安定的途径,海军的兵员虽赖低级 人民的补允,而财政的担负却落在资产阶级的肩上。国家每遭蓬危险关头。 富有的少数,以财力为要挟,益显出他们的专横。国民大会与行政指导会议 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都受到限制。在纪元前 412 年,这些富有的少数并且 制定了限制民主的条例。但是期护民主的公民却享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斗争 的便利,那便是他们的住所靠近国民大会的会场,聚合起来非常方便。由于 他们不断拉过。但证此412年的各個很快地幹練取消了

雅典在民主政权下政府的组织究竟怎样呢?依照雅典的宪法。同家最高的权力系操在国民大会的手中。就理论上讲。这个大会应包括全体成年的公民、除特殊会议外、每年应开会 40 次。开会时法定的人数、规定关于某几种特殊问题、须有 6000 议员。但半常开会时到会者很少超过 5000,而且多半是城区中的微进分子。大会实际上虽然不是一个心法机关。却有讨论与决议的权力。它的决议来系以命令方式表现出来,其中包括的事项系不属于特定的法律的范围。在高有少数的有限制的民主宪法中,大会只能对于执政人员的建议表示同意或反对。在雅典方面,大会所能讨论的只限于行政 核导会议已经考虑过的问题。依照宪法,大会无权制定或取消法律,其命令若与法律相抵触。就即刻成为无效。可是事实上宪法的尊严已受侵犯。原来在雅典早期的历史中,法律是被视为神圣的与水久的。 直到纪元前 530 年,还可以承认雅典最高的权力就是宪法本身。但是国民大会的直接的权力就来继起得有力,慢慢地最重要的问题只需大会过半的票数就算可以决定了。

当时的雅典没有有组织的政党,也没有依据宪法组织的负责执行重大计划的内阁,这种情形通使雅典人不得不另行设计以防止采用考虑未周的建议。在现代国家中,这类质的的措置都详载在宪法中,有的请求法庭纠正,有的请求选民纠正。有许多国家对于修正宪法的规定特别严格,以保除宪法的稳定性,在当时的雅典这类质防方法却不易想出。国民大会的议员就是公民本身,请求选民纠正这一点是办不到的。法庭也掌握在公民的手中,它也不能纠正大会的错误,加之,国民大会又最恨权力受到直接的干质。为防制个人轻率的提案,最后雅典想出一个办法,叫作"控诉非法"条例(Indictment for Illegality)。根据这个条例,某一公民如在大会中提出违反法律的议案,得受法庭的制裁。如此,不必对大会加以限制,而个人提案的自由已受到来调,宪法的稳定性也多得一种保障。

大会的权力系绝对的与直接的。在行政方面,它确是国家最高的权威。 虽然,行政的细则是常交出执政人员或行政指导会议负责,大会始终是保持 着监督权。甚至在外交政策方面,大会亦注意到施政的细则。将领们对于 作战方面如有错误,大会也毫不犹豫地加以谴责与惩罚。凡此一切工作,大 会在处理方面并未得到任何有经验的与负责的人员指导。雅典也是一个一 度有勢力的商业之邦, 国务的规项可想而知 指导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也 只靠着人民的一般的常识。雅典人认为直接参政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的条 件,他们在纪元前等四世纪其至准备提出建议,于人民参加大会给予酬报, 俚容差的人民里能解职参加

固然,大会因煽动分子的急躁与仓促的决议,曾造成过严重的错误,但一般地说,它曾表现出相当限度的观察力,尤其是在处置伯罗奔尼撒战争方面表现出应付有方。对西西里岛的用兵亦表现出回样的勇敢与决心。不过,稍后国家的经常事务大部分都委诸五百人的行政指导会议。这个会议的议员系从过去服务 饮以上有经验的国民中用抽签方法选出来。五百人会议的主要任务乃是一方面替大会做准备工作,一方面监督执政人员的日常工作。它是大会与行政人员同的联系机构。凡颁备提到大会的议案先由行政情导会议提出报告,并负责起导、国家的开支也由它负责估计,它与行政的每一部门几乎都有密切的关系。

行政指导会议人数太多,究不便处理国政,甚至内中的委员会也太过于 庞大,不便负起内阁所应负的责任。加之,它内中的分子,因为是抽签决定 的,多属常人而不是领袖。它对于政策不是集体地负责,又不能有效地指导 大会的讨论。在纪元前弊六世纪,它还是一个有力的指导机构,大会只能讨 论由它提出的议案,但到了纪元前第五世纪中叶,它只成了一个备齐询的委 员会。这个会议训练了不少从政的人才。 雅典国民大会参政的成功大部分 由于这个行政指导会议所给予曾在该会议中服务过的公民的政治教育。

还有一种制度有助于雅典的公民知识的发展,就是民众的陪审委员会。这些法庭系民主宪法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能使行政人员受民意的支配。雅典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举行司法宣暂的权利。为补偿每一公民为略审所牺牲的时间,当时亦规定给他以少许报酬。这种报酬通常只能鼓励最需 安经济援助的人加入司法界服务。通常审理一个案件,参与审讯的人数为500人,自政治罪犯到私人的诉讼都在被审之列,陪审员的判决常难免超出法律范围之外。这些委员会是继续地开审,一经判决,便无处上诉。

雅典的司法机构通常被认为是宪法的最不健全的一环,委员会是否会

被利用为纯粹私人服务,那是不能确定的。私人可以控告执政人员。判例 没有效力,煽动家毫不犹豫地诉诸冲动与情感。甚至首席执政也没有法律 知识,对于事实的归纳与陪审的指导那是外行。最坏的部分系法庭有数励 职业情积人员的趋向,结果,天真的从政人员与将领常受到处分。届人的有 条情的吓诈也盛行。时。另一方面,因为参与审讯的人数过多,公开贿赂或 恐吓那么容息,用此难典的司法委员会上部分股身会产和解处的游贩

以上讨论雅典政府时,尚未提及个人的因素。严格地说,就执行国政来讲,私人的特性很少有发挥的余她。不过事实上,在民主政权中,表现个人优越的,仍代有其人,不仅伯里克利(Percles)一个人。虽然当时的趋势是要将换政人员置于大会控制之下,可是还有一个将军闭(Strategos)机构具有很大的势力。这些将军组织一个十人执政团,这些人不是用舶签法钻出的、而是由部落选出来的。这种选举多少类似近代国会的选举,不免要经过政治的业争。可能在推举经统人时要求影的的数争力量的支配。

自然,纪元前第五世纪的希腊读不上有政党与代议制,也没有所谓内阁集体责任制。事实上每一个将军对于其余的同仁都有牵制的作用,同时他们又须共同地执行任务,而目还有迹象证明将军团也有一个主席,他具有指导其他同仁活动的权力。每一个将军的扶选是根据他的军事才能,不管政治方面他们的意见是否一致。纵使国民大会对于该团发动弹劾或不信任,该团也用不着总辞。只有该团有权召开国民大会特别会议。在特别会议中只能讨论该团提出的建议。举凡外交、财政与国防统由它负责。它事实上却是雅典的行政机构,对于纯粹的民主是唯一重大的限制。

将军团的组织起替个人在雅典政治中升辟了一条表现能力的途径。将 军们广大的权力对于希腊人所了解的绝对的政治平等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 威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很显然的、将军们攫取了若干特权。他们与 其他执政人员不同,似乎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连续地当选。因为该团 的地位的重要,有不少当时的名人都愿竞选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该团终究 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内阁。它与同民大会处于对立的地位。其力量之大在于 该团主席握有军政两重力量。不过到了纪元前第四世纪、职业军人逐渐地 当选为该闭闭员,因而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们的地位日渐低落、致唯一拥有 若十独立权力的机构亦受到大会严密的控制。 其他执政人员多由抽签决定,此一方法应当与轮流担任制合并讨论,二者都是保护民主的方法。抽签可以防止贿赂、戚吓,解决选举的纠纷,是公民平等参政的良好方法之一。轮流制则限制执政人员只能有一次的任期。由此可知,抽签制与轮流制的结合,旨在防止他们在长期执政中形成过大的官僚势力。一般而言,他们所处理的只是日常的事务。至于关系着整个雅典安危的最高领导团体,如将军团,则由选举产生,而且候选人必须具备专技才能(如军事、外交、公共 L程之类)。上面已经提到了。由于在抽签以前,他们也先作一番研究与选择的功夫,因此,抽签的流弊就不似想象之大。但是,雅典在民主政体下,却没有一个执政的推选是根据他的成绩。抽签的方法,即在雅典的民主被推翻以后,仍继续维持下去,不过只用之于处理项

雅典民主的另一个特点系由全体民众投票放逐主要的从收人员,这种 开革可以比拟现在的罢免。放逐或罢免,二者之一如运用成功,则受攻击的 官员必须退休,前者的目的在防止野心的个人违法的上攀,后者的用意在取 得民众的意旨与行政及司法百吏的行动之间的和谐。 继开革的官吏有时在 十年之内不能复起,此种制度容易剥夺名才力的人为国家服务的机会,这不 仅图型了政党制的发展,而目音成了违法与暴动方法的使用。

不过,这里我们要承认,雅典的民主所标榜的自由与平等并未适用到雅典的联盟国家。从得洛斯联邦(Confederacy of Delos)可以看得出来,雅典并未参虑将雅典的政治制度推展到其他联邦,或允许其他联邦的人民取得雅典的回籍。得洛斯联邦表面上显亦有一个大会决定联邦的大政方针,实际上,因为雅典的实力远超出其他的联邦成员,联邦的大区与政策的决定仍被在雅典码层大会的手中,逐渐地其余联邦的成员都成了雅典的属因。

就紀元前第五世纪的情形说。雅典的政治家确是利用一切机会推翻其他国家寡头政治的宪法。利用雅典的官吏或雅典的枪尖支持他国的民主。而且屡见不鲜的、雅典要求属国的执政人员与议员宣誓。不经雅典同意不得企图修改宪法。被然,雅典在爱琴区域(Aegean Area)提倡民主,可是那种民主事不得自动的,也不完全符合民意,因之,在若干城市中,民主只是表面文章、实则为雅典的利益受雅典的支配。雅典帝国民主的经验不够,这类铁器民主的方法实造背真正民主的意义。

雅典帝國对于属国。虽要求它们效忠,奉行雅典所欽賜的制度,并向雅典进贡,但属国也从雅典得到很多好处,如不受波斯的威胁,不受海盗的骚扰,商业利益得到保护,与通货获致统一等。我们也不能因不满意雅典对属国的高压手段而过于责备雅典本身民主的制度。这里,雅典的销误是让民主政治作了民族主义的工具,雅典帝国的崩溃乃是由于两次海战的失败,并非由于内部的叛变。及至纪元前第四批纪,雅典又以领袖地位团结实海国家。这一次的联邦与上次不同了。雅典因鉴于过去的失败,编改前非,各国参加联邦的,既不受雅典的干涉,又至少在理论上享受平等的待遇,这是真正的民主精神浸入联邦的领域。不过雅典因居于领导的地位,责任所系,重大政策加宣战。撤和或北他大事。张组仍谓真市预集机商台员

希腊因地理的关系造成许多独立的小城市国家,每个城市国家都不肯 放弃它的主权,这是希腊不能成立一个较广大的政治单位的主要原因。即 就殖民运动讲,除了柯林斯(Corinth)还能对于殖民地维持一种控制力以外, 其他国家只能在宗教和艺术力面扩展势力范围,在政治领域中竟不能发挥 统一的力量。较大的团结不能成功,故民主也只能限于城侧内直接的民主。 因此古希腊国家未能实行。也不了解代议制的民主。

到了纪元前第四与第三世纪,事实的演变遍使狭隘的城市国家理想不得不逐渐让步。纪元前第四世纪初年,皮奥夏(Boeotian)与阿卡狄亚联盟(Arcadia Leagues)乃是走向联邦的真正的步骤。在这个联盟中,虽每一个人保持其原有的国籍,但对外交涉权却交与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但是终纪 织都不免于夭折。直到纪元前第二世纪,稳定的联邦政府才开始建立。在 本世纪中成立的亚该亚(Achaean)与伊奥利亚(Acolian)联盟才近似一种代议制的政府。在这个联盟中却有一个由各国政府的代表组织的联盟会议、不过这个会议还保存着若于国民大会的直接民主的特征。因此,每一联盟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到会及投票的权利。但是。在两个联盟中,都采用团体投票制以保障联盟的体制。每一城市都只有投一票的权利、到会的大多数单位的代表就可以决定漂应如何投法。因为政府须承认每一国民可以积 散地参加政府的行政,这种直接民主义和关于代表制民主的特质。即使如此、联盟组织的民主与雅典的民主还有很大的出人。虽然每一个国民都心

参加联盟会议的自由,但却很少人能有如此按期参加例会的钱与闲。加之, 不常召集的会议提高了那唯一的将军的声望与权力。这位将军乃是联盟的 主要当局。因此,联盟的民主近似亚星士多德称之为 Pohty 的一种更温和 的属土政庭

在纪元前第四世纪中,甚至在城市国家内,亦有一种放弃极端民主的趋势,并采用君干赛头政治的方法。 雅典的完弦经过若干次的蜂政,尤其是纪元前 322-321 这一年的蜂政,值得注意。这一次蜂政规定只有抛有者于财产的人物能享有选举权,凭能签或轮流任官的办法也同时取消,参加国民大会与酷审的人员也不必再领取传遇。这些改革等于是放弃一切公民平等参政的原则,也就是承认政治是一种专门事业,只有受过从政训练与有政治经验的人上才能参与政治。纪元前第四世纪的末年,行政长官的权力提高。虽然在纪元前 307 年民主再度转头,选举权所受的限制亦告取消,但这一次所恢复的力是极端民主与贵族政治间一种折中的办法。行政指导会议是扩大了,所有公民因此都能参与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工作。同时将军团的执政部门的编章人政治是大了,如此行政方面不管按帐户的人或可以得服长才。

马其顿(Macedon)势力的兴起使希腊城市国家间内部的冲突的重要性减少,独立城市的全盛时代逐渐地告一段落。纪元前第二世纪与其后期,雅典的民主制度虽大部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相似。但就政治的意义言之,许多这类的制度已失其重要性。就内部言,雅典已经在许多年中受富有的公民有效的控制。就对外言,马其顿于国已经限制了希腊城市的自主。远在纪元前338年,马其顿的国王腓力浦(Philip)在克罗尼亚(Chaeronca)击败了希腊国家的抵抗,自任希腊诸国的联盟的领袖(斯巴达除外)。从此雅典、斯巴达(Sparta)与底比斯(Thebes)即失去了领导希腊世界的地位。纪元前第二世纪的初年,马其顿的优越地位受到新兴的罗马成功的打击。纪元前 146年罗马占领柯林斯以后,希腊世界的独立就告以结束。纪元前 102 年雅典因受罗马的原语。民主政治逐被推翻。

希腊的雅典民主政治之经过改革与最后之受權額,其原因不只一端,而 外交政策实为主要的根源。希腊人过度珍视城市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丝一 毫也不肯放弃,这是希腊国家间的团结不可救药的阻碍。希腊人对于自由 与自治极良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在国与树之间产生冲突,而且使要协成为不 可能,致使大敌当前,他们内部仍是不能团结。希腊人表现出他们根本不能 考虑到一种泛希腊联邦的共同的国籍。他们不能作这种考虑,其主要的原 因乃是他们坚持公民资格必须包括直接与积极参政的意义。这种公民资格 存任何一个较端市更大的政治单位中。据不知合实际。

希腊人外交政策的错误造成自主的城市国家的毁灭,但是我们须承认 这中间亦有经济的因素存在。雅典的民主,推演至于极端,一部分常要依赖 属国的进贡。直接的民主乃是一种最具消耗性的政府,到了纪元前第四世 纪以后,雅惠斯城至此时,加维特斯勒。增的与不如的民主

现在我们要约略检讨雅曲民主的优占与宏占。

首先要指出,政府确实有效地掌握在大多数人民的手中,他们经过自由的讨论以后,得以在依法组织的大会中发表意见。雅典人很高度地实现了继续不断参与国政的民主理想。他们系使用我们所称的直接的民主达到这种目标。在这种制度的下面,每一公民均得当选为国民大会的议员,而且能参与行政工作。不过,当时直接的参数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所用的方法,在现代展光中却是不合理的。雅典公民资格的限制,奴隶劳工的存在,与依赖属国的进负以维持政府开支,凡此种种手段都是今日所不能容忍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因此而认为雅典的公民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劳力维持其悠闲的生活之"职业的偷懒者"。 劳动阶级的纳税与其收入相较仍非常细微,而且我们有允分的证据指出,大部分公民本身从事农业与工业。国民大会对于高人也无意课以重税。诚然,管审委员会对于富有的被告偶尔处以巨额的罚款。但经常没收官人财产之说尚不能获得证明。一般地说、民主分子在施政方面还是相当此公平。

雅典政府也不能被形容为软弱的紊乱。大会当然免不了有仓促从事的 地方,但政府的施政尚能表现出果敢与敏捷,对于个人自由与私人财产的保 障,民主政府所提供的尚超过寡头政府。秩序的维持,与司法的处理均能使 舆论扩服。在执行济贫条例方面,雅典的成就实远在罗马贵族政府之上。 禁止行吏的贪污与腐化。罗马失败的地方雅典却获得成功。为达成此种目 标,雅典所用的方法系严格执行执政官员账目的糟核。

雅典政府机构最大的缺点为行政权力的软弱。雅典人民因太向往绝对 的平等与不信一切个人的领导与指挥才产生这种流弊。除了规定公民如提 出一种遗宪的提案也许要受到控诉外,其他对于最高的人民的意旨便没有什么束缚。在舆情激昂的片刻,国民大会可以完全放弃一切道德的考虑,这可以于纪元前 416 年大会议决毁灭米底亚人(Medians)一事看出之。危险的是国民大会中讨论方案时没有规定谁负责任。建议的权力系操在一个公民的手中,而执行演由他人负责,如此政策的责任就不能归诸原来的建议者。这种制度的结果乃是权力集中在编动分子的手中,他们尊于利用批评与指责的大才以对付官吏。同时执政人员的提案权有经常受到限制的倾向,益以行政不得连选的规定,简直是奖励无经验的人员从政。如果要使雅典的政策健全与一致,对编动分子的活动必须于以限制,对执政人员的独立与权力必须予以根据。可性,在雅典的际生时期,从素实行讨效条的计划。

现在,我们必须检讨占代希腊民上的哲学理论。当时最伟大的民主理论者要推亚里土多德(Aristotle)(纪元前 384-前 322),他被认为是政治科学的鼻相。他于其所著《政治学》(Politics)-书中检讨希腊曾经试行过的各种政治制度,并研究如何能使每一制度的实行获致成就。这里最主要之点乃是他的研究只限于城市国家。虽然,他个人很了解马其顿王国。他却坚持国家不应当像马其顿那样大,致使公民彼此不能认识。因此,亚里士多德宜称赞成继续维持小规模的城市国家的存在。他在著作中表示最好的国家乃是每一公民均能过一种完全为国家服务的生活,凡不能参数的人便不是一个正当的公民。亚里上多德于此所表示的只是雅爽人中流行的关于公民资格的见解。但是人民的意旨须受到守法的限制,他对于不守法的民主曾加以严厉的指摘。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某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在任何状况中都是触好的制度。政府的安定有赖于某一政治制度之优点者少,有赖于适合于一般人民的智慧与道德者多。因此,在大部分人民贫困时,宜有民主。但在所有的宪法中,宜规定人民应托以某种政治责任。人民的全体很显然地适于负责推选行政人员,并于其任期终结时检讨他们的功与过。当一个社团到达一个高度的德行与智慧的水平时,制定命令也可以交由公员责。不过,有一点很重要,那便是要对人民的立法权加以相当的限制,因为每一阶级一旦掌握政府的机构以后,很容易犯只为该阶级谈利益的毛病。所以,为安定起见,也许应当允许每一公民参与大会与司法路审委员会。但须记着不要把最见,也许应当允许每一公民参与大会与司法路审委员会。但须记着不要把最

后的权力放在人民人身的手中,而应当置于实法的范围内

这便是亚里上多德所称的民主政体(Polity)。每一公民都是大会中的一分子。但是大会并不能为所欲为,并不是超出法律之上。这种民主政体以自由与平等为基础。但是自由并不是毫无束缚的,平等也只是比照的,不是绝对的。换言之,现代民主系承认有天才的公民特别适于担任政府职务。另一方面,抽签法与服务酬报法都是极端民主的特征。公民,怀别是贫困的公民,不受任何法律与判例的束缚,结果总是难免造成紊乱。

亚里上多德惯于过分指摘极端民主造成的错误。但从事实上,我们所了解的,雅典大体上对于纪律与秩序维持得颇好,国民大会颇尊重财产而且并未压迫高人。亚里士多德在他书中的其他部分亦承认雅典人民具有判断的能力。他对于人民在政治上判断力的信任乃是他赞成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的论据。他所者重的是全民的最高权力,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人的权力。他本身上张一种混合的政体,不过他认为多数人总比少数人难以腐化,一个人的政治能力总不能与一样人并驾齐座。亚里士多德虽对雅典的民主政体有所批评。而他的理想却是接近全民政治。

其他思想家,尤其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与柏拉图(Plato)所得的结论也多少与亚里土多德相仿。伊索克拉底声明不赞成抽签任官法,这种方法他认为不可免地阻塞贤路,使有才有能的人没有机会替国家服务。柏拉图扶至更进一步否认一般的公民从政的能力。他认为民主难免散漫而无效率。民主人士所坚持的绝对的严等只能在政府中造成无原则无能力的观象。柏拉图于其所著《法律》(The Lawv)中顶途的体制亦表示愿意容纳民主的成分。在他所计划的体制中,国民人会应包括所有的公民,而且具有推选执政人员的权力。不过他这种设计是针对着一种不得已的情况的权宜的宪法,从他的 The Republic · 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宪法乃是一种知识的假族政论。

写到这里,我们不必对于雅典的民主下什么结论,但可以指出若下趋势。过去常有人宣称任何执政制度,凡许可公民直接参政的,也就是最能保障自由的制度。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有的优点即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国政。自由的享受诚然是只限于少数成年的居民,但这是古代的通义;而公民的悠闲的自由,库业企少是含有不干涉琐华的自由,唯如此公民才能致力

食是對艾華、蔡六五

于艺术、文学与其他物质以外的兴趣。 雅典的民主状况是最能产生文化的 艺术。我们也可以说,自古及今没有一个国家,对于创造的努力曾经有过像 雅曲孤崖驱劾的향励

自由与自治这个意理算是实现了,但雅典人却未能调和自由与权力。 对于国民大会当时缺乏有效的钳制力。全体公民的参政造成对于各个公民 的私生活的下涉。在民主盛行的时期,雅典龙满蓄情报人员与成声虫。苏 格拉底(Socrates)的处死罪名为传播异端邪说,告发的人是情报人员,促成 他死的便是应声虫。雅典人因为没有精神平等的概念,故准备置个人于社 会专配之下,此种做法只能阻碍人格的自由发展。

希腊人未能了解只有牺牲若干自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民主在外交 政策方面是一种失败,这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孕育无能,而实由于极端民主 使公民不肯牺牲者干自由应付外交。在一个联邦的或有主属关系的政府 中,妥协是必要的,雅典人独对这一点缺乏智慧与意识。城屬范围以外就很 少有爱国思想。公民本身便是国家。直接的民主使人民只想到本身的问题,不考虑他们对于其他社团的责任,因此雅典与斯巴达只顺到本身的自 由。希腊人当时如能团结,他们不仅可以保存而且可以推广希腊的文化,敌 人虽强亦无可如何,但团结这一点希腊人独不能做到。

在城間以内, 雅典的民主确证明了为一种稳定的与成功的政治制度; 生命与财产大部分获得保障; 宪法的变动很少发生; 法治、平等与自治的原则是十足地实现了。但是希腊人坚决拒绝牺牲独立的与孤立的城市的理想、使他们不能在地中海区域成立更大的政治单位。 追后来独立城市垮台之后, 希腊诸国首先被马其顿、稍迟又被罗马所征服。

第三章 罗马政府的民主因素

希腊国家的发展与罗马宪法的演进,其间存在着一种完全的与启迪性 的区别。被然,早期的希腊与罗马史有很近似的地方。在这两个社团中,起始是上权当令,接着是贵族,来政、贵族得势时期,权力操在执政人员的手中。其后的日子长了,有钱的新贵族逐渐抬头,要求分消政治的权力,迫使 出贵族的当权者不得不遂浙让步。结果,在雅典方面,政治就逐步走上民主的途径,另一方面,罗马从很早的时期,宪法在形式上就是民主的。在事实 上是寡头政治的。罗马国家的制度是民主的,但在精神与行动方面,却表现出最低保费推展删的。

雅典国家与罗马共和国最主要的不同地方乃是它们对于公民的条件有 着极不相同的概念。在雅典方面。公民的资格,就权利与义务讲,是广泛的 与无所不包的。一个雅典的公民可以充分地参与城市每一部门的生活。罗 马的公民资格主要的也是社会的与政治权利的问题。但是在罗马方面,公 民团体、与雅典不同、缺乏团结。不是有联系的人民。罗马人口中实际上有 两种公民、一种是贵族(Patricians)、一种是平民(Plebcians)。二者各有其分 立的与平行的政府。这种平行的政治体制的存在乃是罗马的发展中一种独 特的情形。 公民资格问题的解决系罗马·个最重要的成就。承认平民大会 (Plebenan Assembly)的平行的政权,在行政方面,大有引起紊乱的威胁,但 它却足够医治内部的分裂,罗马城内公民权利的扩展乃是罗马城站在统治 的立场上成功的道路,雅典方面的民主很严格地限制公民资格。而罗马的公 民资格却有各种方法可以获得。罗马将公民权给于被征服的与联盟的社 团,终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政治的单位。雅典失败的地方,罗马却成功了。罗 马完成一种包罗更广的社团的结构,在这个社团中,导出了意大利新兴的团 经的格线

罗马将公民资格给予受它统治的各民族团体,并不使政府机构发生任何剧烈的变动。除非罗马许可相距甚远的城市选举代表到罗马参政外,边远的人民并无实际的收获,他们只能享有选举权,这并不能使他们有效地行使政治的权力,因为投票只能在罗马行之,边远的人民很少肯到罗马行使投票权。但是罗马从未允许外省选举代表参加在罗马的平民大会或贵族院(Senate)。因为罗马的政治体制仍是属于具有古代城市国家色彩的直接民主的權型。

不过,政府的机构系樂抽而又复杂的。罗马人的虔诚与保守使他们对于不合时宜或不灵便的制度只是修改或维持。而不肯取清。罗马的宪法、一如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宪法、大部分是根朝先例。而公立法程序制定的。与雅典的宪法相较,罗马的宪法是更有伸缩性的。因为罗马对于违宪的动议 没有外分的规定, 法律修改的 概定在罗马是比较简单的。

罗马政府很早就已成了表面上的民主。只有一个有限的时期中,人民 集合起来选举行政官主实含有主权在民的意义,罗马其至到了君主的时 代,一般的风尚似乎还是选举而不是世妻。纪元前509年是后来承认的以年 法一次的执政制度(Consulship)代粹利主制度的一年。同时这也就是贵族 与平民真正开始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平等的一年。

平民决心要保护他们本身不受歧视与压迫,这种决心数励他们走向民 主。他们所希戴的赴安全,怕的是政府的铜行逆施,倒不是要求有自治的权 利。当时颁布 -种具体的与易解释的法典便是走向自由的显著的步骤。不 设,事实的真相起除非政治的民上获得进展,公民自由不会得到真正的保 瞭。只有把解於制政府的最高权力,人民才能有效地获效他们新建立的自 由。在这种冲突中,决定的因素乃是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衡。平民在政 治利益方面争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系靠他们能执戈卫国。罗马人不同于希 睐,从的乃县前身得到了内部必须研结的教训。

罗马共和国的充分发展的宪法,在若干限度内,近似亚里上多德认为最适于城市国家的情况的现代民主或 Polity。雅典与其他城市极端民主的实现系以牺牲执行部分的权力为代价。罗马宪法却避免了这种准弊。事实上,执政长官的强有力乃是罗马政府的特征。执政的作用不仅限于行政的范围内。高级行政官吏自君主政体因要来的权力不仅包括共和国的全部行政,而且包括唯一的立法权与重要的司法权。诚然,这些权力多少要受到同僚协商的原则的牵制。在这种原则之下、每一执政者至少有一个、但经常有若干个同僚、每一行政部门的每一个人员对于该部门执行长官的意旨具有同等的牵制的权力。因此,实际上一个官吏可以瘫痪他的同僚执政长官的活动。但是这种权利很少用到过,因为在采取某一部门公务由该部门的若干人员分别担任的办法后,不使用该项牵制的权利也不敢即刻引起某种处分。抽签的方法似乎避免了意见的冲突。除了护民官(Tribune)能有效地干涉任何执行长官外,很少用到否实权来限制较重要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另一方面、执政长官不仅能行使重要的特权,并有权强迫执行他们的权力。

这些执政长官的权力,在任期以内,几乎是绝对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石 仟平民大会并担任会议的主席。在雅典方面,在召开国民大会特别会议时, 将军们的权力充其量也不过有优先动议权,至于罗马则唯有执政长官能提 出国政议案。加之,个别的执政长官在其本身的职事内握有近似立法的权力,他可以发表在他的任期内有效的官育或命令,而且因为这类的命令常 为其继任者再度颁布,它们逐渐就取得法律的效力。在司法部门内,关于若 干种案件,他的民事和刑事的管辖权要受到上诉国民大会权的限制。然而 司法长官的权力仍是很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不受束缚的。这种广泛的 权力也许是出于罗马的公共权力的概念。罗马认为政治权力,从它的本质 看,应是绝对的与不可限制的。

但是罗马的理论,对于执政长官的职权,也含有应加以控制的意义。行 政长官的任期规定为一年,有的机关不许再度当选,有的只允许经过十年后 才可以重被推选、经常一个人担任官职须依照一定的次序。这些办法虽然 不是出于 · 种意图以为所有的公民都应平等地参与行政,它们也许是当权的贵族阶级的 · 种决定的计划,要替年轻与有才华的公民开辟一条政治上准身的途径。罗马并不讨厌有经验的官吏,而雅典却有此种成见,这可以于甘松被任命及归地发必称官位的古姓但之

除了最高阶级的长官外,在法律上对于其他现任的国家官吏,亦就之对于一个私人,可以加以控诉。因此,对于罗马所行的这套办法,我们可以用已故的戴雪(Dicey)教授的名词称之为"法治"(the rule of law)。不过这类控诉现任官吏的行动,是不受人欢迎的。直到纪元前第二世纪才有一种企图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提出一种人民直接控制官吏的原则。护民官台比留格拉占(Tiberius Gracchus)为要免去他的同僚奠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职位,曾刚明 种理论,谓执政长官为人民的代表,如果他们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们就应当自动地辞职。但是对于执政长官这种断然的免职,在罗马政的任务。并能了不能成为常见的事态。罗马人认为独立与决断对于执行行政的任务。是非常重新

罗马宪法中的民主的因素乃是以平民会议(Comitia)为代表。依照公民 集会的原则,这种会议具有三种形式。最初的形式为区域或部族的会议 (Comitia Curiata)。在君主时代结束以前,曾有百人团(Centuries)的会议 (Comitia Centuriata),稍迟有那落的会议(Comitia Tributa)。共和国建立不 久,区域或部族的集会只剩下了一种形式上的作用。立法与选举权转移到百 人团会议的手中,后者比前者似较为民主。都落会议也比较不受贵族的影响。邻居的关系不一定牵涉到亲族的关系。

除了这二种人民会议外,还存在着一种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这 个会议与上述的会议(Comitia)不同的地方乃是这个会议只包括平民。这个 会议的组织原也是以部落为基础,日子久了,它的简单的程序与民主的内涵 每它成了罗马主要的立法权威。

从内涵与内部的安排言之,所有这些会议都表现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它们都行使集团投票的制度。雅典的公民大会享有自由辩论与个别投票的转权,罗马的公民则在会议中执行他的立法,步选举的任务,而他所参加的会议都缺乏有效的讨论权,并且须分成集团投票。这种制度不免偏重知识专富有的人士的利益,因为集团的人数相距悬殊,用官方的操纵力量,可以将

较穷的公民的票作巧妙的分配,让富有的与势力较大的阶级保持有效的控制。就百人团的会议来讲,会议中共有193个百人团,其中有98个是操在富有的公民手中,这种组织显然薪意要让富有的公民在会议中立于优势的地位。至于部落会议如何, 吾人须知纪元前241年以后即无新部落的建立,这是说新获得公民权的柱团只能登记加入现在的部落。具有登记新选民责任的户籍官于此也能发生操纵的作用。因此,集团投票对于民主政府,也是一部市土的企业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雅典的公民大会,虽然在一切执行的决策上具有最高的权力,却不是一个至高的立法机构。事实上,立法根本就不是该大会的正式的任务。另一方面,罗马的平民会议却是唯一的立法的权威,不过实际方面,立法需要执政长官的动议与贵族院的同意。罗马的平民大会只有唯一个执政长官的召集才可以开会,它对于执政长官的动议既不能锋改,而高级执行人员对于它的决议尚有否决之权。不过它也有效地保持了若干权力,一种挑衅的官战须得它的同意,一个机关的执政长官扎缺,它有权在几个候选人的中间任选其一。贵族院得拒绝批准某种人民的决议,这是罗马的大会在选举与立法方而所受的阻碍。但是在纪元前339年罗马曾制定一个条例,规定事先得征得贵族院的同意,这一条例便该院直接的否决权大体上失去作用。不过平民大会的主动与独立性仍继续受到肖席执政长官的裁令权的联制。

纯粹的平民会议只能通过平民决议(Pebiscita),不能通过法律。但是这 些决议对于平民是有拘束力的,及至有名的盔邓西亚律(Hortensian Law)通 过以后,该项决议对于全部人民团体也是有拘束力的。在平民大会被承认 为罗马人民的主要的立法会议时,平民的决议也就因而具有充分的法律效 力,护民官具有裁夺的权力,他们与贵族院取得密切的破商,对于平民大会 的权威无疑是一种束缚的力量。但是它继续相对成风地将大的政策问题向 人民大会提出,凡经正式提出的议案,无论其为何种问题,平民大会几乎都 有权制定法律,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罗马国家在不断地扩大,维持政府中的民主因素,其困难是与日俱增。 大概说来,国家扩大的结果,乃是使各型会议与平民会议更缺乏代表性。许 名普通投票的人服务军旅,久假不归,他们在会议中失去的力量就不免为贵 族院所劫夺。公民的人數大量增加更进一步地降低了各种会议的地位,因 为新获得了公民权的投票人很少能执行他们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逐渐或认典能踪乃是比较宜于处置固难的一个团体

罗马于纪元前 287 年制定需邓西亚律,这是罗马的民主发展的高峰。这个著名的条例规定平民会议的决议案对于全民是有拘束力的。因为这些决议案从未受到过贵族院的否决,在宪法的现论上讲,这个条例建立了平民大会的最高权力。事实上需邓西亚律的制定并未有效地树立一种民主的政府,这不能不归咎于罗马人民固有的保守主义与执政长官保持对于立法提案权的控制。当时的事态表示民主的方式与贵族院的实际的优势是相适合的

费族院大体上是一个曾任执政人员的人的团体。它的前身为原始的元 老会议(Primitive Council of Elders),这种会议是在父权制盛行时代经常存在的。从执政人员及过去的执政人员中挑选贵族院议员的事宜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就交由一个户籍官负责。它的权力大部分是以习惯与先例为根据。罗马人的特性系尊占并重视年龄与经验,这种思想对于它的权力也是很重要的支持力。但是贵族院议员的产生仍是出自间接的民众的选举。因为这些设用也曾经在某一时期做讨民众的统法人。

贵族院议员通常是任职终身,他们主要的是出身富有的阶级,这种事实 快定了这个会议中贵族的性格。贵族院后来成为统治罗马的主要权威。到 了纪元前第四与第三世纪。罗马进入了一个侵长的与重要的战争时期,贵族 院议员的经验与专门的知识在这个期间不可免地要提高该院的声誉与势 力。贵族院很容易获得执政长官的合作,因为每一官更的任期都是很知的。 那些执政不是已做过贵族院议员的,就是希望于任满后得人贵族院充当议员,当然他们愿意与贵族院合作。事实上执政长官不必就离于贵族院。它 无权制定法律,它的决议案又从未取得法律的效力。执政们为了本身的利益愿愈结纳这样一个尊贵的团体。唯有外交政策为贵族院的职务所在,因 此,当国家遇到困难的关头,贵族院须负责维持国家的安全。在这种情况 下,执政们将重大的决策交付贵族院乃是宪法上一种应有的措施。日子久 了,贵族院就开始侵人立法的范围。

上面业已提到法律的提案权把握在执政的手里。到了纪元前第三世

纪,这个提案权必须得到贵族院的同意才能行使。法律虽未严格的规定一种决议不经贵族院的同意不得在平民大会或其他会议中提出,但事实上贵族院享有这种权力,这便是护民官运用权力的结果。十个护民官每一人都握有一种特权可以否决。个执政大臣的建议,毋族院要在这些护民官身上建立有效的控制并不是难事。但是除了贵族院对于平民大会能产生同技的影响外,它在事实上还可以用决议的方式直接立法。这类贵族院的决议绝对不能推翻一条法律,而且只能在法律改有顺到的地方才有效力。但是贵族院毫不迟疑地在个别的事件上行使停止引用法律的权力,而且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在非常时期它可以完全停止普通法律的实施。在财务方面,它规定各省应付的租赋额,为行政各部拟立预算额,并监督官吏的开支。我们若研究在这些权力之上它还有外交政策的控制,军事行动的监督与建立司法委员会以审讯叛同及其他公大案件的权力,我们就看出罗马真正操纵政权的。不是平尼大会,是继条院

贵族院须处理的事务, 其项目与性质可与一个现代的国会功用相比拟。从下面所指出的程序看来, 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相对照的地方。 贵族院只能在奉到高级执政人员的召集时才可以开会。 它的议事项目只限于执政人臣们所提出的。 在选择提案以便交付投票及使辩论得到一个结局方面,首席的大臣拥有很大的被夺权力。 这类的情形, 偶一看来, 似乎贵族院的主动与独立性是受到了限制。但是贵族院亦有强迫执政长行提出议案的有效的方法。加之, 贵族院不受政党扰乱的影响, 不必受政党或纲的牵制。 议案直接提到全体大会, 不必先交由委员会审查。但我们必须记着, 该院所有的议员都是在行政上有经验的, 因为他们的任期是终身的, 所以个人能保持一种独立的见解。因此, 它虽缺乏目前立法机关认为很关重要的审查的工具, 贵族院却达成了一种一贯的政策, 并根绝了人事的关系。 假独政策的控制是操作年来一次的执政的手中, 这种政就便是不可能的。

人民对于他们的代表机关,虽不是经常加以控制,但却具有最后的控制 权。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尽管操者最高权力的为人民代表机关,但日子久 了,民意一定要成为最后决定的因素。经常我们都承认一定要规划一种暂 时剩夺公民的宪法权利的裁夺权。可法的最高权力也许是寄托在一个团体 或个人身上,这个团体或个人系有权决定国家的安全是否需要停止宪法规 你美时文集。原

完的民权, 关于这一占,我们很难不承认贵族院对此问题有决定的权力。 当国家遇到危险的关头,只有贵族院会向执政(Consuls)提出意见,任命一位 独物老上政 比多行政大品已经权 加支,贵族可以通过决议建立、种专制 的政府, 这种政府可以不经人民同意, 对于一个公民外以证明 另一方面。 也可以设备被赔过品太身仅人民间接推举的,因此贵族院的法今若与平民 全议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就应当视为无效。护民官的遴选其权操在平民会 议的毛由, 巫民会议证以很涉禁他告出能服从宣音旨的人任护民官。 利田 地區宣的墨西根可以完全礦廠事施院的行动,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是护 民宣和主要认真他老此过要行使这种否决权。罗马人民,如果愿意的话,可 以否准供施院的决议, 这种事实系建筑在罗马人握有最后权力的理论的基 础上, 可是在大部分场合中,各种会议都愿意接受贵族院的指导。当时, 40人搬运让外租政府能改的细闻,以有经验的带族院议员们较为会格。带 族院与各种会议的关系可以比之现代的国家中立法机关与选民团体的关 系。在正式政府机构的后面, 选民团体的组织制像一个最后上诉的法庭。 正像若干政策与司法问题,在民主国家如瑞士及澳大利亚,系交由人民裁 决,在罗马亦复如此,若于问题,允其是宣布一种进攻性的战争,须由平民会 议决定。平民会议实际上很少冒险否决贵族院的行动,该院在共和时代的 大部分时期仍然是最高的统治机构。政府的各机关和衷合作,主权在民的 理论与一种贵族的行政并不发生冲突。

就对于邻国民族的态度而言,罗马共和国与希腊的城市国家有最显著的不同的地方。罗马从一个很早的时期与原始拉丁联盟(Latin League)时代。诸城市在该联盟的区域内,享有互惠的利益。在若干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公民可以迁徙到另一个城市,而且能享受该城市的公民的全部权利。这是不同于希腊的一种最重要的措施,因为意大利的团结与最后全部西方世界的团结都是能这种公民利益的扩大。罗马的主要的成就乃是扩大城市国家范围,其方法则是将罗马的公民权给于并入国土的归化的人民。这种做法,罗马的国家的领域是扩大了。原有的城市国家的团结与活力,换言之,其他城市的自治并未被推强。但是外交和是掌握在罗马的贵族院下里。

意大利半岛的征服乃是逐渐完成的。罗马对于如何解决被征服的民族 团体的问题曾费了很多时间才想出了一种方法。我们绝不可设想在意大利 各民族的中间罗马曾供给了任何直接的团结的力量。她的政策根本没有计划在意大利建设一个共同的政府。甚至到了纪元前第一世纪罗马还有若干分立的民族集团,与罗马发生程度不齐的关系。原始的拉丁联盟多少与一种联邦的组织相似,因为罗马与她的联盟国是以平等的地位联合在一起。但是在拉丁联盟分裂以后,平等的原则被放弃了,而代之以轻重有别的利益的方法。 供得罗马的欢心的民族取得全部的罗马公民权,其他的民族只取得民权而得不到政治的权利。当时没有一种共同的政治制度,罗马对于各民族联闭应给以何种性质的利益系决之于各民族团体的文化的程度,这种政策一个一种结果便是划分属地人民与联盟人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加强了各民族对罗马的向心力,都有助于罗马的统治。

到了纪元前第「世纪,罗马对下被征服的地方的政策开始变质。迴太 基战争结束后,罗马兼并两西里岛,随此种征服而俱来的为若干文化较落后 的民族,加之,罗马人上进入西西里岛,其地位为迦太基人的继承者,向西 西里索取贡献品原为迦太基政治制度中正式的一部分。在腐败的总督统治 下,迦太基的不动产的收设造成了假公家利益的名义而实行收没土地的舞 弊。在其后若干世纪中,受罗马贵族院操纵的城市及民族的利益与日俱增, 罗马显然不服再以公民权给了新加入版图的民族了。

上述的情形也不能彈致罗马的主要宽大的地方,或者说罗马在调和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方面所获得的重大的成就。罗马承认城市国家为单位。 允许该项放拾机构的继续。而同时实际上不曾破坏它的内部最高的权力。 一个公民,除了很少的例外,仍继续绝对受他自己的城市的法庭的管辖。他 的銷稅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城市,不是为了罗马。罗马维护她自己的最高的 她位,未曾过分限制地方的自主,她这种成就说明了占代的意大利已达成了 一种组织上的团结。

但在政治上,组织的统一并不注定要基于民主。公民人数的日漸增多, 使召集代表全罗马的公民大会非常困难, 破谜的行动有时实为必要,此项 必要令人不得不倾向贵族院,该院的分子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无限制的辩 论的权力。人民所看重的,与其说是控制政府,毋宁说是保护自己的公民的 权利。雅典式的民主在罗马从未建立起来。利益的平等罗马人民求之而且 得之,但这并未构成罗马共和国的民主。罗马人能选举他们的执政人员,单 就行政言之,他们确感觉具有此项控制权便很满意了。他们着重的在秩序 与效率。雅典人民在政治上的敏捷的智慧与观察力,在罗马人民方面,不易 发现出来。雅典人民很快地看出一个直接的公民大会不能圆满地处理政府 施行的细则,为应付这类的问题,他们很早就设置一个用抽签方法选出的一 个民主的行政指导会议。在罗马方面,国政的处理完全由执政人员与贵族 院负责,同时,该城的不断的军事行政也不可免地造成贵族势力的增长。罗 马人对干冬个公民参与政治一事不事减少越

罗马人虽不醉心于民主政治的理想,却决心要有效地维护人民的自由。宪法中个人自由的主要的保障在上诉权,每遇生命成公民地位发生问题时,他们可以离开执政人员,请求平民会议(Comtta) 主持正义。不过在费族院认为国家的安全有需要时,它可以停止该项法律的行使。费族院的这种权力确实威胁到该项公民的权利。但是由于人民的自由得到扩民官进一步的保护,贵族院很少采取上述的行动。护民官得在平民会议前控诉执政人员。诚然,罗马不像雅典设有人民陪审委员会经常开审,执政人员任请时也没有受正式食账的规定。不过如果公民权利受到任何侵犯,都可以要国家的官事负责。

自纪元前第:世纪的中叶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促成共和国的崩溃与帝 闯建立贵族政治的力量已部分地开始活动。农业的衰退引起了重大的社会 变迁,此种情况的直接原因乃是战祸连年与国外进贡的食粮的大量输入。 只有奴隶经营的田庄尚可维持。较为精干的公民则经常因服务军旅而离开 罗马。留下未走的人多受新的重商主义的精神所激动,新被征服的各省乃 挹商业制制的理想场所。军队人数的日新扩充对于共和制度成为一种可怕 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院控制的政府开始崩溃,旧的贵族政治开始由 的治生活中潜冻。

到了纪元前第一世纪,罗马的民主制度已不复有任何重要性。公民人数的加增只是添多了不能参加甲民会议执行任务的民众。当时已有建议在罗马树立一种代表会议,俾罗马的同盟阻断可派代表参加,但是这种理想未获接受。以公民权许与意大利人而不采用代表制的原则更降低了平民会议的势力与声望。不过,依照当时大部分地中海世界政治落后的情形与交通不便,任何一种政治的代表制是各行得通也不无疑问。也许罗马贵族的腐

败迫使罗马走上专制之路,因为当时真正的力量是在军队的手中。城市国 家型的直接的民主息然已不合时宜了

余葵时近葵。第六日

男儿恋园的新好由共至真正的民主的因素。从恺撒(Julius Caesar)时 建起 公园权户未复与自治方的 植嫩巴公园权统予新行客由非意上利的 马的贵族与人民的声望,而且值得重视的,在恺撒独裁期间,平民会议的立 注权大部分信止使用。在重占新都(Augustus)的统治下,会议的次数比较 正常,执政人员仍由人民会议推洗。不过,议也只是表面上的民众的合作。 国家的真正政权仍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塞古斯都虽然是自称为人民的代 表,而日事宝上允许平民会议推洗将来的皇帝,日子久了,直正的决定权,新 新转移到发队的毛由 他的继任者会让留(Tiberius)将洗茶息帝的权力从 平尼会议转到贵族院的手中, 立法权也逐渐散脱离了平尼会议,而贵族院 的冲过反取得了充分的法律效力。到了纪元后第一世纪末,平民大会留下 的唯一权力为形式上批准贵族院通过的给予皇帝新的权力,在平民会议中 自由讨论的政治概念,此时罗马也不能保留了。第二世纪的罗马的法律已 恐有参与国家行政的小星权的概念。诚然,他们视人民为权力最高的泉源, 息密为罗马世界的最高立法者,乌尔比安(Ulnian)与其同僚法理学者都很明 了人民已因他们本身的表现成了最高权力的泉源。视法律为人民承认的意 旨, 沒种概念是罗马的政治理论留下来的值得注意的遗产。但是事实上帝国 的初期, 宪政的政体是在走下坡, 并且安东尼朝(Antoninus, 138-180A. D.)以 后的那个多事的期间,甚至民主的传统也不见了。

罗马的共和制度特有的优点在能密切联系权力与责任。罗马的制度使 国政不致受不负责的煽动分子有害的下顶。在立法方面执政人员的建议毫 无问题是有限制人民会议的权力的作用。但它也使国家不致受不负责的人 提出的缺乏考虑的政策之害。同时,民主因素并不是没有其重要性。操纵 取权者也是人民直接推选的。他获有几乎无限制的权力,但为避免他滥用 权力,当时亦有充分预防的规定。

另一方面,行政人员对于专门技能的重视促使人民放弃其政治的责任。 在共和时代,平民会议对于贵族院与执政人员的越权曾不加以责难。在帝 国时代,罗马制度的弱点年复一年地暴露出来。时间久了,一种官僚政治的 过度干政损毁了国家的生气。自我的发展受到钳制,虽然各省也许获得很好的治理,地方自治却因此牺牲了。为了这个原因,各省就不再衷心保全帝国

罗马人对于政治的原则或理论不甚注意。但是罗马法所根据的原因对于中占与近代的民上运动却有很大的影响。罗马法律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在允分保障各个公民的权利。国家的权力系出自民度,因之。国家必须负责 错进全体国民的福利。公共的安全也许需要在某些方面限制个人的自由,但这不能作为拒绝承认人民享有具体的权利的借口。另一方面。政治的制度反被认为是次要的问题。个别的罗马人、特别是西塞罗(Ctero)也许对于民主的见解与雅典相接近、相信个人在政治的作用方面有者下能力,故应参与国政。但是大体上讲,罗马人对于执政人员从人民接受权力复在立法方面与平民会议合作这种制度基赔满意。施政的细则应属于有经验的官吏的职等。但我们可以这样说、罗马人认为凡不承认人民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最后或事的政府都不是合法的政府

第四章 中古代议民主的发轫

会提到文集。節六日

要研究今日西方社会的基础, 须追溯到中占时代的初期。在这一个期间, 西欧虽为动荡与废纸所笼罩, 但也可看出有两种新的力量在活动着, 往定要转变社会的基础。在古代国家和政府的概念之外, 那时又加上了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与条顿民族的政治理想。 基督教带给中占欧洲的是一切人类平等的概念与对于个人人格的尊重, 这种理想逐渐地把奴隶改成为佃奴, 并且在教会的组织内坚持不承认有家世与阶级的区别。 近代的民主的基础在承认个人的权利。这种承认部分地出于宗教。 近代的民主的基础也可以追溯到中占初期的另外一种伟大的造型的力量, 那便是条锁民族的政治的概念。该项概念系基于自由人之间自动的协议或契约。 胚始的权利平等的假定是基于这种契约的因素, 这种因素又是现代民士发展的根基。

古代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直接的民主随之消失。人数众多的杜团,只有 采用代表制,直接的民主显然是定不通的。从希腊方面,我们已经看出以阿 提卜(Attica)那样一个仄狭的领止,雅典的民主还不得不有赖于排产从事生 产的民众于政治的权利之外,另一方面,罗马由于领域的扩大,政治也随着 走上贵族化的途径。但是在中占的初期没有固定的领土的单位,条顿的部 落原来都是很小的,所以能将他们的决议案提到全体部落的会议。在第七 与第八世纪。徽京逊人(Saxons)及其他民族亦偶一举行代表会议,虽在中占 法律与习惯杂除之时,人们仍未忽略政府尊重民意的必要。日子一天一天 地过去,闭结与联合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因为社会的需要是与日俱增, 只有赖块同的努力,能获致此项需要。这种联合的趋势,透过代议制度的 成功,才能把许多大小不同的社团联合起来成为现代的国家。所以要研究 任议制的起源。它坚谅雕到由力。

中占时期基督教会的组织促进了自由与自治的理想。教会不仅郑重地 官布人类的共同的爱,并且在教会的范围内实现了民主的理想,而且它的存 在老少保障了个人的自由,阻止了世俗政府对个人的完全的控制。

政治上代议制原则的起源今已不可考。但是在基督教会的制度中却是常带伏者代议的理想,而且在一个比较早的时期。政治机构中亦有此种理想的表现。大礼拜堂与主教区的教士推选代表参与宗教会议,这种举动将代议与选举两种观念连在一起表现出来。中古的早期世俗领域内也实行过这些方法。首先用到代议制是在司法与行政方面,不过该项方法的提出却不含有民主的意义。原来条顿民族的王国有一种特权可以强迫地方社团的代表提供关于宣誓的情报。到了中占时由于王国力量的增长,这种制度慢慢地扩展到包括财政与司法,最后更扩展到立法方面。当时这种运动与政治的理机系统。自和14世纪、代议制的行使才成为一种程使人民控制国工的方法。

英国是代议制政府发展最早的地方,州(County)或郡(Shire)与区(Hundred)的法庭大部分系由代表组成。因此,远在诺曼征服以前即已有数土代表市镇与州民参加区法縣会议的事。他们只在疑犯受国王的官吏审定时才参加法庭会议,其目的大部分属于司法的。他们没有从所代表的人获得训令,也没有审核的机会。我们也不能断定他们是否是选出来的。在11世纪与12世纪中。参与法庭的工作乃是拥有若干土地的地主一种应有的责任。不过代议制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其目的也不在使政府受到若干程度的控制,相反地。它乃是一种因王处事的方法,意在维护司法与主权。

英国国会的建立最初渊源于州法庭中集合各地方社团代表的惯例。罗马的历史家塔西佗(Tacitus)所描写的条顿族的部落会议在英国也许就从未 有过近似的组织。在盎格鲁 撒克逊时代,英国的自由人也许偶有集会,但 是一种像条顿族包括全体部落人士的会议是显然不可能的。盎格鲁一撒克 进会议或称哲人会议(Witan)乃是一个国王的顾问团体,没有具体的组织, 其人选大部分要看同王的意旨。不过州会议在相当限度内曾维持了一种民 众合作的传统。诸曼征服了英国以后,除了国王外,便是国王的御前会议, 这个团体包括一部分的大地主,一部分是国王特别召来的顾问。最初御前 会议((Utra Regis)执行一般的任务,英国在中占的政治史大部分也就是这些 任务的逐步的专门化与分工的历史,那就是说,御前会议的任务后来分散成 为若干部门。这些分支中最大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大会议(Magnum Concilium),这是由于召集各州市的代表与国王及其御前会议人员,在两敏 专(Westminster)的集会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国家的立法机构。这种演变便是 国会制度的起源,也被是本国民族对于西方文化最有价值的可能

到了13 世纪,各地方的代表连同国王的正规顾问的集会已不再是偶然的措施,但巴力门(Parliament)这个词始见于亨利二世(Henry II)晚年的纪事中,不一定含有代表会议的意思。但国上的御商会议虽然对于立法与司法具有全权,在财政与收税方面却全无权力,除非是贵族,主教与依法召集要,都分亦由于司法与行政的事务的日趋繁重,偶然一聚的代表式的大会议逐渐演变成经常召开而且更正式的开会了。国会的议及选举成为州与市法庭的一种附加的责任。在起始充任代表,与其说是一种权利,毋宁说是一种和机,但早在1327年,城市居民开始明白国会议员资格的好处。

但是就其为一种控制政府的机构说,终中占之世,民众会议仍然没有什么重要性。国E的专制权力的束缚不是起于民主政治理想的发展,而实为中占封建法律的结果。在封建时代,政府的权力备受限制,封建地主可以借取消效忠的威胁与从事私等的权利,迫使国E承认已有的封建习惯。因此,封建社会的组织对于国E的专制的倾向是一种重大而有效的牵制。事实上国王与地主阶级的关系。 更狭隘 · 点说是与少数大地主的关系,只是一种契约的关系。 不过,当时人们认为国E须受法律的控制,并可以被迫遵守法律,这种观念乃是西狱宪政的开始。到了11 世纪与12 世纪,封建诸侯以储个别地反抗国王并能维持封建的法律与14 世纪,与12 世纪,封建诸侯以信(1199 1216),贵族立于国王的反对党的地位,挺身而出,以各阶级联合人和足价。

有政治权利的。这些安排中,实含有民众控制政府的意议。虽然这些安排 是非正式的与不合宪法的,但却能迫使国王遵守宪章的规定。这些安排特 其英国人的风格。《大宪章》中并未申述一般的政治原则,只是力除具体的 权利。已有的习惯原为专制的国王所忽略,这一次更承认它们具有法律的 效力。当时的社会确有这种需要。但是有限的王权这一原则应与水久的政 首机构发生联系,故到14世纪时,代议制的国会的发展便正式奠定了限制王 权的索政基础

当时国会的性质已经经过聚远的变迁。不仅国会成为正常的。不是偶然的政治的运用,同时它也不再是为额外征税而行使的策略了。它的职掌此时显然已包括着国家的大计与法律的制定。诚然,当时还没有一种谅解承认国会通过的法案可以改变习惯法、国于反逐渐运用特权以压倒法律。当州市的代表放弃以往只提地方的与个人的请求的习惯,开始提出有关大众的公共的请求时,他们便是向着近代型的民主政体迈进了一大步。巴力门由于积聚起来的公共行动的经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并且到了14世纪末期,它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开始由于它所控制的给养日增重要而益获保障。不过,直到近代,下院对于立法的同意的必要性始获得充分的承认。

在欧洲大陆方面,自治的制度则未能在政治机构中建立起来而成为永久的与有效的部分。法国各省的独立足以阻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会(States General),另一方面省议会的存在反使国王能个别地交涉筹得款项。加之、法国的国会缺乏英国国会所具的社会性的团结,它的行动每因阶级的分裂而瘫痪。结在巴力门后面的是有数百年来有组织的地方生活的州与市。还有,英国的国工有权坚持代表须参加会议。至于法国与西班牙的地方的社团则拒绝受它们的代表的决议束缚。由于这些原因,15 世纪中。代议制在欧洲许多地方都衰落下去。国上获得不经议会的同意就有征税、宜战与媾和的权力。在这种王权提高的程序中,罗马法证明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而英国的分类。

就时间来说,中古期中的国会的萌芽与发展,最早并不在英国。远在 1133年,阿拉贡(Aragon)已经有了代表的会议, 预迟在 1162年, 卡斯蒂利亚 (Castile)也有过代表性的会议。因为这些会议都是中古的阶级会议,具有阶 级的分裂性并缺乏划。的代表制。所以这些机关很像法国的国会。卡斯蒂利亚的会议对于财政的筹集与开支确具有相当的控制力。但是他们的重要性要以市镇的独立与公共的精神如何为转移。到了15世纪与16世纪。他们的重要维由于富头政治的倾向日增而减少。

中古时代維持民主制度被非易事。 君主制度被认为是唯一的受命于天的政体, 冰岛 (Tecland) 确曾维持过 个共和的政体(约在 930 年 - 1262 年). 有一个部落或人民会议。就自由人讲,这个会议乃是一个主要的会议。不过政权仍是操在少数人的手中。到了 13 世纪,冰岛成了挪威国王统治的 第十,这一共和政体深遭消灭了。

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我们虽必须承认代议制为中占最重要的贡献。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在意大利与西欧其他部分自治的国家又再度出现。因为 12 世纪及其后若于世纪中,意大利城市为积极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所以可以拿它们与占希腊的城市国家相比较。 在意大利与希腊两国中,城市的主要努力在保障它们提高的独立地位。而且在许多方面,这种努力妨碍内部的民主发展。13 世纪中佛罗伦萨(Florence)乃是意大利城市中最民主的。即使在当时这个最民主的城市中、雅典型的民主也从未实现过,最后,意大利也和希腊一样,城市逐渐分成了两个敌对的团体。一边是民主,另一边便是赛头政体。到了 15 世纪、民主的原则很显然地走下玻路。意大利的城市人部分被包围在较大的国家领土中、领土团结的政策乃是城市自主的效命传

11世纪与12世纪中,意大利的财富与人口迅速的增长、便是意大利的人民自治运动的起源。意大利的商业与金融的发展引起了一种新的权力的意识与一种政治的自党,这种意识与自党就发展成为建立公社(Communes)的运动,一个公社乃是一种集体的权力(Collective Lordship),一种封建的分层组织中的一个自治的单位。它的特征为举行一种联合的宣暂。公社原为私人间为相互利益而成立的一种协议,因为宣育系集体地向民众大会举行、所以协议也包括者全体的公民。到了12世纪的未年、伦巴第公代(Lombardy)与托斯坎那(Tuscany)的诸城市中都有公社的存在。最初、允成的府及非常民主的。行政当然操在执政的手中而辅以贵族会议。但是执政系由民众大会所推选,立法权与批准重要的行政的决议权也操在大会

的手中。 藏尼斯的执政由公民的初级会议推选,这个会议具有推准或合决 执政人员的行动的最后权力。但到了13世纪,执政与秘密开会的贵族会议 就开始僭越公民大会的立法权与选举权。在佛罗伦萨方面,大会很少开过 会,它的进行程序是最着重形式的。在所有城市中,人民不能有讨论权这一 事实,说明了城市实际的政治是操在各行级部门或操在一个小型的行政会 议的手中。 为防止行政的四分左裂,又任命一个特级的执政 Podestn 与少数

13 世纪与 14 世纪中,佛罗伦萨的宪法经过不断的修改。在这个期间, 它名义上还是民主的,因为公民还照常参加大会,并享有若干选举执政的权力。但公民的权利只限于已经在各种商业公会(trade guilds)卷记过的人。 1282 年的宪法将权力交与六个较大的基尔特(guild)的首长,但是这些首长的任期只限两个月,这一个很短的任期限制了商业上赛头政治的趋势。 1324 至 1328 年间,宪法义经修正政治上代表制的基础稍稍放大,同时又引用抽签法以决定被选出的人员任职的次序。特级执政与其他执政到任期终 浦以后,对于他们过去的施政还要严格地负责。不过民主的因素在此已是 形式乘于实际。民众大会之批准建议已是偶然的与非正常的策略。人民大 会的人员除经执政的特许外,没有言论的自由,只有执政们才提有动议的权力。统治的特权阶级事实上构成少数市民的团体。在其他意大利城市中,大会设各名义上为国家了法,并与执政们分享控制政策的权力。

城市民主的稅賴其原因不一。意大利也像古代希腊, 强烈的地方情绪 引起了城市间的仇恨。保护食粮供应的必要迫使城市企图征服四周的领 土。这种征服的企图使城与城间及城与那些想要统一领土的较大单位发生 中突。公民军队的没落更进一步促成城市民主政体的崩溃。到了15世纪, 许多城市的权力已为集料所勤夺。

程主政体不顾境内有同样的独立势力的建立。因此在法国与弗兰德斯 (Flanders)公社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两个地方的政治机构与意大利获相 似,但这里所谓人民会议很少包括着全体的公民。另一方面·城市执政的团 体中各类职工会或特种的基尔特的势力在许多方面都在减退中。12 世纪的 另赛公社可以认为是中占法国最民主的市政府。在马赛、全体市民都有 等任公职的机会、大会议系包括从各种职工会中选出的代表。而民众大会则 不时开会通过重大的决议。在北部民众大会开会的次数较少,市政府大部分系操在商业公团职员的手中。法国北部与弗兰德斯的市民由于为增进贸易原从事的联合大学会了以合作的方法争取自治

领有执照的法国城市与意大利的公社不同的地方,系法国城市大部分 思意承认国王的最高权力,甚至已十足够公社资格的仍然是自由市而不是 自主的城市国家。法国也没有像意大利的城市的发展中那种显明的党派斗争,12世纪中市民联合起来摆脱了封建首长的奴役。市民用经商获得的财富 教取权利,并逐渐地获得自主,其野心较大的城市所争取的目标乃是能做 国王的佃户长(tenants-in chief),也就是封建的首领。不过,这种运动注定了不再促进民主政治的原则。到了13世纪,较有银与有势的市民在统治的市议会中都成了主要的分子。结果君主集权的发展将城市的自治限于一个狭隘的范畴内。但是各国的公社运动,其趋势在促进社会的民主。这个运动输小了奴役的领域,开辟了中古人自主的境界。虽然政治的自治减少,在商业方面与最后在社会生活方面联合的经验终于发生了效果。

日耳曼方面自治的城市的发展连同市议会所受的束缚较法国为少,因 为在这里王权比较弱。但是排斥外面的控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常是采取民 主政体。

瑞士民主发展的特征为城市的民主赶不上乡区。在乡区中政治问题是很简单的。社团是自治自足的,社会上鲜有不平等的情形。农村居民所注意的为农业与草原的管理及森林的行政。在这种情况下,行使直接的民主所生的弊端远较在稍大的偏重商业的社团中所生的流弊为小。在乡村的州中,最高的权威是操在民众大会(Landsgemeinde)的手中,这个大会包括着所有14岁以上的公民。这个团体开全体大会时所其的权力包括选举执政人员,批准或否决提交的法案,并决定战争、和平与外交政策。虽然,在时间的过程中,有许多甚至包括乡村的州郡逐渐发展代议制的议会时。国家的重大的事件还是要在民众大会中解决。只有在较大的州郡或在城市中直接的民主才受到棒改或被代议制政费推制的政体所代替。

瑞士的独立始于 1291 年乌里、施维兹与恩特瓦登三州的人民为抵抗哈 布斯堡(Hapsburg) E室的专横而成立的契约。逐渐地其他州郡与城市也与 这个自治的瑞士国家的核心联合起来。到了14 世纪,诸州的同盟已经第一次

奈英好文篇 第六 巴瑞士联邦的方式电视 但这绝不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社团的建立 由古 财化技术的联邦只具当时自主的逐州出出证实其独立的组构,在形式上,那 口具其几个树乡间的一种同期, 这些树园育成立一个代表团体讨论共同的

利率问题 改几个代表会议下权强迫一个不服从的州,重大事件通常还要 **交到各州的当局决定。联邦内部的利益也不是平等的,八个旧的州且有五** 脚的缔结条约的权力,而五个新加入的州,非经遗州中大部分的同意,不得

缔结新的同盟. Q. 用 体维兹 圆蛙互移 格拉路斯 赫西与阿邦泽罗诸州协通行直接民 主。在汶几个州中,民众大会在重要的方面与雅典的民众大会有别。它们 很难视为最高的统治的大会,经常负责外现政策与行政的细胞、虽然特别 会议并不常开,而正式例会却是每年一次。加之,瑞士的人民大会与雅典大 会不同,它在开会时只有一个执政主席,这个执政叫作 Landamann。但是, 终中占之世,民众大会都是乡村各州最高的权威。到了14世纪,一个小型的 行政会议的需要,结果在大多数的州中都产生了一个同样的组织,但是在城

旧日乡村各州的民主证明与附属社团的自治权的承认是相符合的。它 们统治下的领土获得相当限度的民主的自治政府。雅典的民主失败的地 方,中占瑞士的民主却成功了,这也许得归功于瑞士人民的保守性格,与瑞 上政治情况的简单。

圆以外,这种新会议只能行伸次要的权力。

瑞士的城市中,政务操在会议的手中,所有较大的各州中的趋势是要民 企大会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甚至有的地方的宪法中承认民众大会为最后 的裁决者,其请求人民决定仍是采取现代的复决的形式,而不是召集政府的 正式民意机关开会。关于某种议案的同意或否决权系替握有最高权力的人 民保留着,但是主要的统治的权威不再是民众大会而是一种或多种会议。 甚至在旧的各州中,人口增加的结果也不能不诉之于代表的机构。有的城 市中已经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建立了贵族政治,任官职的机会亦常限于主要 城市的市民。不过就大部分言,取得公民权并非难事,政府在很大的限度 内,须受民众的控制。

-种联邦与民主国家的理想,在中占时代,是在缩小中,但在小的地方 的社团中,联邦主义与民主的原则的应用,仍可以看得出来。因此,瑞士联 邦的一个同盟 格里逊联盟(League of the Grisons)便是以民主为基础在 15 世纪中建立起来的。自治的村庄在全体男子居民大会中处理公务, 并具 有分立的司法权与法律, 这种村落就是地方的单位。联盟乃是各区 (district)的联合, 其下分成若干公社, 并有一个简单的代表制, 透过自治的 村寨, 经对公社与区, 到达斯里的会议。

为结束我们关于中古民主的检讨,我们必须注意走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本质与范围、瑞士诸州直接民主的出现与存在必须认为是从常态中发展出来的,其原因是由于情形简单与人口稀少。在政治的领域中,中古主要的遗产很显然是代议制原则的演变与其应用,先用之于地方的,次用之下国家的制度中,其所采用的方法在使商人与甚至遭ض的民众能在国家的政府中携手合作,中占的东年,宪法上许多对于看权的限制业已存在。 E权的限制 越治机构中表现出来。英国的国会,改洲大陆的国会,与教会的代表会议都最为"被判决的人",这种素法的限制逐渐地在永久的政治机构中表现出来。英国的国会,改洲大陆的国会,与教会的代表会议都是表现国上须尊重民众代表所表示出来的民意。不过在中占时代还很少有政治责任的意义。迟至15世纪,对于国王发动有效的抵制,还不是通过国会,而是通过贵族的分裂也不足以建立代替君主的贵族政治。甚至在英国,越南财富王、贵族的分裂也不足以建立代替君主的贵族的治、甚至在英国,越南财富王、贵族的分裂也不足以建立代替君主的贵族的治、甚至在英国,越南财宜生力的政府。中古宪政实验的重要是在人们透过中古的代表会议,学会如何将被用的与阶级的成员置于广大的国家利益之下。

会英时文集。蔡

第五章 中古的民主思想

中占时代受着一种大同的基督教社会概念的支配。大同的观念一部分 是出于中占教会的实践与政策,中占教会要为中占的人阐扬它本身的和平 与正义的原则,那也是罗马一部分的遗传,因为地中海世界的诸民族系在罗 另的统治下才感觉到他们共同的利益。因此,西欧基督教的各民族在一个 帝国中联合起来,受一种单一的指导,在一般人眼中看来,乃是自然的也是 受命于天的。

中占的政治思想深受传袭下来的罗马法观念的影响。中占的大同的政权的思想便是自罗马因袭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实质随着罗马帝园的建立而消逝,政治的权力遽亦不复受任何独立的人民权利所牵制。但是民主的传统仍继续存在,这可于法律学者所持的 中权在民的理论中看得出来。直到文艺及兴时代,一切合法的权力均来自人民的理论仍隐含在政治学说中。这种事实说明了表面上的矛盾,即,虽然中占的皇帝立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为基督教世界理想的团结的象址,他的权威在事实上还是严密地受到习惯与传统的限制。从理论讲,皇帝行使立法权系由于罗马人民的许可。所以战也奇怪、中占时代的人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顿心于专制的君主政体。

近代民主理论的概念颇受奢这种代议制权力概念的影响。根据这种概 念,国王大体上是被承认为社团的代理人。中古的政治思想中,权力系出自 被治者的同意、加冕礼与受职礼均提醒我们注意政治民主的基础以及君主 尊重国家的法律与习惯的责任。教会与国家最高的职位均由选举填补。甚 至有人主张人民还可以收同他们已经放弃的权力,因为君主的建立不过是 独行资金干人民的行政的责任。

中方的初期,罗马法律学者的理论也普遍受到指责。在这一个期间,权力的衰弱,数励着紊乱与解体的力量。 蛮族侵入罗马以后随之造成普遍的 紊乱。此时很明显只有通过闭结与服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不可以恢复若干限度的灾明的生活。 甚至在基督教教士的团体中也有紊乱的趋势。此项趋势只有赖受命于天的权力才可以镇压下去。 初期教会的神父们、特别是圣夷占斯丁(St. Augustine)与圣梯列高利(St. Gregory)终于宣布了对世俗的与宗教权威绝对服从的原则。圣奥古斯丁认为甚至国家的世俗的权力也是受命于天的。世俗政府的神圣性格的起源因此就与一切权力出自人民的概全者潜而励。

另一方面,中占自早期部落社会的组织中得到权力受限制的君主的现 念。这种社会主要的特征乃是主从的私人的关系。这种个人的关系使政府 成为一种私人的法律与契约的关系,条顿的王权因此种思想的继续而受到 能成加之,日耳曼的法律系部落的与传统的。它是发源于整个部落,要加 能或修改均须得到集合的部落人民的同意。 政府应尊 戰民意的原则探觀在 条頓族国家的理论中。

直到中古较后的阶段,一个能执行习惯律制度的中心的权力才在預飲建立起来。时间逐渐地过去,紊乱与私斗的盛行促成主权的高涨。这是维持闭结与秩序的唯一方法。几无停止的战争造成社会的解体,这使人们欢迎 王权的发展。良好的政府在其他民主政治制度下并非不可能。 徒以對建期中的紊乱才使君主思想得势。在中占的初期,同王大休上是一个封建本年,其所行使的权力系建筑在主从问着于私人的协议上。到了11世纪末年,也却很顺利地自居为第一个与最重要的政治首长。由于中占的君主权力系从罗马因袭而来,固王才开始以一个公共执政者自居,与他的所有臣民发生直接的关系。日子久了,这就演变成为以在闽王的法庭中行使的广大基础

的国家共往, 代数在地方行体的个人的与私订的注律

同样的,我们发现数会也只能在成为一种类似王国的组织后才能执行它的正当的责任。11 世纪中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时,中占数廷的全部理想几乎是实现了。这时候的教廷几乎具有等于一个王朝所具的权力。为反对集权教会的僭越,但丁(Dante)才宜布世俗国家的权力系受之于天,希望神圣罗马帝国能赋予一种最高的法律以有效的力量,使其能制止风族的交票与数全的缝权。

11 世纪的下坐期, 极狂在格别高利上世与其继任老的统治下与世俗帝 国发生冲突 这里教廷与帝国间的斗争乃是中古中的中心问题, 其结里告 成日耳曼与意大利方面属于他位重大的削弱。在西欧的下围中, 趋势县领 向君主,因为人们逐渐承认内部团结的重要,这种认识引起了一种有力的情 练反对工权的分化与限制。 们在粉廷与帝国的冲突的期间, 教令音提出要 业. 脚制世俗国家的权力只能管理世俗的事务。 新廷服业中的大同社会领 受教廷权力的绝对的控制,这一种概念所充滞的理论乃是,如果一个国王疏 忽了他的崇任,他可以被废弃。 教廷的唯我独尊的野小引起一种治人者与 被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论。教廷自认为是受天命支配的权威,在它替世俗 的国 F 举行加聚礼或授职礼时,国 E 系 立于收受者的地位。失政便是破坏 原始的商治的契约,因此,到了 11 世纪,教廷就由述有裁判国下的权力。教 任可以开除国主的数额, 这是一种有力的处罚, 因为被开除了数额的国王, 人民对他便不再有服从的责任。因此,在亨利四世大帝被开除教籍后,随之 日耳曼的主要执政人员就撤销对于皇帝的效忠(1077),不过当时还有一种 原则的申明,即人民的社团仍然具有检讨执政者的行为的最后权利。这就 **显说民权仍在教权与王权之上。**

教会经过·--審徽烈的斗争后才降服了国家的巨权、教廷要求世俗国王 須服从它,这个要求基于教皇乃是神圣坛律最高的代表人。国王统治的责 任是在增进人民的精神福利。如果他们失职,教皇有管束他们的权力。教 皇力称在基督 数领域中他是最高的 巨窄之护说法缺乏主权在民的基础。 但是政教争执的结果乃是民主理论的重大的进展。 教皇因为要对世的的匿 生执行有效的控制,故只把执行教廷的裁判的权力交与封建的或宗教的奏 族。这是等于承认这些人有代表整个社团采取行动的权利。这种意义系包 含在劳顿巴哈的蒙尼戈德(Manegold of Lantebach)的著作中。在格列高利 七世与亨利四世斗争的紧张期间,他是中古发挥民权论的初期著作家之一。 依照蒙尼戈德的意见,一个合法的统治者乃是承认世俗权力有赖于教会的 同意。他的行动只要是遵守神圣的法律,他便是履行原始接受权力时所缔 的契约。另一方面,缺乏公平的统治就可解除人民效忠的责任,执政者亦有 被废弃的理由。这种理论原是为支持教皇的权力,事实上却是民主政治的 理念事士的基理

在封建制度本身开始消逝以后,有限责任的封建的观念仍继续对于政治的实施发生一种影响。13 世纪中我们可以追溯一种运动的起源,那便是以普遍适用的国王的法律代替较旧的习惯律。到了中占的后期,立法逐渐成为政府的一种重要职等。立法须经人民的问意,这是中占所着重的,这里可以追溯封建观念的残余。关于一种财政的筹券或建立一种新的司法原则,封建的统治者须有赖于他的从周的合作。此时人们主张为全社团制定法律须得社团分子的同意。这种思想可以在国会的建立中看出,这种国会便被认为是全社团的代表。

中占的政治思想因此在君主政体中承认了一种民主的基础。圣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主张统治者应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拒绝一个不配拥戴的国王,乃是中占政治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中占的后期,统治者与人民间契约的概念得到更多的人们的承认。同时,有一种观念 认为一切法律与习惯若与自然律相冲突都是无效的,这一种观念牵制了最 商权力的理论的发展。直到16世纪法律才被认为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古自 然的、一般的与水久的规律乃是社会至上的原则,这种概念,不承认绝对的 Exp. 如此还最高的层权

中古最贵族的政府乃是格列高利七世的教廷。 數皇对于教职与地方的 教会组织所具的最高权力都被认为是绝对的。在立法方面, 教皇认为对于 全部教会有直接的与不受控制的权力。他有权可以停止法律的行使, 废除 地方的条例,或摆脱过去的立法。但是还有一种要记者的观念,那便是教会 全体商保持者最后控制的权力。 就理论说、当时承认教皇 有犯错误的可能。 他如犯异端的错误,可以经由一个教会的代表会议将他里颱。 加之, 教会的 即位是决举的, 这是说即全体基督教计团具有被后的权力。

14世纪与15世纪初,教廷的不幸事件迭生,始则教皇迁都阿维尼翁(Avignon)(1309-1377),继则发生大分裂(Great Schism)(1378-1417),这 此不幸的事件,促使一种概念得势,那便是教皇的权力由于须对西方教会某种代表机构负责而受到限制。以权力为一种信托与以至高的权力为出于人民的见解,此时要在数会范围内实现了,这就是要限制中古教廷的专制。大 受制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皇都要求基督教的西欧对他们效忠。要结束这一纠纷,能须承认在教会的组织中,有一种权力足以裁判甚或要黜一个教皇。1417 年康斯坦斯教会的代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恢复了教会的团结,但该会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 要行使超出教皇的权力,却未能如愿。该会议提出一种动议,要求它的议决案应无条件地对于教会有拘束力,这等于官告最高的权力不在教皇而在代表会议。支持该会议的人士力、陈教皇的权力与其他任何权力一样,须受社团的限制与矫正,并且关于一切体验的权力与其他任何权力一样,须受社团的限制与矫正,并且关于一切体验的权力。其代表会议处理的权力系统驾于教皇之上。

这些见解如获接受,就须产生一种教徒控制教会的混合宪法。否决这 些见解乃是教廷外交上的成功,因为当时教廷利用了西欧政治的分裂。但 是会议运动的原则在其后若干场合中又可以引用。这个代表会议的组织被 然不是民主的,不过主权在民的观念很明显地包含在会议运动人士所陈述 的理由中,另一方面,会议中的辩论又使混合政府的建议抬头。

民权的理论在帕多瓦的马西流斯(Marsiluis of Padua)(约 1270 - 1350)

与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de Cusa)(1401 1464)的著作中陈述得更清楚。 马西流斯认为人民仍然是至高的立法权威,而世俗或教会的首长不过是人 民执行的代表人。就教会说,与西波斯认为一切信仰的人 上最后的权力只能在代表会议中表现出来,但是他比其他人 上更进一步,力除代表应以民众 与连举为基础。在连随代表会议中,数点正当的地位不过是,不上晚

马西流斯的教会与国家的见解是很显然的民主的。他相信最高权力的 行使视自然地与报给当地必须属于人民全体,只有他们能以有效的权力赋 手统治者。就教会的范围内讲,这里包括着一种建议,即世俗的人民亦应当 算作基督教社团的积极的分子。他的著作《和平的保护者》(Defensor Pacts)最有力的部分是专攻击数是与教上的越权。马西流病确是坚持以世 俗的人上控制教会,并不积极企图以代表会议代替教皇政府。因此,他的学 说着服在建立现代集权的国家,由人民监督国家生活的每一部门。

15 世纪的思想的趋勢是很清楚地者服在限制王权。占逊(Gerson)与尼 占拉很壓減少教皇的职等,使他仅成为一个社团的行政人员。二人均同意 教会权力的范围要看人民肯给他多少权力。不过,甚至马西流斯也很少关心一种民主政体的主张。他确实主张选举人民的代表处理立法事务,并在 行政部门选出一个行政首长。但是他仿效亚里土多德、很谨慎地补充指出,没有一种政体在任何情况中都一定是最好的政体。也许马西流斯最重要的思想乃是他的法律概念。他认为法律为杜团意旨的表现,服从法律乃是因为它表现一种公共的需要。执行政务的政府只有在它照顾到一般的利益与 依照群意施政时,才是受人尊重的政府。这些概念与后来卢梭(Rousseau) 所发程的多少相似。

英国方面,基本的民主原则也经人发挥。威克里夫(Wycliffe)宣传支持 民众反抗昏君的思想。威克里夫虽然指陈要避免紊乱与分化必须有强有力 的 E权,他却认为国王必须尊重法律。15 世纪中福特斯克爵士(Sir John Fortescue)即曾表示赞成一个完政的样主。而且毫不犹豫地宣布主权在民。

在代议制政府的原则广泛地展开时,上面这些思想已见诸行动。日耳 曼方面 14 世纪的帝国宪法建立一个选举的团体作为对上权的一种牵制,这 个团体多少被认为是全日耳曼的代表机构。在西欧的王国中,阶级的代表 会议已经正式组成,而且采取了会议的程序,特别是根据罗马法采取大多数 食花町交集,第六

通过的原则。英国的国会,在14世纪初期已经开始要求在立法与征税方面 目有暴弃的权力

当时一般人都承认政府的权力系建筑在法律的上面,而且受法律的管制,但是这种原则实行起来并非易事。法律常是在国王的上面,完政系要求国王專重法律。国工与社团的领袖会商执行权力,这一点在中古已做到了,但是直到印刷机发明、文艺复兴运动全面展开与一般的知识进步时,人民方面才想到要积极参政。民智的开展随着就是深远的政治与宗教的变迁。这些命汗至跟脚触输识了尼丰政体的牵行,仍成了专制国家的出境。

第六章 宗教革命与民主的发展

近代的民主运动也许要追溯到宗教革命时期政治与宗教的冲突。现在 我们要研究的就是 16 世纪的宗教大改革对于政治的理论与实际究有何种影响。这里我们会看出,日子久了,宗教的改革有助于政治的民主。宪政的自由原亦是出于宗教的自由。但在选举制度未普遍发展以前,政治上必不免有一个集权的时期。16 世纪中,各国的内部纷争迭起,举封建的贵族的野心—— 自私的与违反国家利益的—— 实为造成这些纷争的根源。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外国的侵袭也是内部统一的阻碍。这个世纪中因此是充满者君主的气氛,而且在最需要团结的国家中,君主的理由更获得专制主义的支持。君主被认为是一种受命于天的制度,至于宪政的会议以及其他牵制王权的制度是否成当转立、当时认为是要看国于的意思如何。

在文艺复兴与新君主政体期间,人们报容易承认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专制的权力。爱国的人士,归想到封建时代的紊乱,自然希望有一种有力的政府。当时承认中古末期限制君权的结果徒足让社会中捣乱的分子占了便宜。甚至国会的集会都逐渐与贵族的野心勾结起来,或与软弱的及无目的的反对上权的人士上下其手。暴动与紊乱的可怕遍使人们托庇在一个强令力的集权的君士政体下面,并主张每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采取最后的决议

或甚至修正法律的权力。16世纪中,罗马法的研究再度辗行,因为他是支持 绝对权力的。罗马法经过名法律学者波丁的发挥,产生了近代的主权论。 建立一统的政权以代替四分玉毅的局势与树立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法律的体 系是当时极端需要的事,此项需要支持了波丁的理由,调只有国王才有力量 恢复社会的和平与抑制刚萌芽的紊乱。主权论系将国王置于法律的上面, 再公以神学的概念,这个理论就但人理局王口对上会色素。

在这个运动的初期, 两欧宗教革命的爆发使原有的促成君主专制的力量的行动益为激烈。它破坏了教整的国际的权威, 并促成地方的统治者在宗教的事务上建立了控制权。 世俗的政府神圣的思想给予国王以有力的精神的支持, 并使他甚至在过去属于教廷管辖的范围中, 坚持人民对他要无限地服从, 建立国内的集权最后的障碍也因此消失了。一言以藏之, 宗教革命加强了受命于天的专制主义。

对主的思想所得的支持大部分是路德(Luther)与加尔文(Calvin)宗教 学说的结果。路德确是很深刻地关怀宗教问题,不愿在政治方面发生任何 直接的与迫切的兴趣。但是他与教廷的争执使他主张是高世俗君主的权 威。他对于秩序与安全的关切超过他对于政治与自由的重视。他迅速地获 得世俗执政者的同情。他所计划的革新只有他们才可以实行。他也不相信 人的天赋的平等。他的思想是保守的,他认为社会的和平和团结与世俗的 对主政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加尔文虽不及路德的保守,也是同样要支持政府的权力。虽然革新的 教会组织中允许民主原则的渗入,加尔文却很谨慎地要限制民主的力量。 因此,教友的集合选举一位教上的重要性却为另一种规定所减少了,那便是 在集会时须由一位牧师主持。加尔文主义包括着圣徒(Saints)当权的意义, 0.00

所以不会是真正民主的。但是我们会看出, 日子久了, 加尔文的学说会增进 民权的概念, 不过在新教的国家中, 加尔文主义, 在许多年间, 没有被坏, 反 而 专些了君士的权威

不过,宗教革命在教会与国家两方面都为民主运动铺了一条道路。日 耳曼新教主义止当的立场,在个别信仰者透过信仰与上帝发生直接关系的 原则中获得支持。以自由的研究与私人的判断来代替教会的权威,只能在 各种思想与行动中增进个人主义。推翻权威,自然要承认社团在信仰上具 有最高的权力。加之,宗教革新者受一种强烈欲望的冲动,要恢复原始某智 教会的组织,与安排,那种原始的组织在精神方面是民主的。研究经典与教会加举作的"KEL"等。

因此,就一种意义言,宗教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鼻祖。路德将人民自权威的宗教中解放出来,加尔文却建立了一种教会政府的代表制,这至少传播了自治政府的体制。加尔文逐渐具体地反对教会与国家的专制主义。加尔文派的宗教热忱,在16 与17 世纪的作大斗争中,证明为一种重要的因素,从设新斗争中人们最后终于获得了福重要限度的公民自由。

还有一种最重要的事实,乃是新的革命在西欧许多国家中产生了一种情况,使很大数目的少数人在信仰方面与国王不同。这些独树一帜的少数人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示,不应受国家当局的迫害,这种理论激起了反对中央集权与政府的控制。一个臣民对于他的君主是否应当服从,这整个问题又在一种新的怀疑与迫害的空气中产生出来。发表上权在民的理论与政府的起源学说的人们系设法维持他们的信仰以反抗国王的定于一的企图,诉诸信仰为抵制于权的要求的唯一动机。

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因此一部分是起源于宗教革命。在已接受新教信仰的国家中,罗马教的著作家对于世俗政府的万能提出有力的抗议。耶稣教会的教友玛利亚那(Jesuit Mariana)官称社团应保留变更政体的权力,因为它没有水远放弃主权。罢免国王的权利系存在于人民的基本主权中。

 苏勒(Suarez,1548 1617)极微表示罗马教的人民对于新教的国王没有 无限制地服从的义务,所以他力倡社团的天赋权利说。苏勒回到中古的理 论,谓执政者的权力来自丰权的人民的许可,所以他宣称这种代行的权力, 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可以保持的,那便是执政者必须尊重人民的基本权 利。国主蓄意忽略他的责任,授权的人民代表號可以有理由罢免他。另一位那穌教会的人士臺勒(Lainez)在较早的时期。也发表过相同的意见

会提助文集。第六

新教在英格兰、苏格兰与尼德兰(Netherland)(即荷兰)建立基础后,早在16世纪初年,支持民权论的天主教人士更大声疾呼民权。亚罗苏西亚斯(Althusius)于其所著《政治》(Politits,1603) · 书中宣布民意政府(Government by Consent)的福育,利用一种执政者与人民间一种契约的传说。为的是要说明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制的。亚罗苏西亚斯认为人民不仅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泉源,他们仍继续具有一种不可剥夺的最高权力,他们委托

为了新教的利益、主权存民的理论也同时宣布出来。在专持新教的政 府所在他,他们可以拿出当时流行的国主无限制的权力的思相右转他签复 罗马教姜作家的民权理论。另一方面,仍保持罗马教的国家,对于新教人民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是在法国出版的。一个长序列的宗教战争在 1562 年優长,此一战争注完更消耗法国民族的精力,并使法国内部的团结籍 识了一代以上的时间始群实现。16世纪中,所有两欧各地,人们对于宗教问 颗都且有得深的成员, 使容忍的原则的承认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政府都以治 塞毛B企图 法成信仰的统一。 法国政府有一个时期在概第奇的迦特云 (Catherine de Medici)的统治之下极力采取一种妥协的政策,但政府的干涉 其至个人的利益与野心终安摧毁了该项妥协政策。如是1572年法国历史 上发生, 体 惊 人 的 层 杀 法 国 新 教 徒 的 像 家, 这 是 在 圣 巴 尔 托 罗 穆 日 (St. Bartholomew's Day)发生的。这一像客是宫廷主动的与授意的,因此,法国 各级的新教徒反对王权的情绪益为激昂。他们在南部已经建立了一种代表 制与近似联邦制的政府以抵抗王权。兰格(Languet)与奠墨(Duplessis Momay)合著的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契约论》) 与霍狄曼 (Francis Hotman)所養的 France Gallia 两书在理论上又供给了此种反抗的基础。

上面这两种著作第一种系说明现存的秩序有赖于协议。社会的真实的 基础据说是上帝与人民间一种契约。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已与一个民族缔约 以维持繁荣。那就是说只要人民服从他的意旨就可以享受繁荣。政府是基 十第二个协定,在这第二个协定中的缔约者为国王与人民。效忠是以政治

社会契约说是很巧妙地与消楚地发挥出来。它承认为建立一个政治的 杜团、个人必须自动放弃一部分天赋的自由。但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为了保证和平与安全,放弃一部分自由便是无条件的。或者说便是超过必要的限度。主权仍然是寄托在一般人民身上。对于一个高压的执政者反抗的权利系属于杜团的领袖。这里假定领袖就是官吏或代表的阶级。这本书中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日子久了,它有益于民主政治,但从概念与理论看来,它却是贵族性的而不是民主的。它的主要的用意在保障法国少数人民的生存与自由,在16世纪中,这种目标,是不能存任何民主政体下达成的。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是 16 世纪中为维护宪政的自由而作的最著名的善作。该书以抽象的权利为限制政府的权力之根据,并以动听的文字官布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由。

该书的作者系诉之于哲学及伦理。霍狄曼在其所著的 Franco Gallia 一书中则诉之于历史。他设法指出中古的法国政府乃是一种宪政的君主,在这种体制中与国民的权力相抗衡的还有其他被认为具有独立权力的民族团体。霍狄曼并非一个民主人士,但他却维护国会的立法权与征税权。他没有看出在结构与历史的传统方面法国的国公与英国的巴力门该相距多远。

加尔文在日内瓦(Geneva)建立的教会已经保持着不少贵族的因素。他的门徒在他处建立的教会在行政方面却较为民主。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加尔文深对于国家控制人民的信仰这个原则的反对愈趋激烈。除非获得教会的许可。他们并否认执政人员在教会范围内有行使权力的权利。传教 七之由教友集会选举已成了一种事实。当时主张关于教会的事务。最高的权力是操在教友的社团手中。这种观念在其后所谓称格兰的长老会(Presbyterian)中是强有力的观念。但是教会的民主理论的全部含义只是在再度洗礼会(Anabaptists)与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各革新的宗派中表现出来。教会中的平等原则在再度洗礼会中大部分实现了。英国的与北美观出来。教会中的平等原则在再度洗礼会中大部分实现了。英国的与北美观出来。教会中的平等原则在再度洗礼会中大部分实现了。英国的与北美级统定、种新的教会。故郑重地相互约定要度一种圣洁的生活。独

立会的教友的集合首先在实际方面实现了它的教友彼此同意建立的一种社会的概念。因此公理会乃是新教人士根据民主的原则自动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这种安排大部分由于布朗(Robert Brown)坚持的结果。他认为每一个自治的结合都应当是独立的,而且世俗的事务应当与宗教事务完全分开。关于世俗的权力,他的门徒都奉命服从国家。但是一切关于信仰与教会的统治问题。布朗郑甄趋官称教友团体握有最高的权力,这种说法就使国王无于涉会地。贵族也无控制的可能。英国方面一度要成立一种共和政体。在世俗的领域内,也要推行主权在民的理论。清教徒教会的思想与实际亦提出了公自由的原则。因此我们以说近代政治民主的感召乃是出于教友独立的每个由民主实施的政功必验

英国的清教徒攻击主教制的教会,这指出了教会也要走向民主之路。这种理想终由英国远征的神父(Pilgrim Fathers)(指 1620 年乘荷船赴新大陆避英国国教迫害之 120 位新裁徒)与他们在北美的继承人实现了。17 世纪初期美洲土地上建立的移民的社团给予人们以表现大才的出路与政治实验的机会。自起始他们就允满者平等的精神,同时,美洲又无政治上的束缚,更加强了他们自立的精神。这些情况很够说明他们摆脱英国的思想与每一个现代自己的政治与宗教的制度的趋势。

一个社团的社会与政府都应当基于民主,这种概念首先在新英格兰具体地实现了。远征的神父们已经在他们中间缔结一种协定,在北美建立一种基督教的共和体制。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移民的初期,移民坚持实行民主。立法权属于一个包括全体成年男子移民的民众大会。次要的行政权力委托与一个由民众选举的州行政宣与一个州行政会议。同样的康涅 软格州(Connecticut)制定了一种基本约法(Fundamental Orders),这一个文件后来被称为近代第一个宪法。它规定要选出一个州移民大会为该州人民 最高的权力机构,并设置一个每年选举一次的行政首长。

人口的增加与居民分散于一个广大的区域中不久就迫使以代议制代替 直接的民主。在普利茅斯州各市镇的代表会议代替了民众大会,不过在市 镇的行政方面仍保留者直接的民主。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殖民地也设 立了一个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州议会。就自由人讲,这个会议是由成年男子 选出的,但是这里一种教会的贵族妨碍了民主。移民大部分不许有选举权, 其理由为他们不是主要教会的教友。加之、州议会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中就将立法权交与行政长官与一个行政会议。虽然后来州议会将立法权收回、这个社团的最高的权利。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有效的。清教徒在北美的殖民地最民主的当然是罗得岛州(Rhode Island)。这个殖民地系罗港、威廉斯(Roger Williams)建立的,他是一个集团的领袖,与马萨诸客上将权政治那群人没有关系。自起始他们就维持宗教自由与政治平等,立法权则属于由全体自由居民组成的大会。1663年这个大会变成代议制的会议,但是在立法方面,民众的创制权在相当限度内还是获有保障,因为当时实际在市镇的民众会议中要提出初步的法律的讨论。这个殖民地宣布了绝对的信仰自由,奴隶在该殖民范围内则完全禁绝。这些原则的维持不无苦于困难。站在行政首长的地位,威廉的决议与他早期的宣言常有矛盾。不过,这个小殖民地却产生了一个动听的人权官直,同时它在1647年颁布的基本条款(Fundamental Articles)又规定政府必须遵照"全体或大部分自由居民的自由的与自动的意旨",这是民主的大持头。

会英町交異、銀六

在北美的南部,代议的机构也立下了基础,在那一带移民大部分是属于 英国的国教或罗马教。美洲土地上的第一个代表会议开会的是在弗吉尼亚 (Virginia),这是在1619 年。

新大陆中民主的趋势是很显然的。移民在新环境中构成他们的天赋人权论,不受原有的法律与习惯的束缚。他们在所有殖民地中政治的安排逐渐都离不开一种原则,那便是每一个公民在社团的政府中都有发,了权。18世纪时,甚至在英国,政府还是缺乏代表性的与贵族性的,北美殖民地中实际上已有了代议制政府。在新英格兰方面市镇集会时直接民主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欧洲虽然宗教革命已经引起民主情绪的增长,但促成君主集权的力量却是太强了。宗教在新的人士发动第一次对政府专制的反叛,但那次的反叛并未能促使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只有在英国,宗教的争执终于在民生的基础上促成一种宪法的建立。

第七章 专制时代民主的表现

近代的民主原则必须是反对阶级利益的,这种利益部分地来自封建,部分地出于王权。16世纪中,西欧大部分,由于钳制大地主的政治的权力,算足把封建的贵族压制下去了,但是贵族的社会利益却继续存在者,限止民主进步的乃是社会领域中寡美政治与专制的勾结。中古的末期,代表的议会确曾出现于基督教西欧的进步国家中,但是它们并未能建立本身为啡…的立法机构。近代的初期,代表的议会剔似乎是在走下坡路,只有英国在17世纪中,由于建立国会控制国务大臣的权力,才过渡到君主立宪。近代的民主是逐步实现的,在发展的期间,国家的行政部门慢慢地受到民选议会的控制。18世纪中,人民对于君主的信心仍然是很强烈的,所以自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这一个期间很可以称之为专制时代(Age of Absolutism)。

关下这种发展,法国历史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典型的。 16 世纪与 17 世纪 初年, 有权要释峰遊飯,必須与贵族作激烈的斗争。 经过宗教战争的大紊乱 以后,亨利四世终于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亨利四世为要抑制贵族的权 力,曾将政府的重要的职掌交与中产阶级的官吏。 在其后期间,专制政府的 朝度慢慢地完成了。 1661 年路易 F 四世(Louis XIV)登极,他继承了一种模 行政会议辅佐的政府,这种制度系要案图(Richelieu)与马萨林(Mazarın)精 心建立的。 君主制度算是击败了贵族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分化的力量,不过它没有消灭早期留下来的敌对的制度。 法国的最高法庭(Parlements)仍然是吃立不动,只是它的辩论国于的法令以及存若干情况下拒绝登记该项法令的权力被绝对地否认了。 地方会议与市议会虽然仍存在着它们的行动的自由却受到严格的限制。 市镇的官吏须由政府提名,地方自治也因此结束。 国上在地方的权力操在国王派赴各地的州行政官人部分是自不属于利益阶级中选出。 如此,国于魏取得了各省司法与财务行政的直接控制权。州行政官便是专制国下驻地方上的代表。在他们的统治下,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达成有力的政治的团结。

17世纪中,法国还不能实现国会的政府。阶级会议(即法国的国会)的 发展成为一种国家的议会。却受阻于它的内部缺乎团结。它的内部分成 三个阶级,引起了一种阶级利益的冲突。因而破坏了它牵制行政权力的有益作用。第一与第二两个阶级事实上享受免税的传遇,这只剩下了第二阶级单 独对国王的财政的控制从事无效的反抗。阶级的议会在1614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个人的或团体的问题上。它从未取得立法的权力,而且1614年后,耗间175年中,迄未再度被召集开会。

西欧的其他国家中,国王都很快地仿效法国国王的个人专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于朝的统治者之能建立一种专制的政体,说明了国内各部分不能团结起来对抗国王的集权。西班牙国王可以任意支配巨额的税收,使他经常需需要国会(Cortes)的协助,同时,一如法国,费族的免税待遇徒削弱了他们牵制国土的权力。专制政体在西班牙的基础确是水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巩固。直到18世纪初期,阿拉贡国会还保持养宪法上关于控制司法与税收的权力。不过,这些自由只是早期留下来的遗物。它们很像中占封建诸侯的自由,因为它们不是能普遍适用的,而且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它们的运用可以限制因于實管的方能。但不能把它们当作国会政府的基础。

在日耳曼方面,由于皇帝权力的衰微,地方的诸侯很希望仿效法国国王 的专制提高他们的权力。1555 年奧格斯隆(Augsburg)和平条约规定宗教 的事应由各国国王决定,他所管辖的境内,或是要罗马教,或是要路徵教,一 惟他的愈旨星从。其后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平 条约又几乎承认了帝国内各个部分的宗教的自由。17 世纪中,较重要的国 家的君主都忙于他们个人的专制。日耳曼大多数的地方的议会已经取消了,帝国的议会在这些地方议会消灭以后亦衰弱不振,儿乎成了一种各独立国的大使会议。威廉·弗雷德里克(Wilham Frederick)大选后(1640-1688)将地方议会与行政的机构严格地置于国王御前会议之下,这种布兰登餐朝(Brandenburg)普鲁士的作风成为一种专制的模型,许多其他日耳曼国家新和中地级化立。

在斯琳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与俄国,人民的合作促使国王消灭 / 贵族独立的权力。 直到 17 世纪,具有若下代表性的议会仍继续在西俄罗斯 开会,罗曼诺夫(Romanov) 王朝的建立乃是由一个包括着各主要城市代表 的会议推选的。 不过,代议的制度没有跟上时代的精神,直到 17 世纪末年, 环彩在任何有效的 力量實識於息的专制。

只有在被兰、瑞士、荷兰的尼德兰与英国·宪法的自由曾获得维持。被 兰的君主握有很少的权力。在雅女伦(Jagellon)王朝时、君主虽然在理论上 不是因表。而实际上却是因表的。不过到了1672年,贵族又成功她建立了君 主的选举性、结果、每一次推选、国王的权力就受到新的限制。但是被兰的 王权之受限制经然忌出了君主专制的优点。因为在被兰自政府的权力被削 弱及贵族自私的野心教实现后。国内经济的最灭与地方的压迫也随之俱来。

甚至瑞士在专制时代,民意亦受到若干的抑制。宗教革命期间,瑞十仍然维持者主权在民的原则。新旧宗教的冲突在瑞士许多区域中是用民众投票方法决定的。有的没有民众会议的州,关于重大问题仍用直接统商于民的方法。因此,伯尔尼(Bern)就用民众投票方法建议与外国编盟,甚至决定。实被信条的问题。在较大的州中,代议的机构业已建立。习惯仍是由市政会议仅作暂时的决议,再交由人民通过。但是到了17 世纪中叶,贵族的势力开始抬头。乡区初到市镇的人民开始受到限制,不易取得完全的市民身份。在许多市镇中,政府的权力操在一种市镇贵族的手中。就伯尔尼说。市政的决议交由人民表决的方法到了1614年后即未继续使用。在卢客思代比吃在中。,先是保(Fribourg)以及其他市镇中心,市民的权利为少数人所把持,大部分人民遭受排斥,甚至不能享有选举的权利。在所有较大的市镇中,有一种趋势要使市镇会议成为一种继续存在的自治团体,负起社团的高的权力,其至在乡区,情形很明显的是贵族势力的日增与选举权的缩小。

自他区新迁来的人不得享有公民与政治的权利,这种规定即是破坏了平等。 瑞士民主精神所具的排斥性与古代希腊城市国家相似,乌里州的民主政权 对于瓦尔拉文狄那(Val Laventina)自治区之残忍的压制(1755)正不下于雅 典之对于若干附属的城市所加的春辣的待遇。瑞士还有激烈的内乱与大规 候的选举舞弊的迹象。很显明的是共和瑞士的直接民主并未能完全支持公 尽的平等与自由的原则。

俞葵町文墓, 郭六年

不过,尽管赛头政治日新抬头,瑞士人民一部分仍是维持着中占时代的 民主制度。在许多州中,民众大会仍在开会解决全社团的问题。在专制的 期间,民上制度的继续存在,对于18世纪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凝裂的印象。

尼德兰方面各省的情形特殊,为民主政体发展的主要阻碍。君主的号召是很树的,因为没有一个当政的王朝是迫切关怀全国的进步与繁荣。在它争取独立反抗西班牙时期,这个国家深得力于它的领袖奥兰治的威廉与公法的权力须由一个代议的国会行使。18 世纪的大部分期间,奥兰治朝的国王在大部分省中届于执政者(Stadtholder)的地位。直到1747年全国才设立了一个统一的执政,由奥兰治朝的后裔累世因袭。西欧国家中,尼德兰因此就成立了一般的君主专制的例外。它的累世相传的执政的地位仅足以牵制富有的贵族向着寡头共和政体的发展努力。这两种力量的交恶影响国家的统一至巨,长久下去,各省区的权利压倒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的利益。远在1651年,各省的主权几已获得承认,此后国会不过是各省主权的社团的代表会议。

荷兰的地方自治的制度与司法官员的选举,与其邻国的集权的与专制 的行政形成一种重要的对照。尼德兰示范的作用星促进了自由制度的发 展,我们却不可假定它的政治制度即是民主的。过度的政权的分化是将国 家的命运置于订议会的下中,这些议会却是操在少数主要市民的下中,缺乏 与强感。

只有在英国,真正政治自由的基础算是建立起来。在都铎(Tudors) E 朝时代(1485-1603),国会才成为一种水久的政治制度。16 世纪为国会立 法的伟大的时期,在这一个期间国会的代表性的下议院才知道如何团结合 作。不过,政治意识的发展还是不完全的,同时外国侵人的威胁使其至最富 斗争性的国会人上也同意要有一种广大限度的行政的权力。斯图率特朝当 政,宪法问题又成争执的焦点。一个外国人(苏格兰人)来做本国的君主。在 人民中不能引起普遍的尊敬,并且在国家安全的时期,国王亦不需要率有广 运的裁夺的权力。加之,詹姆士(James)乃是一个理论主义者,对于政治好 发表抽象的原则。这种唯人的偏好结果使政治上明量的与冲突的理论都是 鏞出来。詹姆士与其子贵理(Charles)都主张国王是国家的主宰。超出法律 的管辖。他们决定要使这种都铎朝的实践变为人所承认的宪法的理论,根 据这种理论应许国王保持行使紧急的权力。亨利八世与其继任者目的只在 握有实际的权力。故仍极力保存完改的体制。另一方面,斯图亚特朝的科权 特理的概念是置国王于人民之上,使他越出法律卷捌之外。因此,类国人被 特理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何处。

宪政的理论系逐漸地发挥出来,这算是答复了斯图亚特朝国王的争辩。 起始,很少有人想到要建立国会的至高的权力来带制国王。反对君权神授 的人士从回到旧日的法律超越一切的概念。在詹姆上时代,法律学者,尤其 各首席大法官柯克(Chief Justice Coke)曾发挥一种理论,主张在法令包括着 自然法则时,它应当是相出国王与国会的。

国会的民主,由于置国务行政大臣 于代表的立法机关的控制下,已经实现了。英国在 17 世纪中,国务大臣基本上仍然是国 E的仆从。斯图亚特朝的初期,下议院 主张 国 了 应 当挑选不 至违法 的 国 务 大臣。 白 金 汉 (Buckingbam)与斯特拉桶搬(Strafford)之被弹劾都是根据曾经违反法律的具体的罪名。1641 年以前迄未有任何国会权力高于一切的建议。到了那一年,它只要求具有唯一的表决给养与控制征税的权力,并否认国王具有任何独立的方法与征税的权力。1640 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 召集后,就都出审要的声明,认为政府须受法律的控制。

詹姆士与查理在外交政策与宗教方面所持的意见与大多数的英国人民相反,这种事实被有利于国会,因为这种情形促使国会在主张方面与全国人民结成,体。查理一世当政时,国会站在人民立场上,反对高压的政府。人民因此对国会所付的信托,益以他们对于查理的根本的怀疑,就使国会的地位获得显著的提高。长期国会不仅是决计要取消国王的裁夺权,而且要将

行政的控制权转移到它自己的身上。国会的决心争取行政权与立法权,其中且包括者军事控制权,这简直是要以国会的统治代替王权的政府。国会的这种要求直接引起内战、查理于此却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因为过去反对国王的人士也,为了会数问题,旁有深刻的歧见,他们的分歧便是国王的便宜。

内战决定了国王与国会的争执,但是国会已请求国人支持它的立场。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国会获得胜利,它对于人民必须要给以相当限度的最后 控制权。加之,国会主张对于政府的组织采取激烈的改革,只有根据民主原则,才能证明其立场的正确。因此,1649年1月4日下议院的决议,力陈它 的法令的效力不必需要国王或上院的同意,随着这种决议,它又宣布人民系 国家一切公平的权力的来源,由于国会的代表的性质,所以国家的最高的权 力应当届上国会。

在未废除王权以前,已有人提出了具体的革新建议,这不仅着眼在由人民控制国王,而且在力陈国会代為的性质。这个由伊勒顿(Ireton)起草的复 经军事委员会接受的建议,主张设立两年一选的国会,由平等的选区选出。这个建议旨在保障私人的权利以抵抗国家的权力,故主张达成宽大的容忍并取消教会人员强迫的权力。在性质上,甚至更民主的乃是人民的协定(Agreement of the People),这原是在1647年起草的,于1649年经过修改后提出。这是军队中真正的民主派人士的工作,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为均平主义者(Levellers)。这些人中著名的有约翰·李布思(John Libburne),他提议保留者干问题由人民处理。借以限制令法机关的权力。因此,国会的权力就远在社团的权力之下。同时制定一种新成文宪法以保障这些重新分配,但建议中来提国下与国会上院,这可以看出当时民主的情绪是如何旺盛。但建议中未提国下与国会上院,这可以看出当时民主的情绪是如何旺盛。

这个运动的重要性是在它的发动者假定必须有准备以防当选的立法人员的专断。国会赖以反对国工的在维护它的至高的立法权力。而这个运动的发起人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打倒立法的最高权力。在一个成文的宪法中规定若下基本的权力,并保留这纯权力不受立法机关的下涉,这种思想注定了要为许多近代宪法所采取,尤以美国为最多著。欧洲的大国中,这是第一个精密的建议,主张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采用一种成文宪法。

英国共和期间的宪政的实验,在若十限度内,倡导了欧洲与美洲的政治

N 長时文集 · 第二

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实验尚不能产生水久性与安全性的结果,因为1649年时尚无机会在一次者选中表现出实验的意义。直到1658年,即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死的一年,他仍是国家的行政首长。他虽然希望再建一个无政的政体来结束军政府,但国内的分裂的状况使他相信他的个人的统治系避免紊乱的不得已的办法。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政治不是国会的,也不是民主的,但这一个期间的结局在政治实验方面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活动。这些实验大部分是出之于已制定的宪法的形式,而这些宪法系少数自命为立法的人士替国家制定的。因此,1653年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种叫作"政治的工具"(Instrument of Government)。这却是一种最精细的与远大政治和股光的计划,因为有三年的时间英国确是实行过这个工具,所以我们可以最少为第一个参应用于一个大国家的成文宪法。

根据这个 「具, 政府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是分开的, 其划分的方法多少与现在的美国宪法相似。护国公(Protector) 虽为行政的首领, 具有一般的政策控制权 与有限的官吏 任命权, 但在立法方面他只有糟延的否决权(Suspensive Veto)。国会规定为一院制, 议员 460 人, 其中 60 人代表赤格兰与爱尔兰选区, 同时席位的重新分配与选举权的扩大指示出政府系朝者民土方向前进。另一方面, 护国公系任职终身, 而国会的权力却受到很大的银制, 它无权讨论宪法的出发点。保王党与罗马教徒的选举权都被剥夺, 且对于罗马教徒的权利意在永久剥夺, 这可以看出自命为执政的人们并未完全信任全国国民;同时依照宪法选出的议员, 被武衡地排斥, 不得参与国会, 这是由于克伦威尔的焦虑, 他怕的是内部分裂会整个地瘫痪政府的效能。政治工具的失败引起更进一步的实验, 逐渐地回复到旧日的政治机构。所谓卑敬的请愿与条陈(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把护国公制变为一种类似君主制, 并恢复了国会的上院。克伦威尔死后, 斯图亚特朝的复辟, 在当时野安, 是不可全的。

以促成立法与行政的合作,同时对于国会缺乏任何有效的控制,也否定了民主的可能。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同王因任用私人仍可逃避国会的控制。 政党制度当时尚在萌芽,国会的大多数只能靠贿赂才可以获得。政治的代议在理论上是完备了,但是事实上由于贵族的控制变成无关紧要。如此在城市与乡村,地主对于选举均握有操纵的力量。18世纪中,有的城市中竟无国会资选的事。国会的席位是公开的买卖,这给予国工以操纵的机会。地方政府也不受人民的控制,官吏与法官的席位均为绅士所把持。当时政治"遗憾在准少任带政了国会合举的任废。其程成政策为心数人的和达服务

另一方面,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中的个人主义促进了民主。美洲人系 强悍而无依赖性的,同时他们对于天赋的自由的原则坚持不肯牺牲,这些原则在他们看来乃是他们社会的遗产。18 世纪中,殖民地中宪政的冲突结果都是民众会议的胜利,民众会议处处都维护它的创制与无限制的讨论权。它逐渐地侵夺行政的特权,并利用给养的控制以取得国会利益的承认。虽然帝国的"局拒绝承认殖民地的议会具有国会的资格,而君主的特权却很明显地减弱。1760年以前,所有大陆殖民地的议会均有效地控制者政府,同时帝国议会的万能却引起实锐的争执。因为这些议会相当地代表了选区、所以政府可以称之为民主的。

前章我们已追溯近代初期的宗教改革对于民主思想的影响。在专制时代,世俗的范围内民主理论的表现很少。荷兰的法理学者寫罗休士(Grotius)于其所署《战争与和平》(De Jure Belli ac Pacrs)(1625) · 书称自然律超过了国 E的意旨,公共福利乃是任何·个合法政府的目标。他由于重视人类自由与信仰自由,无形中促进了民主运动。但是他的言论常领制而义矛盾。一般地说,17 世纪中,只有在英国,民主的思想才是积极的。

甚至在英国,亦竟有一个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外表上亦反对民主思想。霍布斯官布波丁的绝对主权的见解。君权不能追使人民服从乃是国家的纷扰与紊乱的起源。他极力否认国会人士的论调,因为依照他的意见、主权必须是绝对的与不可分的。主权在民之说,对于他是没有什么愈文。他指出民主乃是"一种若干难辩家的贵族政治,有时插入一种一个地辨家的暂时君主"。另一方面,据布斯对于君主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他之支持君主只是因为一种君主政体能是迅速地与最有效地处理国政。他

主张国内一切的权力都应置于国王的绝对权力之下,其理由系人民为建立一种单一的与不可反抗的政权,已经永久地放弃了他们的自由。霍布斯的理由当然含有漏洞。他的理论包括者社会契约说的观念。但却利用该项观念去支持专制主义。他很少注意到国家系源于协定,加之。他放弃专制君主的旧日的护符,力于督权神授之说也不大能忍受。他的见解完全是世俗的,因此指出政府只是一种历史进化的问题。他主要的只关心如何继持中央政府的力量。那些上进。他的理论也与民上政治的原则没有什么大的距离。

英国的共和政体,因为时间太短,不足以在促进民主方面影响当时政治思想的趋势。这个政权时代产生的维护民权的著作。不只一种,但是那些论文大部分都是超过时代。殊尔顿(Milton)于其所著(国王与执政人员的任期)(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 1649)论文中,称人民以权力交与国王们,自身仍保持最后的权力,因之,国王对于人民应当负责。但是查理一世被斩首为大部分人民所不费成,弥尔顿当时系与一群军官联合在一起,他们对人民也不肯信任。他的个人与宗教自由的主张与君权并不违背,其后他对民众的反抗与革命理论的费成并未获得英国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已按于政治的变动而极欲重建古代政治与法会的结构。相与支持穷尔顿政治思想的创足美国而不是英国。弥尔顿的分散政府的权力交由地方代表的团体负责以保障自由的建议、对于民主理论,乃是一种重要的贡献。

还有更重要的乃是喻灵顿的《政府论》(Creuna、1856)。他的主要论点 乃是政府的权力应与地产联系起来,这种说法是毫无问题地代表着英国统治阶级的意见。他认为政治制度应是经济社会状况的产物。因为地主的人 数大为加增,喻灵顿认为时间已经到了,应以一个地主的共和政体来代替一 人的统治。他坚认上地不动产的保有应为执行政治权力的条件。他的逻辑 告诉他这种原则需要革新调会的代议制。个人的野心与政府的压迫都是有 害的,为预防这些害处,只有把信心放在民众选举的方面。同时他主张建立一种钳制与平衡的制度。使民主能配合秩序与安定。他的建议中最有名的, 乃是使用一种间接选举的方法。这些于段在英国是陌生的。在美洲殖民地中 却是熟悉的。不过他精拟的宏光规定设立一种无投票权的上院与无创制权 的下院、这是设有考虑到要满足民主的情绪。英国在新国亚特朝复降以后, 他的条件就不再有人认真研究,但美国的卡罗来纳(Carolina)与寰少多比尼、 (Pennsylvania) 两州却把他的若干建议包括在它们的宪法中,不过所得的结果并不具定今顺利的

不过哈灵顿的著作也许是由于很清楚与合理地说明了当时流行的清教徒的理论,注定了对于美国民主的发展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权力的划分,间接的选举,选举的机关的增多,以及人民批准或否决宪法律改案的权力,却是他对于政治理论的贡献,而后来在美国宪法中反映出来的。哈灵顿虽很难称为民主人上,他虽未曾建议予国会以立法以上的创制权,却很乐观地指除代议制的采用将能保障民众的利益,同时他的政治制度是建于公民的自由与完善容忍的广大基础上。

斯图亚特朝恢复以后,君主的情绪又再度抬头。斯图亚特朝胜利之时 (1681—1688),公民与宗教的自由再度遭遇危机,因而共和与民主的理论又 风起云涌。当时反对 王朝的著名人物中有一位为锡德尼(Algernon Sydney),他的《政治论丛》(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主张政府上 层的变动不应影响到社会的基础;违法的国王可以不需要社会革命而加以 废黜。锡德尼乃是主张支持国会的或代议制的民主,他认为国会的历史较 国王久,实际上最高权力乃是寄托在代表的身上。他认为直接民主为一种 幻想。

洛克(John Locke)很有力地把这些情绪发表出来。洛克发挥一种社会 契约论,他心目中契约是人与人同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协定。因此 柱闭把繼者最高的权力,而政府只是受委托者,最后须对人民负责。锡德尼 只表示费成国会制,而洛克却更为民主,提出大胆的主张,谓"人民仍有权取 消或更换立法机构"。他说国会的最高权力与人民的自由能并行不悖。他 宣称一个人不能剥夺创造者赋予他本身的权利,如是政府的专模犯及这些 权利,抵拍专權就是一种音任。

挤克的理论深远地影响到欧洲与美洲,欧洲大脑方面注意的是他所说的人民为保障自由将政治上各种权力委托与各种团体。这种理论派已略以不同的 说法 见之于哈 灵 顿的 政 府 论中,现 又为 法 国 的 孟 德 斯 鸠 (Monteaquieu)所接受。对于 19 世纪初期立宪注定了要产生很多的歌响。洛 宾哈特保持着积极参政的权利。因为得不到人民的许可,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到合法的统治。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大部分是受到洛克意见的影响。因此人

民灾际上夏政体的本党者

洛克的著作、虽用意只在为1688年的革命辩护,实为民主政体概念的一种合理的说明。他在美国被视为代表人民反对政府的不公平的斗士。他提出人权不可剥夺的理论,证明人民有反抗国会与国王压迫之权,这是替美国反抗国会找出一个立论的根据。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可以很明显她看到地方的影响。

風在 18 世纪,民主的传统亦未完全湮没,但是打倒专制只是靠政治著作,力量尚嫌不够,欧洲各国的人民对于经济与社会状况逐渐的怨恨终于倾覆了专制的王权。甚至英国在 18 世纪,政治也是懒在贵族的手中。中欧方面君权思想因与物质的繁荣和行政的革新发生联系,一度且有增强的希望。只有美国与岩干限度内的瑞士,在 18 世纪的下半期中事实上在实行民主政治

第八章 民主思想与法国革命

近代的民主思想如何能实现呢?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推翻旧政权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自由与自治的主要障碍倒不是君权的力量,而是利益的把持。自中古时起反对阔王权力的工具已踏级铸成。早已奠定了法国革命的原则。18 世纪中,甚至在上权声誉最隆的法国,反对无限制的专制的力量亦且断高涨,完成思想日渐发达。但要实现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就必须打倒贵族的利益。这一使命尚有赖于法国革命。关于此种工作,革命人上基得力于天赋人权说的协助,因为宣布一般的人权,就是否定特殊的权利。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对于民主思想的主要贡献乃是他们的理论,他们宣称个人系先国家而存在,因此具有不依赖国工意旨的权利。

这些哲学家的著作系写于法国开始反对路易十四世所建立的专制王权的时期。物质的繁荣与开明思想的成长使人们从理性的角度对现存的社会作搬烈的批评。当时法国的伟大思想家中有许多人的理论是消极的。欽德罗(Diderot)与达朗贝尔(d'Alembert)对于法国的制度作破坏性的分析,拥制了一般人对于传统与权力的重视。这些著作家促使人们注意政治的专制、宗教上的编执与社会上的不平等,这是以革命的精神激励中产阶级。专横的教会。则政与司法的特殊和益是当时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在这个攻击群

N.英时文集。 II

中伏尔泰(Voltaire)便是一个领袖。伏尔泰虽然不是没有积极革新的思想,他的精力主要却是用在攻击当时的弊政,他的指斥也可以说削弱了旧的特权阶级把持的社会对于革新的反抗力。尚有若干哲学家具有积极的理论。如孟德斯鸠这类的人便主张采取逐步的与有秩序的革新。他并指出英国宪法的优点。专制的君主国家为文艺复兴期间主要的政治上的表现。孟氏的理论 出,专制君主遭受的反抗算是达到了商蜂。他所著《沃意》(1. Esprit de Lois)一书中,告诫法国人,谓权力的集中是有害的,他认为只有限制政府的权力才能保障自由。在信心上他是主张君主政体者,但他却要用贵族的的权力才能保障自由。在信心上他是主张君主政体者,但他却要用贵族的制度率制国王的权力,这里所谓之贵族制度乃是采取一个模仿英国的宪法。孟德斯鸠主张恢复他所称的法国的旧宪法。而加以修改,使政府的立法、行政与动处力和海潜参幽分开。

但是在哲学家群中也有人准备在新奇的基础上改造国家的组织,在他们的旅行中,他们将北美及占代的亚洲国家的状况与欧洲的制度作了比较的研究,因而获得了新的思想。他们有人认为欧洲以外的情况不仅是比较的合理,而且还是原始的,因此也是合乎自然的。他们毫不犹豫地排斥君权神授的制度,力图建设一个新的理想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中将允斥着平等、慈善与博爱的精神。他们希望从对于各种社会作比较的而又纯理论的研究中,能发现并发挥法律与权利方面普遍适用的学说。杜尔昕(Turgot)及几多案(Yondoreet)诸人因此就逐渐构成一种太同的理想,并在人类的进步中找出了一种信仰。

不过,如果我们把哲学家当作民主人士与革命者那就错了。他们认为 民主只适用于很小的社团,对于革命的暴动却颇不赞成。但是他们却未想 到他们的著作自然地鼓动了新的思想,而这些新思想最后又促成了革命。

法国正统派哲学家虽主张将理想应用于人类的制度。卢梭在相当的限度内却反对从纯粹的知识的角度研究政治哲学。因为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 新宪法出自卢梭启示的地方其多,这里我要多费点篇幅分析卢梭的民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乃是人类的平等。社会的建立系基于平等人上希图维持公共福利的协定。卢梭也采用已经很熟悉的社会契约论,但他却因此很到一个民主的结论。一方面他与霍布斯与波丁的意见一致、认为主权是不可剥夺的与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他却主张把主权等托在人民身上,这是他与

他们不同的地方。采用社会契约只是为着要产生一个基于平等与博爱的社会,换政者是与契约无关系的人;相反的,建立政府只是作为一种代行的机构执行人民委托的权力,主权仍是寄托在全体人民的身上,群愈(general will)便是主权的表现。卢梭似乎很了解他的理论系基于大胆的假定。他没有假设一种社会契约为一种历史的事实,他只是暗示在任何一个自由社团中,人民同都了一种实际的谅解,将他们的独立的愈旨交与整个社会,任何时候人民参与国政共承认大多数的准设,就是重由这种协定

这种理论的重要性乃是在唯如此才能构成有机体的民族国家。它 · 方 而維持公共的福利,另一方面又保护着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仅居于杜 团的利益之下。每 公民场为股高权力的团体的 · 分子,不尊重民意便是 非法的政府,这种立场乃是在慎防政府滥用政权。加之,立法的权力系寄托 在人民身上,因为法律乃县群章的宏理。

法国革命后的民主的宪法颠得力于卢梭的群意说。卢梭的立场系人民的大多数的意旨常是公平的。因为它所追逐的当然是公共的福利。这个立场影响现代的民主思想至巨。他假定少数人的利益与社团全体的利益相同,但是他为保障自由,却坚定主张法律对于所有的人必须有相同的拘束力,法律不能只照顾特殊利益。而以责任加于某些人士。卢梭的法律的普遍有效说也许是他对政治理论最有价值的贡献。

读到政府的机构, 卢梭宣称人民不能将他们的最高权力委托他人。因此任何一个不受人民控制的政府便是窃夺权力的政府。政体甚至是贵族的,或对主的, 亦可称为合法的, 问题是在立法权必须寄托在人民身上, 自由能受尊重。服从法律便是事实上尊重自身的愈旨。另一方面, 立法权必须直接地与继续地属于人民。代表制系与自由相违背的, 因为群愈是不能代表的。

卢梭指查国会政府, 其理由为选出的立法机关将逐渐地夺取最高的权力, 致使人民只能在选举那一瞬间是自由的。因此, 他又回到直接立法的立场, 宣称转隔, 一个时期, 人民应集合起来发表群意。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家这一点如何能做到呢? 卢梭对于这种闲难却未提出解决的办法。他的理想是然又走到了希腊思想家的路线。国家应当很小, 俾民众容易集中帮力, 至于国家的安全则必须要靠与其他国家缔结同盟或成立联邦的方法。

卢梭鼠主张人民控制立法,却又拒绝纯粹的民主,这是说他不同意公民直接参加行政部门的工作。他是主张权力分开的,行政的责任则委托代理人执行。他亦认为除了很小的国家以外,政府机构中的直接民主是一种行不通的理想。人民不能永久地集合着,他们也不能把握行政中的复杂的问题。 纯粹的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将权力委托与官吏或委员会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如此贵族政治与君主政体也许就应运而生,但这类政体的危险所在乃是政府企图剥夺人民的权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把政府与主权的人民实锐地分开。卢梭主张执政由民众推选,因为选举含有可以取消的权力,执政留任的条件要看他的人格如何。在一切政体中都要预防政府以已自代移足愈。

户梭的理论广泛地获得采用,但其结果并不都是成功的。他有一种理论认为大多数的意旨是不可能有错误的,每一个公民的美德是在他能绝对 服从群众的意旨。但其流弊所在乃是容易造成民主专政。另一方面。他力称 政府是一种刘用,人民的建立政府为一种表现最高权力的行为。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这种说法为反对当时流行的专制理论的一种 有力的言论。

19 世纪初期,卢梭对于民主运动的影响绝不可说得过于夸大。当时该项运动自英美所得到的敷励远超过社会契约说的影响。他的学说对于20 世纪宪法倒发生了很大的力量。这一世纪的政治理论的趋势着重在人民积极 做参与介法。

另一位作家西耶士(Sieyes)对于政治的理论与实际所发生的影响也许 更为直接与深远。卢梭哲学的弱点系否定代议的立法机构。民众保持主权 如何能与一个大国所需要的政府的安定与继续相调和,他并未提出一种实 际可行的办法。西耶士对于非意的支持,其热忱并不减于卢梭,但是他却认 为用一种间接的选举制度选出的代表更能表现民意。因为他对于下练的领 楠具有信心,所以不主张选民对领袖加以束缚,他的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贵 族制度。不过,他亦有保障人民最后权力的办法,那便是规定宪法的修改只 能由人民专为修宪而直接选出的会议决定。他与卢梭主要不同之点乃是他 不同意人民的直接立法。他对于代议制政体的信心为其后者于代中自由思 相的带梭。 1774 年路易十六世即位以后,法国人民对于旧制的社会与政治的安排 不满的情绪日增。当时国王本身用意甚善,政府的压迫也很少。法国农民 的状况也不比邻国坏,而且已获得很多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争 与政府的奢靡已使国家的财政几达山穷水尽之境,此时人民凡吸收过平等 与博爱思想的,觉得封建制度的残余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加之,农民的不公平的与不合理的负担在许多区域中造成真正的痛苦,国王虽名为专制,而实 无力纠正此种观象。国王的用心虽好,无奈教士与贵族的特殊利益普遍全 国,配母革新计划的进行。政府名为专制而实无能。人民因相信政府无力 减轻他们的临左者推查命的全头。

会與时式集,銀六二

法国革命主要的系人民感受疾苦而政府无力解教的结果。下层人民为贫穷所容,另一方面又看到贵族与宫室的奢靡,怨恨之心油然而生。国家面临破产而贵族与教士仍不肯放弃特殊利益,这才迫使法 E于 1789 年 5 月召 开国会(即阶级会议)。在此种情况下,王室的徘徊瞻顺,大臣的束手无方,才使局势日趋紊乱因而引起暴动。政治理论在这种乱局中有何影响,很难估计。政治的宣传小册子对于民及全不了产生若下激动,而《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中亦包括有卢梭的部分理想。但一般地说,哲学家的理论对于法国革命的爆发似乎并太多大的关系。

法国大革命并未建立卢梭所主张的直接的民主。革命的议会所遭遇的问题乃是如何替一个大国制定一种光法。法国方面几乎要于受刺激的顷刻间创造未替发展过的自治的制度与民主政体的机构,这是革命的混乱刚过去后一个迫切的问题。法国为专制政府的大本营、集权的手段在她的制度中已极深带固。因此只好针对法国这个大单位权出一种宪法而否决只适用于小国的直接的民主。法国的人士,尤其是议会中早期的领袖如米拉波(Mirabeau)及奠尼野(Mounier)都曾研究过美国宪法的模范。企图要将英国的国会政府的原则用之于法国,同时,英国方面有一派有力的革命思想认为英国的政治的保障不足以维持自由与平等。这一派人士认为自由只有在一种制度之下可以获得保障,那便是个人不仅有批评与销制而且有参加政治之权。

阶级会议(States General)或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在起始數月 的争辩中,主要的是关于推翻現存的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到了1789年8月 11 日国民会议已取消特权阶级的免纳租纳税的权利,部分地度止了封建的 期税与专利,并敢消司法与地方官取的买卖。早在6月23日,国王已将征税 之权让给国民会议,并邀会议合作消灭行政部门的专断的权力。但是议员 们似乎主张待一般指导立法的原则决定后,再作关于新宪法的决议。因此 他们决定在新宪法制定之前,发表一个个人权利的宣弃,使人民不至再受政 府的压迫。

会與町文旗。第六

《人权官言》包括着法国革命的原则。宣言虽然涉及一般范围、它却不 是抽象的理论,其中包括着很多实际的与清酷的建议。宣言的发表愈在作 为政治革新的方案、大部分是善于英美的先例。其中且包括有抽象株质的 理论的条款,我们须知国民会议已经借着立法便宣言在若下地方变成具体 的文件。宣言中第六款论及人民对于立法及在法律方面的平等。多半是出 自卢梭的思想,他就是重述前数月已经达成的事实。代表会议已经证实了 它的立法的权利。与它对于群意的密切注意、加以它已在8月11日(1789)通 过议案、允许人民不分出身。有同等任官的权利。它并且遵照其他进步国家 的经验。制定法律、禁止武断的逮捕与监禁,并建立相当限度的言论自由。 甚至是抽象的宣言。例如标榜主权在民的原则,作为一种对于专制政府的实 施的遗责、也是很重要的。通过人民的代表,人民不仅有控制征税(于下支之 权,并有要求官吏向被等负责之权,这一类的规定,都是指示要走上英国型 的宪政的涂径。一般地说。这个宣言对于19世纪的政治思想有重大的影响。

这个新宪法规定于1791年实行。国王在任命大臣与军队将领及外交决策方面仍有权力。但在立法方面却不许有提案权、即否决权亦只限于稽廷性的用途。 地方政府也规定运用选举。这使国王对于行政上控制的力量大为削弱。 全国行政区均从新规定。选出的地方会议与官吏均不再对中央政府而对违民负责,原来掌握税收与军事的州行政官均因此取消。制定许多选举的官吏。任期甚多而且有许多官吏不准连选连任,这种办法系防止官吏的专权,比辅则转权制度的存在。

立法机关规定为 · 院制,议员用间接选举的方法选出,任期 · 年。英国 的内阁制未被采取,国王的大臣规定不能由议员中挑选。为防止行政对立 法的不睦,故新宪法采取严格的分权制,规定国会不问国王召集与否,均得 开会,而且国王亦无解散国会之权。 这次的宪法包括着水久有用的条款。州行政区制度(Departmental System)的建立系一种建设性的成就,消灭了地方的利益与偏私。刑律的改良与陪审制的引用也必须加以称赞。一种分阶的法庭制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司法的便利。不过选举权的限制,虽由于普罗分子与未受教育的民众太多,究不能符合(人权宣言)的标榜,并妨碍了民主政体的实现。投票权只限于主动的国民(Active Citizens),即能纳税等于三日旁工所得的人民,被选举人所需要的资格更高。城市中真正的权力操于基要会议议员(Notables)之手,他们系由有财产的人推选出来的。至于被动的国民(Passive Citizens)即国民防卫军亦无加人的权利。虽然当时成年男子有三分之二是有选举权的、上述这些区别究不合平等的原则,与社会契约说有报重要的区别。不过这些歧视的办法,到了1792年颁布男子公民。"律省选举权的时期都取消方、

这个生法在当时具直正的民主, 但随此发生后民主随即受到打击。 1701 任宪注的土理稳占乃具行政权力大强,而各州市权力太大。1793 年。 设置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执行紧急内隔的权力。对 大臣与弊领很确发指令,政府的效率因此恢复,它有权坚免全国的官吏,有 权派潜悉员分卦各领、付以独裁的权力,国家因此才能集中精力进行战争。 同时,在县区与更小的地方单位中用政府提名的官吏代替洗举的官吏。地方 的自主亦因之取消、甚至巴黎的革命委员会也篡夺了选出的团体的权力。 最后,1795年,中央政府方面的民主取消了。《人权宣言》虽仍保留,而成人 的洗举权却遵压制,居住权与对国家的纳税成了选举权的条件。至于欲被 选为立法机关的议员(此时国会为两会制)则规定须握有实际的财产。国会 的两院,上院(Conseil des Anciens)由用间接洗举法推洗的 250 个年龄在 40 岁以上有财产的公民组织之,具有糟延法律的制定之权。下院议员有500 人,具有创制法律之权、权力划分的原则仍予以维权,行政权力由立法机关 委托与五个指挥官(Directors),各行政区与各市镇统由指挥官管辖之。为了 国家的利益得取消地方自治的条例,中央政府得下一切行政区中派潜一常 财委员、另一方面,指挥官虽有任命阁员之权,但在立法上没有创制权,也 无权解散下院或宣告停止下院的闭会。因此行政继续与立法分开,政府的 安定可能受到进一步冲突的威胁。

此时革命的原则已失去原有的拥藏。继初期民主平等的热忱而起的是

对于政治之冷谈与厌恶。一般人的希望是结束革命的试验,再建立一个专制政府, 俾能保证革命所造成的较合與情的设施。人民急切希望有一个安定的政府, 这种心理可以说明为何在1797年至1799年法国具体地放弃了民主,并逐渐地接受了一个执政(章蔽仑)的统治。同时, 国会也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 而且还完成了一种彻底的土地的再分配。因为革命已经激动自觉的民族主义, 也可以说革命已错了一条到达现代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另一方面,革命却未达成政治安定的目标。民主似乎成了一种是著的失败。只有在章旗企体的之下, 法国人民工但有官粮有整件与进步的理想的条切。

就全都歐洲说,革命产生了政治问题的新概念。它使人民与政府分开,暴露出民族主义中潜伏的力量。政治自由原看作个人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此时却看出也包括者公民在政治方面的活动。政治自由又得到平等原则的有力支持。法国革命基本的理论为坚持以共同的人性为政治权利的基础。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可以于巴士底监狱被攻破后数十年中在全路各地看得出来。承认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两带的就是废止封建的引发奴的制度及司法程序上激烈的革新。这些措施,在开明的专制之下,也可以做到,实际上许多国家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如弗雷德里克大帝时的普鲁士及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奥地利,在自由与公共改良方面,均有进步。另一方面,主权在民的革命的原则却废除了将人民交由一人统治的政体而代以民主的民族主义。1793年将宪法交由人民批准,乃承认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一种重要的行为,这也是第一次一个大国经大多数人民的表决,接受了一个新的政体。这种实验虽然也许为时过早,但服者瑞士在1802年也同样地考她的宪法交由人民表决,这是瑞士关于死政立法的复次的开始。

虽然革命的領袖大部分是深信个人主义者,巴馨的事态的演变却给予 社会思想以若干鼓励。远在 1755 年, 莫勒(Morelly)于其所著《自然论》 (Code de la Nature)曾经有系统地网扬共产主义的理论。莫勒称"自然"很 显然地主张货物应由人类共有, 私人的所有权为斗争与败德的根源。更有 力的系马卜里(Mably)的著作,他专者眼攻击私人的土地现。但是马卜里准 备欢迎以暴烈的手段推翻这种建筑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现存制度,他是革命 的社会主义的信徒。革命初期的大部分领袖却反对这类的思想,他们准常深 深地发怀着维护神圣的私产。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许多教会与贵族的财 产都被没收了,因为照例在没收财产之后应提出一种理论的根据,所以当时产生,许多宣传土地国有的小册子,主张减少现存的不平等,与防止将来再度发生不平等的方案。随着巴伯甫(Babeuf)的短暂出现,社会主义达成了一种广泛的政治与经济革新的计划。此种计划显未被采用,我们却要承认由干薪命之参重人类的平等,它才强烈批测着了社会主义的思想。

金融公虽然可以说是革命的产儿,他却无意维特民主政体。1799年的 车块系拿破心与西亚上的共同作品,该车块与在各种庭的权力集功于行政 部门 立注机关由于立注权的划分而陷于痛痛 第一个全议能辩论而不能 料票 第一个会议帐目不记忆将票却手讨论之权 这两腔没有一个品某币 直接的民众法举,至于提案权则属于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这个会议 的人员系由含碳心思首度物酶放任命的, 在行政方面,指定代籍了洗举。 始方各级长宜及市长签额县由在巴黎的行政长宜任命的。所有国务员、大 伸, 陆海军官乃至法官的任命权都操在首席执政之手。在且区与村区量仍 保持洗举的议会,但亦仅且顾问的作用, 拿破仑建立帝国以后,这个宪法又 受到很多條改。立法机构的简化跟着就是指定现任的官吏与即任的官吏充 当议员 加护立注机构的改组就是说明皇帝的命令僭越了立法机构的权 九、司法官的任期也不再有保險。同时,民主的理想因个人自由尤其是思想 的自由受到限制而遭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选举权的保留与民众 投票的個一利用都是没有意义的, 民众接受食破仑的统治系由于他们深信 他是保全秩序与闭结不可心的人物,即维持革命的政治与社会的设施也是 非他草属。

革命时期使吾人注意到很复杂的政治问题。主权在民的要求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便是如何调和分歧的利益。当时已宜布了一种原则。即公共的福利必须要置于部分的利益之上,但是如何使公共的意旨能在宪法上表示出来,这个方法尚有符于19世纪及20世纪去发现。在小的社团中,直接的民主已经顺利她应用过了,尤以瑞上为最显着。另一方面,大国只能 機选民的组织执行主权的责任。1815年后国家逐渐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国会政府,另一个便是人民直接行使最高的权力、政府各机关所提的权力只能说奉人民之命行事。这第二个集团的理论大部分系出自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原则。

第九章 19 世纪的民主运动

拿破仑的疫权虽然压制了民主政体,而拿氏疫权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乃是民主原则的广泛的滋长。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巴黎方面激起的自由与民主的波涛亦因战争而冲击到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拿民敷 北,欧洲虽又回到保守势力的手中,但维也纳会议于执行其反动的原则时, 终于不敢全部推翻法国革命的成就,而已在其后欧洲各国制定的宪法中亦 不能不穿纳若于限度的民主原则。这可以看出拿破仑的专制不仅未能阻抑 民主的潮流,而且更坚定了人民争取民主的决心。

维也纳会议后的三十年中,人们对于代议制有堅强的信心。 在统治阶级中,代议的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设计,可以避免革命。这种制度使民众过去须用攀力的地方,此时可用投票达到目的。 在社会的低级阶层中,人民对于民主的尊崇系基于他们的一种深刻的信心,认为只有在选举制度之下,自由才获得保障。自由主义派的政治理论者认为普选权系医治社会一切病症的现药。

但是一般人希图建立的民主与卢梭所主张的革命的民主尚有极远的距 高,一般人并不要求直接参与立法与行政,因为他们认为人民的代表可以 执行人民的意旨。因此,最高的权力应操在国会的手中。欧洲大部分的国 家并未公开反对建立国会的上院,无疑,上院对于不负责而草率的决议是一种牵制的力量。19 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一院制的人民会议依然不肯信任,怕的是人民会议易受冲动,上院也许可以代表性格,经验或特殊才能,用它来常们下院就不必再由选举人来控制下院了。凡采用代议制的国家几乎都采取面除到,对日记者由保守的与兼能的倾向。

1815年,國会制并未普遍存在,只是英国、荷兰与瑞士有之,奧地利、普鲁上或意大利尚付觸如。至于法国,国会制则尚在萌芽时期。日耳曼南部 存若于小邦亦曾试行选举制。在较为进步的国家中,凡主张推行民主的人上其目的在争取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国家对于个人自由有保障的责任。 积极地增进公共的福利不能以干涉人民为手段。当时流行的个人思想否认 一种概念。潤国家的存在,註目的在以积极的方法促进社会改良的计划。

英国方面地主的贵族阶级对于选举之控制逐步地被打破了。在民众尚 未叫器要求政治权利之前,政府已允许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民主运动系由 上中层阶级所领导,一部分也是受政党操纵活动之应有的结果。同时,选举 权也提勒认为根等旧目的流整与为工人争取利益的手段。

渊源于工业革命的经济力量的活动,逐渐地促进了民主。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的忽然出现,引起了一种要求,那便是彻底地改造国民生活。城市的人口集中,工厂制度的兴起,就业的失调,低微的工资,与夫国民健康之遭受威胁,引起了亟待解决的行政问题。此类问题,大草新前的英国贵族政府简直无力应付。经济痛苦第一步在工业的纠纷中造成工人的联合。最后引起了政治的骚动。城市与工厂生活造成的联合的机会还附带产生一种新的权力意识。加之,经济力量的活动因拿破仑的战争而益加剧,因为该项战争增多了国债,并加重了农业与工业的负担。生活必需品的高价,益以就业之无犯健,使人们豪精会神干政治的革新,作为调整不等与平神社会情趣的一种手段。很显然的,新的薪厂阶级需要投票权以保护本身不受资本家的压陷,此,社会与经济的革新的需要就成了新的民主运动的主要动力。

1832 年英国大革新法案虽扩大了政治代表的基础,却未建立一种民主 政体。国会的议席重新分配,原在国会中分有议席而现已无人或人数很少 的选区现被取消,人口甚多的州郡或较大的城市,现在在国会中尚无议席 的,均分配到若干议席。在市镇中凡提有土地或屋宇、每年收益达十磅者即

握有选举权。各州中之租地者(Leaseholder)与依据公簿之不动产所有人 (Copyholder)均有选举权,但 I 人阶级却不得参与政权。当时英国的人口约 两于五百万。有选举权者还不到百万,不过国会为国家的代表机构这个原 则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可,虽国王与贵族,在民众坚持完政的革新情形下,亦 不能不同音高额的力量。日旁沟,其势速不能修止。

1835 年至 1838 年间的完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的爆发系由于人 民对 1832 年温和草新的方案与 1835 年的教贫法的不满。早在 1816 年,柯 北提(William Cobbett)即已提出要求每年选举下院议员一次,并给所有对 国家纳税的人以选举权。这两个要点重现于 1838 年宪章上有名的六点。这 次他们的要求为重新调整选区,使国会更具有代表全民的性质,议员发给薪 体,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人士得以参加下院。这次运动主要的目的是使国会 要准保的控制

这些要求获得当时的激进的理论派,尤其是流行的功利思想源(Utilitarian School)的支持。边轮(Bentham)官布民主为唯一合理的政体,因为大多数人如果具有最高权力,泛能增进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福利。因此他主张废止君主与贵族的上院,并承认由普选产生的国会下院为最高权力和机,它不仅在分法上影量高的,而且能控制行政。

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支持这种功利主义的原则,不过他承认作为一种政府的方法,此种原则可能引起重大的流弊。他认为把民众的选举权作为一种好政府的保障是很重要的。边沁方面对于国会下院之执行大多数的意旨的权力很想不加限制,穆勒却认为立法机构最能增进公共福利的方法是在尽量少于涉个人的主动。在穆勒看来,大多数的统治,也许比其他任何可以想到的政治权力的基础较为公正,但并不一定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穆勒所得到的见解较边沁为客观。整个地说,民主仍是一种最理想的政体,但也不能全于回颠。

但是19世纪中叶人们认为代议制亦有其弱点,这推翻了对民主政体的 无条件的拥护。穆勒与其门徒,对于卡莱尔(Carlyle)认为大多敷统治其结 果必沦于紊乱的见解,不表示同意,但是他们并非看不出在广大区域中选举 所牵涉的困难。基本问题在于如何表达少敷人的意见。在民主政权下,少 数人的权利如何获得保障?哈尔(Hare)所著《代表的选举》(The Election of Representation, 1859) 一书,目的在提出比例的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来解决这种困难。这里可以看出个人主义思想家的保守的傾向。哈尔要改进代议制的本质,同时又要消滅其中显著的不合理之处。穆勒认为现存的制度不能使有才能的人出头,但比例的代表制可以使有地位与有思想的人士被杀为国企识局。

虽然丹麦早就采用比例的代表制。但是直到 20 世纪该项新制度才有进展。不过,1867 年英国通过第二次革新方案后,民主政治才获得重大的进展。这一次的改革几乎使选民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城市的产业工人得到最大部分的政治权利。但是城市中选举的资格虽已放宽,而各州乡村中农人所受的限制依然照旧,结果 1884 年又通过第三次革新方案,取消此种不合理的现状。这两次革新方案都是在重新分配议席,结果则近乎建立了平等的的现状。这两次革新方案都是在重新分配议席,结果则近乎建立了下等的选举区制。此时会国都分成一个议员的选举区,使下院人数达到了670人。这些重大的改革逐渐使英国走上真正的民主的途径。到了 20 世纪初年,英国的上层与中层阶级就不得不将他们对于政府的控制交与新起的劳工代表

民众教育基础的奠定与知识的更广泛的传播促使民主继续向前进展。 新闻纸的发达,在若干限度内实为民主进步的前驱,因为报纸发行既广,贫 穷的阶级亦可获知国事,引起他们对于国事的关心。提倡普及教育的最著 名者为奠里斯(Mowrice),但直到1870 年福勒斯特(W. E. Foreater)的《教育 法案》(Education Act)通过以后,国家才开始建立公立初级学校。这时人们 已承认教育为必要的设施。同时,为国服务的充分的准备与民众教育的提高 也很明显她做顾了自由与自治的理想的实现。

欧洲大陆的民主运动,虽受工业制度的影响,主要地仍出自革命时期的 抽象理论的激动。人类的平等与自由已经被发挥为一种自明的真理。这类 天赋人权派的理想与格言的影响远较英国的功利派哲学家的理论为广大。 同时人们多着重人民团体中的社会因素。大陆的民主,在一个很早的时期, 已有一种趋势,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不过英国的宪政原则对于大陆的运动曾发生过值得注意的影响。1835 年,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65,法政论家)著《美国的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对于抽象的思想的气焰即表示出一种反感。他利 用比较方法使他能说明民主制度的实施。他对于美国民主的历史的、进化的和冷静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根据和代的壮况从事实现的研究的体的路径

同时,拿被仓战争结束后的那一个反动的期间,民主制度曾经碰到根坏的遭遇。匈牙利的国会虽然得于 1828 年复会,但在西班牙、皮埃囊特(Piedmont),那不勒斯(Naples)及波兰各地建立宪政的运动都遭受压制。但是,在 1830 年这一年,反动却受到了遏止。波旁(Bourbon)王朝的国王查理十世推翻法国国会制度的企图设有成功,结果 1830 年的革命终于击破了正统与程权神授的理论。新夷尔良(Les Orleanist)朝的君主愿意尊重民意与取得国会的合作。波旁王朝的跨台在欧洲引起了一种迅速的反响。比利时起而反对荷兰的统治,并于独立后制定一种自由的宪法。希腊成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瑞士也扩大了直接民选的范围。其他在意大利、日耳曼与涉 生免地也曾发生尽生的畅容。

1848 年的大帝对威胁到一切的反动君士———英国, 荷兰与比利时的君 土立宏知器免了革命。 目有在法国, 一位立案的君主却被一种无产阶级的 衡讲革命所推翻, 汶主要昆由干洗些权限太严, 与中产阶级之未能积极支持 图尔良干部、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的政府既是倾向和平的,又是 塞头的,而法国人所携望的乃是一种辉煌的外交政策与政治平等。因此,二 日革命所遇到的抵抗力基徵, 临时政府知忙做偏布命令, 给予人民以普洗 权。不过事实证明,立案会议比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更为保守,所以社会主义 者的领袖路易·勃朗(Louis Blane)遂不获参与行政。首都的巷战说明了资 产阶级的信心,认为要建立秩序与安全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宪政会 议规定将国家的行政托付与一个总统,由成年男子推选,任期四年,并在相 当殿度内不受立法机关的束缚。这种规定是替法国的第二帝国的建立铺了 - 条道路。当时即使不是巴黎,至少各省都认为安全与稳定高于一切。在 这种状况下,全国很自然地想到拿破仑这一族的代表,于是年轻而有才的路 易。拿破心漆得以极大多数的洗黑被洗为总统。这一决定使法国的民主又 權识:十年不能实理。1851年12月宪法经过若干條改,国会下院议员仍由 成年洗民洗出,但上院议员则由总统指定作为对下院的一种牵制,至于立法 权的准备则交由国务会议负责。总统的任期原为四年,这一次改为十年,他很 明显地成了操纵宪法的人物。所以次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出现乃是意料中事。

会英时文集。第六日

日耳曼 方面, 白由思想的中产阶级首先缩恶与惠园首相權特涅 (Metternich)有关的压迫性的制度,因此,他们支持革命的激动。1815 年建 立的日耳曼联邦为梅特涅政策的手段,目的在抑制民族的闭结与宪政的原 例 日有左整条上,士体上进、大臣具准备支持专制政体的继续。这是由于 普鲁士政府追逐一种很聪明的政策,将有力的行政控制与有价值的行政革 新联系起来。巴黎革命爆发以后,日耳曼南部送辖迅速批扩大它们的国金 制度,并要求洗出一个日耳曼国会,目的在实现日耳曼的统一。这一运动的 结果乃是 1848 年 5 月 18 日在法兰克福召集的日耳曼的国民会议(German National Assembly)。与其后一种考虑图详的自由宪法的制定。这个宪法设 骨。个世类的息亲与免责的内阁共同相负行政。立法权则付托与一个两院 制的国会,其中下院议员系由成年的冼民冼出,而上院议员则只有部分县冼 举的,部分是世袭的。但是国会中自由分子的领袖们低估了旧秩序的力量。 当权的事族尚未真正做信仰宪政的原则,专制主义仍廢行于维也纳及柏林。 客法的保障完全停止执行。普鲁士的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 就拒 给从法兰克福会议手中接受王位,而且各国个别的特性又再活跃起来,阻挠 早能统二的成功

不过,自由主义并未受到摧毁性的挫折,相反地,它获得若干水久的成就。巴伐利亚(Bavaria) 与背鲁士的宪法并未取消。在日耳曼全境中,高压 政策究为人所不满。匈牙利的二月革命掀起了一种民族的与民主的运动。
1848年3月匈牙利通过的规定建立民众代议制与负责的内阁制的法律,虽后来被集国的皇帝取消,但匈牙利的各自为政的主张(Separatism)与中古传下来的国会政治的思想却只是部分地受到阻遇。1849年严麦方面的代议制建立水久的基础。意大利方面撤地尼亚(Sardnia)的国王爱末虞(Victor Emmanuel)維持他的父亲于1848年所颁布的宪法。在其余国家义论人专制制度的,撤地尼亚和维持民主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得到半岛上自由分于与温和深的信任、撒地尼亚力逐渐地完成了意大利的统。

1815 年法国的发展虽然是朝着民主共和制的方向,行政权却是高度集中,1789 年的革命已经扫去了旧有的分省制度,而新的行政区的建立又不能形成真正的地方生活,重掌政权的波旁王朝的中央政府仍然控制者地方。另一方面,人民对立法的权力与对内阁逐渐地取得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路

易十八虽对选举权加以限制,他所颁布的宪章却是国主对于人民的一种让步,不过他仍不失为权力的泉源。这种概念在 1830 年这一年的革命中被推翻了,革命的主权在民的原则又恢复起来。这次革命否定了国王与其大臣有立法的建议权,而且极力建起一种责任内阁制。但是选举权的基础仍是很狭隘的,直到 1848 年普选权才再度建立起来。这一年国王让步所得到的迅速的结果,便是路易。拿破仑之当选总统。1852 年选共和国之再度改为帝国,并不影响民主的社会的组织。1789 至 1891 年建立的社会组织, 法国坚决他保留者,特别是公正的平等,平等的任官,及农民保有土地的权利等。由于中央集权的传统与拿破仑的法典,行政与司法制度也大部分得以继续

在城市中革命的精神受到遙阻,但未被鎮压下去。1848 年撒进的社会 主义又于一个很短的期间在巴黎螺面。 拿破仑二世干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使 革命的狂热又获得一表现的机会。第三次共和仓促地宣布成立,巴黎曾于 数月之间操在一种革命公社的于里。但一般地讲,法国人仍是保守的与守 法的,他们根据普选权选出了一个会议,其中大部分仍是保正党分子。法国 的共和政权,有数年之间,几不易维持,它率而能存在的原因乃是由于反对 它的分子本身不能一致。

直到 1875 年法国的宪法颁布以后,法国的国会民主才获得若干程度的 稳定。这次宪法所采取的制度,大部分系仿效英国的内阁制而加以修改的。 结果成为对内阁权力的不信任的制度。英国内阁权力的发展,保证了政府 的效率与延续,法国 1875 年的宪法却极力将权力集于国会的下院。总统在 政府中很少有自作主张的力量,他不得上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不能解散 国会。因此下院几有一种固定任期保障,内阁的不稳定为法国政府的一种 特征。

日耳曼虽有少数知识分子倡导自由思想,但在 19 世纪中却很少有发展 惠于主权在民的政体的愿望。国会政府看起来似乎免不了是脆弱与缺乏效 率的。 日耳曼国会的权力因此是咨询的,批评的,而不免统治的。 立法机构 的成立是出自国王自动的许可。内阁阁员只对国王负责,不虞下院的不信 在投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对于宪政的发展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至 事与外空的控制事实上新德国议会已不再能过问,而且当时还没有一个全 國的內閣。帝国的首相也就是善鲁士王国的首相,因此只对普王负责。军事的任命权操在普鲁士的内阁的手中。在文官政府的后面,便是普鲁士参谋都撤租的军事力量。政府是军事的,绝不是民主的。

另一方面,国会下院(Reichstag)却几乎产生于普选权,因此它的批评是 公正的与坚决的。加之,在德国北部还有若干行政性的自治,这也可以说有 了若干可能的宪政生活的基础。一旦军人势力与专制政体垮台,这种基础 也可以发生作用。

19 世纪奧地利与瑞典的国会制受到严格的限制。奧国皇帝指挥奧匈 联合王国的军事与外交。在若干限度内,他在匈牙利须赖国会大多数的支持,但奥国的国会的召集则以国王的意志为转移。瑞典国王于19 世纪继续 离开党深的立场选择他的阁员,这证明皇帝有相当大的独立的权力。他是 毫无疑问的行政领袖,其行动可以无视他的国务会议的意见。瑞典国会下 院的要求显示出政治意识的增长。到了19 世纪末年,更显示出它决心要使 内阁变成责任内阁。不过,国王的独立的权力根本就不许可有民主政体的 存在。

瑞上于七个罗马教的州企图退出 1815 年建立的瑞士联邦后,在 1848 年 完成了一种全国政府的问架。她不再是一种州的联盟,而成为一个真正的 联邦图象,置有两院制的国会与一个小的行政会议。1848 年二月革命对于该国民主运动曾给予有力的搬动。过去瑞士的民主主要的是一种地方政府问题。公共草地与森林的存在使民主在农村的社团中继续存在。一方面公社仍为地方的控制一种重要单位时,另一方面人民已被邀请参加执行一种全国性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主要的是在两院,但知遇修改宪法,人民仍保留参量后批准的权利。

·个新的国会政府制度算是产生了。这个制度中新奇的一点系由国会选举一个七位偶员组织执行会议(Bundesrath),其任期与立法机关相同。这个制度根本起民主的。立法机关不仅能挑选与监督周贝。而且执行与立法 两个机关都受人民直接投票的控制。执行机关固然悬缺乏力量。但是它亦有一种保险,那就是阉员规定有一定的任期,在国会两院中均有发育与建议修改法案之权。因此瑞士可以说是大部分地调和「行政的效率与民众的控制。

1848 年宪法的弱点乃是分配给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够大,1874 年,这一

弱点获得修正。不过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多又有一种滥用权力的危险。如是 又规定以民众的直接投票来防止这种危险。1874 年以后的趋势将更多的权 利空与联制政府。随之复址权与侧侧权也跻领地被采用

西班牙经过一个长时间骚动与试探的革命后,最后于 1890 年在一种普 洗的君主立宪制之下实现了若干限度的安定。

上面已略提及的革命的社会上义在 19 世紀中对于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影响逐漸增多,而且有改变民主趋势的危险,故我们对此不能不加论列。 19 世纪初,人们对于代议制的信心甚强。选举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目的或至多也不过是防止不公平的一种手段。自大规模的资本工业兴起与阶级意识增强后,投票权不仅是争取政治的而且也是争取经济的与社会的平等的工具。美国已经充分地显示出,十足的民主并非就是经济与社会的绝对平等。 但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为了公共的福利应当顾到劳工的状况、公共卫生与国家的教育。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的目的乃是利用政府的权力彻底地的资社会。

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在大陆比在英国的力量更大。因为英国的激进思想家只愿采取新进的革新计划。革新的社会主义的提倡者乃是一位德国籍犹太人马克思(Karl Marx),他在 1848 年发表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作草拟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t festo)。 马克思对 于政治的民主亦感到兴趣。但主要的只是把它当作生产工具社会化的初步。他认为在未能改善或单位的多济状况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组织基必要的。

社会主义运动之能达到一种国际组织的规模,大部分系得力于马克思。 他是 1864 年建立的国际 劳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的领导者。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 的计划,主要是在争取劳工阶级的经济的解放与完成经济的大团结。另一德国籍犹太人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也是社会主义者。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大部分是一种民族运动。正与马克思的运动相反。日耳曼自 1869 年超即有社会民主党。他的纲领者重在民上的方法,例如普选权、执政民选与民众直接立法权。戴温和的表现说,社会主义到处者重解放个人不受物质忧虑的束缚。为的是使他能发展他的个人的兴趣与天才、这是符合民主理想的。

甚至在托克维尔促使人们注意美国宪法的优点以前,美国已吸引人注

意为一种可适用于大国的共和民主的模型。自移民时代起、爱好自治的情绪在美国已甚强烈。17 世纪中新英伦殖民地在宪政的实施中已经产生了自治的原则。殖民地的状况培养着自治与民主的平等精神、爱好自由大部分是出自这类的状况。美国人反对欧洲权威的传统与独立战争的成功似乎是是出人民的力量超过专制的权力。美国人民的政治与社会的展型不可免地在该新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反映出来。1787 年完成的与两年后批准的宪法、系基于主权在民的原则。行政与立法机关的权力都是直接出自人民的选举,美国选举的频繁是在提醒代表们须服从人民的意旨。各国公民的自由都获得保障,政府不能趋权迫害。

1789 年联邦政府的组织产生了一种新的代议制政体,这便是总统制,它与内阁制有重大的分别。这个政体的特点乃是立法与行政有固定的任期。因为二者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人民聚选的。政府中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的划分系预防行政的专权与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钳制与平衡系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如此宪法本身也受到保障,任何关于宪法的修改必须经过一种最复杂的立法与批评的程序。

这种宪法常被称为刚性的宪法。它计划严格地划分权力,同时又保障 民权。自1639 年廉准狄格的基本约法,北美殖民地即已采用这一型的成文 宪法。另一方面,英国除了1653 年"政治的工具"外,政府的组织虽不时因立 法的条例而加维改,却未曾将政府的组织与权力在一个包罗甚广的文件中 守出。这种英国宪法是柔性的,它是无层次的而且在若干限度内是不具体 的。宪法的实施是不断在改变,国会在法律上有无限的维政宪法的权力。

美国宪法主要的规定这里须略加枪讨。国会为两院制,下院任期两年。 各州议员的人数以人口为比例。参议员依照原有的宪法由各州的议会选 卷,任期六年,但1913年,改由人民选举,每州合组为一个选区。总统虽不是 人民直接选的,事实上却等于人民直接决定的。他立于行政首长的她位,有 官吏的提名与任命权,有向国会的提案权,而且对立法有有限的否决权。另 一方面,他的政府有时还要受到立法的周权,参议员对于任官有回意权,这 种规定便是行政权的一种牵制。内阁阁员只对总统负责。唯一不对他负责 的与不可能置免的官吏为最高法院的大扶官,他们都是任期续身。

宪法规定中最重要--点乃是立法与行政的权力同样受民众投票权的支

配,这可由立法人员与总统任期之短见之。联邦政府,由于钳制与平衡,很 心右难用权力的价险 醛物效应的行政部门不仅受国会的圆绌,而日受各

州的权力的關制、立法范围的限制在若干州中已经逼使人民运用直辖的立

法权。一般地说,因为美国法律手续的麻烦,才养成人民一种法律的头脑。
1791 年采取的十条宪法的格改案,列举了人民的基本权利。1800 年共
和党选举获胜以后,政府的势力虽受牺牲,民权的力量却较过去更为巩固。
1801 年就任总统的杰变逊(Thomas Jefferson)提倡 - 种政策,旨在维持个别例的主权与支持普选权的原则。民主制度大规模的成功运用在欧洲与美洲
发生了電大的影响。南美的拉丁国家决心坚持他们的独立也是受着美国的影响。它们对于西班牙反叛的成功。结果产生了若于宪政的共和国。名义上是基于政治平等的原则,但事实上却基于军事力量。只有乌拉圭、阿根廷的人民人部分是来自欧洲。土人与混血人完全没有政治经验与能力、甚至欧州人民上服从宪法权威的动情。因为这种权威系出自自治的制度。因此拉

不过,西班牙殖民地争取自由的奋斗引起英国与北美的同情。两国都 匆忙她承认了新共和国的独立。1823年门罗总统宣布他的有名的门罗主 义,促请欧洲各国注意欧洲的政治制度与美洲不同,如欧洲列强便欲将欧洲 制度加之于美洲国家,必至危及美洲的和平与安全,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 的,这种官言,在其后若于代中,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

讲步的纸面上的共和国中成为近似一种实际的东西。

在 1820 年与 1850 年之同民主的情绪继涨增高。联邦的宪法在各方面都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对于行政的权力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而行政官与法官仍是任命的,不是选举的。一般人民对于官僚政治的厌恶与不满于联邦制度的无法修改可以在各州的宪法修改中看得出来。选举的官员范围倍增,甚至高级法庭的法官也有选举的,而且任期甚短,选举权亦大为放宽。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的获胜也可以说就是民主政治的获胜。到了 19 世纪的下半期,有许多州并维立了人民直接的与延续的主权。

在殖民的領域中,到了19世纪中叶,民主政治在大不列颠的旧殖民地中 已建立起来。新英伦在17世纪中确已实行了自治的原则。独立战争以前, 北美殖民地的大部分已有选举的立法机构,康涅狄格与罗得岛甚至任命他 .

们自己的行政长官。但是在英帝国·度中断后,这些自由的原则就被一种 集权的政策所代替。到了19世纪的30年代英执政的民权党(Whig Party) 为主张殖民地革新者所说服后,又再度允许在殖民地中实行民主制度。 1839年都尔罕(Durham)调查加拿大的报告的发表,乃是殖民政策一个显著 的转变。英政府之接受该报告,即是宣布英国接受基于完全地方自治的原 则。这次在加拿大实验的成功使英国在其他较大的温带殖民地中也采用同 经原则。

19 世纪的末期国会制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获得进展。甚至在巴尔干诸国中也发展出一种初步的民主政体。不过当时流行的国会政府的形态不是基于保留的民主原则。民主的发展乃是由于在许多国家中君主或寡头政体的失败。在英、法、美诸国以外,存在着很少真正爱好民主的热忱,而且也没有国会生活的传统。接受民主制度的愈思,就是承认内网也许在下额制。因为官僚的传统地许是很强的,在许多国家中国生的力量足使他能维持在国会中失去信任的内阁。在荷兰、瑞典与西班牙虽采用责任内阁制,君主对于政府的机构仍把握着实际的控制权。在若干国家中下院的权力受到世发的或指派的上院独立权力的牵制。很少国家实行成年选举权。甚至在较为进步的民族团体中,国会的民主实际上就是中产阶级的乘政。在设有自治我强力的军中,选举很容易成为无意义的举动,而且绝不是民意的忠实的自我表现。政府的压力,经常在西班牙与巴尔干语国中作某,为的是要剥夺人民自我表现的工具。只有在英国、责任内阁制,因为发展的合理,才能调和行政的数率及权力的集中与承认选民保有最后的至高权力。

第十章 近代的直接民主

自 10 世纪初年以迄今日、新的政治的设计不断出现,这类的努力子人民以更充分的表观意志的机会,也可以因此看出代议制还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由于民众的政治教育的进步,许多国家都发生人民直接参与国政的要求,纯粹民主(Pure Democracy)的运动,渊源于法国革命的理论,卢梭曾力陈不直接执行主权的人民不是真正自由的人民。这种思想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无论如何,人民对于若下立法,应保固量后说话的权利,不能由代表的会议做主。这种信念,虽在维也纳会议后欧洲的反动思想抢头的时候,仍是有苦于影响,不过,这些理论的本身仍不足以推动有力的舆论。直到 19 世纪太年、因为国会不治职情的地方观束愈多。才促成直接民主运动的进展。

表面上,近代采用直接民主的方法与占代的直接民主的运用不同,事实 上,近代的直接民主与古代雅典及意大利城邦的民主并无理论或实践的联系。

占代的那些城市共和国有奴役制的存在,公民因为不必服务劳动,才能 有时间参与政治,而终年劳作的奴隶则全无自由。这种民主是基于不平等 与特殊利益。雅典的民众大会只包括身世自由的成年公民。即使如此,它 的人数还是太多,不便为一种研究与讨论的机构。像古代这样组织的会议, 只能在面积很小的农区中的人民过惯了社团活动, 与享受过相当限度的社会与必须的必须才能行组通

奈葵對玄農、節六

瑞士若干州中仍继续召开的人民大会,在有的地方很像雅典的公民大会。瑞士的人民大会系一种初级会议,有讨论权与表决权。它们的职权,虽不及雅典大会的范围之广,但也包括着立法,地方行政的监督,与主要官吏的选举,它们没有保留创制权,除集合民众通过决议外,也没有能进一步诉诸民意的机会。

瑞士人民大会的权力近年来多少受到限制。联邦宪法的制定牵涉到各州宪法的改革,这些改革。一般地说,乃是解释并限制大会的权力。有的地方,建议系由州行政会议起草。在亚邦泽罗与亚色罗敦(Ausserrloden)的公民可以在大会中投票。但不一定能讨论。1928 年前乌里的宪法第六款,规定人民大会的最高立法的权威。有全权修改宪法、通过征税与频给公民权。不过在1928 这一年,这个占老的制度不得已自动地废止了,目前乌里也是受代议制的统治。但制以复决权与创制权。

乌里勉强地放弃直接民主,似乎显出初级会议只能在面积小的地方才能行得遇。瑞士大部分的州中已不再有人民大会的存在。目前尚看不出这个制度是否会消灭,不过从格拉路斯的情形看来,人民大会如果由一位有技能的执政领导,也可以用进步的精神处理近代工业社会的问题。这一州的人口虽然远超过乌里,人民大会却继续顺利地执行任务。瑞士的经验,显示地方与政党的分歧造成最严重的困难。初级会议的成功大部分要靠他们的领袖的品格与才能。因为自治只能实行于人口较少的区域中,在一个联都的国家、纯粹的民生是否可行,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近代还有凭借初级会议为统治机构的例子。南非方面的奥兰治自由邦、德兰十瓦(Transvaal)及纳塔尔(Natal)三郡均规定主权系属于市民大会。每一市民都在这个会议中有发言与投票权、每一执政的权力都出自直接的民选。代表会议虽然存在。但在民众未表示赞成以前,很少有执行法律之事。不过,由于人口的分散,直接的民选迅速成为不切实际。1860年以后,南非尚存的两个共和国中,主权虽不在理论上而而在事实上属于人民的代表会议,只有在选举总统,总司令与立法人员方面人民还继续执行他们的最高权力。

在较大的柱团中,直接的民主运动,虽然是渊源于对代表会议的不调,却无意要废除代议制。19世纪初,民主运动系由于人民怨恨长久的压迫。这种压迫总是来自君主与贵族的政府。英国的示范已显出固会制可以保障民权。因此,立法与监督行政的责任就放在由人民选出的议会身上。日子 天美,效果基佳,行于欧洲大陆则不甚成功。欧洲人陆的国家中,多半有少数民族的存在,相互摩擦,在国会常发生激烈的宗教与种族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议员只着重推翻内阁,不在制定良好的法律。法国政党太多,内阁起伏频繁,几无法执行一种长期的政策。另一方面,德国的国会又无力保障民权。即在有长久传统的民主国家中,人民亦有不满意的情绪。除了北卡罗来纳州外,类国的州长均有对立法的否决权,这就是证明,一般人认为对于不负责的立法机构取加以相当的束缚。民选的议会的魔败与其独立性已成为人民不满的主要顺因。类国反自治领的上院的组织与性质虽和下院不同。而至今他他在在,也是那么唯由于它能的事会到下降。

以上所述对于议会的积怨就产生了各种纠正的建议。一方面要求增加 行政方面的权力, 报至主张将主权交与一个统治者,这种运动系由于重视 知识与经验及希望稳定与安全。这种情绪以德国与意大利疑强, 因为在这 两国中, 议会系受无专长的人上与煽动家所控制。另一方面的建议, 系假定 纠正的方法在增强而不在减少民主,由于这种建议的推动才有各种直接立 法方式的提出, 为的导种人民能自接行使他们的主权。

扩大民主的趋勢在政治哲学中也获得支持。选举制度在19世纪末年受 到苛刻的解剖与批评。当时指出在地方选区中选举代表。不能认为是选民 对于国家的大致方针表示了意见,因为候选人的人格问题大有湮没政治问 题的趋势,而且我们也可以捐出。选举的结果乃是决定于少敷选民的行动。 加之,在两次普选之间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舆论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还 有,如果法律的制定系出自人民、他们一定愿意服从法律,因为人民本身的 确了解何种法律是对他们有利的。甚至很谨慎的立法机关亦难免有时情解 舆论,所以人民必须防范这种错解继续发生。最后,在许多国家中,还有一 种感觉认为立法机关系为阶级与人工商业的利益服务。因此。每一个人对 于每一件提案都应当有表示意见的机会,甚至应当提出他自己的建议。 复决乃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可以请选民对于立法 机关已经通过的法案表示意见。19世纪初,瑞士联郡的各州在议会的代表 们,因为对于若干提案没有得到各州的指示,惯于将该提案先交由州政府考 虑,这近似一种复决。1803年后,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复次,开始将任何宪法 的修改交由民众表决。目前的复决权已经成了牵制议会的一种主要的方 法,现在此法的实行已不限于宪法的修改,而实几乎成为立法的另一种方 法。如果将复决权与创制权联合使用,由人民直接起荜法案,再交由民众表 净,这个则难避有容全代龄议会制度的趋势。

前面业已提到,这些制度先行之于瑞士,1802 年它已行使过宪法的复 决。1832 年圣高尔州(St. Garis)已俱导于制定普通法律时采用复决权。最 初人们称复决为否决(Veto),复决对于一般法律的使用,系始于一个公社(Commune)反对 个州行政会议颁布的一种法案。1845 年瓦德州采取八个更重要的直接民主的步骤,是年该州同时实施复决权与创制权。因为宪法的修改须受强迫的复决,一千公民在人民的面前,不仅能提出将州行政会议已接受的议案重新表决,而且可以提出将他们自己草拟的议案项目表决。其他诸州不久都追随瓦德州的领导,弗里堡为最后的一个州,于1920 年采议 复使法制。所有代议制统治的各州目前都采取是项立法的方法,至于立法的创制权在瑞士已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制度。

用此方法,就联邦全部说,究能行使到什么限度呢? 1844 年联邦宪法,规定各州宪法的修改必须交由民众投票表决。1874 年规定立法的复决权,只要有一万人签名就有权要来帮法律与非紧急的决议案应付人民表决。就联邦政府说,创制权是不存在的,但人民可以要求修改宪法,其方式系将具体的修正案交由人民表决。这些女排已经有人批评不够彻底。当时并无一般的规定颈将所有制定的法律交由人民表决,复决权的形式流对、采任意的方式,这是由于人们认为采取复决的行动就牵涉到时间与金钱的消耗,有时且牵涉到大规模的消耗。人民对某一提案的挑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宜作硬件的规定。加之,以决议的方式通过一种提案并宣布其为紧急的决议,联邦政府亦可以逃避复决权的使用。这类的事实使人批评联邦政府不知气被联政府形式,因为复决在各州是强迫的。联邦的安排,一部分也是由于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举行民众投票要引起更多的耗费与不便。盖以销

为·联邦,各州的主权,在适当的限度内,系获有宪法的保障。强迫的复决权的存储,也许确条从不易维持该项主权

民众直接的立法,在实施上结果如何,不易作一结论。毫无问题的,这个制度最能增进民众的政治教育,同时,它并不像我们预料的会减少国会工作的重要性。瑞士的联邦国会通过的法律遭复决所否决的成分甚小。不过,这个制度却强迫国会在重大的问题上要开导民众,并且于准备立法时要递慎从事。被复决所否决的法律虽为数无多。但亦可以证明国会实曾错解舆情,后来的事实又常证明复决所得的决议是正确的。 复决权的使用既没有阻挠设法的意义,另一方面创制权的实施。也不像若干人预料的将带来有害的结果。瑞士有许多州根本就很少用到复决权。一般地说,人民显然是谁情见事。前计常的根塞侧从来自州行政会议。

同时,瑞士的直接民主,也并未完全达成调和行政的效率与主权在民的 目标。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决不是针对着某一提案的好坏。而是予人民 以表示对政府不满意的机会。有的州中,政府因人民否及增税感到严重的 困难。事实上,创制权也没有数励粗制滥造的力案,但它的实施却跃过了议 会中一个有价值的辩论与批评的阶段。抛开一切流弊不读,民众投票究是 民意表现的一个可靠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行使反可以避免政府与人民间尖 份的冲突,因此,应把它当作一种争取稳定与社会和平的工具。

瑞士的制度在欧洲其他国家中实行起来,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却不 无疑问。瑞士人民的谨慎及其长久的自治经验,使其在创制与复决方面都 获得成效。其他的国家只是偶尔用到民众投票,要实行此种制度即不免要 发生极大的困难。加之,瑞士的经验与社会的状况亦利于实行该项制度。 自由的产业所有权在瑞士几是普遍存在的。瑞士的工业虽在发展中,但有 若干州还完全是农业区。一般地说,瑞士的人民实享有很大限度的社会平 等。

美国亦如瑞士,最初的复决亦只是用之于各州宪法的修改。马萨诸塞州于 1800 年提出的 :点宪法的修改,都是交由人民批准后再付诸实施。至于某一特定的宪法修改案之交付复决,则始于 1818 年。目前在宪法修改方面,各州几已普遍地行使复决权。

至于在普遍的立法方面使用否决权,乃是一种很近的事。美国有若干

州于一再試行改革代议制以后,才冒险试用人民的直接控制来代轉代议的民主。州立法机关的不忠实与浪费,为直接民主运动主要的原因。特别是人民觉得州立法机关太过于偏重特殊利益。 俄勒冈(Oregon)的人民对于州立法机关的痛恨,主要的系由于它未能制定控制大企业的立法。 南达科他(South Dakota)州于1898 年允许经若于人民参字请求后,任何非繁急的法律须交付人民表决,该州同时又提出创制权。1898 年以后,这类的办法已广泛地展开,不过主要的还是在而部与两向部新成立的各州中,至于东部各州,只有俄亥俄(Ohio)、密歇根(Michigan)、马里兰(Maryland)、缅因(Maine)与乌萨诸塞诸州有直接立法的规定,还有26个州是完全采用代议制的

会英町交籍。提

我们很难否认直接的民主在美国的实施一如瑞士的顺利与成功,不过 我们还领记着美国实施直接民主的时间还短。 假勘冈直到1904 年才实施行 使创制权。统计数字指示创制的使用远比复决的次数多,约有一半以上交 付民众表决的提案都遭否决了,在不少的次数中只有小部分公民参加。 很 显然的,若在一个规期中提出许多议案交人民表决,人民一定因不胜其烦表 示冷液,许多议案的通过系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而且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公民参加。 这很难说是大多数的意旨。事实上,西部诸州投票的结果,大半 是重曲了公民真正的见解。 在代议的制度下,少数人的利益倒还得到若干 保障 宪法上到现在还没有制止民众投票的越权的规定。

直接的民主虽然免不了有若干流弊,但一般地说,这个制度并未被滥用,就积极方面说,人民在阻遏立法机关的腐败与错误方面发生了效力,就消极方面说,人民先来把它当作社会革命的工具。因此,引用创制与复决的州与时俱增,我们可以相信,直接的民众的表决能使立法机关更密切地往愈舆情,同时又可以保证与民意相比背的法律不会付诸实施。

以上所说,只是关于直接的立法的权利,占代的民主也曾有直接与行政 参与行政与司法的规定。雅典即曾用拥答法任命行政与司法官吏。同时并 要求执政官对人民法庭直接负责。近代的民主似乎要朝着同一方向游进。 抽签任官法虽不复存在、但确士有若下州直到19世纪中叶。仍维持着民选的 方法、不过民选官史的范围却扩大了。瑞士诸州中许多官吏与司法官也是 选举的。日内瓦方面其至高等法官的任命也操在人民的手里。另一方面, 瑞士联邦法庭的法官系由联邦会议选出。美国的州长也是民选,州法官亦 由选举产生。唯通常任期甚短。至少戴司法说,这个制度有其严重的缺点, 瑞士因此发生过激烈的政党的冲突,在美国也是一种耗费的制度,因之州法 醉的自誉是一般的任务。

19 世纪中叶以后,瑞士与美国均已建立民众对于官吏与行政会议的控制,瑞士有的州中规定政府人员在任期未满前可以由民众投票罢免,远在1852 年,在沙夫豪族(Schaffhausen)与阿尔高(Aargau)两州,即曾规定经某一定公民人数的提议得投票表决是否要罢免州行政会。此法虽亦为他州采取,但很少用过,因为瑞士人民是很保守的与清醒的,除了有追切的理由外,不移島解除有经验的官守的服务,数令行政方面发生不良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若干州中却很广泛地行使罢免权。这种方法在美国等于一种特殊的选举,它规定须有一定数目的公民,才能决定某一官吏在任期未满前是否应受到罢免。美国只着眼对付一个官吏,瑞士的着眼重要的在对付一个团体。这种办法几乎等于规定人民的代表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一定要有任期,任期的长短要以他是否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旨为转移。这种办法的推避外恶民主。

美国的異免制度始于落杉矶(Los Angeles),1902 年该市的宪章中即有 是項規定。機勒冈于1908 年始用该项方法对付州的官吏。其后 12 年间有 10 个州起而仿效。在7 个州中,这个制度规定适用于司法官与行政官,不过 尚没有高等法官被罢免发生。这是一种耗费很大的制度,而且舆论也不赞 成用它压迫法庭,但在实际的运用方面,罢免制并未证明危及自由与良好政 府。虽然,在罢免的运动中,有时难免缔杂私人的仇恨,究竟它的流弊远不 但粗象之多。但若把它当作弹劾的代替品,事实上却证明为一种迅速而有 效的办法。这个制度最大的流弊乃是它有削弱行政权力的危险。尤其是在 舆论器品之时为然。另一方面行政权即受人民的控制人民对行政厌恶的 情绪就可以减少。权力集于有能力者的手中,只要他们能继续对民意负责, 也不妨延长他们的任期。科罗拉多(Colorado)曾企图用民众的投票推翻可 法的判决。但最高法院于1921年官布此行为为违反宪法。

澳大利亚也偶然运用直接立法的权力。在澳大利亚要修改联邦的宪法,必须得到大多数人民投票通过。关于普通的立法如第一次大战期中制

定兵役条例,澳大利亚国会就毫不犹豫地将该项条例交由人民表决。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每三年就举行一次国会的选举以及实行责任内阁制,创制与复决存满大利亚的需要,与其他国会议员任期较长与行政大部分不受立法 束縛的国家不同。新西兰亦与澳大利亚相似,只有关于禁酒问题才用到复决。加拿大的复决权已广泛地行使于地方政府,英国由于国会的声望甚高与政党政治的比较纯洁,所以不太查班直接的民土。

另,方面,20世纪的新宪法大部分都倾向于卢梭的直接民权的原则,这个理论系主张人民有不时执行立法的权利。至于修改宪法之需要已众投票表决,则几乎获得普遍的同意。 甚至欧洲大陆最保守的国家,也不得不相信复决权可以阻挠大部分公民所不愿意的法律的制定。因此,在爱沙尼亚(Esonia)一切宪法的修改都须举行复决;在奥地利与拉股维亚(Latvia)只有作重要的修改时才举行复决。普通立法的复决在大部分宪法中都有规定,惟出诸任意的方式。但在实践方面,它们与瑞士及美国有重大不同之处;在公民未批准前延迟某种法律不得行使,其权有时系操诸总统的手中,德国魏玛宪统第七十:条便有这种规定。另一种比较普通的规定。乃是经国会中某一固定的少数(通常为:分之一)的问意、某一法律、任本获民众和推广,不得实行、捷克的宪法基准人、着服在保障政府而非保障国会中不受大多数的权力压迫的少数。故规定在国令拒绝政府基种提家时才行使复决。

有许多宪法规定创制得同样地适用于宪法及普通立法。拉脱维亚与爱 沙尼亚的宪法规定人数到某种定额的公民起草的建议必须交由立法机关表 读。如该建议被修改或被否决。必须交由人民作最后的决定。复决权在继 国民用过一次,那便是关于收没罪享索伦(Hohenzollern) E朝与其他统治的 费族阶级的产业。捷克根本未使用过民众投票。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则常 用创制权。这几个第一次大战后新成立的国家的直接民主的实施。假使不 受挫折,到今日定有长尾的进步。不幸,它们都是产生不久就相继被摧毁。 这对于民主乃是严重的相失。

上述民众直接参政的方法乃是实行民主理论最重要的步骤。全部采用 直接民主便是要放弃国会制,国会至多也只能担负准备立法的任务。国家 的最高权力一定要属于大多数民众。凡此种种概念乃是直接民主的基础, 这些概念都是渊源于城市或乡村的社团中,但是这些原则用之于都小的政 食英計文廳、第二

治单位,与用之于人口众多的大国有很大的区别,用之于民族复杂的区域与 用之于民族单纯的地方亦有不同。在瑞士及美国各州中,直接民主的实施 都获得相当的成就,但在中央集权的大国,民族,宗教与然济郡是四分五裂, 行使直接民主即不免引起困难,私费与冒险。在这些大国中,解决政治的问 题,最后也许还要赖代议制的改良与政治教育的推广。人民对于政治必须 失有一种责任心才能对政治感兴趣。在大国中,事实上直接与间接两种民 丰棚度可以同时并用。

第十一章 民主的新方向

以上诸章所述民主制度的发展,不论其为直接或间接民主,始终没有超越政治的范畴,选举、创制、复决和罢免都是人民用作控制政府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几种方法。就这类的作用讲,它们在若干国家中,尤其是人口与面积均较小的国家,已发生了良好的效力。但是,社会是在变化不已的,时代是前进的,制度也必须要与社会和时代相配合。一般人民最关切的是个人的生活,在旧的社会组织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与个人生活未受到威胁以前,人民但以能运用政治民主为满足。美国自13世纪初年至19世纪30年代,曾一再发生人民争取权利的运动。但所争取的始终不离个人的自由与财产的保障两大项目。美国自19世纪初的民主运动,亦大体不外以它的宪法上《公民权利》各款所裁为标准。但是18世纪末期,英国首先产生了工业革命。它在物质生活方面造成了空前的激动,在社会方面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因而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由于工业革命,预数首先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无产阶级。工厂生活独特的情况促成劳动大众中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与联系。同时,他们在工厂中 尝到的痛苦滋味也引起他们的共愤与共鸣。当时工人虽尚无力量对资方表 示反抗,然到处已有小规模的工人团体的组织。英国政府为预防工人对资 方发动有组织的反抗, 傳制定《结社条例》(Combination Act)以示限制, 但这种阻遏的方法的结果, 徒骤使他们从经济的反抗走上政治反抗的途径。他们的运动迅速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持。 在思想方面, 边沁与穆勒父子, 因塞于劳工的痛苦, 均力侃革新运动。 边沁的目的在为最大多数人争取最大的幸福。他死于英国开始革新的一年(1832), 其后穆勒父子继承依钵, 线旁为芳 群众争取幸福与自由。 在政治方面, 最善春称的, 国公中有罗家助爵(Lord John Russell), 内阁中先后有皮特(Pttt), 迪斯雷利(Disrael) 及格 秦斯酸((Gladstone)诸首相均力 卡车新运动。 英国在 19 世纪初首先废除奴隶贸易。自 19 世纪初 30 年代到 80 年代 五十余年中, 除国会的席次经一再调整外, 城市的工人与乡村的农民大部分都获得选举权。 这类的革新虽受了工业革命极大的影响, 但革新的本质仍是政治性的。 事实上, 19 世纪中工业的规模仍小, 可是工业革命却在加速地进展, 劳资阶级的裂缝目深, 群众要求的范围亦愈广大。 政治民主, 虽仍不失为重要的吸引力, 但已不能逐渐满足人民的愿望。 很显然, 要解除劳动人民的痛苦,只是扩大与保障公民的权利是不够的, 政府必须要婚他们享有社会与经济的利益。

19世纪英国的思想家倡导革新还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故他们所套重的 为个人的权利,可是同时代的大陆思想家却看眼于社团的权利。因此,在大 陆方面,民族主义的力量压倒一种一切以完成为目标的自由运动。1830年 与1848年的革命很是明典指出,提倡个人自由的人士不能联合所有的民众 按同反对政治上的压迫者。在愈大利方面,马志尼的共和理想终敌不过被 地尼亚的王权政治。1849年以后的愈大利的主要团结力量,仍是排外思想 而不是自由主义或共和理想。直到19世纪末,大陆上争取民权的人士仍是 限于少敷阶级和知识分子,至于争取民族的独立则人同此心。黑格尔认为 国家的超越为个人努力的目标,马克思与他具有同样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所 不同的,马氏否认字语与国家的精神的本质,而力倡一种宇宙的唯物观,19

远在19世纪末,英国方面除致力于扩大政治民主的基础外,即已开始注意到社会与经济的利益。以城市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1867年的革新法案,与以乡村农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1884年的法案的通过,实已开辟了一条 法到社会福利的路线。1878年与1901年之间的社会立法,已是出英国民主 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期间的立法规定要减少工作时间,丁厂须有取暖、灯光 与通风的设备,政府对工厂机器施行严格的检查以防发生意外。劳动阶级 的生活因这些立法获得不少的改进。到了20世纪初,英国国内已普遍认识 了安工利益的重要与放任政策的错误

旧目的自由主义提倡一种不受任何束缚的经济的个人主义,雇主与劳 上之间应自由订约,国家不得干涉劳资的关系。这种旧自由主义到了 20 世纪初年就站不住了,继之而起的为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可以代表工人出面干预劳资的关系,提倡与实行此种新自由主义的为当时的自由党。自 1906 年至 1912 年自由党执政期间,通过的若干社会保险的立法实开社会福利的新纪元。根据这些,这法,工人如遇疾病,意外,残废与失业均可获得医药,疗养色线的资助,其基金由雇主、劳工与国家各担负一部分。至于老年人,保险法规定凡超过 70 岁每年收入在 31 镑 10 先令以下,具有 20 年英国的国 鳍非件在基国 12 年以上的,都可以专取国家的茶老金。

英国的土地制度自 19 世纪末即已开始改革,1870 年与 1881 年两次通过的法案,即已限制地上对土地的使用、保障农民的佃权。地主对于佃户从此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土地的租期有保障,佃户不虞再受任意的驱逐。当时农民鼓噪赦烈的为爱尔兰人,他们并不以此类法案为满足,继续要求土地所有权,这又通使保守党内隔于 1891 年提出,种更大相的建议,叫作《土地购置法案》(Land Purchase Act),根据这个法案,农民得问政府借款购买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但须于数十年内分期归还借款的这种办法。等于国家购收土地送给农民,农民不须还本,只须在数十年中每年付给国家若干利息,付到不须再付时,就白赚了一块土地。此种土改一方面既照顾到农民,一方面又补偿了做上,使仅方都将到相当的满足。

英国劳工力量的发展更值得重视。19 世纪初,政府曾经制定过限制劳工组织的条例。到了 1871 年,国会竟通过一种《工会法案》《Trade Union Act),正式地允许了工会存在的权利,工会从此得保有财产而且有权享受法律的保障,这就是说,它从此能以团体代替个人与雇主办理交涉。1875 年,国会修改 1871 年的法案,许工人有和平置 L的权利。这类的法案对于劳工运动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英国工运递从此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 世纪70 年代,英国主要的工会还只看 83 个,到了 1890 年即已增到 490 个,到了

1906年又增到675个。在这短便的30年中,工会的数目增加到8倍以上,

工会与会员人数的增加说明了他们的力量的膨胀,他们逐渐由争取权 利的阶段走上了专配权利的阶段。前一阶段是站在人民团体的立场,后一 险费副须属在当权政党的支援 劳工阶级的力量膨胀,当候值值们相引要 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政权、1906年、英国工人就开始组织政党、完多为工党 英国人的作风—向县从容不泊。广党人上也并不例外、广党成立后并未即 刺杂进 海来工人的冲嘶当时再去料工费,还有"百八十万不圆玉工会的工 A 尚書卓有选举权 但具下云弧法了这一个阶段, 重也没有一个力量服的 或顾奢阳小它前讲,其他告派,也加工者一样,要颠到英工的利益。1918年 与1928 年两水苗新注案, 给予所有的成年里专以洗举权, 未有洗举权的下 人,当然因此也获得全部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工资本身,自欧战结束后 1924年1月丁党在麦克唐纳(Ranaev Macdonald)领导之下,資能輸自由党 的合作。第一次都组内阁。惟以不能实行下贵所标构的政策。成立未久。即告 解体 1929 年 「骨頂度香砂、复以不能推行下骨砂管而造成下骨的分裂。次 年重告解组。1939 年丁貴因战争关系与保守党组联合内阁。但德国甫收·工 費不待战争结束, 即退出内閣, 要求举行善洗。1945年, 工党第三度组图。 由于工党的兴起, 英国历史悠久的自由党, 因为右不过保守党, 左不过工党, 漆逐新趋于消灭,英国从此又回到两党制的局面。

英国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不仅工党有此标榜,即保守党亦有此标心,这 也可以说是人民的要求,不过两党车推行的方法上却有相当的出人。惟实 行社会福利政策至少应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社会安定;第二,经济宽 裕。但是这两个条件英国都不具备,40年中英国卷入了两次大战,战前的紧 张局势与战后的恢复,连同战争在内就耗去了至少有20年的工夫,在这种不 安定的局面下当然不易实行福利政策。其次由于战争的关系,英国的经济 穿况,自第一次大战后,即未曾充裕过,福利计划的推行,动辄需要巨款,在 该种民容财尽的状况下,自然不易迅速地前进。

上述的困难是可以说明,工党何以 ·再上台均因不能推行政策而迅速 下台。不过,一般地说,自第一次大战以来,英国仍在困难的情形下,逐渐推 广社会福利的范围。1911年的社会保险法案,因为不能应付新的需要,竟在战争正紧的1916年中受到修改。20世纪的20年代失业教济,已推广到包括"一切真正才见工作的人员",不问其有无其他收入。1930年失业教济的颁发 脾度扩大 英国竟一部分因此发生,1931年的经济危机。该项危机发生以后,麦克斯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得已暂时决定对于一切开支均减少十分之。此项折扣曾引起舆论的反对,群起对于失业者加以援助,并要求恢复版状,1934年政府又制定一种失业法案,除修正原有的保险计划外,另设一失业教助部负责救助所有身强力壮的穷人。但这个计划实行未久,欧局又因德国的侵略突告紧张,未几第二次大战爆发,又影响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推行。但实际上,政府从未忽略该项计划。自1939年联合内阁的开始到1945年工党单独组阁期间,英国的立法仍然指向社会福内进一目标。工党组阁后,虽在限难情形下,仍努力实行它既定的目标。下面我们要分析,工党乘两如国在原有社会保险法案的查阅外不采取了什么措施。

第 -,我们应注意的为国民健康的计划。联合政府时代卫生部长贝万 (A. Bevan)即已提出了全国健康的保险与 -种国家供应医疗设备的计划。健康计划包括两个主要部分,那便是疾病的商助与疗治。到了 1948 年 7 月 此項计划才获实行。原来每周藏付保险费的计划此时推广到全国。病人除了其他享受外,可以自由选择医生,享受免费治疗,并得凭医生的药方领取免费的医药,服疾与牙疾亦得免费治疗。医生仍可自设验所,并无加入此项公医计划的义务,病人在医院期间所受的「资损失由国家补偿。妇女生产时,政府须下以各种便利与照顾。男子年到 65、女子年到 60 均可从政府领取卷金。结婚的男人每周得领取 42 先令,单身男女师周各 26 先令。

预防疾病减少了许多流行的疫症,也就是改善了一般的健康、治疗免费使得许多无线就医的人均依有治疗的机会,减少了不必要的死亡。另一方面,在尚未有此种健康计划的较落后国家中,每年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无线就医,更不知有多少人死于流行的疫症。英国这个计划,这现在止,恐怕;不是世界上最进步的计划。

其次,关于教育,英国在1902年即已通过一种《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规定在全国新设立若干中等学校,使许多有天资而父母无钱资助人学 的子女,可以粮绝方教育机关的协助免费人校。1918年又通过一种教育法 案,較1902年法案更为彻底,情因国家财政困难,未能即刻实行。英國政府 为研究教育方案,曾成立"哈多委员会"(Hadow Committee),该会曾于1926 年提出一个报告,主张在公共教育方面实施重大改革,此法案对于11岁以下 的儿童关系最大。报告中的建议亦因需要的经费太大,真到1944年联合政 府制定新教育法案时才被采用,这是英国有史以来一种包括各级公共教育 的计划

由于这个新法案的通过,英国原有的教育局升格为教育部,该部当即着手根据新法案研究实施的计划,结果提出的方案是将自幼稚园至大学的教育分成三个阶段 初级教育、中级教育与高等教育。国家应迅速设法使几意被书到15岁或精迟到16岁为止。地方教育当局应该负责替11岁以下的儿童权定公共的课程,到了中级学校后,儿童应就性之所近,就国家所设各种中等学校中任择。种。中等学校毕业后,学生可人各州应负责设立的专科学校以部分时间读书,部分时间工作,但每年上课时间不得少于330小时。除不肯依照教育法令就学的学生外,其余各级学生均享受免费的符遇。此项法案到实施完成时,英国将不仅没有一个文盲,而且没有一个未受专科教育的国民。

最后,工党所考虑的为如何辅助就业,这一个动机使它想到实施国营政策。但是在表面上,工党并未提出这种理由,它只称国营可以医治产业方面的缺乏效率与不公平,这虽然部分是事实,却仍是国营政策的借口。实际上,工党领袖们认为政府偷能把握金融,运输,煤矿、电气与钢铁各种企业,便是把握了就业问题的锁钥。保守党甚至要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但却不赞成采用国营的手段,保守党也不十分问意工党致力于造成无阶级的社会,但并不反对工党大部分的福利政策。总而言之,工党与保守党的区别在手段方面的多,在目的方面的少。

工党与保守党致力的目标倘能完全实现,就可以使人民失去基本的颠康,同时也使人民走上社会与经济平等的大道,这是否算是予人民以社会与经济利益呢?

美国的政治民主系溯源于英国的传统,但美国自殖民地时代起,她的社会,即与英国不同,没有贵族与平民的区别;殖民地社会中有两种强烈的意识,那便是平等与自由。我们若追溯美国各州的宪政运动,就可以发现美国

在民主方面常是站在时代的前端。美国联邦宪法的修改原为极困难之事, 但美国人民强烈的民主意识,仍能使这部刚性的宪法经过繁难程序的修改 追上时代。为恐一个总统连任太久,变成独裁,美国尚于最近期间通过一条 限制总统连任的宪法修改案。惟此乃属于政治民主的范围,不在本章讨论 之别,这里所要提出的已经参词是上的新方向

远在 19 世紀的 20 年代末与 30 年代初,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 即已着眼于一般人民的公民权利以外的利益。他痛恨集中的财富的力量,为了要打击这种力量,他想到要扩大政府的权力,并利用该项权利使美国社会又回到原始的大真。但借结果他未能摧毁集中的财富的力量,却扩大了路路的权力

19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是政治和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我们不能否认,生产制度的不同使他们发生强烈的利害冲突,但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黑奴制度的存在与此次战争实有重大的关系。北方的清教徒以酷爱平等与自由著称,根本反对奴隶制度,同时。 般的舆论也同情黑奴的处境。《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这部小说实际上确能代表一般人对于黑奴制度的反应。就这种意义说,虽是两个区域利害的冲突,同时也含有替一部分受压迫的人类争取平等与自由的意义。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与十五条修正案,虽未能使黑奴在实际上获得平等的地位。但在理论上,他们却由物变成了人,法律上承认他们有独立的人格,这是一种新大的社会地位的概念。

类国内战以后,全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阶段,不凝瞒,由负债的 国家变成做权的国家,由人超的地位变成出超的地位,由二等工业国家变成 超等工业国家。在它的工业迅速的发展中,虽然它的政济民土也随着发展。 但国内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却日益显著。财富集中的程度日深,一般人 的生活就越鲜,贫富愈不平衡,社会的下层就愈不满。这是经济的放任政策 的结果,开朗的政府对此向有到正的必要。

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乃是现代的政治家,他第一个看出 社会充满着不负责任的精神,认为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政策以纠正此种不平 衡的现状。1912 年老罗斯福与威尔逊竟选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口号为新民 族主义(New Nationalism),威尔逊的口号为新自由(New Freedom),双方均 言之成理, 时姜属的激进分子儿不知勤县勤非

克罗利(Herbert Croly)与里普曼(Walter Lippmann)等共同拟出了老罗斯福竞选的宣传纲要。新民族主义乃是一种有限度的集体主义的理论。罗斯福称该项主义所提倡的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化。他说,社会主义者认为托拉斯为资本制度的历史中不可免的过程。这种说法确是对的。他认为解决财富集中的问题。唯一的方法为扩大政府的力量。改革大企业为一种公共福利的力量。我们且不管大企业是否可以变成公共福利的力量(事实上美国今日的大企业已走上这个方向),但不能不承认 40 年前老罗斯福已经探切他套脚干政分民主以外社会与经济的利益。

威尔逊的新自由就是意味着社会自由。因为他提倡社会自由。所以他与 老罗斯福不同、坚决地反对托拉斯。他根本否认托拉斯为不可免的与适宜 的组织、协助威尔逊竟选量得力的人物为布兰德斯(Louis D. Brandais) 与 拉植勒(Robert, M. LaFalette)。布兰德斯称、大组织乃是一种罪恶、解决的 方法为采取无情的手段打破这种大规模的联合。威尔逊因相信政府采受大 企业的操纵。不主张扩大政府的职权。他宁主张在经济方面由托拉斯回到 自由竞争。他的理想是对的,但极难实现于美国的社会。其后 1917 年,美国 介人版说、终于不能取消逐渐不慢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t Act)。

美国的经济到了1929年发生了空前的危机,促成共和党的倒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于1932年就任总统。他为挽救当时的危机,曾邀请全国的专家与学者商讨方案,结果决定实施新政。新政之中既包括着老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又包括者威尔逊的新自由。他的"国家复兴扬"(NRA)是根据新民族主义,他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TNEO)乃是票据于新自由。

新政的影响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化,个人主义的力量急速地下降,而国家的控制力则与口俱增。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这一次危机,已经证明了政治民主不可能为万应灵药。只是少数人饱食暖衣,而令其余的人都在饥饿线上护礼,绝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新政的全部方案,就在照顾到每一阶层的生活,它绝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及美国民主的一个大跨步,很显然的,它最勤者社会与经济平等的目标迅速前进。

新政包括的范围计有金融、上商管理、税收、水利、农业、劳工、社会保险

与政治立法诸大端。罗斯福就任后,旋即下令关闭所有银行,其后凡重新者业的银行,都须遵守政府更严格的监督与存款保障的规定。新政击破了少数操纵电气事业的公司,增加了富有阶级的所得税,兴办了田纳西水利工程及若干西郡较小的水电工程。凡此一切措置,一方面挽数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改善了全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新的遗产税与所得税率实行之后,消灭了大部分财富集中的流弊,走上了均富的大道。目前无论有多少财产的资本家,只要一死,他的财产一大部分就被政府拿去了,几代传下去。任何一个大资本家的资产都要逐渐地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至于所得税,累进的税率尤骇人所闻,最多者可以抽到90%左右。在这种制度下今后很不易用产生拥有巨额财产的大资本家。新政在农业、劳工与社会保险几方面尤有服务的成佛、贫当分述如下。

就农业方面说,新政的目的在改善农民的牛活。为防谷贱伤农,政府就以津贴与农民,使其减少某--种或者干种农产量,俾产物能恢复战前的价格,为减少农民流通资金的困难,政府以最往惠的条件贷款与佃农及半佃农。为恐上壤日久变瘠,影响农产的收获,政府以现金津贴农民使其保留一部分土地专种保养土壤的作物。政府并以资金助农民购买田地,使耕者得有其田。农业在这种安排下,收成日有增加,到了1939年,农产的收入与1932年相较已增到百分之百。到了1940年,平均每一农民都领到了百元以上的政府津贴。

就旁工方面说,政府通过若干划时代的法案。1933 年国家复兴法案旨在增加就业的机会,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水准,禁止意工,并保障集体议价的权利。此一法案虽一度被废商法院宣告违宪。但国会致究于1935 年与1938 年另通过两个法案,不仅包括而且改进了复兴法案。根据1935 年的法案,工人成立工会与集体议价的权利获得了充分的保障、资本家不得再压迫工会的任何会员,政府并设立一旁资关系局,负责执行是项法案。根据1938年的法案,工人的"最商并设立一旁资关系局,负责执行是项法案。根据1938年的法案,工人的"最商工作时间与最低的工资标准"获得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工作时间年周不得超过40小时,最低工资每小时不得少于四角。

就社会保险说,政府对于失业、年老与残废人员均有安全的保障。原来 这类的事业都由各州负责,事实上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由各州负责,不易办 理妥善。国会终于1935年通过一批社会保险法案,对于失业的人如何救济, 年老的人, 无力自给的母亲, 及残废的成年及儿童如何照顺, 与公共福利如何改善, 均有精密的规定。 实行这些计划所需的资金, 部分出自资方, 部分出自资方, 我行的权力操于各州, 监督的权力操之联邦政府。 这种计划颁布后, 不久即得到普遍的拥护, 而且在其后数年间条数与范围均有扩充。

美國的新政与英国的福利政策只有细则上的不同,很少有原则上的区别。專实上,它们都是根據政治民上的原则与精神实行一种理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就这些措施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英是已离开了一般人所了解的资本制度的路线。英国的工党公开称它所实行的为社会主义政策,但是国人不少意识社会上义这个经验,所以他们守证用另一名训练职他们的政策。

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也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法西斯、纳粹政体都在 力俱社团的自由,压迫个人的自由,倡导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不知公共福利 是一同事,个人自由又是一回事。不能假公共福利之名消灭一切个人的自 由,当然也不能很个人自由之名忽略了公共的福利。这中间应有一定的界 限,凡个人自由为个人精神与物质生活所不可少而不影响公共福利者,自应 尊重和保留。罗斯福所提倡四大自由都是个人所不可少的自由,言论、信仰 与不广感恐惧的自由为精神所必需,不虞贫乏的自由为物质生活所必需,尤此 即不能生存。我的言论和我的信念,尽管与他人不同,只要我不强他人服从 我的言论和信仰,即是与人无损,则我的言论和信仰就不应受到干涉。不虞 恐惧亦是个人应有的自由,一个人在社会中不犯法律,就应当无所恐惧,绝 不应当无事也要受秘密警察的监视,一个人绝不能经常在寝食不安的空气 中度日。不虞贫乏为个人生存所必需,一个人不能经常受饥寒的威胁。希 望免除这种恐惧与威胁乃是个人止当的愿望,于他人感觉的害用另一种术 信来说,完论与信仰的自由乃是尊重个人人格的尊严,不虞恐惧的自由乃是 有来说,完论与信仰的自由乃是事重个人人格的尊严,不虞恐惧的自由乃是

罗斯福逝世后,朴鲁门总统又进一步提出人权法案与第四点计划,这也 都是社会与经济平等的里程碑。人权法案旨在提高国内黑人的地位,使与 门种人趋于平等;第四点计划乃在协助国外帮后区域的人民获得不廣貧乏 的自由。犹如接力赛跑,杜鲁门总统仍是继罗斯福总统朝着一个方向奔驰。

近數十年來,两大西方国家民主的新方向与新措施上面业已扼要地分 析讨了。当然,这两个国家不能代表整个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内民主的一般 趋勢如何,我们也有了解的必要。为求得这种答案,我认为最好是拿联合国 大会通过的《人权公约》作为研究的资料。在目前状况下,各国对于实施与 批准此项公约当然有实际上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否认此一文献却能代表自 由世界的调相

人权的思想由来已久,英国 1215 年的《大宪章》、1679 年的《人身法案》 (Habeas Corpus Act),1689 年的《人权法案》、美国 1776 年的《独立宣言》, 与法国 1789 年的《人权宣言》都是人们到达自由生活与自由社会重要的里程 碑。在农业社会中。旧时所谓之人权乃是看重于公民的权利、很少注意社会 与经济的需要。但是到了 1793 年法国领布的后来人们所称的雅各宾宪法 (Jacobin Constitution)中即已扩大了人权的概念。该宪法宣布:"社会对于 其不幸的人民负有维持生存的任务。如果他们能工作时,社会应给他们以就 业的机会,并保证他们能得到生存必需的酬报。"1915 年以后,许多国家的宪 法中都包括有就业保障、失业保险与贫病的照顾及义务教育这类条文。

但是自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相继兴起以后,人权就遭受到空前的威胁。第二次大战民主国家的主要的目标,便是维护人权。因此,1941年的罗斯福总统对国会的弈文,即宣布以争取四大自由为作战的目标,同年罗、丘官布大两洋宪章,亦提出同样的目标。1942年后,肯尔亦宣音于大战结束后重使人权。因为民主国家的坚持、1942年的华盛顿会议、1943年的变斯科会议,与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均对人权提出相同的保证。敦巴顿的建议还只有一处提到了人权。到了旧金山联合国开第一次成立大会时所通过的宪章,竞有七处提到人权。至于如何增进人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由联合国大会负责,结果交由附属于大会的社会与经济会议负责,社会与经济会议及成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辈、个人权公约。

负责起草公约的人员,态度极为审慎;他们费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先征求 各国专家的意见,然后再集合各国的意见草拟公约。这个公约草案终于在 1948年12月10日经联合大会通过了。公约包括有三十款,自第一数到第 二十一款多属于维持个人自由、人类尊严与一般公民权利的规定,因不是本 章的者重点,始置不论,我们应当注意的乃是第二十二款到二十七款。举 凡关于社会保险,就业的权利与选择、公平的与足以维持尊严的待遇、C会 的组织与保险,依息与整闲的享受,每一个人与足以维持尊严的特遇、它会 婴儿的维护、义务教育的权利及人格与人权教育的着重,社团知识生活的参加,艺术的欣赏与科学进步利益的享受与个人精神及物质利益的保障,均有精密的规定。这个公约可以代表自由社会的理想,证明自由社会已经充分验证服期酬到每二一个人的社会与经验的股利

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承认,晚近民主的新趋势与新措施是在充分地照顾 到人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利益。自由领域中,鉴于联合国大会之通过人权公 约,已经显示出普遍的倾向这种趋势。由于这些利益是用民主的方法获致 的,不是少数人或一个政党武斯决定的或执行的,所以社会上普遍地表示赞 助,每一个人均得到金际的利益,没有发生纷扰,迫实或流而,

第十二章 民主的批判与展望

民主历史的悠久与它的进化性,以上各章已分别叙述过了。在这两千 多年的长程中,它普遭遇过不少的打击和挫折,到了 19 世纪,它得了工业革 命的刺激,迅速间民主之花在各地盛开, 欧美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呼吸到民主 的芬芳。 依照这种情形看来,似乎民主的前途再也不会有严重的艰险,但是 孪实的演变,适与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最近短促的四十年中,人类的自由 又遭遇到危机。

線歐洲自眷法战争后,德国陡然兴起。打破均势,一跃而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领袖,终因其实力过强,野心过大、造成第一次大战。这一次大战的主角为德奥对英法,两个君主专制国家对两个民主国家。 假使德国获胜,则欧洲的民主必受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德国自战争发生后,在各线均获胜利,这才急坏了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民主的美国,通得她第一次抛开门罗主义,加人耽战。美国总统威尔逊于宣战时曾坦白地说明,美国自然的自的为遗派一个民主不受威胁的世界(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威尔逊系一位政治与历史的教授,一个有名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也有人怀疑他的话是门面活,但我却认为他的话实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后来,他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更可以显示他参战的用心。

策,水财地的结果 德国华阶 侧周崩离 俄国安庄革命,几个右侧的国 多同时变蛋 计对于促进民士应当县,个真相 昆士从此应当不多重恶威 胁, 劫....时民主的市泊底唱人云, 医夹去制的德国亦成为共和国。 但县好县 不长,早主国家刚消灭了一种威胁又来了更大的威胁 第二大民主的威胁 产生以后,一般人都看到这是民主危险的差斗,以民主国家的实力,本可干 威胁刚发之时,即将它消灭,无如民主国家既不能同心协力,又不能见义勇 为,反与恶势力企图妥协,至对于德贵和日本,连干涉亦不敢发动、意大利 每欧阿比邢尼亚, 利塞关系素量卡的盖固音触手旁视 德国破坏(月尔塞各 约》、重赦军务、讲丘蒌荫、善并良隔与得凑捷点。法国不的起而抵抗。范围日 与之签订真尼恩协定。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园联不敢制裁,革美惠手无策。 改一准由的民主国家的错误才造成第二次大战。在这一次战争中,德国与 日末的战斗力量均县穴前强大,一个维扫欧洲,一个独霸东亚,假体原个国 家能工作地时有证好的配合, 可能烙破别的其他国家与共产的苏联完会去 带。侗使德日在第二次大战中获胜,民主制度至少又要暂时受到致命的打 击 幸而美国因月太挑衅而加入大战,终格:个穷凶极恶的独裁国家击溃。 早卡国家▽鉄倍为安。

民主制度与強裁制度的比较,优劣之别既然不辩自明,何以民主国家竟在四十年中一再受到強裁的威胁呢? 要答复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不反躬自省,究竟民主制度有无可乘之跛? 没有 种制度实际上是完全理想的,我们对于民主制度稍加检讨,自亦可找出它的若干竭点。关于这一点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此处笔者只能根据个人的了解,略述所见。我所要提供的弱点,有的是属于民主国家的,有的是属于民主制度的。 兹诺先言民主国家的 網点。

一、民主国家的内部有严重矛盾的存在,这是反民主者攻击民主的借口,原来现代的民主从起始就是一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就一个国家对内而言,在政治方面,它反抗专制政体。在智识方面,它反抗教条主义,在商业方面,它反抗束缚条例,在宗教方面,它反抗定于一等,就对外而言,民主又代表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以英国为例来说,她在国内确是水等实现了民主的理想,她对外由普追逐民族自决的目标,19世纪中,它曾协助希腊与蛮大利争取自由,第一次大战后,她又协助欧洲久被压迫的民族获得最

立,即近在肘腋的爱尔兰也获得自主。凡此一切,当然是我们民主自由的人上所应当赞扬的。可是,另一方面,英国在海外还保持着广大的领土,在这些领土内的人民便不能与英国本土及自治领的人民享受同样的自由、幸福与人类的尊严,而且最近非洲各地曾一再发生事变与暴动,其原因为何,我们虽不得面知,但土民对于当地政府的不满,则可断言。这样,一方面建护自由,一方面又限制自由,一方面实行福利政策,一方面又允许天堂与地狱同时存在。这不仅是殖民地人民不满,也给予反对民主者一个攻击的口实, 这种上断定生消化的必要。

一 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木字民士与资本主义其间并无必要 的 5. 名、盖美的民主传统已有攸久的历史。发源远在了业革命之前。 下业苗 命给民主带来冲击的力量,也给民主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英美因为工业首 命的发生都容向民主的目标跃进,它们也因为了业革命都变成了资本主义 国家 民主理论因此遂不免为资本主义者所误解。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 与放任政策,到了工商界的手中便成了致富的自由。边轮的功利主义也为 中产阶级所利用了,他们强调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照顾本身的利益。也 龄不期状而伏他照顾到社会的利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在工业革命的初 期, 尚缺乏对于劳工阶级利益的正确认识, 而且知名之上尚不少轻视工人阶 级,发出不正确的言论。例如,当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管与增加 受教育的机会时,著名的人口论者马尔萨斯认为,增加工资与缩短时间,结 果徒足伸工人多生儿女,人口增加即不免要造成饥馑。至于使工人获受赦 育的机会,当然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皇家学会会长亦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 F.人受教育的结果,只是不满意现状,并且因此而瞧不起他们的上峰。自由 与平等原县民主国家的两大支柱、但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只有少数人享 受食正的自由, 大名数人得不到经济与社会的平等。这也是反对民主者可 以利用的借口,但是这种情况已在迅速的改正中,此点上章已约略指出。

·、民主制度长于处常短于应变。它有一种持续力,但不能抵抗突然的 打击。从过去的记录言,它推翻过封建制度,推翻过大一统的教廷,推翻过 专制政体,推翻过贵族与中产阶级的专政。在它前进的途中,如没有阻碍, 它可以继续向前,如一旦遇到艰险,它就不敢冒险冲进,只好绕道前进。例如说,第一次败战后,威尔逊总统领导的民主国家当然想缔造一个民主世界,可是第一次战后的情况为俄国发生共产革命,影响全面,西默到处发生经济恐慌,长不聊生。德意的困难,实部分由民主国家所造成,意大利的经济恐慌,当时若民主国家能予以及时的协助与教济,重振意政府的权威,则法西斯党绝不能轻易成功。至于德国,民主因家明知其负担无力而向其强家巨额的罚款,明知德民族之不可轻侮而重伤其国家的尊严,造成了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机会。事先民主国家既乏处置德愈的精密计划,及至危险发生,又不敢断然地阻退,这充分地表现出民主制度的本质根本缺乏应变的力量,其细由基为显明。

民主国家的执政人员,与独裁国家不同,对于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随便作决定,他们除了要得民意机关的合作外,还要得到奥论的支持。如果有一件事当局者认为当徽而民众尚认识不清,执政的人还须费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作启迪民众的工作,如此时不及待的事,便不免受此迂回之误。第一次大战后,民主国家人心厌乱,望治心切,故军事于涉实难期其有效。协助德意,顶算必须由各国国会通过,但当时受德国侵略的人民,近痛恨德国人情,要求报复的声凝甚高,协助制成败的敌国,在当时实为奥论所不许可。英法两国,经第一次大战的教训,当然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战争,尤以英国为甚。及至德国的势力再度抬头,英国人民最怕再尝战争的滋味,签订《墓尼黑协定》,就张伯伦说,是奉行民意,因此在他回到伦敦时万人夹道欢呼。事实上,签订《葛尼黑协定》,实促成为第二次大战的爆发,这一点当时丘台、不看得出,我们许多人看得出,未必张伯伦先生看不出,即便看得出,他还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民意要他走这条路,他不能走民意所反对的路线。这种不能应变之责,毛病出在民主制度的本身。

、民主制度的和平与容忍的本质帮助了強裁勢力的成长。民主的特点在能容忍异己与同情他人。容忍的结果是妥协,和平的结果是让步,但求彼此相安,不妨各执所是。強裁国家的作风或根本不同,独裁者定下了一个决策,他必须使用一切手段以实现他的目的。另一方面,我民主国家的作风则,理异于此。例如,沙坠的专制原为英国所不同情,然英国仍能在1907年与具和平地解决了纠纷并成立协约关系,从未暗中计划或公开企图推翻俄国的

政府。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并不为英国所乐赌,但 1917 年 3 月发生革命后,英国的官方报纸,《即刻替俄国共产政权作有利的宣传,而且甚至誉苏联为民主国家。并首先承认苏联以求相安。意德阿国先后发生政变。民主国家国内心反对,但仍希望能以忍让求安定。当然我们不否认民主国家与不同政体的结合或交欢是有利害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利害的结合与交欢之中有很大容忍的存在,容忍的动机是在灾车不相害,是在争取和平。至于独裁政体不仅极左与极右之间不能有任何程度的诚意的修好,而且左右两种独裁从未对民主国家有过任何容忍的表示可以看出。假使独裁者不向民主国家姚蝉,我们可以肯定民主国家是不会先动手的。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实普表示过愿意与独裁者和平共相交,但独裁国家从未对民主国家报以同样的诚意。(嘉尼黑协定)终不能阻止德国的侵略。因此、我们可以说与独裁政体谈和平与妥协,结果终是不免养虎胎患,这也就是危机。再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民主制度似平易而难实行,常易流为形式主义, 它与独裁政体制大 不同的地方在干,前者的权力建筑在全民基础之上,后者的权力则建筑在个 人或一个团体的基础之上。以一个领袖为中心的一个党就可以在一个国家 中实施独裁制度与执行独裁的权力,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表示抗议的 权力、以全民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中、实施民主制度、必须全民也有民主的意 养。这却不是短时期所能做到的事。一般地说, 人民颇不易了解民主意义的 所在,个人对政治与社会的责任,及民主的权力运用,雅典人民与瑞士人民 均是从经常的直接与间接的民主实践中了解了民主的理论与实施。革姜的 民主传统恢复, 人民学习机会 ▽ 多, 故亦有很高的民主要義。 这种概率差因 的民主不是任何暴力或打击所能推翻,人民绝不会因个人生活有困难或国 家面临现婚即动摇对尾主的信念,他们国内也不会出来一个独裁者。但是 这种营养须经讨长时期的重陶才能获得。因此,民主常为人们所谬解,以为 只要人民在一个国内享有政权,就算是民主国家。其实有许多不民主的国 家,在表面上也许人民以洗举权,有民意机关,事实上,政府或利用民众尚无 运用政权的力量,或利用民众的愚昧,而暗中控制一切,使民主只具形式并 无实际的意义。这类形式的民主主义盛行一时,因此许多实际是独裁或事 头政治的国家,外面都挂了民主的招牌。产生这种形式主义的主要的原因

乃是民主意义之真正的了解与民主的优良的素养都非一般人在一个短时期 内质能称数 加何維行真正的民主,这一占还有统于民主人士精心的研究

会英时文集,第六

四、民主制度是一种浪费的制度。自政党的组织、宣传。到个人的意选、都要浪费许多精力、金钱与时间。 英美各大政党均为争取政权浪费了不少人力与物力,尤以美国为最大下邱总统的竞选,决而参众网院议员的竞选,再次而各州议员及市议员的竞选,在美国方面。每次也不和名多少浪费。这一次两党资选总统,美国两党官方的报告其数目字已足惊人,其实官方的报告占实际的浪费中一个微小的部分。因为竞选、组织与宣传实在需要金钱、这里又产生一种流弊,那就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物必须有财政上的支援。如果个人既无资力,更乏团体的支援,任凭你多大才学也不易参与政治活动。事实上,有钱财可资活动的不一定是国家的人才,真正国家的人才,反多不能从事竞选或其他政治活动。这种浪费同时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产物,拿美国说。政党的浪费。虽然使用之一种资本主义的产物,拿大国民。国家的浪费虽不及美国之大,但在各国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数字都不在小数。不仅真正民主国家如此,即只具形式的民主国家、在竞选与组织方面,也都耗了巨额的财力。

拥护民主自由的人上应当了解民主政治有若干不健全的地方。上面所 举几点、只是就笔者个人见解所及,事实上所谓之弱点也不尽是坏处,从另 一个角度者,也许就是好处。 坏的一方面多半是可以纠正的。 民主国家中 内部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在民主国家中产生的流弊,在最近数十年中,已逐渐 确定正过了。

民主制度方面所犯的四点毛病,一、处常而不能应变,二、和平容忍的为害,三、民主索养困难,易流为形式主义,四、民主的浪费,其中一二两点与独裁力量的成长与危机的造成有重大的关系,就此种情形看来,确是弱点,但同时这两点又是民主本族中不可少的因素。应变是独裁者的特长,处常才是民主的优点。只要不放弃民主,任何一因政府都无凉变的权力。至于和平与容忍乃是民主的精义所在,虽然因此吃了亏,但亦不能因为要对付独裁就放弃民主,那就无异于"因噎废食","饮鸩止渴"。 事实上民主国在这一方面的弱点,因鉴于过去的教训,已受到部分的修正。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除洲实行马歇尔计划最济两欧各国,并以比较宽大的政策处置西德。美国

克阿瑟元帥在日本主持的盟军总部对日本的管制也尽量采用宽大的政策, 并以巨额的物资与金钱教济日本人民。因此日本在很短时期中就恢复了生产的力量,日本人民对管制的当局不仅没有报意,而且表示衷心的感歉。麦 绅商日本时,万人空巷地欢送他,这种情形不是可以造作的。这种新措置乃 是一种查准各的应定的方法

过去,还有一种局势是民主国家不能应付的,那便是独裁者常找出民主 国家的弱点加以突袭,使得民主国家措手不及。但是这一次民主国家的领 袖在第二次大战期中就已看到这一个可能性,所以他们建议成立联合国,筹 眼于军事制数侵略。联合国会员国为实行此一规定,须将各本国的军力贡 献出一部分交联合国使用。为配合此种策略,美国国会普通过一议案,政府 在此种情形得先动员兵力,再补请国会通过。这种军事动员对付侵略,不是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而是站在联合国会员国的立场上用联合国 名义制裁侵略。这种应变的权力为过去民主国家所尤而现在却有了。

和平与容忍,对于強裁者说,虽是致祸之由,但它们本身却是民主的优 点。民主国家既有了上面所举的应变的权力,今后遇必要时,就可以权宜从 患,不怕強裁者再来一次突袭,也不怕他们受和平与容忍的鼓励而坐大,因 此和平与容忍还是必须要保持的。在民主国家新的安排之下,強裁者也不 易再利用民主国家基本的优点。

至了民主的形式主义与民主的狼费网点却是民主本身的问题,也不难 纠正。不过这两个都是专门问题,应由学者专家提出新的方案。阐扬民主的 理论与实施。方案中应着重的不是竞选与投票,乃在如何养成民主的风气。 至于安行民主的方法,我们今后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报定不同的方案。某一制度行之于甲国成功,行之于乙国也许失败。面积的大小,人口的 多少,历史与文化的区别,经济,社会、宗教状况的不同,以及人民性格与习 惯均与方案有关。原则上讲,今日的趋势,要实行民主,必须兼顺到社会与 经济的利益。

我们只是谈国内民主还嫌不够,现在由于交通与运输的方便,四海已变成,家、必须国际间也要民主,才能消弭或至少减少阻碍自由世界团结的因家。如何才能实行国际间的民主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答复。第一,在形式上要注重两点:1.国与国间的条约义务与权利应设法使之趋于平等,

尽量实行互惠的原则, 凡甲国在乙国所能享受的, 乙国在甲国亦如之; 2. 甲乙两国如果贫富悬殊, 生活水准相差太大, 甲国高而乙国佐, 甲国应尽量以物变助乙国并协助其发展农业、工业与教育, 提高其生活水准。纵不能将两国的生活水准拉平, 亦当使之接近。少数国家的人民享受太优裕, 而其他国家的蒙人民都在饥馑线上挣扎, 世界是一会得到安定的。 况且工商国家的繁荣 寮、则该项购买力, 如果不助其余回家也获取相当的所依赖的乃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购买力, 如果不助其余回家也获取相当的繁荣 荣、则该项购买力自然随之减少,或甚至完全清逝, 所以即誊本身着想, 资本国家也当协助贫穷的国家。但是协助要注重方式, 所以用一方面, 在精神上, 应采取平等互助的形式, 使接受协助的人衷心感激, 绝不可因强弱与贫富的悬殊, 协助的一方提出了超人的样子, 主人的架子或优越者的姿态, 使另一方面接受了协助, 反过来还保协助的一方。这是强国与弱国间通常犯的毛病, 常常因此而影响到邦交。因此民主国家, 不仅要实行国内民主, 而

民主已经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在这个慢长的期间,它有它的辉煌的日子,也有它的黑暗的时期,它尽管遇到了很多的艰险,总是迂回前进!这可以看出一种顺天应人的思想与制度是不会被恶势力所消灭的。在它的进展途中,它的挫折是暂时的,它的进步是永久的。与民主为敌的恶势力,也许在某一个期间占了上风,但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结果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在最近数十年中,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两次恶势力的威胁。今天的危机也许比过去脸恶得多,但因为民主制度的进步,民主的势力也远在过去之上。但民主自由人士所担心的并不只是这一回台的胜利谁凋,而更重要的,最如何使世界民主政治自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参考书目

Adams, G. B.,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

Aristotle, Politics, Everyman's Library,

Benes E., Democracy Today and Tomorrow, London, 1939.

Boak, A. E.R., History of Rome to A. D. 565, Rev. Ed. 1927.

Bunn, H. F., St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41.

Bury . J. B. , History of Greece , 2nd, Ed. London , 1924.

Catlin, G., A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London, 1950.

Davis A. P., Man's Vast Future, A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51.

Doyle, P.,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1949.

Gierke, O.,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Trans, F. W. Maitland, 1922.

King-Hall, Our Own Times, London, 1938.

Lotus, C. Ls., Modern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Hattersley, A. F., A Short Hi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1939.

respectation and

Hicks, J. D.,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1946.

Muthard, W. M., Democracy in America, Rev. Ed. 1949.

Smith, T. V.,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1941.

Mosely, P. E.,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gress, Foreign Affairs

Quarterly, January, 1953.

Shub. David, Lenin, Chinese Translation, Platitude Press, 1952.

通常的影响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

自 序

早在我写《民主革命论》· B的时候, 就曾有朋友建议我写一本近代革命史。后来我因为考虑到中国· 般读者对两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太浅, 写其写 · 册革命史, 倒不如以民土 E Z 为 · E 题来叙述西方自文 · E 发兴以来的种种社会受迁, 比较更能适合当前文化界的需要, 这便是本书撰写的最初缘起。

老实说。"近代文明的新趋势"是一个大题目, 免我个人这一点浅薄的历史知识, 是根本没有资格动笔的。但是当西方极权主义的洪流已经泛滥至我们祖国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理由可以闭上眼睛, 对西方近代文明不加同问的。 极权 主义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病症, 这病症本和我们无关, 而我们竟不幸先蒙其害, 由此可见, 近代文明已具有世界的性质, 我们既无法拒绝它的挑战, 就得彻底地去了解它, 香春它完将何去何从, 我们又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 暮于这一考虑, 我终于大胆地写成了这本书。

正像拉斯基教授在他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书的序言中所说的: "我希望读者注意,这实在只是'篇论文。在这样的篇幅中,对这'论体,我 所做的是不可能超乎提纲挈要以上的。"我这本书,与其说是"书",倒不如说 是论文 篇较长的论文。在结构方面,我力求系统化,希望人们读后可 以认清近代文明的大脉络。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史实,在取材上我实已精练 到无法再精练的程度,但写成后仍然超出了预定的字数,这实在是不得已的 事。本来还准备写一章关于中国民主的前途问题,以为全书的结束,现在这 一计划只好放弃了。

本书的论点在很多方面是和《民主革命论》一书相通的,前者是纵的叙述,后者馴是鱑的论列。因此,我希望读本书的人同时也能参考那本书。

成书仓促,挂漏在所难免,错误更不会少,谨助读者们能不断地给我指 數和批评!

> 余英时 1953 年 4 月 20 日于香港

第一章 导论

中国有一句成语:"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近代文明的千头 万绪,其复杂的程度远在"一部廿四史"之上:企图在短短的篇幅中把它清理 得头头是道, 族序并於,才真令人体味到"不知从何说起"之苦。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我在本书中所用的"近代文明"一词究竟涵摄着一些什么内容。我不否认,在基本立场上,我是偏袒人文主义的,我坚信历史文化的最大意义乃在于它提高了人的价值。显然,搬开了人,我们复何贯罗历史文化呢?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所看到的近代文明便是近数百年来环绕著"尊重并提高人的价值"这一中心所产生的一切创造。但是这一观点托不能使我无视于那种种与人有种种适而驰的历史逆流,相反,我更要积极地指出近代极权主义的根源,及其危害人类文明的基本综由所在。那人,代太是近代"尊重并提高人的价值"的历史创造呢?在这里,我愿意提出民主主义的大潮流作为近代文明的核心。说民主主义是近代史的主流,似

乎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但是这种说法,出之于政治宣传或洋八股者极多,出之于真知灼见,深入近代史的内层者知寥寥无几。我绝不敢自诩我已经把握住了近代文明的根本精神,不过如果说我在本书实产读。我认为近代民主必须上溯到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是近代。切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的进步方向的开端,尽管这一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并未能收到现实的效果。文艺复兴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接着便是一个局面更伟大,范围更广泛的文化运动。宗教革命。这两大文化运动在当时并未能时间上都是一贯的,它们奠定了近代文化运动的大方向,也开辟了近代政治、经济种种革命的途径。宗教革命本身所牵涉的许多世俗问题便可以证明这一点。继文化运动之后,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平等社会各方面的运动也都一一展开。如果我们从时间上观察,这几方面的运动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所以我们根本无法肯定其间谁是原因,谁是结果,谁是上,谁是客。但它们少几至一颗壮同转触——人文主义,如是事实。

企英时文集。第六

人们过去把民主主义的内涵局限于政治民主,直到最近不有人提倡全面的社会民主,其实这真是一种不了解近代文明的表现。一部近代史自始便是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发展,不过我们通常并不把其他方面冠以民主之名而已。社会原是。"有机整体",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社会。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在经济上却完全违反民主原则,如果有这种不平衡情形发生,社会便一定要动荡不安,结果不是政治民主制维于经济的不民主,便是经济的不民主被政治民主所消灭。极权国家的建立是前者的说明,近代类美民主的新趋势则是后者的注脚。近数十年来很多人认为,类类有政治民主而经济民主,亦被有经济民主而无政治民主,其实这乃是一种割裂社会的整体性的幼稚情谈。

近代民主主义的内在病症发生在经济制度方面,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极端贫富不均,的确使传统民主一度大为失色,于是极权主义乘机崛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动避流。幸而20世纪以来,民主国家已经在调整政治民主与经济不民主的关系上获得有效的成果,传统的民主不仅重获稳定,而且已迈向更高层的经济与社会民主的境界中去了。近代文明已开拓了新的方向,发展了新的趋势,大类能途盈然是无限光明的。

我把近代史始于文艺复兴的理由前面已约略说过了。这里我要说明我对近代史发展本身的一个新的分期法。由于我提出民主主义为近代文明的中心,因此我看出民主在近代有两个藏然不同的阶段。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是第一个阶段。这种分期是以民主主义斗争的对象的变换为标准的:19 世纪中叶以前,民主的对手是专制主义,政治上的国王专制,经济上的封建主专制,文化上的教会专制,和社会上的贵族阶级专制;19 世纪中叶以后极权主义成长起来,自此以后,民主便一有在和极权主义或明或暗地斗争者,但是直到 20 世纪的极权国家出现之后,一般人才开始看清这一点。

认真地说,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 主义已有着很明显的极权倾向,如 果照 19 世纪下半叶那种历史潮流发展下去,大资本家迟早是要联卷万能统 治者的宝座的。墨索里尼的极权便部分地代表了大资本家的利益。就这一 方面说,民主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正可以归之于民主与极权斗争的危 瞭之内。 随着专制主义到极权主义的转变。民主主义本身也起了性质上的变化。如果说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是从相对的多元到绝对的一元的发展,那么民主主义在这两个阶段中的差异也在于,前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是各自孤立与分散的,而后者则统一或谐和的整体,彼此之间有着适当的呼应。社会发展分散而不统一、某一方面发生了毛病便不容易及时补救,这说明了近代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如此地畸形发展。后一阶段的民主主义则完全克服了这一弊端。政治与经济之间已获料了恰到好处的均衡。但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统一乃是精神上的统一。好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在孩童时代他虽已具备了一切机能,却往往不能把它们稍得和消,以容易发生毛病;直到他长大成人,他才能对他身上的一切器官有着灵活而协调的运用。现代的民主主义确已经离开了儿童阶段,而发展得相当成熟了。不过民主主义并不完全和人一样,人是有生有死的,而民主却本没有死亡的一天。它是一种螺旋式的无限发展体,因此,户校才认为完全理相的民主是永远无法法公创的。

了解民主主义在近代史上的两种不同的阶段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将 失去与极权主义斗争的任何信心。

--

自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出世以后,人们开始往意到历史观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历史观是始于马克思,事实上自有历史著作以来便已有着历史观的存在,不过马克思对历史观的特别强调,促起了人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我在本书中所持的历史观是什么呢? 首先,我绝不是一元论的;其次,我更不是定命论的;我无法相信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由于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自然我也无法承认历史发展是遵循者某种既定的公众。历史的因素股多,也极复杂,有主观的、有客观的;人是主观因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客观因素。历史是人的历史,离开了人便无所谓历史与文化,显然在历史发展中人的因素是娶占者最主要的地位;但人并不能任意地决定历史。

因为社会的进化还有其他各种客观因素如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 前两项是属于自然的。后:项则属于社会的。社会虽是人创造的。但既经建立之后,它本身也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了。在这许多因素之中,我们如果只认定一种或数种因素是决定性的。其他则只有附属作用,那么我们便无法见到历史、见到历史的真理。诚然,历史的发展。在上一阶段中编重政治,在下一阶段又编重经济,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把一个阶段的历史扩大而解释历史的全部。其实这一时代的社会变化从政治发端,政治便成了主导图案,除了已知的政策因素,几一时代的文明进步由经济开始,经济便成了主导因素。除了已知的必定百中即福调了这一点。

基于作者本人对于历史观的这种了解,我在本书中便决不强调禁 · 因 素是决定性的,我只忠实地根据历史的真相描绘出近代文明的大轮廓。因 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读者们有真实的贡献,才真正地尽了一个写 历中的人应有的责任。

第二章 新文化的启蒙(上)

模捆本书的分期标准,文艺复兴是欧洲中古史的终结,也是近代史的开始。但就其成为一个"历史的时期"而言,历史家对它的性质、原因以及地理的与年代的范围都没有任何一致的见解。据大多数历史学者的看法,文艺复兴大抵是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化运动,而以意大利半岛为其发源地。

任何一个历史运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文艺复兴当然也不能例外。 文艺复兴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去寻求答案。中 占的欧洲在社会上有两大统治力量:封建制度与教会。表面上,封建制度统 治着世俗的世界,而教会则管辖着精神的世界,但事实上这二者是紧密地结 合在 - 趣的, 世俗权力所犯的毛痫, 教会差不多统统都具备了。这两重力量 在当时构成 - 种绝对的权威。封建制度的具体表现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庄 固制度", 在庄园制度之内, 封建领主是绝对的统治者, 而农奴则是束缚于土 地之上, 殊少自由可言。另一方面呢? 教会乃是文化的绝对统治者, 一切违 反基督教教义的思想或批评教会的言论, 都被认为是"异端", 而要受到严厉 的惩罚。 个人的良知既不受尊重, 个性亦无从获得自由的舒展。 封建的庄 园制度本身, 是具有几乎完全独立的司法与政治权力, 教会也同样有其一口 的特殊权威, 而超乎世俗法律的管辖之外。一言以藏之, 中古时代是二元的 集体主义束缚着个人的自由。文艺复兴在 · 部分的意义上即是对这种专制

会與好文稿, 第六日

但上述这两重力量,只是促成文艺复兴运动的消极的或反面的因素,实则同时还有若干积极的或正面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一运动,那便是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封建制度的切别,欧洲到处都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10世纪后,由于混乱的社会新趋安定,工商业遂随之抢头,而原来被封建战争历的统治之下。10世纪后,由于混乱的社会新趋安定,工商业遂随之抢头,而原来被封建战争所撤毁,市方式,这种活动至12,13世纪而达到了顶点域。这些活动是什么呢?它的价值何在呢?首先,在政治上,它勇敢她发展出一种自治的原则,以抵抗封建制度的侵犯。起初城市居民向封建领主购买"宪章",以获得城市的独立,后来由于此种宪章的保障,城市的自治原则愈益确立。尤其包藏大利与日耳曼的许多城市,最后并发展为自由共和国。其他如英、法的城市,则有意或无意地助长着工权的建立,而终于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工商业的进步与城市的兴起,在封建社会中划了一道深深的视频点,封建的阶级制度的均衡因此打破。中产阶级开始状分人类历史的舞行。扮演者或受破制度的均衡的为重都是要求自由发展的,中占权威的束缚其势已不能不解除。于是一个新的自由文化的运动也数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以上所述的是欧洲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一般状况。但文艺复兴是产生在

育大利半岛上的,因此, 育大利的特殊历史条件也不容我们忽视。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意大利自11世纪商业复兴以来,便一直是东西贸易的转运港,因此奠定了它在欧洲的经济霸权。在此种基础之上,意大利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得特别早,这是经济上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因为财富产生了限暇,使文学艺术等活动更为可能。

意大利在政治上的演进也很特殊。在它的中部与北部。13世纪末叶时, 封建制度便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独立性的城市国家,封建领主受 了财富与政治权力的诱惑。遂转而与商人联合争取城市的独立。最初,意大 利各城邦之中党争甚为激烈。颇妨害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后来开明专制的 制度产年、城市生活始获得安定。这些专制的统治者对文学艺术颇为爱护, 他们不惟以财富给育之。这实是文艺实的另一重要的动力。

意大利城邦的社会与文化演进也是促成文艺复兴的主要因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贵族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融合,其后一切中古的阶级也都汇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意大利城邦中的阶级分野即使还未完全消除。但其差异也不再是以出生、而是以财富与文化程度为根据了。意大利的文化很早就和财富联系了起来,因之,它的文化便具有更多的世俗的成分。同时,意大利的教会不仅丧失了它的权威,而且教会本身也更世俗化了。此外,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许多学者与艺术家避难到意大利半岛,历史家成认为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偶然因素。

四

明白了文艺复兴的历史的与地理的背景与条件,我们可以进而讨论这一运动本身了。

文艺复兴是一个新文化的启蒙运动,虽然伴随着此一运动而来的有 I 商业的进展,资本主义的成长、民族国家的兴起、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等, 但这些都只是次要的,而且有些多少还是受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因此, 在这里我们的研讨便不得不限于文化范畴之内。

文艺复兴并不简单地是占典的文学、艺术的复活,倒是新的学术的创

建;这就是说,它不只包括了"再生",而且还涵摄春"新生"。不过再生与新生实际上乃是一体的两面,而非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一体又是什么呢?简言之,便是"人"的重新发现。前面我们已看到,中古基督教的神学是如何桎梏者个人的创造力,文艺复兴的学者与艺术家便正是要摆脱此种桎梏,而另创造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艺术与学术的世界。人类是历史性的动物,他不能完全与以往的历史传统隔绝,因此,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首先便在过去的占典文化中寻求新文化的凭借,这正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托古改制的故事有同样的深长意味。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便是所谓"古典主义"。但古典主义本身并不是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的,人们不过是要借它以肯定人的价值而已。所以,文艺复兴的另一潮流乃是"人文主义"。正如"再生"与"新生"一样,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它们构成了文艺复兴的合部意义。

企英町文盛 第六日

Ŧī.

文艺复兴虽是一个革命性的运动。但它的进程是很缓慢的。当时的人们 对之并无如何显著的感觉。而"文艺复兴"一词之所以通用,还是 19 世纪中 叶的事。

古典主义的最基本的意义、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的复义。 欧洲在中占时是否已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完全隔绝了呢?并非如此、欧洲人一直是把希腊人与罗马人当作他们的前驱的。古典的文学依常为中占教会所沿用1 东罗马用希腊文,西罗马用拉丁文。古代的建筑也继续被教会奉为模范。古典的作家如维吉尔、西寨罗诸人,在中古也一直被人们珍贵者。罗马法在中古大学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中古的科学如天文学、医学、化学等也各有其古典的来源。尤其是希腊古人亚里士多德最为教会中人所尊崇。尽管古典文化在中占如此背通,但是一般地说,这些占代的文学、艺术、参《一个人》,一个人,管如、教会之所以尊崇亚里士多德、便是为了要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经院主义的神学与哲学的体系。而古代科学之存在也基于同样的宗教原因,托

勒密的天文学倡"地球中心说",恰与《圣经》上的宇宙论相吻合,于是遂成为 不容怀疑的教条。正是为了这种种缘故,历史家把文艺复兴时代所流行的 去典主义数为去典文化的画生,以区别于中去时代的去典文化。

14 世纪以后, 欧洲人对古代的经典著作的爱好便超出了宗教或伦理的 范围, 也不完全是基于实用的理由。这种爱好, 基本上包括对占希腊与拉丁 的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对一切形态的古代文明的盲目崇拜, 以及根据古典 概式再告美术与生活方式的一种自觉努力。

在这里,让我们从几个占典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者说起,借以明了当时的文化趋势。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学者是被特拉克(Petrarch,1304-1376)。彼氏是一个占典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 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基于前者,而非后者。 他对拉丁文有高深的造诣,对希腊文则知道得很少,所以他的研究也偏重在拉了经典一方面。彼氏在"声时学术界起了极端重要的革命性作用'彭影响',他提倡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又发起设立图书馆以保存维言尔、假拉斯、西塞罗、李维以及其他拉丁诗人、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原稿。 因此,历史家通常都普之为文艺复兴的文化前锋、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与第一个近代人。

新文化启蒙中的第二位大师,该敷到文学家薄伽丘(Boccaccio,卒于 1375年)。薄氏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学者,他是彼特拉克的朋友,对于古典 主义的提倡也不遗余力,但其贡献偏重在文学方面,著有《十日谈》 (Decameron),为新文艺的开端。

此外,语言学方面有布鲁尼(Leonardo Bruni)、布拉丘里尼(Poggio Bracciolini)、都是拉丁文与希腊文的专家 也是占典语言学的先驱。历史学方面 逐漸兴起了一种以真实史料为根据的批判学派。瓦拉(Lorenzo Valla) 因此证明 Donation of Constantine'是一纸伪造的文件。同时、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三大画家 一选・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更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时需大师。

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艺术家差不多都具有继往开来的特色,就其 继往说是占典主义,就其开来说则是人文主义。所以,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 根本上是相通的。人们为什么要普爱希腊罗马的占典文化呢?还不是因为

1

现在,我们来谈谈人文主义。西方历史家通常把文艺复兴与人文上义 当作。回事,其重要性于此可见。最初以 Humanitas:11—词名文艺复兴的新 学术者是布鲁尼,由此才演成英文 Humanism。什么是人文主义呢?最简单 的说法乃是尊重人的地位。社会以至宇宙的中心是人类而非神或上帝。人 们如果要重获最优美的生活。便得珍贵那些自然的、人性的与感官的事物。 而不应追逐那种超自然的、神学的、苦修的人生。因此,满足便比牺牲要好; 人应该把自己及其同类看作比上帝更为重要。文艺复兴的学术便正是建筑 在此种人文主义的基础之上,凡是有助于此目标之实现的学术都被奪之为 "人文学"(Humanities)而受到截勖;反之则否,到了17世纪,久已被应用的 位了文遂成为欧洲各大学中的正式学科,而其看重点也从语言学移到异教 文学方面。同时,希腊文中被列入了大学的课程。

人文主义是近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从此一精神上遂派生出一种极有力的历史潮流,那便是妇儒皆知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如果说人文主义是提高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对抗基督教的神道权威、那么个人主义便是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对抗传统的封建束缚;而首先倡导并实践个人主义的便正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由此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中古的社会是以群体来束缚个人的,要个人成为群体的工具;个人主义则公开地为个人争取解放与自由。而反对一切权威与传统。所以,个人主义的中心但是自由。由于个人独立人格之获得肯定,近代民主的基础便稳随地建立起来了;民主政治、自由经济、思想解放……无不是此种个人主义的特神扩展的结果。但是,追渡测始,我们不能忘记,这些都是近代人文主义所开放出来的灿烂的花朵。

最后,我要略赞籲極来叙述一下近代自然科学的新的开端,因为这是文艺复兴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极端重要的一方面。在未涉及科学发展之前,有一件事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那便是印刷之发明。印刷的发明是近代学术研究的最重要关键。在中,古时代,一切书籍都是手抄的,纸也是羊皮制的,因此书的代价高得惊人,非极富有的机构或个人是尤力研究学问的。近代印刷之完成,最初包括两项重要的过程,一是活字版的发明,一是纸的改良。大概到了15世纪中叶,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已骤成熟阶段,文艺复兴也因此体得了更有力的推动。

近代科学也是在占希腊所已发明了的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 地理学、天文学、数学与医学最为显著, 总分别叙述于后。由于文艺复兴时代 的商人, 航海者, 以及旅行家对地中海方面的海岸与航路都获有直接的知识, 该使地理学与地图学大为进步, 最后终于促成了新大陆与新航路的发现。

数学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除继承了占希腊的算术与几何外,尚自 阿拉伯人处获得了代数与阿拉伯数字,这和以后的数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

其时,科学上最具革命性的进步乃是哥白尼(Copernicus,1473 1543) 的天文学之否定托勒密的天文學。 昨氏承受了意大利的人文教育,接触到 了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源的天文理论,遂发股成他的太阳中心说。 他不仅 认为地球是每年环绕太阳转动一周。而且它本身也是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 周。他的名著(论天体运行)一书著成后,因惧于教会权威不敢发表,直到他 死的那年(1543)方才出版。此一新发现,后来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教会权威 的信念。继倡此说者,有开普勒、伽利略诸人。

前面已说过,希腊的医学在中占时仍有所发展,所以文艺复兴时,这一 方面的进步显得并不太大。但两位意大利的教授埃乌斯塔乔(Eustachio)与 法罗彪(Fallopio) 对解 削学的 贡献依然 很重 要;西班牙人塞尔维特 (Servetus)则发现了血液的呼吸循环的原理。此外,16 世纪时尚有帕拉切尔 恭斯(Paracelsus)、維萨里(Vesalius)滿人也是医学史上的功臣。不过,希腊的医学在文艺复兴的初期虽然有助于近代医学的进步、到后来却反而阻碍它的发展。所以帕拉切尔苏斯便一反当时医学上的占典主义而别创新说。 医学的发展同时又引申出两种学问,那便是植物学与动物学。因为篇幅有限,文艺复兴的科学与发明之大概只能叙述到此为止。

Л

我们纵观文艺复兴在各方面的表现,已可了然于近代文明的一切开端,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文艺复兴毕竟只是一个开端,因此我们也尤法 对它有太春的估价。

我们之所以尊崇这一新文化运动,乃是因为它大大地提高了人的价值, 此所谓人的价值之提高,实有两层意义:一是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逐渐产生一种自我主宰的意识,因而否定了中占教会与封建制度的权威,这是精神 上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一是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人们获得了征服自然的 上具,后来卒发展到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物质文明的新世界。

文艺复兴给人类开辟了--种新的生活方式,虽然最初觉醒的只有少数 知识分子,但是逐渐地这种新精神便散布开去,欧洲的整个社会都因而起了 根本的变化。宗教革命说明了人类在精神上的解放,封建制度、教会制度之 崩溃则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上争取自由的结果。

注 释

^{[1]8}世紀財教会伪造的一种文件,它领托君子坦丁大专赠给教会以若干世俗的权力,索则并无某事。

_2]Humanitas -- 词原本于罗马的西塞罗氏。西氏用此词的意义,乃是指着一种最攀重人的尊严的文化或自由艺术的教育而言。

第三章 新文化的启蒙(下)

宗教革命(The Reformation)

宗教革命在时间上是和文艺复兴相衔接的,它开始于16世纪的上半叶; 不仅在时间上如此,在基本精神上,这二者也是一贯的。宗教革命虽然掺杂 了种种胜俗的因素,但是它的最初动机,以及最终成就都是偏重在宗教方 而,所以我们把它的意义限定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延续,历史家也多承认文 艺复兴是宗教革命的前锋。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与条件,日耳曼的宗教革命也 自有其独特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四百年间,整个欧洲便是一个"基督

- 一、政治 歐洲一般的政教冲突既如上述,日耳曼的特殊政治状况究竟 怎样呢?日耳曼在16世纪初期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據内诸侯林立,教皇 在月耳曼的权力比在任何其他的两欧地区都要巨大,各诸侯以及一般人民 对此已极感痛苦。因此,日耳曼人早就希望通过宗教革命以达成政治的改 自
- 二、民族主义 由于西欧许多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日耳曼人的民族意识也开始抬头了。他们要求民族的独立与统一,而教会的统治却恰恰构成了此一要求的最大障碍。同时,日耳曼人看到外国人(教会人士)在他们土地上耀武扬威,又看到每年要送许多税钱到罗马教廷去,胸中极为愤懑。因此,为了民族主义,他们也乐于接受宗教革命的到来。
- 二、经济 16世纪的日耳曼,在经济上也正处在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 需要资本的积累,而日耳曼每年送到罗马去的无数金银却都浪费掉了。所 以,如果教会权力盘踞不去,日耳曼的经济发展势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新 兴的中产阶级与贫困的广大农民便都成了反教权的同志了。

从这几点世俗的原因上,我们显然看到宗教革命的意义是如何重大了。 近代民主的最初基础不就正是政治独立、民族自主、经济自由吗?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教会本身之所以引起革命的原因何在。

从 15 世纪初叶到 16 世纪初叶, 教会本身即已堕落到不堪的地步。 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乌斯二世及利奥十世都以贪婪与腐败蓍称。 不仅罗马 你美好之墓。集

教廷如此,整个教会中亦莫不尽然。许多教会人士都过着上层阶级的世俗生活。无数的主教与僧侣们疏忽了他们的宗教责任,而去从事政治阴谋,或不违合力地粹取财富

这种事实使得16世纪的许多基督教徒都憎恶教士们的卑鄙,而要求教会来一个改革。另一方面,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如伊拉斯谟(Erasmus)与莫尔(More)等也根据原始的教义批评这种种罪恶。由此可见,在一般欧洲人的心头,宗教改革的种子已经埋藏得很久了。

以上所说的尚只是一般教会的情形,日耳曼的教会则尤为不堪。由于 教会在日耳曼境内有着更大的权力,它遂得向人民任意敲诈,它接受贿赂而 卖圣职,更以组十字军进攻土耳其人为借口,向信徒们征收"什一税"……凡 此种种那引起一般人的逐恶掩停。

宗教革命的直接导火线也正是此类贪污腐化的行为之一 — 數平书的 鑑卖。"赦罪书"乃是赦免生前犯了罪的人的死后惩罚。在中占时,要获得 赦罪书可以有种种盗径 — 祈祷或朝拜若干教堂,或做些其他的"养行"。 可是到了后来,教还为了要增加收人,故罪书的获致竟完全改由购买一法。 在马丁。路德的时候,这种被罪书的出卖更是变本加厉,而教会所卖得的 钱,也相本不用之于任何神圣的事业,与设置此一侧度的原意恰恰相反。

我们略一回侧革命前教会中的病化情况,显然已可了解:其时基督教的 内在革命要求,也同样是极其迫切的。

四

这里要简单地叙一叙欧洲的人文主义。

- 般地说,宗教革命亦是人文精神的更进一步的体现,但是欧洲的人文 主义者,自伊拉斯谟以降,却没有积极地拥护马丁,路德的革命,其故安在? 殊有擬讨的必要。

日耳曼的人文主义也是渊源于意大利,然而却采取了它的特殊的民族 形式,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是完全与文艺复兴的新学术精神合而为一了, 他们解弃一切中古的传统,少数异端分子甚且根本放弃了基實数。日耳曼 則不然。日耳曼人虽然也为古代学术所激动,但却没有沉溺其间。基督教的信仰原是通过日耳曼人才得介绍到西方文明中来的,因此,基督教依然占据了他们的灵魂,而他们对之亦度信不衰。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渊源与背景的缘故,日耳曼的人文主义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基督教占义方面。据他们研究基督教原始精神的结果,发现古使徒时代的基督教是简单而纯真的。这和疗来联登国教后的基督教,在精神上已完全不同了。同时,复因为他们搜集到许多关于基督教发展的新颖史料,过去那种盲目信仰与服从的观点也根本改变了。日耳曼的人文主义者,虽没有像马丁·路德那样走上核婚的反叛之路,但若干学者依然对旧教会有严重的挑战。首先是罗伊希林(Reuchlin)的提倡希伯来文、罗氏于1506年出版了他的希伯来文选与字典,因而引起了德国保守的经院派学者的强烈反对。此一争论一直建续了十年之久,它在解放传统基督教的思想束第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伊拉斯谟。伊氏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不仅是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对教会的腐败极慈震愤,曾一再地加以攻击。除了他的古典学术的成就外,他对基督教学术的裁大贡献,乃是《圣经·新约》的希腊文校勘本,及其拉丁文的新译本。他把第五世纪以来所一直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旧译《新约》中的无数错误都綦靖出来了,因此很有力地打破了一般人对于传统某督教的自目信仰。

从人文主义者这种种表现看来,我们实无法不承认人文主义对宗教革命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力,此所以马丁·路德最初要求伊拉斯谟及其他人文主义者支持他的革命运动。尽管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接受此一要求,但在精神上,人文主义为宗教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则是不容怀疑的。

五

宗教革命并不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656) 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据有些西方史学家的意见,此一运动的蛋倒是伊拉斯谟生的,马丁·路德不过是把它轉成了鸡而已。16世纪以前也曾有过不少次异端之兴起,不过没有一次是成功了的,惟无形中却都为此次革命打好了基础。

马丁· 路德的家世很穷,他的父亲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客吃俭用,始得供给路德读书。路德最初在埃甫特大学攻法律,1505年,因为偶然的事故, 才决心献身宗教。不久,他便在维雕楼大学任神学教授。因为受了文艺复兴的新学术精神的影响,所以和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也是以基督教古义为其教学的根据,这使得他立刻成为该校的领导教授,而大受学生欢迎。最初,使路德对当时旧教会发生怀疑的是"解教"的问题。我们前面所说的"赦职书"即是其中之一例。路德不承认人的解教可以由什么"善行"而报。故职书"即是其中之一例。路德不承认人的解教可以由什么"善行"而致致,反之,他认为要求解教只有诉诸一己的良知或信仰。(按,这点颇与禅宗的理论相近似。)因此,他之反对"裁罪书"的滥卖,一方面固是因为教会太腐败,另一方面则是根本否认它的宗教效力。于是,1517年,当罗马教廷派遣特泽罗到日耳曼来出传"赦罪书",以期攫取更多的收入时,路德便毅然地加以反对,他直斥此种做法是败坏基督教教义和欺骗穷苦无知的人民。他提出了他个人批判赦罪书的几十五个论据,并欢迎任何人和他辩论。当他将这九十五个论据贴在维滕使教堂的堡垒大门前时,认到轰动了整个教会,数

此后,从1517年到1520年这三年间,路德并没有积极地扩大其批判的 正作。他依然希望他和旧数会之间的歧异能够获得调协。但是路额的希望 终于幻灭了。1520年,他在维滕堡群众的喝彩声中,焚烧了教廷颁给他的谕 自,这一投端革命性的行动,遂使他与教会的关系濒于完全破裂的境地,宗 教部命至此才正式地鄉开

说到这里,我们便不能不涉及路德对宗教革命所持的理论根据了。在 1519 年, 路德已从怀疑"善行"的教义而迈进到怀疑教会的权威。这一年, 他 在 案比锡和一位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 艾克(John Eck) 辩论他的九十五个反 教罪书的论据。他公开承认他的某些观点, 特别是关于人可直接与上帝沟通而毋须通过教会之媒介这一点, 是一一世纪前的异端分子胡斯(John Huss)的看法相同的。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天主教的神圣权威之否定。同时, 他又写了三本著名的小册子 《告日耳曼教会贵族书》、《论教会的政治化》和《论基督教人的自由》。第一部书是攻击教士与僧侣的特权, 鼓动冷诸侯把国家从外人(指教会)的控制下解改出来, 并夺取教会的权力与财富,第二部书攻击教廷与全部圣礼制度,第三部书则是路德新神学的精

义所在。他认为"解教"并不是要通过"札圣"与"善行"等形式化的历程,而 思人们对自我努力统动失调时,直接投向上变的标构

这只是路飾与教会分裂的经过,接着路德更正式拒绝了神圣罗马帝国 的调停。1521年4月17日,神圣罗马帝国大帝春理五世召路德到寓孟斯的 參峻会,作公开辩论,并特于他以安全的保障。路德亦毫无所惧,毅然前往。 当春理五世问他是否愿放弃所持的见解时,他毫不迟聚作了否定的回答;并 坚持要把《圣经》置于教皇与教会的传统权威之上。最后他说道:"我言尽于 此,此外已无能为力,上帝帮助我吧! 阿门,"

六

宗教革命的初期发难既如上述,接着我们便不能不进而略述它的发展 及其后果。

在此后的數年之间, 路德的新教义已不胫而走, 传遍了日耳曼的中部和 北部。我们了解了前面所叙及的宗教革命之种种原因, 对于路德的新理论 何以今如此迅速地为全国上下所接受一点, 也就用不着感到诧异了.

宗教革命运动的进展,主要地得归功于日耳曼诸侯的竭诚拥护。诸侯 为什么会成为新教的信徒呢? 其中还夹杂了 一层私利的因素。每当 位诺 侯改信新教时,他的第 -项措施便是将教会的财产收为己有,以增加他的政 活重要性,但尽管如此,事实上他们总是帮助了此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成 长,我们周不必从动机上去否定他们的客观价值。

152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参政会复在斯培耶召开会议,他们已目睹日耳 堡显然地分成了路德数与天主教两派,但仍对此一新信仰的法律地位保持 怀疑,同时,会议还发表了一项承认各省经的宗教自由的宣言。但是,1529 年,参政会再度召集,神圣罗马大帝遂命令各诸侯必须加强反异端的法律。 而传统的教会收入也不得移为新教之用。于是,所有路德藻的诸侯灌修定

了一个会块的营议书,宣教他们,定要遵守 1526 年前通过的法律 新着 (Protestant) 之名即由此指议书而产生的

春丽五世依然不信新教,并宣布要以武力来镇压路德的异端。这迫使 数衡影的接続平 1521 年五期岭西加纽纽了一个五五周期 自 1546 年至 1555 年过十年间, 日耳基均除人家到的内境之由。此一宗教的礼争, 甚后统 以 1555 年的《惠格斯保利约》而新告结束, 其条件有以下五种。

- 一 每一位诸侯有权决定他的醒民的宗教信仰。
 - 1.1552 年以前新數律已沒收的數金財产仍維持原狀不变。
- 一 除了路德赖以外,任何其他形态的新教会均不容存在
- 四 旧數国家由的新數法不得被迫而全套他的信仰。
- 五 任何旧教诸侯加转宗新教师得放弃其王位。

至此,完赖革命在日耳曼总管已获得相当的成功,虽非全部的成功。但 宗教革命的潮流,并不是仅止于日耳曼境内,丹麦、挪威、磁典透固也都先后 和建了它的污渍,由于管属所限,本文只好从路。

此外,16 世纪的新教也并非只有路德教一种,其实它至心句括了三个主 要的形态。路德教,加尔文教,和英国园教,其中,尤以加尔文教的实际影响 易普遍而深入,后来已完全取路德教而代之,它不但在革命的程度上要比路 德勒亚得彻底而激列, 同时, 在昆主原训上也远较路德数为讲步, 不过, 它 的手段大纖璃是而素輔,因此,亦不免对社会有恶劣的影响。国數最初只导 源于英国、但如今美国的"监督教会"也包括在内了。我为什么不同样用相 当的篮蝠来叙述文后两派新教的发展呢?本文篇幅的限制。固亦县主要原 因之一,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本文并非一般性的近代史,而县以民主的革 命发展为中心命题的近代史,因此,只要把握住了其间每一阶段的根本精 柚,我们便任须渚港干中车的堆砌。

+

日耳曼宗教革命所激起的最大社会后果乃是农民革命。因此,我们实 有理由要 - 看此 - 方面的演变。

在前此的數十年间,勞苦的日耳曼农奴,曾一再揭起了反抗對建领主的 革命大旗。但不幸,这些革命都被无情地镇压了下去,而同时,农奴的租额 与封建又务却不断地增加着。复由于商业的发达,中古的单纯时代遂成过 去,封建主义的生活费用愈益繁多,他们压粹于农民者亦愈益惊人,这便是 宗教首命时代的日围免众如之,粉妆尽。

会長町大集 第六

农奴的生活有如黑暗的地狱,宗教革命则向这一黑暗地狱投上了一道 希望无穷的光芒,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诚,于是日耳曼的农民革命便大規模 地歷年了

农民们发表了一个《十二条宣言》,其主旨包括如下几点:一、废除农奴制度;二、开放贵族所独霸的禁区,使农民得享有渔猎自由的权利;三、农民为贵族服务须有工资的报酬;四、废除贵族对农民的专横惩罚。这些世俗的要求初看似乎与宗教革命无关,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肯把问题推论到最后,将不难发现,他们之要求身体自由和宗教革命之要求信仰自由,在精神上依然是一致的。农民们虽然不能完全领悟路德新教义的详细内容,不过大体上,他们还是了解其基本的意义何在,这亦可以证明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原是

在农民革命的初期,路穗۰ 是他们的赞助者,及至稍后革命发展到高潮 的时候,路德反而畏缩起来。终于,他毫不犹豫地站到诸侯的利益这一方 面,协助诸侯宏镇压革命。(技,这是革命可以转变为反革命之一好例证,请 参阅拙责,《民主革命论》一书中《论反革命》的一章。)1525 年的农民大革命 进因此惨遭扑火,农民被屠杀者达五万人之多,自此以后,宗教革命在日耳 曼僧逐渐此主向保守之路。

宗教革命对近代社会发展的一般影响如何呢?这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事。前面我已指出民族主义是宗教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宗教革命兴起以后又反过来激励了民族主义。新教在任何国家都具有抗议"外人"统治的性质,它诉诸民族的情感,而同时,它也采取了民族形式与组织。路德教是很多日耳曼人民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若干民族的国家基督教,加尔文教是荷兰人与苏格兰人的国家基督教,当然,类国教的国家性更是毋庸解说的了。新教方面如此,旧教(天主教)方面亦开始作部分的国家化的演进。所有这些都大大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意识与发展。

其次,正如宗教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样,它与资本主义之间也是相 互影响的。脐德、亨利八世以及一切宗教革命家之主张改收天主教的许多 土地、对于要攫取新财源的诸侯与大地主们固然是一个喜讯,而加尔文之宜 称高利贷不该受禁止,对于一味牟利的银行家、制造家与商人们也无疑是一 和业公利

会英时文集。第六日

因此,在日耳曼、荷兰、法国这些因经济发展到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许 家中产阶级的分子之拥护新教,殊不足为怪。由于大批教会财产的投收,各 国资本主义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新教不仅在事实上助长了资本主义,而 且还在理论上支持了它。传统的教义深恶痛绝的牟利精神,加尔文教和若 下其他激进的新教却赠之为"经济的美德"。这种新理论显然对社会的革命 有所激励。它为经济的个人上义据性(一种宗教的认可。

第三,宗教革命最初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这现象在现在看来 是很坏的,可是在当时却具有相对的进步性,那便是君主专制。德国、英国 和斯堪的钠维亚诺国的国王与诸侯,都因宗教革命而获得更大的权势与财 富。从16世纪到18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王权曾有者惊人的扩展。就王 权与民权比较言,前者无疑是民主大敌,但就其与中占的封建和神权政治之 对照说,它显然构成了通向民主的一个必经阶段,近代民族国家的凝成事 金、不得不归功于他一新的政治力量。

最后,我们该叙及宗教革命与民主之间的关联了。这个问题必须分作 两方而说,就宗教革命与其后政治的民主革命之关系言,其影响乃是部分的 与问接的,但若把近代民主革命解释为一个全面的社会变革,则宗教革命 (形如文艺复兴一样)不仅直接推动了民主的进程。而且其本身也就是一个 作大的文化面的民主革命。这几有若干史实足以显示出来教革命的民主会 义。当时者干较为激进的新教源(尤以组合教派最为显著),在教会的治理 上,自始便采用了彻底的民主原则。虽然路德教、英国隅教在实际运用与影响的方面多少是偏重贵族气质。但这只是它们进步的粮废较差而已,本质上 依然无损于他们的进步性。而且,那些少数较为激进的新数当时即已反对 村主或阶级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强迫他们接受另一种信仰。因之,在法 国、荷兰、匈牙利、英国,这些教派遂因从事反专制争民主的政治革命而,茶 称。它们在苏格兰、英伦与美洲的政治革命中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 过, 欧洲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发生得太迟, 所以宗教革命的影响就比较不容易看得出了。整个地说, 宗教革命促进了近代的 民主革命, 顺县极其明显的历史直理。

会英时文集 · 第六

九

作为一个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的最根本意义在何处呢?这是 本文要特别提出研讨的。尽管上面我们说到了宗教革命的种种社会因素与 影响,但是它的最终意义依然是在文化方面。历史的追溯已使我们了然它 是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之继续与发扬,所以它值得我们歌颂的伟大之处,乃 任于提高了个人的价值。诚然,新教教义未漏摄个人主义的原则,但从全面 的文化意义上看,最重要的倒不在新教义的内容,却在产生此一运动的原始 精神。

马丁·路德反对旧教的根本论据是说,宗教信仰乃是个人可以凭其一已的良知而与上帝的精神相通,不一定得通过教会权威的垄断,在这里个人的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是获得肯定了。如果说宗教革命的第一重意义是自由与独立,那么,它的第二重意义便是容忍异端。最初是,路德新教在日耳曼榛桴了存在权,加尔文教,英国国教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教派一个个地建立,中占的宗教定于一尊的局面因此完全打破。宗教容忍与宗教专制在近代欧洲史上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史实告诉我们,宗教容忍并不是可以轻易得之的,而必须经过极艰苦的奋斗。显然,在精神上我们更证据确简地找到宗教革命的民主精神,个人自由与独立,容忍异己等原则不正是近任民士的直车基础吗。

英国汤姆生教授(David Thomson)在其近著《平等》·书中,论及宗教革 命的精神及其与民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段精辟惊人的话:

宗教平等的兴起正是否定宗教的划一性,复以强迫划一信仰的废 案,此一运动终于发扬光大,蔚为壮观。它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领信 伽甸一十帝,也不基键所有的人都领在同一方式下信仰上帝。相反的, 它意味者人人都应有同样的自由,根据他们自己良知所指示的方式来 信仰上带——如果良知不让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还根本有不信神的 自由……在历史上,它是民主发展史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我们要想认 议民主,并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词句将民土理想重新加以阐释的话,我们 对它便不得不平以密切的话意。(见纳基本 34 页。人人为解社印行)

明白了汤氏这一番话,我们对宗教革命所显示的意义便算完全把握住 「。

第四章 自由经济的兴起

---- 资本主义的发展

通常所謂自由经济,实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一般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总真欢用它来掩饰资本主义的罪恶,避免人们对这一名词在近代所引起的憎恶之怨。但是,我在这里采用"自由经济"为本章之名,无论从动机上或意义上说,都是截然有别的。这个是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自由,而是说,它在初兴的阶段确曾把人类从封建的束缚性的经济体制中解放了出来。无疑地,在这一点上,它是和近代民主的方向一致的;也正是因此之故,我才把它当作近代民主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讨。

我的看法,近代资本主义是有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便是工业革命(请参看插著《民主革命论。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意义》)。根据传统历史家的观点,资本主义有商业的与工业的两种,其所指的内容也大致和我的分期相近似,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此类名称。因为工商业原非可以严格分开的;工业既非始于工业革命之后,商业更不是只存在于工

业富命之前 此外,另有一个更重要的现由使我避免使用这两个名词,而言 中学家对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的解释与分析名品语意不详,更未能讲而指 出它们的不同社会影响。而我在这一意里,却正是要根据中实说明资本丰 2的整个演化讨程,

大家都知道,欧洲中古是一个封建社会,而封建经济则是建基王农业之 上的。因此,我们首先便得从农业背景上来观察资本主义之兴起。封建社 会的最主要特征乃县束缚,这种束缚表现在何处呢? 丛蛱、村建领士并去被 击缄,他们倒县历史上最自由的人,那么,受束缚的到底是谁呢? 县"依附 干土地上"的"农奴"。农奴并不像古代的奴隶,而具有一半的身体自由,封 建主亦无权出售他们。这种农奴制度之存在,再加上原始的落后农业生产 方法, 遂伸人类经济生活在很长时期内停滞在一个点上, 而难有显著的讲 **BB**

大约在16世纪之初, 这种农业状况开始有了一些转变。随着这种转变 的发展,自由经济的基础逐渐地奠定了。这种转变便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在 农业上的出现。封建主开始把他们的庄园看作资本主义的企业,换音之,他 们所期望于土地者已不只是生活的维持,而且是利润的攫取了。传统的地 和县妥取着力役与物品的形态的。这时,由于商业的逐渐抬头,封建主的消 费与欲望都增高了。她和遂改为货币形态。这一改变的后果是什么呢?首 先是很多农奴之转化为自由佃农、雇农……这样便开始了农奴制的崩溃。 -般地说,西欧的农奴在16世纪时已大部分获得了解放。但是我们不要误 解,以为农奴的解放就是对封建主的革命。固然,过去那些沉重的封建义务 的解除,一方面也未始不有利于农民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封建主因为可以 自由雇用农民工作,而毋须受农奴制的拘束(按:农奴虽不能自由离开其土 他,封建主却也不得任實販逐农奴,因此,即使农奴为封建主耕作不力,封建 主亦无可如何)。英国的封建主则为了将土地改成更有利可图的牧场,而自 动解放了农奴。法国的农奴制消失得最早,大约14世纪时大部分农奴都用 钱购得了身体自由。在这里,我们显然已看到封建的农民们,已处在与近代 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雇佣劳动者同样的地位上了。而这两种农业体制的 最主要差异,便在于自由之有无,这是我所以称它为"自由经济"的原因之

以上所述只是近代自由经济在农业上的兴起,但自由经济主要是一种 工商业的经济,所以下面我们要接着看一看中古末期工商业方面的一般状况。

Ξ

在未读到工商业之前,让我们略--回溯城市之兴起。占希腊罗马时代的繁荣城市,在黑暗的封建混乱期间,几乎已清灭殆尽。但是到了10世纪前后一由于工商业的逐渐恢复,欧洲的城市又一个个建立起来了。尤其自13世纪以来,欧洲的商业日益火盛。农村对于城市的需要也愈来愈迫切,这样,商业刺激背工业,工业又助长着商业,城市的力量便迅速地壮大了。到16世纪时,城市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已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最初,城市也是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下的,因此城市居民便和农奴一样 地要问封建主(城市的所有人)尽某些义务。后来,有的城市用钱向封建主 购买"宪章"以获得自由与独立,有的甚至用武力来维持其权益,终于发展出 "自治"的原则。

现在我们要说说中占的 L商业制度。中占有一种很普遍的 L商业组织 一商业基尔特。这一制度本是应乎需要而产生的(保护商人的安全,使 之免受封建主的刺削以及逾中的抢劫、监禁等),但到了 14,15 世纪以后,却 反而阻碍了 L商业的发展。因为,它垄断了每一城市中的所有生产品的 买卖,而且它的严密限制也束缚了商人的自由。所以,稍后又兴起一种较为民主的手工业基尔特的手工业基尔特的主要差异,乃在于前者只管辖一种工业(如,铁匠业基尔特、鞋匠业基尔特之类),而后者则是一般性的,手工业人物,所以,就是一种性的组织包括下面三种人,老板,职工、学途。根据最初的规定,学徒出师后即可以升任为职工(工作有酬报),然后再独立设厂自任老板。(按,这

种组织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仍不少见,即所谓行会是也)。历史是最无情的, 手工业基尔特尽管曾在某一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随着工商业的突飞猛进, 它也开始走向衰微之道。在16世纪之初,由于从事工业的人愈多,来人甚尔 特的限制也愈来愈苛;同时,过去那种正常的升迁途径(即从学徒开为老 板),现在也儿乎完全不可能了。而许多基尔特在联合贸易方面的相互斗 争,则往往使得若干基尔特降至依赖性的地位。此外,它对生产水准的规定 也阻碍了工业技术的改善。一句话,基尔特制度已严重地束缚着经济的自 力发暖了

基尔特制度的衰亡实意味着一种经济革命,由于这个革命,封建体制下 的集体性与束缚性的经济,遂得解放为个人主义的与自由的经济制度了。

Щ

檢讨了工商业制度的变迁,我们当再一考察当时散洲商业发展的大势。 欧亚之间的商业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已开始。但5世纪时的北方蛮族 人侵,以及其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斗争。旧有的通商之路便提少有人 冒险行走了。中古十字军的东征却加速了商业的复活,一时威尼斯、热那 亚 和比萨诸城都因得地利而成为洲际贸易的转运站,十字平不仅使愈大利商 人将东方的商品带到西方,而且还濑起了西方对这些商品的需要。在许多 东方的宝贵商品中包括者香料、颜料、丝绸、珠宝、象牙雕刻以及奴隶等,至 于西方运到东方去的统物则为麻羊毛、皮革等。当时所谓东方到底是一些 什么所在呢? 大略育之,乃是中国、印度、阿拉伯以及南洋群岛。十字军东 征与通商的结果,不仅使欧洲的经济起了极大的波澜,而欧洲文化亦因之受 了潮激,如阿拉伯科学的西传即是一侧。

但欧洲的贸易并不仅止于对外的方面,其内部的商业也正日趋频繁。 不过,无论是欧亚之间或欧洲内部的贸易都受了一种残酷事实的阻碍,那便 是交通困难。欧亚之间因路途太遥远,其困难闭不消说。欧洲内部则由于古 罗马所修建的道路都已毁灭,故亦感举步维艰。再加上盗贼(多由封建贵族 兼任)横行,商人生涯竟成了一种冒险的职业;这些困难也是导致地理发现 的重大因素之一。

Бî

近代欧洲人的巨大地理发现系基于两种原因: 是经济的, 是宗教的。所谓经济原因,即上面我们所指出的工商业的发展,所谓宗教的则是基督教的传教。关于第一层,我们已简略地说过,此处不再赘述。第 层刺特别值得一叙。基督教的世界性及其传教运动是人们所熟知的。15 世纪时,基督教传教的足迹已走遍了全欧洲,而转向亚洲和非洲方面发展了,这正与欧洲的商业活动的新趋势完全一致。但尽管这二者之间有奢密切的影响与关联,我们却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读;那就是说,它们的独立性绝不容我们忽视。

基于这两种原因,欧洲人遂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海外航行,地理的发现也就从此产生。早在13世纪时,基督教便已深人到东方来试行传教工作,最著名的如马可,被罗曾在中国居留17年之久,并且还有者干意大利商人随他来到远东。此外,尚有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其人者,是一个虔诚的故中。他曾在波斯服务甚久,后来又到印度,并在那里建立起基督教的传教中心。但是,这些早期的接触并来能获得继续;同时,前面业已提到,15、16世纪时脑路交通已颇为困难,旧时到东方之路观已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恰好在这时, 歐洲人的地理知识大为增进; 海员们对于航海的工具(如 罗盘, 地图之类) 也已约略具备, 于是接着便有了葡萄牙人的海外航行。 在城市始建、商业初兴的欧洲、海上航行原只止于地中海范围之内。 15 世纪中叶,葡国国王之弟"航海家亨利",为了要证实当时流行的地理学说, 并希望借此推行基督教和增加葡国的资源,遂有航海学校的设立、每年派遣 武装海战、商人、数土等远征非洲大陆。他们终于再发现了马德拉、亚速群岛,而且复沿者非洲海岸向南推进。亨利死于1460年,但他所激起的航海兴 歷却并未随之俱逝。 1488年 张业士(Diaz)复到达了非洲的最南湖、即好望 角是也。 跟着 1497年达。 伽马循着狄亚士的行踪、环绕好望角而继续北映、 展后竟到达了印度的加尔各答。自此以后,葡萄牙遂得用最低的价格获得 在方的系数 经签价物了。

与葡萄牙人的航海运动同时,西班牙的国王也极力赞助人们去航行,于是遂有了最著名的哥伦布发现新大洲。哥伦布最早于1492年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这一年他发现了巴哈马岛及古巴和蔣地附近的岛屿,但他根本不知这是美洲中部的岛屿,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后的几次航行也并没有使他改正这一错误,他在第四次航行时才看到了美洲大陆,一直到外。他还自以为是发现了到东方的新航路哩! 直到 1503年,另一意大利的地理学家亚美利哥(Amerigo)到了美洲,才发现这原来还是一个新世界,而美洲一名也从此而定。此外,尚有 1497 年告波(Cabot)的抵达北美海岸之布勒登岛,和 1499 年品粉之等胎巴西,都是航海史上的重要事迹。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航海故事值得一谈,那便是麦哲伦(Magellan)的 航行全球。麦氏是第一个驶过太平洋的欧洲人。他这次的航行虽获成功, 但他本人却不幸被杀于菲律宾群岛。

由于新大陆与新航路的发现。一时葡、西两国都成了欧洲商业的霸主; 接着,英法网国也急起直追,终至演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工商业之蓬勃发展 由此产生。近代殖民制度的基础也于溽奠定,它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真是 去与大了。

六

资本主义在近代的萌芽虽然甚早,但它真正形成近代经济生活的主宰

力量,却是16世纪以后的事。什么是构成此一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因呢?其实,我们稍稍阅历史,便不难发现,科学进步,地理发现以及政治社会变动等因素之综合,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近代的生产工具变革,乃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它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相去达数百年之久,因此可以断言,不是生产工具的变革造成了资本主义。反之,例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生产工具的变革。一工业革命。下面我要叙述近代资本主义的演变。

根据英国人霍布逊(J. A. Hobson)的定义:"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由一个或一群具有积蓄财富之人建立的大规模商业组织,他们运用此种财富去取得原料为工具,并雇用劳工,生产更多的财富,而获得利润。"(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p. 1)就此种意义言之,资本主义在占希腊罗马时代即已行在过,不过规模甚小,而且也不普遍而己。到了中古,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完全根绝了;无论是农业上的庄园制度,或工商业上的基尔特制度,都是封建性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最初表现在什么所在呢?还是让我们从城市说起吧!

前面略已提到,城市中基尔特制度已逐渐转化成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 经济关系。此外,许多封建贵族也开始卜居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原与 传统的基尔特无关,故能利用其独立的地位而积蓄私人财富。更有进者,国 家官吏与教会人上也利用他们的职位与剩余资本,投资于城市企业。这样, 镕本主义的经济便一天天地兴起了。

城市中的新经济活动并非仅止于此。商业公司与银行的产生、更有力地说明了新经济制度的兴起。商业公司最初是大规模的国外贸易组织所采取的一种形态。这完全是由于个人的财力不足以维持如此耗费庞大的运输,所以欢迎他人的合作。这种结合起先只是为了一次生意。这次生意成功了,然后才会成为水久性的组织。商业活动扩大了,势必发生金融往来的困难问题,故商业公司问时又兼办银行的业务、后来,银行的需要愈益增强、终于形成了近代的银行制度。

十字军永征以后,意大利受商业扩展的实惠最大,故这里的资本主义也 发生得最早。在意大利诸城市中,尤以佛罗伦萨的行业最为发达,梅第奇 (Medici)家族(按银行最初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是近代银行的第一个创始者。 该银行在欧洲各重要商业中心都设有分行,规模极为庞大。梅氏不仅在经 自実可の妻・即り

落上占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极为有力,最后并成了佛罗伦萨城的统治者。

简单地说,16世纪开端时,资本主义大体上已经兴起了,不过还有几方面未嫌完备之境,那便是;工厂的劳工阶级、工业机器、天然资源等;这些尚有结于资本主义的面进一步的发展。

+

葡萄牙与西班牙虽然是近代发展海外贸易的先锋。但是他们的好景不长,到了17世纪上半叶,荷兰、英国与法国却后来居上。成为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最初,这些亚洲与美洲的广大殖民地完全由葡西两国平分秋色;这时,荷兰侵人了东方贸易,1601年遂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建立,并在爪哇岛上设立殖民地政府。英法两国的势力则直接向印度大陆伸展。稍后,更转向北美。因此之故,这二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也发展得最为根况的C在荷兰为 burghers,在法国为 bourgeosise,在美国为 Middle Class)遂趁时、뼥起。形成社会上有势力的分子。荷兰共和国之建立、英国的消教徒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而分也正是中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上的表现。

但是,17世纪时真正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自由契约)的国家,却 只有英国一个。欧洲大陆上的情形便远不如英国进步,因为大陆上的基尔 统制库依然在循征飛嘴,对自由契约的制度颇为不利。

还有一个史实足以说明这时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完成阶段,那便是"国家重商主义"的流行。重商主义一词的基本意义,乃是政府来统制国家的工商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模甚大,不是一城一市的基尔特制度所能包满,于是资本家与劳工都转而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权利。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资本丰义的必起所带来的另一新力量;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政府的中心目标是尽可能地为该国吸收金银(国 库与私人手中的金银都包括在内),因之,一般地说,它是数励出口贸易而妨 碍了人口贸易,随着自由经济的扩展,此一最后限制也逐渐为人们所不满。 于是18世纪时法国便兴起了"重农学派",认为财富的唯一来源乃是自然世 界(土地),汇业生产只是次要的。他们反对任何干涉(包括政府的干涉),提 出了著名的"放任"的口号。1776年,占典学派的始祖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出版,也主张政府取消一切商业上的限制,这是他与重农主义者相同的 一点。但他并不苟同重农主义的财源说,而以劳动为财富的基本因素。这 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已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即已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 故中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也随之扩大了。接着,我们当再检讨一下自由经 涂的解酚图——工业益命。

Л

地理的发现和商业的繁荣扩大了整个国际市场,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大, 商品的需要也与日俱增,旧时的手工业自然无法供应如此庞大而迫切的需 求。该便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概本原因。

工业革命并非 · 朝 · 夕之功,而是 · 个长期件的运动。据一般西方史 学家的见解:它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英国。从 1770 年到 1830 年;第二阶段是工业革命传播到欧美大陆上去、从 1830 年到 1870 年;总历程 达 · 百年之久。由于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能略略提及最早期的若干重要 事定。

18 世纪的英国,纺织工业与矿业占了它的经济中的主要部分,因此,工业率命也就开始于此两方面。在纺织业方面,最早有威埃特发明转轴妨妙机,继之,复有1753年肌约翰发明了"飞校",其效率增加了一倍。1767年左右,哈格里斯大发明多轴纺纱机,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马力纺纱机,1779年完当普卷的综合精纺机出观,纺纱机的发明遂臻完美之境。此外,还有另一卡特莱特的"力织机",美国人惠尼的轧绵机、罗伯特的自动综合机,以及保洛(Bullough)的改良力纸机等新发明,于是纺织工业始有突、锰速的发展。

同时,煤矿工业也有了很神速的进步,再加上铁工业上的新发明,蒸汽机产生的条件乃完全具备。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但人们都知道它是瓦特的创造,殊不知早年,172 年,组可门即已发明了它。由于组氏的蒸汽机尚有许多不易克服的毛病,故一直未能获得有效的应用。自到瓦特于1769 年发明了一个更完备的蒸汽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才算。

正任始了

族代机的普遍应用不仅使纺织业、矿业等获得了空前的扩展。而且还带来了巨大的交通改革。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汽船;1808年特勒维西克发明了公路火车。但火车不甚宜于行走公路。司蒂文生终于另发明了锋路的火车。同时复于1825年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铁路。

自此以后,工业革命便一直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史实极多,毋庸赘述。 以下我们要论到工业革命后自由经济的一般状况。

ħ.

美國的近代史权威教授海思,曾将工业革命的定义归纳成为九点:、、机器的发明在各种工业方面代替了人力;二、水、蒸汽、电、汽油等原动力已发展到无数的用途;三、煤、铁与钢的生产突飞猛进,四、交通因火车及汽船的发明而获得扩大与加速,五、大规模的1厂生产代替了过去私人的小规模生产;六、人11的惊人移动一从农庄到工厂、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七、机器不仅用之于工商业。同时也用之于农业。因此,经济的生产与交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也显著地提高了;八、资本主义促成了工业技术的进步。但又转面因此壮大了自己。九、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人数上都大大地增加了。而在功能上有了更易明的划分。

关于 工业革命本身的特征,海氏所列举的这几点确己包括尽了,但对于 工业革命所激起的资本主义的歷空一点,海氏亦未能有所发挥。

工业资本主义,如就其所生产的大量财富,及其所创造的辉煌物质文明 言,确是人类生活的最伟大的进步,它的成就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可以用 数字来统计的程度,因此,我不打算多费笔墨来叙述这些,因为这是每一个 人的感官所能够认识的。我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坏的 方面,只有认识了这一方面,我们才真的了解资本主义的全部性质。

我们说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变了质,这"质"究竟是什么呢? 据我个人 的见解,乃是自由经济变成了"不自由的经济",而且此一制度,对整个社会 的影响也从促进变成了阻碍民主的发展。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旋即有大规 機的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現,当然,工厂的存在并非始于工业革命。但它之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确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工厂带来了大批的工人,而工人的生活却因此逐渐地失去了保障。虽然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有许多穷苦的人突然同成了新制度的宠儿,爬上了中产阶级的官座、然而整个地说,这些毕竟是少数,同时,这种暴富的机缘也仅仅存在了一个极短促的时期。含维尔教授(Schevill) 设得最好,建然,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大众已起了相当广大的作用,但这绝不能使我们无视于一种事实,即保持上商业活动的资金是控制在少数的银行家、经理等小集团的手中。下述情形或许便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 多数人所供给的钱,却被少数人所利用,而且少数人只是利用这些钱去增加他们私人的利益,极少甚至根本不关心到其他多数人的命运。"(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pp. 513 -514)。

食英明文集。第六日

一点不错, L业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 确已陷入极悲惨的境遇, 过去的农奴虽不自由, 但基本生活依然是有保險的, 工业革命后, 他们便完全得靠每日的工资生活了。最初还只是工资太低, 工作时间太长, 后来则失业的威胁越来越大。 益以女 工与 童 工之雇用, 无产阶级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后来劳工虽逐渐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但那只是他们在政治上努力的结果, 并非经济本身的成就, 更说不上是工业革命的思赐了。

勞工阶級的困苦,只是工业革命的恶果之 方面;工业革命的另一恶果则是帝国主义。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放洲的海外殖民攀始获早。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种预民只是纯商业的,很少具有侵略的性质,19 世纪中叶后(工业革命的末期),欧洲列强的外交政策主要便是争夺海外落后的殖民地了。因此,历史家通常再把工业革命以前的海外殖民称为"殖民主义",而将其后的阶段称为"海国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的恶果,复可以从另一史实上获得证明,那便是社会主义 思想的流行。社会主义最盛行的阶段是在什么时代呢? 悬然是从 18 世纪下 字叶开始,而成熟于 19 世纪的中叶。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三大早期社会主 义大师都是 18 世纪下半叶的人物。路易·布朗、乌克思与慰格斯则都是 19 世纪中叶的人物。这些重要的事迹,很足以使我们了解工业革命以后的经 活制度是如何弊病百出了。 再就近代政治上的民主革命而言,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发生在17世纪, 美、法革命则开始于18世纪的下半叶,这因为美、法的工业革命也发生得较 限之劫

会提到文集。第六

关于 L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本章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在后 文 我们还要继续有所研讨。

+

追溯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程,我们对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功过及 其转变的原因都应该可以了然了。资本主义的发生,根本远早于工业革命。 它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非其结果。至于促使资本主义发生的动力,除了经 济因素以外,政治的、文化的种种因素,也同样应该加以重视。就资本主义 对整个近代文明的贡献说,封建的庄园制度与基尔特制度的摧毁完全是它 的功劳,它把农奴从传统的土地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它也给城市中的自由居 民带来了实质的自由。此外,它还唤醒了民族的意识,推动了民主革命……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它称为自由经济。只要我们不抹杀客观史实,我们显 然得承认,前期的资本主义,不仅其本身即具有自由的特质,而且还大大地 增加整个社会的自由总量,

但是了业革命以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享有经济自由的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多数人虽具有空利的身体自由,却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尤以机器生产普遍化以后,人的地位已大为降低,人文思想衰落,唯物主义抬头,最后终于演成今天极权洪流泛滥全世界的局面。

多數人都误信资本主义后来的恶果是源于自由。真相究竟是怎样呢? 我想读过本章的人,一定应该有所领悟。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 缺乏了自由 自由契约、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而不是由于有了太多的 自由,才危害著人类的生存。

历史并不必然是重复的,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却与文艺复 兴、宗教革命时代的人们所面临者,正复量异而质同。鉴往所以知来,我希 望读者们对于此能作一番独立而客观的思考。

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胜利

——从近代国家的艇成到民主革命

民主政治的发展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而人们通常所以珍贵近代西方文明,也多是因为有这一特征的存在。原因很简单,人民并非完全忽视了民主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但民主的政治制度毕竟是最观实而又最具体的实体,它不仅在消极方面可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还能够在积极方面创造出社会与经济的民主。近代美国历史的进程,便给这一点提供了最有力量的证明。

在这里,我是把民主政治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部分来叙述的。益以篇 躺的限制,叙述的范畴遂不能不限于整个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大势,而无法 细大不捐她涉及各国的政治变迁。 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是近代文明的总发灏地,因此,在探讨近代民主政治的开端时,我们便不能不上溯到15.16世纪时的一龄政治状况。

首先我们要从意大利说起。在第二章中,我已指出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城邦的自治与专制君主之出现。封建时代的政治,完全操诸封建主之手,每一个独立的庄园,便具有一个绝对的政治权力,再加上教会的智输万邦。国家思想与民族意识,根本尤存在的余地。而近代民主首先使是从独立国家之中发展出来的政治原则,没有独立的国家,民主政治遂根本失所依附。意大利城市政治的兴起,也正是渊源于此、精神。尽管,欧洲其他国家知道班牙,法国、英国都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意大利却,直处在诸城分立的局势之下,但是,就它的几个上要城市 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 来说,这种独立的自治精神则依然存在。理由何在呢?原来在中占时期,意大利也是属于种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的,然而由于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口耳曼人,这在意大利人看来,遂无异是在受奢异族的统治。因此远在18世纪中叶,意大利事实上便已摆脱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止因为这一事实,

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谐城由于多年经商的结果,中产阶级的势力越来 越大, 贵族亦不能不与之联合, 最后复因城邦中党争不已, 终于产生了一种 "专制制度"。此种制度虽不合民主原则, 但在当时确颇能使城邦社会趋向 安定。 前且其间有的城邦如佛罗伦萨也并非完全合弃了民主之道, 相反地, 它倒对传统的共和体制表为尊崇。至于开明的专制君主特别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崇音一点, 我介第一意即已提到了。

 $\vec{=}$

城邦政治对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与影响尚很小,而且也只限于意 大利,德国与荷兰等少数国家,不过因为它在近代史的开端时颜形重要,所 以我略略地说 ·说。接着、我要写到一个更普遍而又更重要的政治体制———對主去制局家的出现

随兼欧洲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中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中古时 直 是有名无实的国王,遂获得有力的同盟者。而中产阶级与国王的共同敌人, 则是封建贵族。为什么呢?因为封建贵族不仅直接阻碍了王权的扩张,而 且还妨许到商业的发展,商人旅行时往往要被他们所抢劫或扣留。因此,因 王需要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持以巩固自身,中产阶级也需要国王的保护以发 顺商业,王是近代的尼萨国家便逐渐解放了。

中占时代的许多有力的封建领主。有的已死于十字军东征。有的迁移到近东。有的则定居城市而转化成工商业阶级。总之,他们的势力到了16世纪时已相当衰弱。其实力已不足与国王相抗衡。数会本来当然是反对王权专制的。但这时由于种种原因也转而成了新政治制度的维护者。一般历史家都认为中占时代与文艺复兴的分界线乃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抢头。我们都知道中占的封建议会中只包括着僧侣和贵族两大阶级。到了文艺复兴时,中产阶级也被列为"第一阶级"而允许其参加议会。英、法和西班牙三国便是典型的例外。由此可见,尽管专制政体在形式上是违反民主原则的,但政治的基础,从少数特权阶极扩展到包括较多人数的新兴中产阶级、不能不设是一种实质的进步。民主政治原非一酸而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至少给其后的民主革命辅平了道路,以后我们当接著讨论。

DG

伴着君主专制国家的抢头,欧洲同时又兴起了一种新的力量,这一力量 后来且成为近代史的主要潮流之一。在这里,我是指"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言的。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必须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 使得多数欧洲人的狭隘地方观念消失了,同文同种的思想逐渐侵入了他们 的脑海。英法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也有助于民族主义意识的成长,法 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过在16 世纪以前,民族主义的思想主要只存在 于个人的头脑之中,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最初它乃是朝着君主专 制而不是民族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也只有在国王已经把人民团结于一个 共同语言与法律制度之下的那些国度里,民主主义才显得特别活跃。我们 可以说,民族主义的兴起帮助了君主专制国家的发展,同时,反过来后者的 分账又刺激了部乡的业权

14、15 世紀欧洲民族文学的抬头也助长了民族主义; 马基雅維利激起了 意大利的民族意识; 马丁·路德的演说也是用者激动的德语; 塞万提斯 (Cervantes) 写着阿班牙文: 歩: 比亚则用英文来领扬他的祖国。所有这些, 易然都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右着條切的关键。

民族主义兴起之后, 欧洲旧有的传统制度遂受到致命的打击。它不仅 權致了混乱的封建制度, 击破了基督干国, 而且还促使神圣罗马帝国走向解 体。16世纪未结束之前, 基督教在欧洲便已大部分国家化了, 而神圣罗马帝 国已大为削弱。

Ŧī.

近代政治的最初阶段(更正确地说,是过渡阶段)既如上述,现在我们要 进而一看民主政治的一连申胜利了。由于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通过民主革命 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便不能不从近代几个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 等命或改革来认识这一方面的巨大进展。以下我根据时间的先后将英、美、 法:国民主革命的根本精神与意义分别作简要的论述。

(一)英国革命

由于 15、16 世纪以来专制王国的建立,17 世纪时欧洲各国几乎完全在 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法国的被旁(Bourbon)王朝,西班牙的波旁与哈布斯 堡王朝等都属于这一政治体系之内。虽然当时欧洲也曾有过反抗此一新政 治秩序的事件(如)-尼德兰革命的结果,有荷兰共和国的建立),但大体上,专 制制度并未根本动摇。

17 世纪时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在反专制斗争中真正获得了成功,那便是 英国。英国何以能在专制主义的襕头独创民主之路呢?这里也有若干历史 背景值得 ·提。我们都知道,早在1215年英国便有《大宪章》的产生,为英国 后来的宪政奠定了基础;英国国会也和法国的阶级会议不同,而具有与国王 相抗争的权力,在历史上它确是一直在扮演着约制王权的角色。此外,英国 的习惯社业给予王权的扩张以相当的图力

英国 17 世纪的清教徒革命,必须从 1603 年斯图亚特王室之继承都铎王室 遊起。 在那铎王室的统治结束之前,英国一方面如 1. 述有宪政的与国会的政府传统,另一方面却也有着强有力的 E权。但都铎系的国王都很狡猾,避开了国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斯图亚特系的詹姆士一世登位后,政治状况遂立刻起了变化。詹姆士是一个盘用权力而费用浩繁的国王。 他需要国会的大量经济支持,但他的做法却又是国会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便展开了国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国会拒绝用金钱支持詹姆士,詹姆士怒而加重进出口的税额。曾有一个商人 Bates 者因拒缴此种无理重税,被法官判处徒刑。然而,国王的财政因难并未获得解决。这种措施愈益激起了国会的愤怒,于是双方鍊来赖庄极端。

如果当时的英国问题仪止于政治斗争,或许还不至发展为革命。正由于其间加入了宗教的冲突,所以局面才日趋严重。詹姆上乃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因此他极力维护国王的权力凌驾乎教会之上的原则。但同时,英国境内还存在着旧天主教徒与各派新教教徒。都铎王室在各种敌对的宗派中调和得根好,故宗教没有发生问题,而且那时的新教徒也都接受国教的领导。到了詹姆上时代,俯形就不同了。他缔位后不久(1604年),即在汉普登官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讨论淯教徒的诸愿书。但结果他否定了该诸愿书,并随着颁布了一道。当要所有的教徒都遵率(共同祈祷书》,否则使处以重刑。詹姆上为什么会如此恨清教徒呢? 完全因为他不愿教会分洞王权。从这种争执上,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近代史的新趋势是如何在社会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了。

詹姆士为了巩固 E权,不惜与天主教携手,这正是多数英国人民反对他 的電要原因。在外交政策上,他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精 神,他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维持欧洲的宗教和平,虽与西班牙(过去的 敌人)妥协亦在所不顾,因此,新教徒在波西米亚叛乱(此一叛乱是由他的女 蟹 Friedrich 领导的)失败时,他竟忍心坐视不救,这激使英国人民对他有着 巡切的不滞

在詹姆士统治期间,革命的酝酿已相当成熟,但革命的时机仍未到来; 直到查理一世继位,英国的民主革命才正式展开。查理顽固尤甚于其父,而 且还极力提倡君权神授的理论。查理一方面固然继承了詹姆士的王位,另 一方面也继承了他的种种困恼。国会与清教徒的反对,查理不仅未能消除, 反而加强了。

查理即位不久,即与法王路易十三的女儿玛丽亚结婚,玛丽亚是一个天主教徒,于是查理的天主教倾向遂越来越明确。当然,英人对他的反对也就随之俱增了,这样,消教徒乃毅然和在政治上反对王权的分子与团体团结起来,共同构成了一种革命的势力。当时的英国显然分成两大敌对的壁垒,一方面是国上与国数的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消教与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上以

在初期斗争之中,最有意义也最值得我们往视的,该要數到 1628 年的《权利辨惠书》。这一清愿书是由国会向食理提出的, 食理风迫于经济需要,只好签字许认。请愿书的要点包括,一、不经风会同意不得征税;二、军队不得驻扎私宅;三、不得非法逮捕任何人等项。从这些基本人权的制度化,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民主是如何争取到的,任何伟大的理想,只有通过了制度化的历程,才能获得实现,也才真的有了保障。几千年来中国并不缺乏伟大的理解。但见为没有社会化,制管化,所以最后都化成了幻想。

权利请愿书虽然获得了通过,但图王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依然存在。因之,次年(1629)国会开会,查理终于和国会正式破裂。此后 11 年之久,查理始终没有再召开国会,表而上国王虽似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他所遭遇的经济困难却愈来愈严重。在最无办法的时候,他便借维持强大的海军的舰子,向各港口和沿海地区的人民征收船税(Ship money)最后船税竟推广到内地居民的身上,于是乃藏起了一般人的债器。因此,汉普登(John Hampden)拒缴此项税赋而遭审判,竞获得国人的同情与姻戴。再加上查理对苏格兰战争的失败,财政更陷于绝境。不得已,他只好低头,1640 年重新召开国会,希望得到国会支持,征服苏格兰,但不幸结果还是失败。11 月,每年时又召开。

但長,尽管在政治方面国会议是是一致的,在完數问题上他们之间知觉 生了到底, 这才给予国王以可乘之隙。国今中大领分成了西派, 一派县激列 的海峽往 显二泥雕具保守的国教分子 杏翅激利用泛轴有利的情势推行 1641年11月间涌讨了"大桩议案", 详列政府以往的种种整端, 并建议若干 新政策 查理看到国企议种强硬做法,深知非走极端已不足以持续下权,所 四次在1月即发出一次改变,企图以武力消弭国会的反对力量,结果并未成 助 这一年, 英国的革命便正式走上了武力之路。双方斗争的初期,国王方 面颇占优势。但 1644 年以后, 国会方面因为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 古公武尔 重加上军队组织的政府, 王县太涿斯占着上风。1645 年国王的军 队已全部被击垮, 查理本人则投降到苏格兰军队中去。苏格兰是信奉"长老 会"的。国会为了要多取苏格兰人共同反对查阅,该不惜同意以长老会为基 础改组国教。这一重大让步引起了会中少数"独立教派"的抗议,他们认为 长老数与"基督数"在宗教专制上是没有差异的,故主张建立容忍的原则,包 括一切新教教派在内。这一教派人起初虽很少,但却有克伦威尔和军队为 后居, 所以也很有热力。 基格兰人看见国会方面反长老会空气如此浓厚, 乃 转而与查理联合,因此,后有1648年的第二次革命的爆发。结果是国会方面 会胜,水年春理终于被判外死刑。

国会的胜利并不即等于民主的成功,克伦威尔及其军队已完全控制了国会,形成了英国史上一段军事专政时期。从1649到1659这十年间,因为没有国王的存在。在军队控制下的"残缺国会"递通过改建"共和政体",由枢密院掌握行政权,实则大权完全操之于克伦威尔及少数激进的消数徒之于。克氏复先后征服了爱尔兰与苏格兰,声势益形显赫。1653年他用武力解散了残缺国会,同时另组"护国政府",他本人成了新政府中的最高首长护国公。尽管形式上共和政体似乎很接近近代的民主体制,而实质上则根本无异于君主立宪。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新的革命政府毫无进步的意义,如新国会基础的扩大、工商业的发达,以及对外政策的修正(对美国人民与经济都甚为有利)等,都是革命政府的作大成就。不过,克氏的宗教宽容原则并未获得完美的实现,天主教徒依然未获得法律的保障。

终于告成了 1688 年的"光带革命"

由于集权与独裁的结果、克氏死后(1658年)英国的政局遂重陷于混乱 状态。这才给予斯图亚特王朝以复辟的机会。1660年,故王查理一世之子 棲變克将军迎同伦敦,是为查理二世。查理二世逝世后,其弟詹姆上二世复 继承王位,先后共28年乃是英国史上著名的"复辟时代"。在此期间,英国曾 有许多反动的倾向。宗教方面 尤数不从国教的分于又重新遭受迫害,不仅 如此,这两位国王还大有恢复天主教的趋势,尤激起了英国人民的愤怒。政 治上,他们也一步步地退向专制主义之路,詹姆上二世更是极力提倡君权神 埋之道。(姓。他一人具当时址于路层十四的类单层,并目从小生长在外围

官託, 深受专制主义与天主教的重陶。)专制主义与天主教的双面反动, 最后

詹姆士:世本人是天主教徒,但他的女儿玛丽却是新教徒,嫁给了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英国人民原以詹姆士:世死后,玛丽承继王位,则天主教的威胁即可告一段落。不料 1688 年他的第二位妻子却又生了一个儿子,眼看着天主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国会中 上权党(Tory,即后来的保守党)和民权党(Whig,即后来的自由党),便共同推举了代表到荷兰左迎接威廉夫妇。威廉率大军进入伦敦,备受新教人民的欢迎,詹姆士无力抵抗,遂遂往法国、英国初期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未经过流血斗争而获得完成,放落入为"长安革命"。

"光荣革命"价值并不足它的形式(国王易人)所能衡量的,实际说来,它 意味着近代民主政治与信仰自由的正式建立,1689年,国会通过了两项重 要的法案:(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根据前者,国王的特权完全被剥夺,英 国结束了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开始了一个民主的议会政治的新时代;这不 只是英国政治史的新阶段,同时也是世界史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后者, 爽国的不从国教分子,经过了长期奋斗,终于获得了基本的信仰自由,这实 县宗教革命的原则之更进一步的扩张。

英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宣告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次胜利,同时也是一连串胜利的开头。它首先勇敢地否定了君主专制的理论,而提出人的权利的概念(如《权利请惠书》与《权利法案》中所显示的)。国会与国王的冲突也就是民权与王权的斗争,最后民权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出民主的潮流是如何的不可遏止。在这一革命过程中,产生了一项近

代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制度,那便是政党政治。王权党与民权党乃是近代政党的先驱,有了这一制度的存在,近代民主政治才具备了正确的实现途径。因此,这一点是我们枪讨英国革命时所必须予以注意的事。纵览英国民主革命史,还有一层也是我们应该认识的;这里,我是指着她的合理的协商精神而自的,不通过流血的手段而达到理想的目标正是民主的最高境界。虽然英国革命之初也曾有过内战,但比较起来,它依然要算是流血最少的一个。此后,代汉制度既经奠定,英国的政治革命便一直是循着和平协商的方才非符的了

(二)姜国革命

美国革命,从某种角度上看,也可以说是英国革命精神的移植。但是,它在世界史上所显示的意义却远为重大。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革命只是内部的民主革命,而美国革命则是双重性的,除了对内民主以外,还有对外(帝国上文)争取民能解析的标题,虽然它并不包含者而统的因素。

18 世纪,北美十二个賴民地区是英国人最占优势的地方,因此 17 世纪的英国制度与观念也已散布在每一角落了。例如:这儿的法律制度,正如英国本土一样,是习惯法与脐审制的;而每一殖民地的议会(立法机构),也多少是模仿着英国的下议院。同时,英国派驻每一殖民地的总督和该地议院的关系亦复与英王和国会的关系无殊。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对十三州也有重大的影响,殖民地人民已开始获得很多的自治权利。一言以藏之,十三州对产品。

但是,十二州的民主革命却比英国本土进展得更为彻底。何以故呢? 其中有几种特殊的因素值得一提。

-、宗教的因素。我们知道,当英国国教迫害不从国教分子的时候,许 多英国人都为了宗教自由而移居到新大陆,因此,炎洲的宗教自由便远超过 英国本土,而十二州中的教徒,主要的都是一些激进的清教徒。这种宗教气 氛颇有利于政治上激进主义的成长。

、经济与社会的因素。这里没有像英国本上那里传统的有力贵族阶级,移民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中下层阶级的人上,益以开垦者的自信与自立的精神,故社会平等的程度也远在英国社会之上。经济上,这里真是地广人

最开册的了

、地理的因素。美洲和英国本土隔离太远,使英国无法绝对控制粮民 地中的政治。因之,反过来,殖民地人民也逐渐习于自治的原则,而憎恨英 国本土的任何专權的干涉。

和游台冷静楼形 和当时一颗欧洲社会经况比较而言, 姜洲的确县最进出

以上这三种因素是潜域美国民主革命的特殊彻底性的根本缘由。接着 我们要看看这十二个殖民地所受的英国的束缚究竟如何。最初殖民地须向 英国尽下列:重义务:-、它须生产英国本土所不能生产的商品:二、它须分 相监局的政府与陆,海军的费用。此外,基因对殖民地的下商业与海运的束 赠出级甘严重 储它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没 有成熟,所以革命一直糟延未发。到了1763年,情况却起了变化。这一年是 基国与法国在美洲战争结束的那一年。战争的结果产生了两项重要的影 响,一侧殖民地对法国侵略的恐怖消失了,它们毋须再依附英国的力量:再 者,在战争中殖民预的人口与财富都撤增了,因而他们的自信也大为增强。 恰巧此时英国财政也极其窘迫,要加重殖民地的税贡。于是1764年有所谓 "砂糖法",1765年又有所谓"印花法",其目的都是在加重对殖民业的剥削。 这样一来,殖民地人民大为愤怒,有一位律师奥狄 +(James Otis) 便喊出了 一句有名的口号:"无代表而征税便是专制。"反印花税的运动很快地发展了 起来。是年10月,九个殖民地的代表便在纽约开了一个"印花法会议",发表 了一项权利宣言。该宣言的主旨在争取陪审权与赋税权等。英国迫于情势 终于废除印花法,这是殖民地革命的初次胜利。

但是,美國对賴民地的剥削并不肯就此罢手,1767年,英国又要加征殖民地的玻璃、纸张、铝、颜料、茶等的人口税,遂再度激起了殖民地的反抗。后来英国让步,只要保留茶税。項,以维持英国国会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革命意识觉醒了的预尺地人民。现在连这一最低限度的原则也不肯让步了,他们要获得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双方强硬态度的结果终于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1770年,波士顿便发生了英军屠杀擊动民众的惨案。1773年,波士镇仅发生民众投弃英茶人海的事件,次年英国次定要严惩祸首,并封锁波

港,剥除马萨诸塞州的自治权。这样,殖民地的革命怒火便完全燃烧了起来,十二州(佐治亚州未参加)的代表在费城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决定了几项重要而适当的办法。会后并上书英王靖愿,但毫无结果。1775年4月,双东正式展开了战斗。5月间第二次大陆会议决议武装争取独立,推华盛顿为自己。同时还向基于作最后的遗废

会英时父集。蘇大京

事恋演变到这里,革命已经无法避免。1776年7月,大陆会议遂采取了彻底的革命措施,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独立宣言》。这宣言的意义不只在于它在当时所起的革命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把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因而奠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水恒基础。宣言的要点有三:一、一切的人 不只是英国人 都有生而具有若干不可少的权利,如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等;一、一切政府的正当权力都来自被统治者的问意;三、因此、必要时人民推翻专制政府,而另建新政府也完全是合理的。《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美国革命才算正式地展开。后来由于法国、西班牙与荷兰的先后协战,英国无法支持。终于在1783年与十三州媾和,承认美国的独立。

1789 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一个新兴的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了。革命 成功后的美国在政治上究竟有何新意义?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到以下几点:

第一, 它是建立民主共和国, 并废除了君主制度的第一个大国。

第二、它第一次实行联邦制度,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获得合理的安排。

第三、它是第一个以此文宪法为国家基本的和永久的法律的国家。

第四、它是第一个完成了政教分离,并把宗教降之为个人性的事体的国 家。

明白了以上几点成就,我们可以知道美国革命在民主政治史上到底占 着怎样重要的地位了。

(三)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发生于 1789 年,正当美国革命经结之际。它受美国革命的影响的事实是很显然的:初期革命领袖之一 拉 5 耶便是率兵援美的名称; 前法国《人权官言》与美国《独立宣言》也自有其一脉相承的轨迹。

英、美、法二国的民主革命一个接着一个,也一个比一个更为彻底与进 步, 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民主政治的胜利基础,此后民主政治的演进,则都是 基下这些革命的成就之上。同时,法国革命的影响范围之广,及其行动的壮

烈,虽非绝后,确已空前。法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人所最为熟悉的,而且由 于它的历程过于复杂,不是短短的篇幅所能够叙述得详尽的,因此,在这里 我口切把者而占放在它后去到各民主的成就上,其他的种种亦许可好从略。

18 卅亿的法国子论政治 经这 社会或宗教方面叙具极其妄制赛后的 败县 + 四的专制政治县田市上最著名的,他的名言"鲜郡园家"市县已尽人 装卸 注国工权之士其为惊人,"阶级会议"拥论于岳侧英国的国会,事实上 则加固感设,模太不足以约重国主的行动。经济方面下商业虽已有相当的 发展,但封建经济依然是势力庞大。益以第一阶级的僧侣与第二阶级的曹 **能拥有的土地** [],占全国的半数,却不须缴纳税赋,因此全国的担负却压在第 三阶级(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肩上;不仅如此, 僧侣们还要额外向农民征收一 种什一般 这一切严重被踢制了法国自由经济的成长、社会方面,法国阶 级制度也最为套严,第一,一两阶级县特权阶级,而第三阶级却被剥夺了很 名的权利, 干提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在一般人的心灵中也极深蒂固地存在 着。再就完教方面说, 法国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 宗教革命后兴起了一派胡 格诺(Huguenots)新教,深受天主教的迫害。只有黎塞留任首相时,曾一度 实行讨宽容的政策,及至路易十四登位,迫害政策又复抬头。从以上这一段 简短的叙述中,我们易然可以看到专制主义在法国盛行的状况。 法国革命 的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迂回、艰险,它所犯的错误之所以如此复杂。据县这 种特殊的历中社会背景限定的。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原是欧洲最大的强国。但由于路易十四穷兵黩武的结果。国势日趋衰弱。到了路易十六时,财政困难已达于极点。路易十六时,财政困难已达于极点。路易十六即位之初,曾一度改实行改革,请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柱戈出任财政大臣,负责改革。杜氏虽有一些成就,但终因贵族的强烈反对而被解职。接着,芮克继杜氏之职,芮氏对当时财政状况亦有所改进,惟最后(1778年)同样被贵族们逐走。局势演变到这种地步,改革之路可以说完全断绝了,剩下来的路只有一条,那便是革命。

这时,有志改革之十都一致要求召开阶级会议。阶级会议自 1614 年召 开后,至今已百余年弃而未用。最初,路易十六还迟疑不决,1788 年夏,政府 財政已陷于全部崩溃,不得已始决定召开阶级会议。阶级会议是次年(1789)开幕的,一开始便发生了代表比例问题的争执,第一、二两阶级主张以阶级为投票单位,而第三阶级则坚持以人数为标准。结果意见无法统一,第一阶级代表乃毅然宣布放弃阶级会议,而另组成同民人会。这一革命性的行动立刻撤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应,一方面是多数革命的群众热烈拥戴,为一方面则是国王与僧侣,贵族等的强烈反对。路易十六在贵族们的怂恿下,遂用武力停止大会的进行。但代表们却并不因此屈服,他们紧接着便有"网球场的宣智",表示要坚持到底,非重新为法国创造一部新宪法不可。路易十六迫于情势,只好让步,于是僧侣与贵族的代表乃都参加了国民大会。第一个革命的孢头是避过去了,但整个革命的趋势却依然已被罪强者。是年七月,因为大会中的宫廷派阴谋以武力解散国民大会、巴黎群众愤怒万分,诸攻路了责名的巴士底临狱、革命之火终于点起来了。

国民大会究竟有何特质的成就呢? 现在不妨让我们检讨一番。首先, 在是年8月,大会中的开明贵族代表即自动放弃封建特权。随后,大会复通 过法令,正式废除封建制、农奴制以及种种阶级特权。因此,1789年的8月, 在法国革命史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阶段,它宣告了法国传统的"旧制度"的终 结,也宣告了新的民主时代之到来。革命的行动并不仅止于政治、社会危畴 之内,宗教方面也起了空前的变化,教会的财产设收之后,僧侣一律改由国 家绝薪,于是法国的天主教无形中也变成了国教。在政治制度方面,传统的 混乱状况结束了的全国,重新划分成十三省,省以下再划分为区和公社。为 了防止高度的中央集权,各地官吏也从中央指派改为地方选举,这种制度直 到今天依依特殊未变。

法国革命的最輝煌的成果,当然要算是《人权官言》(1789年8月)。这一宣言的中心思想导源于卢梭的政治哲学,同时又滲入了不少美美民主革命的理论;它对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迄今不衰。宣言明确越指出:"人在权利上,生下来便是平等而自由的。"人权的内涵是什么呢?简言之,便是"自由、财产、安全。和抵抗侵略"。据此,则"法律便是群愈的表现,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亲自或通过代表而参与法律的制度。法律对一切人必须都是一样

的"。"除非犯了罪,并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否则任何人都不得被控告、 逮捕或监禁"。此外,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在宣言中也同 样获得了肯定。人民控制国家的财政,而官吏也须向人民负责。宜言的最 后一节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权利不容被剥夺。私人财产在保障个人自由上 的作用,则是无法承认的事实。

法国革命的另一民主成果应该是 1791 年的宪法,这一宪法的特殊精神 也和美国宪法一样,不仅在于它的分权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清清 楚楚,而同时,这三种权力分析到最后,都是导源于"群意"。(按,分权的观 念,最初是法哲孟德斯鸠于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所获得的结论。事实 上,英国的分权制并不如后来的美、法两国那样清楚。)

以上简略地指出了法国革命初期的一些民主丧现,以及专制主义的迅速没落。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近代政治发展到法国革命,民主的趋势已报消楚地显露出来了。法国革命后来虽然演变得极其复杂,但根本上则仍是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而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民主这一方面(第二共和的建立)。由于篇畅所限,只好到此结束。下篇叙述19世纪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当再有所检讨。

六

近代民主政治,经过这一连串的胜利,已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向自由与 幸福的大道。事实证明,它不仅消极地捕毁了中古的专制主义,而且还积极 地建立起一套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体制。觉得后的除独秀氏即曾具体地列 举了近代民主的一些"真实价值",他并且认为,只有在这些已建立的民主政 治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更进一步地走向"大众的民主"。反之,否定了近 教育年的民主成就,我们是绝对无法把近代文明向前推进一步的。

我在本章中把民主政治的胜利结束于法国革命。但我并不认为法国革命以后民主政治就停止了,相反地,在19世纪中,民主倒有誊更重要的进展。 我这种分期法是以民主的对手的转变——从专制主义到极权主义——为根据的。专制主义在法国革命以后大体上是没落了,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到了 法国革命已获得了决定性的第一阶段的胜利。19 世纪是唯物主义滋长的最 盛的年代、极权主义的幼苗已经茁壮起来。此后的民主政治,为着应付这一 新挑战便逐渐地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些,我们下篇中将有详细的 讨论。

会美好文集、集六章

第六音 平等补令的创建

---近代阶级制度的演讲

历史家于叙述近代史时,对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进步都能说得头 头是道,但对于近代社会方面 — 阶级制度— 的演变却往往游荡不详。 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挂漏。被然,社会的变革是各方面并进的,无法很清 楚地划分开来。然而,再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当不难发现;近代阶级制度 的演进本身确有一条明确的路线,而非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的发展所可以 뒒適的。

在未入正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所谓阶级是根据什么划分的。我们知道,政治上有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之分,经济上有穷富的阶级之分,让 化上有知识与文盲的阶级之分,社会阶级究竟何所依据呢?在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有时社会阶级是和政治阶级扩成一片,有时又是和经济阶级连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中,阶级的划分偏重于政治方面者为多,富商大帮尽管有钱,在社会上他们是毫无地位的。西方近代社会却恰恰相反,阶级的依据 是财富而不起权势。当然,这都是一些相对性的说法,事实上并不会如此绝对。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事实,社会阶级的存在颇受政治、经济以至文化各方面的不平等状态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只要社会有任何一部分是不平等的,社会阶级也或无法完全消除。决定社会阶级的因素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但社会阶级既经形成之后,它本身也同样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而也具有相当限度的独心性,这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会與財火集·田

从历史上看,近代阶级制度的演变受经济制度变革的影响最大。但我们并不能提此肯定。阶级制度完全是依附于经济制度的。我曾指出阶级制度的演进是从一元到多元。古代双康社会中,双康主不仅在经济上是统治阶级,在政治、文化各方面也奠不然。相反的。奴康则是一无所有的绝对被统治者;到了中占的封建社会。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一种变化。农奴阶级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受剥削与压迫。但已具有若下基本权利,即封建主亦不得侵犯。基督教的兴起夺取了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所以封建主与农奴在教堂中则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由此看来、经济制度显然不能必然地决定社会阶级。政治制度与文化状况也同样值得我们加以注意。据我个人的看法,社会阶级的分野在物质方面是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阶级制度为基础的,在精神方面却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与观念之中。因此,本章研讨近代阶级制度的演变,便不得不从这几方面着眼。(请参看抽著《民主革命论》一书。"论社会革命"的一章)。

首先,让我详细检讨一下,中占时代的阶级制度及其一般社会状况是怎样的。

大体上说,中古是分成两大阶级的;封建主和农奴。但这并不是说中占 只有两个阶级,事实上,在若干残存的城市中,尚存在着一种自由民的阶级, 这便是后来中产阶级的前驱。

封建主阶级又称贵族阶级,贵族们毋需劳作,而拥有大量封建性的土

她。那就是说,他们有权靠剥削农奴的劳动而生活,但他们也得向更高级的 封建主或国王尽某些义务,如从事战争、在特殊时期出席法庭、缴纳各种非 正细的政體等

如果撇开阶级的性质不谈,那么在形式上中占的封建阶级乃是金字塔式的,塔尖是园王,最底层则是广大的农奴。封建主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但根本结构都是"庄园性的"。大封建主有多至敷百个庄园的,小的也有一个或數个

我们追溯封建制度的起源,便可发现此种阶级制度的形式的确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蛮族人侵,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领成一片混乱。蛮贼横行,人民无法安居。于是,农民或小土地所有者遂自动托庇于有武力的大地主的保护之下,而成为他的臣属(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侵占性的)。因此,贵族们在早期确有保护农民不受外人侵犯之功,但封建制度稳定之后,贵族们便转成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同时,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服从更高封建自吃的基本原因。

贵族阶级及其生活状况大致如此,农奴阶级的情形又怎样呢?农奴是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当时"卑贱"的阶层。他们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甚少自由 可言。在这里,我们先得提一提"农民"与"农奴"的区别何在。农民只是指 雇佣性的自由农,像今天所普遍存在者一样,农奴则是上面所说的不完全自 由的农人,但农奴也并非奴隶,因为他当可以有一部分时间为自己工作,不 过除了逃亡或购得完全的自由之外,他水远得依附于他所属的土地之上。

在中古的早期,欧洲绝大部分的农民都是农奴,后米由于种种原因才逐 新获得了自由。然而,16、17世纪时,东欧许多国家的农奴制度却反而加强 了,甚至法国与西班牙也依然存在着大批的农奴。

农奴对贵族的封建义务,种类极其繁多,主要的有如下几项;一、农奴每 周须在贵族的土地上义务工作两日或三日,其收获则完全归贵族所有。在 收割期间,农奴得放弃自身的工作去为贵族收割。同时,在紧急时期,农奴 还要听贵族的某些使唤;二、农奴须时时向贵族撤纳税赋(习惯是采取物品 形态的);三、有些器具如制而护、撤酒器等,完全为贵族所有,农奴为要使用 常要付给贵族相当的报酬;四、农奴死后如无继承人,其财产悉归贵族。如 有继承人,则贵族可有权力征收该农奴的最好牲畜(如耕牛之类),并指定继承人缴付一等相当下溃产彩的练别段融

贵族与农奴两大社会阶级, 哪垒森严, 形成两种绝对不同的生活方式。 但这种阶级关系, 并不像占代奴隶主与奴隶那样残酷, 在理论上他们之间的 关系是建筑在"契约"的基础之上。 贵族有责任保护农奴, 农奴自然更有义 务为贵族分作。然而, 事实上封建制度发展到后期, 贵族阶级已完全堕落为 穷奢极侈的腐化集团, 只享权利, 而不尽义务了。 所以认真地说, 维系着封 建制度的还是"身份", 尊卑贵贱之分正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 到了近代 资本主义社会, 一切社会关系才真正是契约性的。 中古欧洲的封建阶级制 度大体上虽然很一致, 程度上却大有差异。 普鲁士、匈牙利、波兰和俄国的 阶级对立牲最为实锐, 法国和西班牙的情形也比较严重。

由于中古有基質軟会之存在,在某些地方阶级不平等又缓和了不少,那就是说,贵族与农奴也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贵贱分明的。 譬如我上面所说的,在教堂中贵族与农奴便都是上帝面前的平等人民。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精神平等的实际作用不大,而加以忽视,社会阶级的消除,精神平等倒是一种最重要的力量。近来研讨西方平等概念的学者威认为,基督教的平等传统是形成近代平等思想的主要因素。正因为有着这一点平等的根苗,近代平等社会的创建才很容易地获得了可观的成效。

我说中占大体上是分成贵族与农奴两大阶级。但并不意味者此外便无 其他阶级的存在。其实城市中的自由居民,也另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这 一阶级在当时人数极少,势力也有限,并不显得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以后 却逐漸地显露了出来。城市居民中也有许多是从农奴中解放出来的,在封 建制度最盛行的时期,城市都是封建主的私产,因此城市居民也和农奴。样 得向封建主尽某些封建义务。后来这一阶级的财产愈来愈多,社会势力也 愈益壮大,于是城市便一个个地获得了独立。一般地说,城市居民在中古足 比较自由的阶级,中占末期以来,由于农奴大批逃亡的结果,这一阶级的人 数不断在增长着,后来卒调变成我们所最熟悉的近代"中产阶级"。此外,我 切已经疑到,中占的农民也并非全是农奴,在农奴制度之外尚存在着一大批 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民也不妨归之于中产阶级之内。

以上便是中古时代阶级制度的一般状况。显然,人们都可以了解到这

种阶级制度的不平等性,近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意义正是要消除此种社会 的不平等。接着,我们要讨论到中古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制度如何演变成近 件的被为平等的阶级删度

阶级制度从中占到近代的演变,其大趋势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和带族与农位阶级的逐渐萎缩。

最初为了生命财产安全的橡放,农民们不惜牺牲一部分自由换取封建主的保护。稍后,社会既经安定,农奴们便开始要求身体的自由了,个别的农奴逃亡城市的事到处都是,而大批的农奴则组织起来反叛封建主,以争取集体的自由。早在997年,诺曼底已有农民革命发生,几年以后,神圣罗马裔国的大帝郭图三世遂颁布了一项法律,阻止农奴阶级的逃亡。12,13世纪时,农奴阶级又在另一形式下获得了解放,那便是封建主自动放弃农奴别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封建主发现,自由农民的工作远在困苦的农奴劳动的效率之上。欧洲不少地方的农奴便是这样获得了他们最初的自由。封建主的"解放条例"颁发之后,农民对封建主的义务并非就此中止,不过这些义务都已明明白白地载之于条例之上,因此封建主便不存能任意地加予农民以任何无理的担负了。这是农奴的社会地位的初次提高。到了16世纪时,西欧多数农奴都已转变成自由雇农和佃农了。英国属地运动的结果,大批农奴获得解放,法国早在14世纪时,农奴已购得了身体的自由。只有德国和若干东欧国家,因为落后的缘故,依然存在着农奴制度。

农奴阶级转化成农民阶级,是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步骤。因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因此西方历史家 往往称此种雇农与佃农制度为农业的资本主义。 四

农奴阶级的演进既如上述,现在我们试一察贵族阶级在此大时代的转 擦期间有何变化

中古贵族阶级的没落是一个长期性历史过程。它的没落,一般地说,采取了两个途径:一是贵族自动转化成中产阶级,一是农民革命使一部分的贵族趋向毁灭。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许多封建贵族便已从事工商业活动,因而也就脱离了他们原属的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打成了一片。在 16 世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燕族日上,封建制度遂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贵族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遂迁居城市经育商业。于是一时乃有"离乡地主"之称。贵族既成经商业,地租态也不得不随从实物改为货币。这样,封建的农业体制便完全为资本主义的方式历代替了,而原来是由身份维系者的封建阶级级演化为中产阶级的最好例证,是英国及其他若干国家的"圌地运动"。贵族阶级因目睹羊毛业的利润奇高,乃把原有的土地圈作牧场。这一改变,一方面便贵族转化为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又解放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阶级。

至于农民革命之促成贵族阶级没落的事,在中占末期和近代时期的历史上到处可见。例如;德国南部自1476年以来便一再发生农民反抗贵族和 傳紹的革命,许多母族因此優求。

促成贵族阶级的失势还另有原因在。我们知道封建贵族是靠武力起家的,在武器不发达的中占,贵族的整全及其自卫武力已足以保卫自身及其臣属的安全。但自火药发明以后,堡垒的作用消失了,贵族阶级的威励遂领成过去。此外,王权与中产阶级的联盟,也使得贵族阶级的权威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Ŧ

农奴阶级的解放与贵族阶级的没落,只是近代阶级制度演进之消极的一方面,它的积极一方面乃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两面原是不可分的与 兄为因果的一体,后者的兴起促成了前者的没落,而前者的没落又愈益加速了后者的兴起。

在第四音由,我们已详尽抽句法了游水主义的成长,由产阶级的针大正 是它的必然结果。早期逃亡到城市中的农奴,固然成了中产阶级的有力分 子, 后期迁居到城市中的带族也先后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城市的中产 阶级自始便和农奴不同,而获有很多的自由权利。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得 数,我们在第四章中已有所说明,这里不必重复。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它在社 会与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 在第五章中, 我已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中产阶级 郁已在政治上抬头。在法国。而奋牙和差国、中产阶级已逐渐被重认为"第 三阶级",而得以参加封建议会、这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初先得势。15 世 纪末叶的法国,由于百年战争的结果,贵族阶级无论在财富或权势上都已大 为衰落,中产阶级遂乘时崛起。在1484年洗举阶级会议中第三阶级的代表 邸, 农民也在得了参加权。后来的第三阶级实际上便包括着中产阶级和农 尼两个社会阶层。和法国同时,英国的中产阶级也发展得很快。这时英国 的城市已达到高度的繁荣与独立。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也能够逐渐地获致大 量的财产,并掌握着重要的政治与法律机构。英皇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 在立法上便处处照顾到商人阶级的利益。甚至都铎王朝本身也是威尔士地 专中产阶级电导的基发户。15 世纪末与 16 世纪初的西班牙, 低层阶级的自 由权利与福利也比较有着更多的保障,但中产阶级的势力却比不上英法两 国。

随着中产阶级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得势,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无形中 提高了一步,平等观念的种子逐渐散播在一般人的心灵之中,自然人们也都 在向往着一个平等社会的到来。 会美的主義。第六日

关于中古末期与近代初叶间的阶级分野,我们已作了一番广泛的观察。 但是,从森严的封建社会,演进到"人是生而平等的"近代社会,并非一朝一夕的易事。这一伟大而艰苦的上程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 讨论的理顾

据我个人的了解,最初填平了中古阶级鸿沟的是 I 权的价头与法律平等的兴起。 E 权扩张的结果,一方而是贵族阶级的没落,另一方面却是法律平等观念的萌芽。 试以英国为例,英国的 I 权在 16 世纪的都铎 E 朝统治 F 达到了最高峰;而同时,英国的习惯法也逐渐演化成一种国家性的法律了。强有力的 E 朝建立起来以后,全国人民无论任何阶级在闽 T 面前便都成了平等的属民。汤姆生教授流得好,"人们通常忽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强有力的 E 朝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意识,此种意识使平等主义能更进一步地扩张,而超越了宗教派别或教会的界限以及社会阶级的限制"(《平等》,13-14 页)。 近代法律制度对于社会平等的贡献则尤为显著,它有定了一切贵族阶级的特权,于是法律面前,一切阶级的歧异也都自然地消失了。这便是身何所感悉的"法治",它确为近代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

宗教革命也大大有助于近代平等社会的创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即使在中占时期,费族与农奴在教堂中也都享有精神上的平等。宗教革命的基本原则是,人人都可以凭其,一己之良知而与上帝相通,这显然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平等。同时,在新教教会之内,新教徒也确能根据者平等的精神进行自治。汤姆生教授认为,加尔文教义传布的结果,留下了"一般社会成员在精神价值和社会权利与义务上都是平等的"原则,真是一点也不错。

在经济方面,阶级制度也同样起了质的变化。但由于形式上阶级的分野 并未消除。人们对此多未能了然。 封建经济实质上是靠"身份"来维持的。 "身份"则是世世相缘、一成不变的,所以贵族阶级与农政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根本上满摄了一个重要的假定。贵贱是天生的。 到了近代资本上义社会, "身份"已为"契约"所代替。 尽管资本家与工人在实质上存在看起大的不平 等。但在精神上他们却同是平等的自由人、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在初期确存 在着竞争的自由,资本家于T人的阶级地位也就不像贵族与农奴那样具有 周空性,而基础财讯以转换的了

企要則立篇,第六日

此外,近代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将强烈的阶级意识冲淡了不少。中产阶级、农民以及城市的无产者都为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个 旗艇之下,不复意识到按此之间的阶级鸿沟了。

+

現在,让我清理 · 下近代阶级制度演变的结果,看看它有何实质的成 始。

照我们的划分法,阶级可以是四重的 一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上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分野,因为有了民主制度作保障,实已名存实亡;文化与智识文盲上的阶级分野,则由于义务教育的普遍推行,也已不再存在。法律平等的原则之确立、特权阶级之消失以及宗教平等的精神之传播。使人们在意识上确已没有贵贱的观念。剩下来的,似乎只有经济方面存在者严重的阶级歧异。贵族与农奴两大经济阶级的对立消除之后,代之而起的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鲜财对垒。但根据我上面的分析,这两种阶级制度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后者的症结仅在于经济制度上面,而不是在精神上有什么不平等之处。因此,只要我们对症下药,最后这一不平等的阶级制度之程除也不是什么难事。

檢讨了近代阶級制度演进的过程,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平等社会的创建 确是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像这样艰难而迟缓的运动,我们居然能在短短 数百年间于不知不觉之中完成了,那么,我们对民主的前途不是更应具有无 比的信心么?

第七章 帝国主义时代

——极权主义的根源及其萌芽

历史跨进了19世纪,近代民主主义显然遭遇到一个严重的新能战,这一挑战,追缴制始,是来自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第四章的结尾处,我已根据史实指出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变质,到了19世纪,这种变质的恶果便很显然地暴露出来了。这些恶果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另一则是机器工业所带来的唯物思想。它们逐渐为极权主义铺好了基础。由于在精神上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是根本相遇的,因此,我们又必须把这二者了解为一体之两面。

就某种意义说,15世纪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航海运动已给后来的

帝国主义开了路。但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在初兴的阶段,故殖民的意义远较 健略的性质为重

食匙到皮集、節六日

帝国主义原是资本主义的外在表现,因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痢症愈严重,它的帝国主义的面目也就愈益狰狞。有一件很重要的史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者之间的关联。我们知道,西方工业革命的主要阶段是1830 1870 年;1870 年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变成了少数大资本家的垄断经济。但同时,1870 年以后,也恰恰是西方帝国主义以崭新的姿态出现的时期。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上的概念,此间幽处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18 世纪是英法争夺海外殡民霸权的时期,结果无论是在美洲或亚洲,法 国都失势了,英国形成了世界第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到了 19 世纪的下半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划时代的进展。从 1860 年至 1880 年这 20 年间,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法、德两国则在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间拼命加强 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霍布逊在他的《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一书中,也将 1884 至 1900 这近:十年划为欧洲列强加紧扩张领上的时代。在此期间,英国夺得了三百六十万平万英里面积的地方和五千七百万的人口;法国夺得了三百六十万平万英里面积的地方和五千七百万的人口;德国夺得了一百万平万英里面积的地方和一千六百丘十万的人口。总之,19 世纪末期,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便是如何攫取更多的殖民地。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看帝国主义的问题,显然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来得深切些。百余年来我们是一直处在帝国主义侵略铁腾的蹂躏之下。中类的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美国打开日本门户则是1853年。这两个年代告诉我们,19世纪中叶以后,确是帝国主义气焰最高涨的年代。关于这一点,列宁的见解倒是很正确的,他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垄断前期的资本主义,即以自由竞争制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极广的时期,是在19世纪。60和70年代。现在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便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巨大'高衢',并异常加强了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所以,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显然是和分割世界实锐化的事实联系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各高阶段),39页。)

会提到支票。第六

以上只是资本主义变质以后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申重黑的,我们得了解19世纪以来两方社会内照所少生的少化。

大幼在 1850 年左右, 蓝圆和比利肚在纺织工业方面已发展了大规模的 广厂制度 其他欧洲国家加德国 注图 俄国第,由于安理条件不具备,则识 到 19 世纪的下半叶才且有大规模的工厂生产。益以"像战时代"到来之后, 工业进步一日千里。从 1830 年到 1870 年这 40 年间, 工商业都有着惊人的 扩展,铁路,公路、轮船的发明,使人类交通起了划时代的革命。因之,大量 的原料得以很快地运输到工厂中来,而工厂中的大量生产品,也可以推广到 用器运的市场上去。供与求相互音长的结果,终于把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 推进到垄断的阶段。所谓资本主义的垄断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它的最显著 的标识便是大垄断公司的出现。一般地说,欧洲自由竞争的最高峰乃是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自此以后,便相继出现了巨大的垄断组织(请注 資, 这与 前面所说的工业革命的结束与帝国主义的新开始在时间上又恰恰相吻合)。 19世纪80年代时,由于经济上的不景气,大资本家们乃纷纷组织卡特尔 (Cartel)。这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最初形态。卡特尔的作用,是在各个参 加此组织的企业之间分配市场,并规定商品的最低限度的价格标准,而共同 遵守ラ 接着、を油加(Syndicate)、托拉斯(Trust)等更完善的垄断组织--个个形成,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垄断组织已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的普遍基础。

19世纪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一方面大资本家是如此的得势,而另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却苦痛万分。本来,像我在第六章中所指出的,阶

级分歧和阶级意识已经很轻微,但 19 世纪的大机器生产,却又在资产阶级与 劳工阶级之间划下了…道深刻无比的湾沟。这正是产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 学说的历史社会背景。在民主体制已经建立的国家如英国,劳工运动也展 开了,工人们要求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力和社会保障。关于这些,后面我们将 继续让心到

Œ

极权主义的萌芽,并不单纯地是劳工阶级生活困苦这一历史社会背景 所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大垄断公司的出现,也未始不使极权主义增添了不 少力量,因为,尽管极权主义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命题出现的,但它二者 在根本: 知有最相同的一点——权力集中。

我们已经说过,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结合造成了条断经济。这里我要更进一步她指出,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机器生产制培育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潮。在上篇中,我们看到近代文化运动的新方向是人文主义的;工业革命以后,人文主义的精神又衰落下去。在机器的熏陶中,在解煌的物质文明对周之下,"人"不再被人们重视了。人们只相信科学万能,相信自然的规律。而一切人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去发现规律和适应规律。这种思潮和机器生产之间的关联受到人们的注意。我们现在就要来试着分析这一点,看看极权主义的根苗到底发生在何处。

机器生活究竟有何特征呢?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事。它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的集中。在一个工厂之内有着几架大机器,许多工人整天围绕着它而工作。而且,资本家所考虑的只是如何使工厂设在靠近原动力。水额或煤矿一一和运输便利的所在,以及如何骤价而迅速地建造起工厂来等问题。至于光线如何、卫生如何或空气如何之类的问题。他们是毫不关心的。因此,每一个上厂建立之后,接着便有许许多多的工厂环绕此一所在而设立,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区。此外,在工厂区域之内还随着出现了大量的工人住宅,其建筑与卫生则就远在工厂之下。通常工人们一家大小都拥挤在一两间房产用,其淮渠不堪的情形令人无法形容。在这种人挤

人的社会中,很容易培育一种憎恨人的心理;此外物质条件的困苦也严重地影响到心理与生理的健康;人的生活如此,人格的尊严与价值自然便随著丧失了。 兼人"无恒产者无恒心", 正人既已沦为无产阶级,他们早先获粉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遂亦为减色不少。我们"石难想象,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一日听到"头鱼","阶级仇恨"等口丛时,其情然会如何他激昂了。

机器生活的第三个特征是人的机械化与零件化。我们知道、厂业城市 在外給便具紙其单调的,都市中的一切建筑都是那么磨俗而机械式的,毫无 罗术惊昧而言,不仅外表加此,下厂厂人的内在生涯更是单调得可怜,在 丁厂中, 广人的工作品固定的, 每天都是那一套公式, 没有变化, 他并不能 前二小时织布而后,小时继伸, 损为时间根本 不厘于他自己的了。每天尽 展工厂鸣笛的时候。他就得上工,在单调的轧轧机器声中消磨着悠长的日 子- 工作时间音在14小时以上,更有基者,工作的本身也零件化了。每 一种工业都已被划分得七零八卷,而每一类工人则只管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自然是近代分下制度的结果,但分下制一方面固然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 方面却使了人变成了自动的机器——每个人都习惯地重复着某些特殊的动 作,结果使得脑筋停滞,完全丧失了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工人长期机械化的 结果,重物轻人的观念便很自然地产生了。机械化的结果是人们丧失人自 由自主的精神,架件化的结果硼破坏人格的独立与完整。而且,人们长久地 习于严格的纪律训练,也正是后来极权主义所最需要的预备条件。法西斯 便都具有严格纪律的特色。从历史上看,这种特色只有在两种社会基础上 才可能形成, -- 种是古代绝对服从的奴隶制度如斯巴达, 另一种则是近代的 机器生活。当然,我并不是说只要存在着这种制度的社会便必然得走向极 权之路,但极权主义必须得建筑在这种制度之上,倒是可以断言的事。

机器生活的第三个转征是生活无保障。在农业生活中,农民无论怎样 困苦,但他总有一块抢不走,毁不了的土地可以依赖。 E人却完全不同了。 F.业革命以后,城市无产者的人数迅速地增长着,因此劳力过剩而工作不 足,失业的威胁随时存在。多数的 E厂 E作都不需 要很高的智力或技术,故 宽争的人也极多,这更增加了失业的机缘。即使退一步说,失业的问题解决 了,经济危机之一再发生却又常常威胁到工人生活无安全。此外,工人毫无 积蓄,倘遇疾病或其他愈外时,便立刻无法支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工人生 分析了近代机器生活所造成的三种特征,我们显然已能了解到近代极权主义发生的社会根源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造成这种特征的并非机器工业的本身,倒毋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加上工业革命的助封为离,才给近代工人阶级带来了无穷的灾害。

Б

极权主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根源我们已发掘了不少,而它在思想上的根据我们还没有透到。现在,我师郭从这一方面来极渊极权主义的发源地。

一般治思想史的学者都认为两方思想自希腊以来,便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互争维长的历史。其实就表面上看,这种分类法未始不各有几分根据,但更进一层地分析一下,我们当不难发现,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都不绕着一个问题而产生,那便是"人"。一切尊重人的价值,以族等的存在只是第二位的思想,都是属于一位、而社会、国家、民族等的存在只是第二位的思想,都是属于人文主义的;反之。则属于唯物主义或唯神主义的一层。从这个标准看,希腊是人文主义的等的时期,中占则是唯神主义的资治的代;文艺复兴确曾一度唤醒了人文主义的意识,但到了18世纪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唯物思想已开始拾头。人文思想具有温和缓进和个人中心的特质,而唯物主义或唯神主义则是激进的和集体主义的。因此,在前一种文化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则是较为专制的。历史的例证极多,如希腊最早攀始了民主体制,中占却又陷人黑鳍的专制主义时代,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近代民主。

在哲学史上,18 世纪的法国是以唯物论的盛行而著称的。其实,早在17 世纪时笛卡儿和斯宾诸莎已经开了唯物论的先河。笛卡儿原是一位自然科 学家,他的哲学建筑在物理学与数学的基础之上,故颇带有几分机械论的气 類。他將有机界作机帔的解释,因而认为人也是一个机械,心灵只是身体的一种机能。但笛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论哲学家,他同样承认精神的作用及其价值,后来来布尼茨便维承了他这一方面,而发扬光大之。 笛氏的唯物思想的门庭经过了斯亥诸莎的整理,也而目为之一新。斯氏含弃了笛氏唯心论的一面,发表为一元论的唯物论。他认为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是单纯的机械式的。他从数学理论出发,所以其哲学又具有严格的定命论的性质

从笛、斯诸氏的唯物思想演进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中间还经过几位哲学家的过渡。如:英国的托兰(John Toland)曾著《泛神论》一书,以机械解释人的感官。哈德勒(Hartley)则认为精神作用系赖脐髓之波动。其活动乃 實施者即轉的注酬

到了18 世纪,唯物论又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拉美特利(La Mettrie)承受了笛卡儿的动物机体的机械观,认为人也同样是一种机械。霍尔巴赫(Holbach)寿(自然体系)一节,纯以物质与运动解释一切,而不承认别有所谓灵魂。在他的眼中,思想只是脑髓的作用而已。法国唯物论的大师,要推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很下起具有自然的一切力的统一的思想,并坚信自然科学将来一定能使自然的一切力结合为一完整的体系。卡巴尼和霍尔巴赫一样,也以为思想是脑髓的作用,指宾内则从生物学的观点上发挥他的唯物思想,他把一切的命化都看成了物的增加。

我们简要地叙述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便不难发现它是如何在思想上为现代极权主义开路的了。这些唯物论哲学家都具有一种特征——以自然科学为哲学的基础。因此,他们的哲学上也都打上了自然科学——数学、机械学的烙印。机械论、一元论、独斯论等,正是今天极权国家的教条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在18世纪时这些因素都已经存在于唯物思想中了。最有意义的是,拉美特利曾写过一本书叫作《人——机械》,极力证明人与禽特是基本上相同的东西。人文主义的黯淡,唯物思潮的猖獗真是达到惊人的程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物质文明成就的增加,唯物论到了19世纪又有 若新的进展。这里我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的费尔巴哈(Ludwig 后都是依附于身体组织,

Feuerbach)。 费氏最初是黑格尔的信徒,但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唯物论者,反 对黑氏的唯心哲学。他认为:"哲学当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而自然科学也 应当和哲学综合。"他肯定眼睛是从存在中产生的,人的思想,感觉和体验量

另一方面,19 世纪者下进化论的大师如赫胥縣(Huxley)、海克尔 (Haeckel)、斯宾塞(Spencer)也同样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唯物思想。海思教 授青写过一本 书叫作《唯物主义。世代》(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叙 法从 1870 年到 1900 年间的欧洲历史。他特别注意唯物观点在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以及现实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由此可见,近代唯物思想的流行是如 何普遍而疑人了。

六

帝国主义、垄断经济、机器生活,以及唯物思想等都深深地影响到现代 极权主义的形成。极权主义绝不是历史上专制主义的单纯重复,它确具有 新的内涵、新的根据。它抓住了近代文明中某一方面的严重病症,因此才能 风雕一时,深受一般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们的拥护。极权主义的存在是具 体的,尽管我们根它,咒骂它,但都不足以动摇它的根本。它的产生是有原 因的,我相信除了发绳并消除这些原因之外,我们一时还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可以根本占约它。而且,即使我们可以凭着军事、政治的方法打倒它,如果它产生的原因依然存在的话,我们是无力阻止第二、第三种极权主义的萌舞的,所以,而履乃在于如何从超本上改造近代文明。

- 19 世纪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极权主义萌芽成熟。而 20 世纪极权制度的出现,实只是一种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而己。 追颠赖始,我们不能不从 19 世纪说起。
- 但人们不免要疑问,为什么英、美诸国曾经存在著极权主义的根源,而 没有形成极权制度呢?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答。第 ,这些根源只是 构成极权主义的必须条件而非充足条件,那就是说仅具备这些条件并不必 然能产生极权主义,还得看 · 国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形究竟是 有利抑有害于这些条件的效用之发挥。第 :,任何一种制度既经形成之后, 便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问题仅在于该处是否具备了此种制度的存在条件 (注意,并不是构成条件)。就我们所知,被权主义存在的最好所在,乃是具 有专制传统和经济落后的国家。

第八章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

---19 世纪以来的民主发展

这现在止,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极权思想与制度的起源,成长,以及其建立诸问题。读者们也许会误解,以为自从19 世纪以后,民主主义便一蹶不振,近代文明已根本走上了极权主义的方向。我不希望这本书会引起恰恰和我的愿望相反的了解;事实上,我只是很客观地、同时也是很严肃地指出;19 世纪中叶以后,近代民主主义已开始面临着一个新的严重的历史挑战——极权主义的挑战。在打击旧专制主义的方面,近代民主可以说是全部胜利了。但由于民主主义最初未能预防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弊病,终于促成了极权主义的发芽激长;而且,在极权主义挑战的初期,它又未能对之作适当的反应。于是,到了20世纪,这一点病症递激扩大到了威胁民士存在的程度。

究竟民主主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独占品呢?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我仍 愿就历史发展的真相来解答这个问题。一般地说,19 世纪中叶以后,民主在 声势上虽已不如极权主义的显赫,然而,它的坚定而实质的进展却绝不容我 们抹杀。由于受到极权主义的挑战,民主主义的发展,便逐渐从政治范畴内 推广到社会与经济的阔地中;但政治民主在19世纪中的普遍进展,却仍不失 为诉代之即的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也不能不过之有所论列。

金英町文集 第六日

我承认 19 世纪中叶以后,民主主义确是从政治方面向社会其他方面跃进了,但并没有忘记。民主主义自始便是一个全面性的事体。 初期自由文化、自由经济以及平等社会的运动已经告诉我民主的内涵是如何丰富, 固非仅止于政治制度这一方面。事实上,后期民主所面临的并不是旧困难的继续,而是影情势的产生。 工业革命给近代社会带来了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危机,这些货机强使民主主义不能不开拓新的方面,增涨新的内容。

19世纪初年,由于拿破仑专制侵略的结果,欧洲义一度回到了专制主义的手中。拿民虽然否定了法国军命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但他的侵略军队却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了欧洲大陆的一切角落。因此1814 1815 年的继也纳合议,也不敢臂天下之大不韪,推翻法国革命的全部成果。其后在欧洲各国的宪法中,民主贩则确已获得相当程度的按受。由如可见,专制主义的复辟只是表面上的,实则民主主义已深入一般人民的心坎,绝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够驱除清净的。19世纪上半叶,政治民主的要求极为普遍:上层阶级认为民主的代议制可以避免流血暴动,中下层阶级则坚信唯有选举制度才可以保障他们的自由权利。但维也纳会议时代,议会制度并未流行,法国的议会例在萌芽期间,奏地利,普鲁士与意大利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有英百污选举制度,在此时期内,民主的追求是不免,为任事不得有若干小国在试行选举制度,在此时期内,民主的追求是不免,

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与英国兴起了一种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导源于两方面: 是18世纪以来的开明的政治理论,此一理论早经济克、 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边论和杰斐逊诸人一再宣扬,反复具现于美国的《独 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之中。另一则是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 革命带来了一批有钱有势的中产阶级,他们逐渐地要在政治上抬头,在经济 上获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也对民主主义起了一番冲激作用。新自由主 义大体上依然是传统民主的延长,在文化上它维护思想自由的原则,提倡自 然的企业竞争,在经济上它代表个人主义、职业自由、贸易自由,和无限 制的企业竞争,在政治上,它认为理想的国家只应尽维持秩序、保护私产、振 兴龄育等亦任,而不得于地个体的自由。

很显然地,新自由主义在文化政治上的理论并无严重错误,可是,它经济方面的主张却不能不受到相当的限制。资本家利益迅速增长的结果,劳工生活则在层面下。最后,终于促成了劳工运动的兴起。

 \equiv

新自由主义的实际表现如何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事。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英国在19世纪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叙一叙。

英国自光荣革命以后,宪政的基础确已奠定,但政府中的贵族气氛却依然推被厚。早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后,英国的王权党(后来的保守党)和民权党(后来的自由党)的领稿们便已讨论如何进行国会改革,扩大选举权并使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议院中获得代表席位。旋因法国革命爆发,此种议论遂暂时消骸、1815 年以后,由于激进分于如边补,相伯特(Cobbett),稳勒诸人的倡导,改革之说又甚需尘上。这一运动立刻获得民权党的热烈支持,1819年罗蒙勋爵即建议给予新兴的工业阶级以选举权,次年,民权党领袖格雷(Earl Grey)遂正式采取了温和改革的党纲,这时,王权党虽常在原则上反对改革。但在它执政期间,也有若干重要的民主措施与政策,如,1828年废除不从国教分子的权利限制、1829年解放天主教徒,以及减低关税,承认拉了参册的几个革命政权等。

1830年民权党格雷组阁,即提出了改革法案,经过几度波折,直延到 1832年才获得通过。法案中包括两大要点:一、议席重新分配:二、选举制度 更趋划一。经过这次改革,英国投票人的數目遂增加一倍以上,但工人阶级 却仍未能分削政权。不过,有一个原则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国会乃是国家的代表机构。改革后的国会普通过了若干重要的法案,对英国民主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一,1834年的废除黑奴;第二,津贴私立(教会)学校,推行自由教育;第二,1834年的济贫法,使穷人的人数大为减少。他如刑法的改良、公共11年以的设分。等中期共展后上重要义的立法

但是这一次温和改革亦未能完全平息英国的民主要求,接著(1835年) 便有人民宪章运动的兴起。宪章运动对于政治民主提出了六项有名的原则。一成年男子的普选。二、国会每年选举一次,一、选区的平等;四、秘密投票, 五、国会议员选举不得有财产限制;六、议员须有薪金。此一运动虽未获任何创始际成就,但对苯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却得重大。

另一个值得 · 提的重要事件,是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 谷物法的限制 对于地主和贵族阶级最为有利,而一般人民却深受其苦。尤其因为它妨害 了 贸易自由的原则,中产阶级对之更痛恨万分。1838 年且有反谷物法联盟的建立,顿时形成一个全国性反对力量,国会终不得不1846 年把它废除 了。此项法律的废除一方面使一般平民生活担负减轻不少。另一方面则打破了贵族限制中产阶级的经济抽锁,自由贸易遂成为英国主要国策之一了。

这一连串的社会立法,自由贸易,尤其是工会运动的兴起(后面我们将特别讨论到),使英国的商貌整个改观了。英国第二次改革,其势已不可避免。1867年保守党领袖狄斯累里终于提出第二次国会改革法案。历史家威认为,这一次改革才使英国真正地走上了政治民主之路。根据该项法案,选举区的平等大体上是获得了,下汉院议席增加到 670人,选举权虽没有完全取消财产的限制,但已大为放宽。此外所有 E会会员也都获得了选举权。1872年通过了秘密投票法案,1884年乡村中的选举权也获得扩大,选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1885年选区重新划分的结果,下议院议员的选举已接近每五万人一名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从 1867年到 1885年间,英国政治民主已达到了完成的边缘;人民完章中所要求的六项,至少已有四项(一、三、四、五项)是真的实现了。

00

法国从1848年第二共和国建立时期起,原则上是重新获得肯定政治民主的。拿破仑第三的当选总统,便是全国性成年男子普选的结果。前面我们提到,1871年第二共和国的国民大会也是从成年男子普选中产生的。1875年的法国宪法,更进一步地奠定了法国民主体制的基础。 戴制度本身说,法国民主的程度还在英国之上,第一,它的上下两院都是选举的(英国上议院则是世袭),上院议员是间接选举,下院议员则是成年男子的普选,而且每一个男人都有投票权,不受财产的限制。第二,它的元首是总统而非国王,法国可以说是欧洲民主国家的前锋。

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原是极端专制的,但 1867 年俾氏却允许北德联邦 由成年男子普选而成立了国会;继之,1871年全日耳曼帝国也从普选中产生 了一个国会。尽管德国的国会并无权控制政府,然而,俾斯麦居然也要利用 民主政治的形式,总是值得我们寻味的事。

意大利与比利时两国 · 直仰慕著英国的宪政民主,但中上层阶级却一 直不敢把选举权扩大给人民大众。1882 年,意大利始将选民人数增加了 · 债,但仍未采用卷法制,此利时顺于1894 年取消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

瑞士的民主是著名的,它早在1848年便完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体制 具有一个两院制的国会和一个行政会议。行政与立法两个机构都受人民直 接投票的限制。1847年以后,瑞士的民主政治且走上直接民主之路,同时又 采用了复决与创制两种制度,使民主政体又添了一层保障。 葡萄牙早在1826年即采取了一部民主宪法,后来又一度废除了;1834年又重新产生了新的宪法,1852年此宪法复进一步地获得充实,规定了下院议员的直接民选制。1869年葡国废除了其殖民地中的奴隶制度,1885年又则在6份帐册及上议院议度的权利

西班牙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一被三折。1837年时它已具有民主宪法,后来横遭女王伊莎贝拉的破坏。1869年西班牙重新制定了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维护宗教宽容,并建立民选闰会。1873年它更建立起第一共和国,但不数年、波方王朝又在该国恢复了君主制度。不过西班牙的民主政治却未受到政体改变的损害。1876年它宣布了新宪法,规定国土须向两院制的国会负行政责任。国会由民众选举产生,元老院议员则是指派的。1890年国会的选举,复正式律小起成年男子的普选制度。

希腊方面,1864年也采取了一种彻底民主的宪法;根据此一宪法,希腊的 - 赊制国会领从成年男子的普洗中产生出来。

此外, 奧匈帝國, 俄国和鄂图曼帝国等专制国家在此期间也曾有某些形式上的民主倾向,如1867 年奧匈帝国的宪法, 1861 年俄国的废除农奴制,和1864 年的地方议会的建立,以及鄂图曼帝国在1876 年所颁布的宪法等皆是。然而本质上它们都依然是反民主的,一切形式上的做法实际是无关宏旨的

在19世纪中,美国的民主曾有着极重要的进展。关于它,我们将留在后 而作较长的检讨,这里暂且从略。

以上这一番比较研究,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即使在社会主义最流行的年代,民主主义也仍然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辉。民主政治之同时出现在欧州大多數國家中,正反映出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向往所在。 虽然,在这期间近代文明的病症已重,绝非政治民主所能单独挽救的,但是离开了政治民主的基础,已有的病症固然无从医治,新的病症反而相继发生。 极权主义的成长便最足以证实这一论据。下面的史实更会告诉我们;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却正是在政治民主的旧基础上发芽滋长起来的。

早在19世紀初年,英国若干王权党首领即己开始为劳工阶级的苦痛呼 吁,对中产阶级大肆攻击。1819年英国国会循联文的请求,通过了第一个劳 工法案,这是劳工立法的开始。1833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有关截工雇用的法 案,1848年的法案加强了政府对劳工福利的监督,固定女工与童工的工作 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1842年的部门法则禁止妇女在地下工作,同时男 富在十岁以下也不得雇为穿工。此外还有一连串的关于改善劳工生活的法 案,如1847,1855,1860该年均有极重要的法案集得通过。

但这些班多少是由政府发端的,不能说明劳工本身力量的成长,其实与这些劳工立法同时,英国的工会运动也发展了起来。早期政府企图禁止劳工组织却介蓄产生,从地方性到全国性的工会纷纷成立,政府终不能不于1824—1825 年期间部分地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但其作用却被限于和平要求增加工资或缩短工时等项。这一次立法的内容虽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劳工组织总算争到了合法的地位,对于工会运动是然是一个级大的激励。所以,接着劳工组织使做人地发展起来了,1834 年散文便把英国各部门的劳工团结成一个"全国大联合工会",为争取八小时工时而发动罢工。其时,适逢人民宪章运动兴起,一大部分工人阶级都被吸引到那一方面去了,故工会运动未能获得重大的进展。1848 年宪章运动失败之后,工会运动又复乘时崛起。工人的目标也逐渐从政治民主转变到经济公平方面;工会力量的强大已使得雇主无法搬开工会人员的合作了。1851 年工程师混合会便是这种新工会运动的前驱。此后,在19 世纪的50 年代和60 年代间, 类国到处有新工会的建立,对其后的劳工立法与扩大选举制均有直接的影响。

和工会同时兴起的还有一种合作社团。前者的目的在如何提高工资, 后者的目标却是要减低劳工的生活费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夺。1844 年 工 人合作社第一次在罗支德耳(Rochdale)成立,跟着便到处都有这类组织在英 国出现。到了19 世纪的70 年代左右,合作社的会员已在数十万人以上了。 英国工会运动最重要的里程碑是1871年的《工会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工会可以依法保卫它们的行动,工人们还有权集体议价,这对自由契约的原则多少已是一种限制。1875年此一法案又再度获得扩大,工人们增添了和平罢上权。从19 世纪的 70 年代开始到 20 世纪初年,英国的大工会从八十条个增到近七百个,会员也从二十万人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1906年英国1年的产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力量的长的最高表现。

1884 年英國的第三次改革再度扩大了政治民主的基础,选举权的财产 關制至此才完全取消。工人阶级也跟着在政治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美国工会运动也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远在开国之初,便已存在着地方性的工会;19世纪60年代又有一些技工联合合的组织出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一共具有三种性质不同的劳工组织;一种是按工联合会;一是工业联合会(带工武士全即其中一种);还有一种是革命的劳工集团。

劳工武士会最初的目的在以政治示威、教育与工人合作等方法为工人 阶级争取胜利,如八小时工作制、废除意工、公共事业国营、土地改革以及征 收所得税与遗产税等。1885年以后,该会开始举行罢工,会员因之大增。但 后来,因为牵涉到一次暴动事件,失去了许多人的同情,遂逐渐趋于没落。 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成立于1886年,与英国工会组织颇相似;其目标 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禁止宜工以及劳工保健等。这一组织的政策比较温 和,步伐也比较稳健,所以深获美国工人的拥戴,1924年时它已拥有将近三 百万的会员。只有革命的劳工组织在美国始繁怡不起头来。原因报简单, 参国工人根本都便要动与恐怖。

美国工人的罢工到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此后罢工事件便层出不穷。20 世纪之初,美国劳工凭着他们自己的团结与不息的奋斗,已获得大部分基本权利,如集会结社,罢下、集体议价等。但劳工阶级的生活却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根本的改善,于是劳工运动的目标便指向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利益了。从 1933 年到 1940 年间,美国劳工立法和社会立法在程序上已超越了其他民主国家(见本章第七节)。这些成就都是有组织的劳工集团,循着民主的领道,追求得来的。

最后,我们要谈到国际劳工的组织。早在1919年,随着国际联盟的诞 生,即出现了国际劳动局(I. L. D.)。该局为国联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它的 建立说明了"劳工关系乃是一种国际性的问题"。女工、童工、夜工、失业以及其他种种劳工利益的问题都是它所要解决的。第二次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国际劳工组织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扩大了组织的宗旨。它在1944年的《海峡东京》中两京在《五百原西》其例和的基本原则

一,任何一处的贫穷县为各地繁荣之危害。

对于原乡的斗争,各国讲行始终不懈,国际间亦须一致继续努力,

三、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均有权在自由、自尊、经济安全与机会均等的各体下、谋取其物质素福与精神发展。

四、充分就业并提高生活标准。

五、对于世界上的生产资源须加以充分更广大的利用,而此种利用均赖 国内和国际间的有效行动。

从下会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 劳工阶级最初仅为工资与工作时 间而奋斗,到了现在,他们的眼光已经扩大到争取一种世界性的民主了。上 注五点,不仅照顾到了劳工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近代民主主义指出了一个 新的方向。

六

历史跨进了 20 世纪,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便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民主 主义已越出政治的狭隘范畴,而迈向经济与社会的新天地中。前面我们已 经看到,英国的三次大政家与一连串的社会立法如何政进了工人的生活。 20 世纪以后,由于劳工问题的愈来愈严重,社会与经济的民主便更需要我们 努力以赴,认真地说,近代民主主义的重大跃进乃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19 世纪虽然在许多军星的讲形。但在性质上依然属于旧民主的范畴之内。

这一民主的新趋势是一种普遍的进步,并不止于某一两个国家。德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最先开始了社会保险,改善了一般劳工阶级的生活;法国于20世纪初年也已实施社会保险的法案。但我在这里仍只能提出 秦美两国来加以检讨,这是因为只有这两大民主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 不活而革命进行得量为彻底,成绩也最好的缘故。

英国早在 1878 年到 1901 年之间的社会立法,已使工人生活获得重大的 改进、到了20 世纪初年,英国即采取了政府干涉劳资关系的政策,从此工人 便不再受资本家的不合理的剥削了。1906 年自由党执政,在此后六年期间, 英国通过了若干社会保险法,保障工人于疾病、週险、残废和失业时的生活 安全

英国 20 世纪最有意义的进步,是工人阶级的掌握政权。工党成立丁 1906 年,但当时它在国会仍只占 29 席。到了 1924 年,工党领袖麦克爵纳竞 在自由党的协助之下,开始官第一次组图。

但英国毕竟是有着和平新进的历史传统的,工党执政后也并没有走上极权道路。麦克唐纳普明白说过,"我们工党运动绝无仟何套图,要从近路走向下槽年(Millemum)。"后来工党因遭遇种种实际困难,政策无法推行,于是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但工省运力,竞选前深深地引起了反感,保守党与自由党事故,此处,是一个发展。

就普选权力方面说,英国于三次大改革之后,仍有一百八十万无组织的 劳工未能享有选举权,1918年与1928年两次改革终于解决了此一问题。自 此以后,英国不分男女,到21岁即可获得一张选票。

1914 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民主新方向的开拓颇有影响。原因是战争妨害了国际贸易。国家经济陷于极端因难的境地。但即使在这种艰困的阶段。英国也没有放弃其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第一次大战后。社会保险的范围仍大大地推广了。20世纪20年代中,英国的失业教济已普及于一切失业人员。1930年失业救济金的颁发又再度扩大,1934年复有失业法案的制定。除对原有的保险计划加以修正外、同时还设立了一种失业救助部方。被政济所有身体强壮的穷人。1942年柏弗里芝(Lord Beveridge)复为自由世界提出了一种最完美的社会保险法案。保险的对象不只是工人阶级,而是包括着全体人民。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正党参加联合政府,一直到1950年,英国的立法都是朝着社会福利与大企业国有化的目标前进。前者是英国传统社会立法的延续,后者则是工党的新贡献。福利计划中,尤以社会保险、教育和国民健康,为数主要的二大项目。关于第一项我们已说了不少,现在让我们就后两项加以分析。

早在1902年,英國即通过了一种教育法案,设立了许多中学,使许多有才智而又无力就学的儿童获得免费人学的机会。1918年更进步的教育法案,则因经济困难而未能实行。更重要的是1926年哈多委员会所发表的教育报告。该报告建议根本改革公共教育,1944年所通过的教育法案,便涵摄了其中的许多要点。这个新教育计划在英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这一法案,英国教育当局遂成立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把全部教育过程(从幼稚园到大学以上)分成三个阶段,初级,中级,和更高级的教育。国家必须要使儿童求学到15岁或16岁。中学毕业后,儿童至少须以部分时间人各州所设立之大学去读书,但每年上课时间,不得少于330小时。除不肯依照教育法令读书的学生外,所有各级学生都享受免费待遇。此一教育政策

在公共健康方面,联合政府时代卫生部长贝万即提出了全国健康保险 和国家供应医疗设备的方案;1948年7月,此一方案递获得实施。每周缴付 疾病保险费的计划遂推广到全国各地,从此参加保险计划的病人不仅可享 有免费治疗,免费惩药的权利,而且还有选择医生的自由。病人治疗期间的 了等损失亦应由国家赔偿。

健康保险计划已使得许多贫穷的病人都获得了治疗的保障,此外,疾病 预防计划的实行更大大地改善了一般人民的健康。

最后说到工党的大企业国有化的效策。国有化政策是工党走向"社会主义"理想的最重要步骤。1945年工党执政以后,便开始推行此一政策。首先是1946年英国银行的改为国营,接着煤矿、交通、电气等大企业也都先后国有化了。但这些措施并未引起资本家的强烈反对。譬如,英国银行早已与各届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最后控制权的转移,根本对它的职能没有经毫影响。煤矿业亦然,英国各党久已对煤矿业的情形表示不满,矿工们更早就遇过工会要求国有化了。只有钢铁业国有化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反对,这因为英国的钢铁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向极融洽。而且它曾经一度是政府补助的垄断企业,产额记录又极其优雄,因此很多人认为国有化乃是一种多余的搬法。但最后工党还是利用种种方法把钢铁法案通过了。

就战后工党执政期间的成就说,可以分为两大目标:一是促进阶级之间 的更大平等;一是充分就业。为了要使英国无产阶级社会早日到来,工党一 方面加重上层阶级的税赋, 方面又尽力使新社会保险计划笼罩到每一个 新图 A

英国工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社会化的经济政策,它与苏 像的计划经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之,我们与其说工党所实行的那一套 办法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倒毋宁说它是传统民主主义的延长与新发展。经 济国有化政策的试验,我们显然已能认清,财产公有并不是一种万全之策, 更谈不上是绝对的普。最显著的例证,英江上英国钢铁企业的国有化了。 在实施前,人们(包括劳资双方)已经强烈地反对,国背后不仅没有什么进 步,而且还遭遇到了种种新的困难。最后保守党上台,终于取消了此一法 室

在解决失业问题上,保守党比工党更为积极;在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保守党也完全赞同工党的做法;但保守党却不尽同意国有化的政策,主张仍应该保留私人企业,以收观摩比较之效。我们不能肤浅地指责保守党签佰市反动,至少贸至网糖形设,它的主张确县。剂发人资金的应药。

纵宽 20 世纪以后英国传统民主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巨大进展,我们显然已能窥见近代文明的新曙光与新趋向。循此方向前进,人类文明的前途 无疑是一片光明的。而且,这种趋向不仅在英国为然,在美国也是一样。

七

在叙述近代民主主义的演进时,我很少提到美国民主的发展,只有在第五章讨论民主革命时,我才约略地指出了美国独立革命对民主政治的贡献。这因为,则美国的民主是继承着英国的传统,则美国立国较迟,在传统民主的发展中,未能占婚重要的她位。但在探索民主的新趋势时,我们便不能不以较长的篇翰追溯美国民主的重大发展。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由于它不受专制主义的社会传统的束缚。 因此特别有利于民主的发展。这可以从美国人民之反对欧洲的专制传统和 独立革命的成功上获得证明。早在1825年,名政论家托克维尔便写了一本 《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颇为领扬,他认 为美国民主的基础是"条件的一般平等"。此外,他还提醒人们让意美国宪法的优点,美国宪法中最足以保障民主制度的规定,乃是立法与行政权力同样受人民投票权的支配,而联邦政府由于为率制与平衡的原则所限,也无法滥用权力。1791年所采纳的十条宪法的修改率,复把人民的基本权利,一一列举了出来。1800年实是美国民主的一个决定性关头,以农民、技工,估及及其他劳动大众为后盾的杰斐逊当选总统,充分地说明了民主时代的到来。1789年时,很多人还怀疑此一新兴的共和国及其民主宪法是否能持续下去,这时人们却已看到了美国民士的辉煌前途。杰斐逊是革命领袖,同时也是民主理论家,在他两任总统期内,美国的民主有着重要的进展,各州也先后的游信。企业社会和任职的财产联制

但是从19 世纪初叶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已涨新走向垄断之路,托克维尔所赞扬的'条件的一般平等'"已祭取消了。 奉前 1828 年杰克逊当选总统。美国民主又获得了划时代的跃进。杰氏原是赤贫出身,故具有朴素的民主作风,他的最大功绩便是为美国开创了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他最限当时财富垄断的势力,曾不惜扩大政府权力以与之斗争。美国一般人民的政治意识,便在这种情形下普遍地提高了。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于1861年,人人都知道这一次战争的最大成就,乃是 黑奴的解放。林肯总统的名言,"我们不能一半自由,一半奴隶",更充分表 露出这一战争的民主意义。当然,我们不应忽视这一战争的经济利益的因 素,但同样地,我们更不应该只看见它的现实的原因,而无视于它的理想成 分。宪法第十三、十四和第十五条的能改案,确使黑奴在法律上享有了平等 的城份,该实在不能不混基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工业革命展开了。杰斐逊、杰克逊诸人所向往、所 倡导的农业民主的时代顿成过去,面他们所憎恶的工业社会却突然到来。 经济建设的夹飞猛进,虽然使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头等工业大国。但它的经 济与社会方面的严重不平等现象也随之而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托拉斯 的组织开始出现了。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说得好。"美国美丽的玫瑰花,只 有牺牲那些生长在它周围的早期的蓓蕾才能求其灿烂芬芳。"经济的不民主 严重地影响到政治的民主,在内战后三十年内,大资产阶级不独主零了全国 的立法,而且还控制者各州的立法。 这样,到了19世纪末叶,各方面对于这种经济垄断的攻击纷纷兴起。早在1870年,农民即已反对铁路的垄断,结果致府遂不得不采取行动,加以管制。1890年谢尔曼提出了著名的反托拉斯法案,但垄断经济并未因此终结, 反之,更巨大的私拉斯却依然相继出现。

会英助文旗。郭六年

美国的民主,至此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很多人都怀疑民主政治是否 可以持续不坠。如果美国不能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开拓民主的新方向,他的 光要的自由民主传统,跟看着便有恋生的告验。

1901 年老罗斯福上台后,便开始与此种财阀势力展开了斗争。但罗氏 只是一个温和的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力阁教治美国经济极端不平等的罪恶,但他并无意对经济制度来一次根本革命。他认为:"工业制度的重大发展, 其意义自然指明政府方面当加强其管辖该项事业的权力。"因此老罗斯福于推行反托拉斯法案时,专门从"加强管辖"者手。他执政期间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政府监督铁路事业。1920 年美国煤矿业大翼工时,他也挺身而出,为劳工阶级争取利益,而迫使资方就危。罗氏既认为解决经济垄断的办法是"加强管辖",于是他便扩大政府的权力、希望把大企业政为一种公共福利的力景。政计一点而言。罗氏的见解确与英国工党的政策距离甚近。

在1912年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产生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一戚尔 进,他提出了一套通向"新自由"之路的全面建设性的改革计划,主要便是针对者当时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而发的。同时,在积极方面,他还要保持归需老弱的健康与福利, 戚尔逊的竞选主张是如此地适合一般人民的需要,这终于使他成胜「老罗斯福、而当选为总统。他执政伊始便实践诺言,改革了"促使政府成为私人利益之轻便「具的关税制度"。这是美国 50 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改革。接着他义改革了银行制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托拉斯的统制,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可以说是威氏执政期间的最长拉斯的统制,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可以说是威氏执政期间的最长方法成就之一。此外,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则使农民可以用最低利息获得借款,责工的生活也获得了新立法的保障。

威尔逊的社会与经济民主,显然已指出了美国民主的新趋势。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保守势力虽然再度抢头,但此一新趋势并未因此中断。 于是、1933 年美国又产生了另一个民主领袖- 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 罗斯福就职时正值美国经济大恐慌(开始于1928年)的最严電阶段。罗 氏通请了全国的专家学者商讨革新办法,结果决定实行"新政"。新政看来 似乎很癥进,其实它完全是杰斐逊主义与威尔逊民主更进一步的发展。在 理论上它是民主的,但在方法上它却具有革命性。一方面它抵抗左倾的暴 力,另一方面又抵抗右倾的盲目。一言以蔽之,它是要根据宪法来保障利益 份新一人,有财产的安全与自由

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安全、政治方法、金融、水力、农业、劳工生活等项。罗斯福首先把银行的控制权夺到政府手中,接着又击破了电气企业的垄断,提高资本家的所得税;最后并有田纳西水利工程的兴建,展开了大块模构农业复兴计划。

在劳工生活的改进方面,1933年的国家复兴法案旨在缩短工时、提高工 资、禁止意工,并保障集体议价的权利。此、法案最初为反动的最高法院所 驳回,幸而国会义于1935、1938 两年通过了两项法案,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权 利,使他们获得空前公平的特遇。此外工会组织也纷纷崛起,象征着劳工力 量的日益壮大。

在社会保险方面,1935年国会通过了、批社会安全法案,使失业、年老 与残废之人均获得可靠的保障,此一计划推行不久即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护, 而柱服务若限也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日龄扩展者。

最后说到新政下的农业状况。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由政府给予农民一部分津贴以使农民自动减少农作物的产量。此一法案虽和国家复兴法案同样被最高法院驳回,但国会却又通过一种农业救济法案。根据后者,农民可以一部分土地专种保养土壤的农作物,而由政府给予若干津贴。这一计划很快地便得到农民的赞助,不数年间,参加此项计划的农民为数竞达六百万之多。不仅如此,政府另外还没有机构专司农民贷款与资助佃农购买土地。由于这种种改善措施,到罗斯福第二届总统任满时,农业收入已增加一倍以上。

很显然的,从20世纪开始,美国民主已经一步一步地迈上了经济与社会 平等的途径。老罗斯福企图将大企业改为公共福利的力量,在方向上无疑 与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是一致的。再就新政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说,我 们也看不出英美民主的新趋势在原则上有任何分歧之处,不仅英美两大民 主国家的发展方向如此,1948年联合国所通过的《人权公约》也说明了民主 的新趋势是经济与社会的民主化。《人权公约》是根据各国专家与政府的意 见而起草的,其中除一再强调传统的个人自由的民主基础外,同时对社会保 险,就业的权利与选择。劳工组织、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以及文化活动等各 项权利都有有详尽的规定。由此看来,这一新的趋势不仅在实际上已有了 表现,而且在细彩上也见倒她成长起来了。

会提到史書·銀六日

最后,我特別愿意提出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倡导的四大自由,来强调民 主发展的新约格的意义 汶川大自由县。

第二, 无所不在的每一个人都有根据他自己的方式而信仰上帝的自由。 第三, 无所不在的免于匮乏的自由, 用世界眼光来看, 也就是意味着一 种缘可以保险每一个居民餘全之平时生活的经济协议。

第四, 无所不在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用世界眼光来看, 也就是意味着 · 种世界性的裁军, 这种裁军要达到 · 种彻底的程度, 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向邻 国从事武装侵略。

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出,四大自由中的第三项便在启示着民上主义的 舱新内容,第四项虽然是指着国际和平,但它却必须建筑在前三大自由的基 础之上。前两项自由初看似乎很陈旧,可是就罗斯福说话的时代言,显然另 具重大的意义。它绝不是旧民主理想的重述,反之,倒意味着新的政治与文 化民丰的开展。

八

追溯到了19世纪以来民主的新发展,我们对于近代文明前途的信念显然增强了。极权主义兴起之后,民主不仅没有衰落,而且还有着新的跃进。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的民主正是在传统的政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劳工阶级的力量 显然便 无法成长,劳工力量不发达,自然更不会产生一连和的男 I 立族,这样,经济与社会民主更何从实现呢?明乎此,我们便不能不珍难自 15 世纪以来的近代文明的全部成就了。近代文明的成就

绝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不仅现代民主有着漫长的历 史传统,极权主义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一般地说,极权主义在理论上虽 然有它的新藤部分,可是在实践中它却必须与旧专制传统紧密的结合在一 起。俄国、意大利的极权却各有其深厚的专制制度作背景,便是这一 自期的赫好明证

毫无疑问,近代文明经过极权主义这一番冲击,已经展开了它的新生命,这一新生命是前途无限的,它已将社会,切阶级消融在它的博大宽厚的体系之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齐头并进,根清晰地指示出人类究将何去何从。诚然,极权主义的挑战目前仍未消失,而且从表面上看,今天正是近代文明的最黑暗的阶段。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在早期曾经光荣地击两了中古的专制制度,在极权主义挑战之初,它虽显得张皇失措,但由于近数十多年来它本身已经重新获得调整,所以我们可以有一切理由深位,它仍然能够在与极权上义的斗争中重得完全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们只看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当然是要被极权主义的惊人扩展迷乱住视线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当我们把近代文明的旧账重新清理—番之后,我们实不能不承认,极权主义概多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一个做小的历史反动而已。和那具有四五百年历史的近代文明的大潮流大趋势比较起来,极权主义丝毫没有值得我们害怕的地方。 在短短几十年的个人人世路上,我们还不免要遭受种种疾病与痛苦的打击,人类整个文明在其演步的途中偶然遇到小小的挫折又算得上什么呢! 其实,极权主义在形式上尽情很成功,它的基础却异常脆弱,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在近代文明初解曝光时便要消失了,它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中已产生了普遍的憎恶。因此我们看见无论是俄国,德国或意大利,在其极权制度未建立之前,同样都存在看明显的民主主义的倾向,这可以看出民主的种产是怎样广泛地散播在人们的心灵经处了。虽然限于历史中台会有制陷的一天。专制主义侥幸地在极权主义的新形态下暂时发活着,由于它在人们的心头已完全死去,它的倾覆实际上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极权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特殊时代条件,这些条件现在则已根本不存在了。现代经济与社会的新民主趋势形成之后,劳工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获

会提到主题,節六

近代文明中,民主政治的发展、自由文化的创造、平等社会的建立显非 完全与经济制度无关。但它们之各具有独立的范畴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而 极权主义者对此竞视若无睹。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所提出的道路是 人举新生的正确方向呢?

最后,在结束本书之前,我特别要提出未来文化运动的新方向问题来谈一谈。

在本书开始时,我已指出近代文化的早期方向是人文主义的,同时,我 并提供了许多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论点。接着,我更不止一次地说过,近代 民主主义的根本精神便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战胜了中占的唯神主义,人 的价值普遍地获得尊重与提高,于是逐渐地产生了近代的民主社会。到了 19世纪以后,世界上兴起了一个新的思潮 唯物主义。关于唯物主义的 根源,我已经在第七章中有所分析,这里处出从略。唯物主义对我们有什么 影响呢? 简言之,是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再度低落。唯物主义对我们有什么 影响呢? 价百之,是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再度低落。唯物主义对我们有什么 影响呢? 价百之,是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再度低落。唯物主义与唯神主义在 流行律来了极权主义,近代文明因此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所以,归根到底, 我们可以说,人文主义的衰落是使民主上义趋向暗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 是极权洪流得以泛滥无归的缘由之 。怎样才能使民主主义的光辉重新照 雕人类呢? 在本章中我已提要地叙述了人们在现实方面努力的结果。但是 据我个人的看法,无论这种努力的成就多大,它最多只能是治标的。要从根 本上医治近代文明的弊病,除了人文主义东山再起之外,实别无其他捷径可

但是人文主义的再兴并不是旧人文主义的复活,反之,倒毋宁是薪人文思想的创造。新人文主义是什么呢?这是要专书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所能指出的,只是它的大力问与大趋势而已。旧人文主义自身便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带有欲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人们刚从唯神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一时只盲目地自以为是宇宙与社会的中心。而未能看到宇宙与社会以大类限制的那一方面。及至后来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日千里,人们遂又对人类限制的那一方面。及至后来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日千里,人们遂又

迷失了本性,从极端乐观的人文主义,一转而为极端悲观的唯物主义。倘使我们早就了解到人类的智慧必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获得协调,然后自大了,所以很快地又变成了过分的自卑;这种转变是可以从心理学上找到根据的。新人文主义同人文主义的最大不同便在这里。新人文主义在被承认物的世界对人的限制与影响。人类只能在克服了物的限制以后才可能创造文明,而不是不顾一切的自动就可以达到理想。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虽是哲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却道被了新人文主义的特质。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从心所欲",但"从心所欲"并不是容易获致的,只有"不逾矩"——控制了自然与社会环境,才真正能够做到。否则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把一一控制了自然与社会环境,才真正能够做到。否则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把一一控制了自然与社会环境,才真正能够做到。否则只是乌托邦的幻想大起被了它们。

这便是我们未来新文化运动的大趋向。

《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重版识语

本书上篇原名《民主制度之发展》,下篇原名《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均管单独印行。此次重印,孔成一册。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陷入一个空前的低潮。民主究竟是怎样从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当时一般读者不但不大了解,而且根本已失去了了解的兴趣。我当时住在中国大陆边缘的香港,对这一情况体会得尤其深刻。这两册书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编写出来的。当时我正在新亚书院修业,难民学校当然没有什么图书馆,家中藏书也因避难而荡然无存。我所能利用的图书馆只有香港英国文化协会和美国新闻处两地。这两个机构都设在香港、商权的九定寓所甚远。我只有在课余和编余、我那时在《自由阵线》周刊社兼任一部分编辑工作)之暇到这两个地方去查书和情书。所以这两册书都是在资料被端困难的情形下写成的。

以性质而言。《民主制度之发展》偏重在制度的成长,而《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则注重民主的一般的文化背景,故二者可以互相补充之处甚多。至于两书的取材。我当时的考虑主要在如何一方面照顾到中国读者的特殊需要,而另一方面又不致歪曲西方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限于学力和环境,成绩是

远不够理想的.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民主制度之发展》一书无论在设计或剪载方面,当时都曾受到先父协中公的指导。没有他老人家的亲切指示,这本书是绝对写不成的。终此重版的机会,谦以此书献给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学しが地震

狐龙 民主革命论

建立新的革命精神!(代序)

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 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 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莹,这,步往地狱!"而我则 从怀疑革命, 微黑革命,转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

根据我个人初步的认识,中闯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只是旧社会的解体,而不是新社会的重建。中国革命的一再陷入情疑的泥淖之中自有其客观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也是本书所要探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对于革命的任何客观研究并不是否定革命与人的关系。反之,人的主观努力常常是革命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革命自然也不能例外,革命最初是由少数人发端的,这些少数人是军梗厌开革命运动的呢。撇开其他一切不谈,首先他必须具备一种与一切安于现状的人们截然不同的新精神,这精神吸使他去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精神"。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精神。每一民族的精神,因之,革命精神也随着革命性质,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珠异。但在这许多不同之中却存在着一个最相同之点,那就是革命精神的健全与否,绝无例外地规定者革命的成功或失败。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革命的一连串的失败

也可以说具我们偏衡的基金精神的必然结果

往者已矣! 我们且不必去重翻历史的旧账。我从反对"革命"到追求对 革命的了解: 而终于重新肯定了革命的更丰富、更严肃的意义之后,一个新 的革命精神的影子·-直素回在我的脑际。 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这个残 破的国家,我们究意需要怎样的革命精神呢? 这是最迫切需要答复的问题, 也是最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下面我试者想出我个人的客案。

我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范仲淹要我们"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顺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贵",这都 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 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 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 够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断不是那为 已或一小群人的利害打算的人们所能够完成的。我们只有具备看壮阔的擦 度,伟大的抱负,并视他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然后才能献身于革命的大 业。在革命的行列中,个人主义的色彩应该尽量减少;个人权利。群己权界 在常态发展的社会里都是必须讲求的,可是自愿为革命大业而奋斗的人却 不应厅厅刊校这些。为大我而牺牲小我并不是否定小我的存在,而是化小 我于大我之中,为革命而暂时放弃个人的若干权利也正是为社会上绝大多 数的人求取更多的个人权利。如果你不愿如此,你尽可以不参加革命运动, 革命也决不能带有丝毫的勉强。但一旦你参加了革命,便不能没有这种以天 下为己任的蓝金輪神。

然而仅仅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并不够保证我们成为革命者,因为 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同样可以选择保守的方向,在们社会的传统理念之下,为 维持旧社会的存在而努力。例如范仲淹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却显然 不是牵命者,此外中国还有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因而更进一步我 们还得有冲决网罗的精神。旧社会的持续不坠绝不是完全依赖着有形的力 量,事实上它是有一层层无形的天罗地网在束缚着我们的成长,腐蚀者我们 的灵魂,消磨者我们的社志。谭嗣同说得好,"初当冲决利禄之两罗,次冲决 传学若考据者调章之两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两罗,次冲决有某主之两罗,次 冲决使常之两罗,次冲决人之郊野,次冲决全球群数之两罗,终将冲决佛法 之阙罗。"诚然,谭氏冲决网罗的内容今大已十九失去了愈义,可是他这种否定旧有一切的勇气却仍然不失为一种蓬勃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上,我们会看到无数人,满口的新名词,言论比谁都激烈,然而到了实践关头竟和旧社会的腐败分子毫无一致。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缺乏冲决网罗——尤其是"利禄之匈罗"的精神。我们往往因其不能毅然就舍弃我们在旧社会中的既得利禄。在义与利的冲突之下,终于走上了投降妥协的路。其实我们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地冲决旧社会的天罗地网,在自己的新的精神还未曾建立起来之前便处处抱着退缩的态度,妥协的思想,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事业,更不必说创造新的社会了!因此"冲决网罗"乃是革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转加

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遮和冲决网界的勇气, 是不县就算且备了储全 的革命精神了呢? 还是不够,我们知道,革命不仅是愤撼之事,盯重要的还 得仰赖着理性 一个人的理性,历史的理性 一的光辉,我们不难发现古 往今来名心苗命去上,有着動性的驅怀,也有著沸騰的情感,只是因为认不 清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为革命只是不顾一切的破坏,于是在狂热症的驱使 之下,走上了残杀恐怖的革命道路。结果革命给人们的不是更多的幸福,而 县更深的发难。汶祥,我们了解了革命的第三重精神——弘毅精神的重要 性, 曾子说,"上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遺远! 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 死而 后已,不亦沉乎?"革命正是"任重而道远"之事,社会的全面重建,任不可谓 不重:百年以至数百年的大业,道不可谓不远。有些革命志士一方面误认革 命目县政权的推翻或阶级斗争;他们的革命目标既如此褊狭,胸襟自不免也 随之缩小。 干基许多本来都可以成为革命同志的人们,在他们眼中竟都成 了革命的对象,而遭到无辜的迫害。"不革命即反革命","对敌人的宽大即 是对自己的残酷"等偏激之词也都成了他们的革命信条。这是缺乏"弘"的 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把革命看得太容易,把破坏旧社会看作 革命的全部内涵,因而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完成革命的神迹。在这种"速变" 的要求之下, 切残暴的革命方法便很自然地被采用了。他们革命的热忱 化成了匹夫之勇:虽一时表现得波涛汹涌,却不能持久,所谓"一鼓作气,再 而育、「而竭"。这又是缺乏"毅"的精神的明证。而弘、殺两种精神则都是 理性而不具情感的产物,因之这二者定际上只是一种精神的两葡表现,是绝 对分不开的。有了弘毅精神,革命才不会发生盲目冲动的危险,才可以有计划有共骤地重新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过二重精神都在全了,就革命本身说,已经可以賞易完整的革命精神。 但具, 重沒一學看, 把革命会程配合到历史的长帝中去, 我们显然可以发现, 这种革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信机, 当在这二重精神指导之下的革命已经完 成了, 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谁能保证领导革命的人们不会重新成为 革命的对象呢? 上述的三面转袖都具料极性的,也就是使革命的领导者可 以逐渐非得权力并取图此权力的掌握的精神。我们不敢说人类—完有着曼 好权力的天性,可是权力对于人们的引诱力却无疑是够大的。在革命过程 中所获购的权力最后很容易成为革命者本身的一种"执",而引导他们走向 每具身的涂衫 再中上右许名革命成功后反而变了后的, 也都因为樱脱不 了权力执的缘故。在这里,革命第四重精神 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 不宽"的精神被肯定了 老子的精神本是消粉的,可是这种消极精神在限制 积极的基金精神的过度发展上却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革命需要"生"。 雪要"为","需要"长",但不能"有",不能"特",更不能"室",一旦革命陷入了 "有"、"悖"、"宰"的泥滩之中、则前面三重革命精神便会立刻化为乌有。法 国名中学家泰纳(Taine)曾指出法国革命的领袖们之所以进入疯狂的状态。 乃县由于恐怕失去革命的果实所敬, 这正是"有"、"恃"、"宰"的最好注脚。 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也并不甚叫我们在革命成功之 后便立刻退出社会;它与"功成身退"、"急流勇退"等为一己利害打算的明哲 保身的哲学豪无相通之处。社会的进步是永无休止的,革命的完成并不意 味着社会发生的中止。因之,即使在那时我们也依然要"生"、要"为"、要 "长"的,问题只在如何防止"有"、"恃"、"辜"罢了!

这四重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冲决网罗的精神,弘毅的精神,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的精神——的融合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健全的革命精神。在这样一种革命精神的感召与控制之下,革命才能 热情而不盲目,积极而不残酷,建设而不妥协。这四重精神也可以说是一层,是独种筑起来的,它们的次序也正可以解释为革命发展的四个阶级。

"革命精神"一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它的真义 究竟如何却很少人曾严肃地加以考虑。但革命精神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每一革命都表現 -特殊的革命精神。每 -革命精神都通过 -特殊时空的人 的活动而显现。因之,我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精神便不是 - 般性的革命精神。 而有其特殊的时代性。这一革命精神。正如为本书的名称所显示的,乃是民 主的革命精神。我不敢说,这种革命精神可以适用于占往今来的 - 切革命。 但我却敢说,只有在这种革命精神的笼罩之下,民主革命才可以不致走人歧 途,并能完成它自身的历史任务。

革命精神虽然起于社会上大多数人们的共同革命要求,但却出现在实际革命发生之前,并且是实际革命的最高指导。这种革命精神最初只存在于少数人之间,随着时间的进展,它逐渐地弥漫及于社会的每一角落,而形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到了这时,革命的时机才算成熟,革命的号召也就能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响应了!我深信,中国民主革命的展开,必有待于一群具有这种新的革命精神的革命志士的出现,而革命大业的最后完成则更有待于此一新革命精神的光芒照遍每一个人的心头!如果我这一番对革命问题的讨论也能够使读者们获得同样的信念,那么这本书的出版总算是没有自新纸张了!

余英时 1953年10月20日在香港 上篇

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章 论革命

会裁對文集、係六

在近代历史上,"民主"与"革命"已经成了最常见的两个名词了;西方很多历史家,在他们的近代史著作中,总喜欢采用这两个名词作为篇名或章名。这充分她说明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关于民主,历来的政治哲学家的著述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株,因之我不打算再加以讨论。这里,我要特别提出"革命"这一概念来检讨一番。但真正了解近代文明的人应该未认,这两个概念事实上是分不开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过;民主品基金的动力,基金侧根尽上的实践。

革命的概念和我们既然有著如此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呢。甚至是否严肃地考虑过它的含义呢。说来惭愧,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是战,尽管革命早已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头棒,而我们却并不曾彻底地了解它,因而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始终停留在模糊的阶段。比较保守的人把它看作是杀人放火,犯上作乱的窗匪勾当;激进的分于则又视之为快刀斩乱麻,痛快擦滴的光索事业。总之,大家都是在直流的膨性认识的基础上,凭着一己之利害来决定对它的好恶,这实在是一种极不理智不科学的态度。或斯(Bryn-Jones)曾概乎言之:"不幸得很,革命竟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有时它被随便用以指着任何重大的习俗、习惯或思

想方式的改变而音。更严密一点,它则被用以意味着任何包括了社会秩序 根本改造的深远的社会变革……"(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p. 201)苏格拉底的名言:"最简单的概念往往是最难于下定义的、因为大多数 人都不觉相有改种需要,"直导此一情形的最适当的注解。

近代中国所流行的"革命"一词是西文 Revolution 的译名,因此我们首 先得看看西方人对它的解释与使用。Revolution 的概念在西方攀始极早,究 竟起于何时已无法详考,不过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 — 书中已有 专章讨论革命发生的原因(柏拉图也在他的《共和国》中讨论过阶级斗争与 幸命策略的问题,不过不及亚氏完备)。于此我们实不难窥见革命在西方文 明体系中具有如何久远的传统了。

也许由于亚氏该书的性质所限,他所讨论的"革命"实际上只是一种政 变。古代希腊是常常发生政变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分子与寡头执政分子之 间的冲突。因此亚氏说:"无论何时,当这两党(按,指民主分子与寡头执政 分子)在政权的分胎上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想法时,他们便塘动起车命了。"由 此可见"革命"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真是源远流长了。尽管亚氏的革命观念 太简单,但他有一点见解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民主政体较寡头政体不易 发生革命。因为寡头分子之间也是彼此倾轧不已的。如何才能防止这种革 命呢? 亚氏提出了三种方法:一、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宣传;二、事无大小悉遵 注律而解决。二 在行政与注律上力或公平

亚氏在政治角度上所理解的革命观念,事实上是和当时希腊社会变革的真相有着距离的。近代法國名史学家古朝治(Fustel de Coulanges)在其所兼(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 · 书中,即曾在"革命"的篇名之下,将希腊、罗马的社会变迁作了 · 番比较研究。根据古氏的意见,革命的观念不仅包括了政治革命,包括了梭伦(Solon)变法,而且还包括了宗教政革,家族组级的变化,以及阶级制度的演进等。在这里,我们碰到了革命的两重含义:探义的政治革命和广义的整个社会变革。

其实亚氏在(政治学)中另外用了"叛乱"(Sedition)这个词,其含义例较"革命"为丰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变革"。因此他才认为叛乱的查战是由于物质与精神上的不平等状态。"那些旨在获得平等的人是随时准备叛乱的,如果他们看到他们认为是同等的人却比他们获得更多的话。"(见William Ellis 译本 p. 145, Everyman's Library)。把叛乱看作是要求精神与物质上的平等,不仅把革命的含义扩大了,而且还沟通了革命与民主两种理念。

革命一词实不止是政治革命的狭隘内涵,前面所引的琼斯的那一段话已经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西方名作家的著作中找到丰富的例证;如约翰逊(Johnson)在 The Rambler 里即曾有了"各种知识的革命"的句子,佛旁德(Froude)在他的《英国史》(History op England) 中也用过"知识革命"的名词。但是真正给我们澄清了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概念的还知识革命。19 世纪的民主理论家、《群己权界论》的作者,约翰·穆勒。穆氏在《法国革命的几点现象》的每文中曾经有过如下一段精粹的话。

一切与外族征服无关的政治革命都导源于精神革命。既存制度的 類覆仅仅是既存见解颠覆的结果。因之,过去三个世纪中的政治革命 也无非是一种精神革命的外在表现而已,这种精神革命开始于印刷术 发明的文艺复兴。此一精神革命的途程还有多长?或在它(按指精神 革命)未终結前还有多少政治革命要从而产生?现在还没有人能够预 首。 证 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出,穆氏不仅早已领悟了民主革命的全面性,指出 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正确关系,而且他还看滑了近代文明的大趋势、并 了然于文艺复兴的精神依然持续未贴,新的革命仍将继续到来!又如19世

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正确关系,而且他还看清了近代文明的大趋势,并 了然于文艺复兴的精神依然持续未坠,新的革命仍将继续到来! 又如 19 世 纪下半叶法国的学者兼革命家郡可相任E. Reckus) 在其《进化与革命》一书中 也已看到了未来的革命的全面性,他说,"一切觉悟与活动的进化主义者 ……必须详细明白他们革命的理想。这理想所包括的将来愈广,研究的功 夫亦必愈深。因为一切人,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知道将来的革命将不是局 豂的,的确是包括全部社会与其一切表现的大革命。"

这样一种广阔的革命概念最近似乎已逐渐获得了西方学者的承认:牟 審尔 (Alfred Meusel) 在《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Freeclanedia Social Science) 一文中,认为至少在近代,社会 秩序的改造品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特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政治制度的改 变与运用暴力达到这些目的了。然而他在该文中所反复讨论的则依然是一 此关于政治革命的理象的问题。布罗甘教授(D. W. Brogan)在其新著《草 命的代价》(The Price of Revolution, 1951) -书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作 为一个概念,作为一种实在,革命都是我们两方文明中最古老的政治制度之 一。推翻一个既存的实际秩序,即用一种社会,宗教、政治的体系代替另一 种,而不只是以暴易暴,也并非什么新鲜的事体"(p,1)。不过尽管布氏已经 安国到苗命县"田--种社会、宗教、政治的体系代替另一种",但同样令人赐 到遗憾的是他那本书的主要内容却仍未能越出政治革命的范畴。此外,社 会学大师索罗金于研究了 1 700 余个较大的社会动乱之后,在其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的第三卷中,将革命划分为五种类型:一、政治革命: 二、 社会与经济革命;三、民族革命;四、宗教革命;五、为某种特殊目标而起的革 命(如反对某项法律或税赋等)。索氏的分类,除第五项不是我们所要探讨 的课题外,前四项却和我们对革命的认识完全一致。所不同者索氏所研究 的是个别的革命事实,而本书的目的则在于对整个的革命概念引申地加以 研讨。

上面的检讨可以使我们看出革命的概念在西方历史上所瀰摄的内容。 接着让我更进一步地将"革命"二字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及其本义作一简略 的考察,当事能信我们深入搬认识这个问题

在来将"革命"二字连作一个名称来讨论之前,我们应该分析一下"革"字和"命"字各自代表些什么意义。据《说文解字》,"革"是"更也",段玉裁氏注道:"治去其毛是更改之义,故引申为凡更新之用。"由此可见"革"字的起源极早,大约是渔猎社会时代人们捕获野兽而剥去其皮毛,称之曰"革"。至今一切皮的东西都从"革"便是从这儿演变下来的。果如此,则"革"字还是从绘挤生活中产生的噢!《说文》另有一条"革"字写作"部",并说"古文革从从东济生活中产生的噢!《说文》另有一条"革"字写作"部",并说"古文革从中,中年为一世而适更"。段氏复注曰:"据此则茚之本训更,后以为皮去毛之字。"究竟"皮去毛"的"革"字产生在前呢,抑或"道更"的"革"字通用得更早呢?这里我们且不必去管它,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革"字具有"道更"的章义已是根层的事了。

《易经·杂卦传上》也说,"革,夫故也,鼎,取新也,"说得且体一占,也就 县除旧里新。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人们也称之为"磊萑"。关于 "董"字的讨论到此已经够了,下面我们再探索一下"命"字的内涵 "命"字 的产生可能在股末周初之际。那时的文献上这个字很常见,如"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大稳天命"、"天命不易"、"天命不干意"等皆是、议此物方所用 的"命"字显然不是个人生命的"命",而是整个"邦"(社会)的"命",也正是孔 子所再三帰调的"命"字。孔子坦白承认"畏天命",又说"五十而知天命", "道之將行以,命也,道之將廣以,命也", 我们與押《過文》上"再年为一世而 道更"的话拿来,比较而现之,已可窥见"革命"两字结合的痕迹及其真义了。 至于"革命"一词的正式形成,最早见下《易经》的"天地基而四时成,汤武革 命,顺平天而应平人,革之时大矣哉"。(《书经》)上亦有"茶殷受命"的话)为 什么只有汤武才称得起"革命"这两个字呢? 大象传疏曰:"王者相承,改正 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揭益, 故取相变其者,以明人革也。"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仅仅是"干 者相承"的政治改变并不能算作"革命";二、"因循"的自然演化也当不起"革 命"之称。换句话说,"革命"必须是一种人为的、彻底而全面的社会变动。

革命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所启示的含义把我们推进到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这里我们不仅直接看到了革命的全面性,同时也间接认识到社会的 繁体性,我在《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一书中曾经说过:"社会原是一'有机整 体',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社会,在政治上基民主的,在经济上知完会违反民 主的原则,加里有这种不平衡情形发生,社会每一京动荡不安,结果不具动 治星主播烛 F经济的不星士。 值县经济的不足主被政治昆主所消灭 7(2~3 而) 黄命起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既县惠休的, 黄命当伙也曾不能不具 会面的了。当代生物受大师集里安·赫胥雅(Julian Huyley)在1946 年—管 讲演 -- "进步的新定义"(A Re-definition of "Progress") 中便持着相同的 问解,他认为文化或传统由某一方面的过分发展看时便需要暴力基金来加 仍纠正, 液中绘彩占虫了革命的全面性的根末缘由何在 由此可见。 軸口 有政治变动而于其他社会变化的革命同样县不可相象的 有之,必不会县 直正音》上的革命,最多日能县政变而已, 题任公里在《新民从报》时代即 曾写 : 篇《 縣基》的长文, 讨论基命的含义, 他开宗明义便说, "董也老含有基 语 Reform 与 Revolution 二义。……Revolution 者若轮转状,从程底外插翻 之,而创造一新世界。"又说,"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不有其 Reform, 亦 N. K. 有 其 Revolution。不独政治上 为伙也, 即以政治论则有不必易姓而不 傷不谓之 Revolution 考,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 Revolution 者,"又说, "去淘汰也, 变革也, 当惟政治上为然也, 凡群治中一切万惠万物草不有焉, 以日人之逐名言之,酬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 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 基此差判偿与朝廷政府有事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可见疑氏当 时不仅领悟到革命的全面性, 洞时复能跳出形式主义的宴臼, 而从革命的实 盾成就上观察革命,这家在不能说不是有先见之明。唯變氏 - 再强调中国 旧有的一"革命"二字不足以当 Revolution 之义,而必须易之以"变革",即未 免有些误解"革命"的古义了。

但是本书所要研讨的并不只是一般的抽象革命概念,更重要的是发生 于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民主革命。民主主义是近代史的中心内容,因之近代 的革命也必然得和民主联系起来。上面已经说过"民主是革命的动力,革命 则是民主的实践",这里显然全涉到另外一个问题;革命企宜性应该建筑 在民主的全面性的基础之上。如果民主不是全面性的,则这里面还埋藏着 深刻的矛盾,而我刚才对革命概念的一番分析也都不发生直接象义了。

不可否认她,民主曾经在很长的时期内被我们解释为民主政治。原因

是民主导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在那时它却是一种政治体制。但是伯里 克利在《葬礼演词》(Funeral Oration)中所描绘的民主便已越出了政治的范 畴,而包括者社会秩序与文化精神,可见即使噩远的古希腊时代,民主政治 也并不是一种绝对孤立的存在。然而这毕竟是过去的事,民主的最新内容 是否如此呢?我们还得追寻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题。据我的了解,最 近期的民士理论家早已不把民士一词局限于政治影略之内了。

拉弗德(Loveday)说:"民主已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政体了,它是一种建筑 在许多价值基础上的社会形式。"(The Only Way, p. 48)

琼斯也说:"民主不只是民主政治,它还意味着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民主实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人们为了它曾作过无数次壮烈而英勇的斗争。其同固有不少次是为了政治的目标,但更伟为民主政治而牺牲的,但是若把民主新作人类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那么它在现代的世界中便具有更大的号引力。"(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p. 9)

我们在任何一种现代的民上理论的著述中几乎都可以发现同样的说法。民主一词的本身既从政治的危畴内解放了出来、当然,民主革命也就不可能还是指推翻政治制度的运动而言了;它必然要推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角落中去。这和中国占代"革命"的意义——"道更"或"极其损益"、"相变甚者"的"人本"不是完全吻合的吗?

以上几方面纯理论的探讨都不期而然地使我们达到了同一结论,革命 是全面社会 蚕建的运动。 至于民主革命之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则更是一种自 明的真理。 当然,这一论题并不只是在理论上成立的,如果我们根据这一看 法来解释全部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就,我们将会看到无数史实都倾向于支持 地一论据的建立。 这些事实上的证据我在本章中暂不涉及,留待下面论革 命的药顿时再分别加以检讨。

根据上述的标准,我们可以将近代的民上革命如分成五种主要的范畴。 这五种范畴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义化革命,社会革命,社民集革命。 这五 英革命在形式上错综复杂地构成了一个革命的整体,在精神上也彼此一致 地依据下民主的原则。因之,我们必须具备高度的分析力与观察力才能看 清其间的交互关系与其同趋向。在这五类革命中,除了民族革命不是一种 普遍的存在外,其他四种革命乃是任何一个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内涵,这四种 革命在发生的时间上虽常常不一致、但一般地说总是混成一片的,无法很清 赫姆区即开来

但革命的性质并不能离开它所发生的社会形态而单独求得了解,要认清它,我们得注意它所属的时间和空间。唯有在时空的变叉点上我们才能 找出革命产生的真正原因,评判革命的是非得失,并为未来的革命运动指出 一条正确而实际的路线。这里发生了历史社会背景与革命道路之间的关 联,在这一关联上,我们可以对若于最富于综合性的革命方法作有效的讨 论。关于这些,本书准备在最后几意中加以探讨。

第二章 论反革命

既然反革命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我们怎能不对它求得 一个彻底的了解呢!正本清源,要了解它,首先我们便得追溯它之所以如此 背遇被误解的缘由何在。现在就让我们检讨一下,人们所最习用的判别革 命与反革命的标准是些什么;

第一,人们通常以"新"与"旧"为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一切新的都是革命。一切旧的都是反革命。因此之故、法西斯主义竟成了这个时代的最时髦的革命理想。而代表者这些理想的政治力量也就必然被看作是革命的力量了。同时,文艺复兴以来所兴起的近代民主主义,由于它已具有数百年的历史传统,不少人遂目为落伍的与过时的旧制度。透过理性的镜子,我们显然可以认识此种见解的荒谬性。然而,不可否认地。不少人却往往震于"新"与"革命"之名而不敢反对;又复因痛恨"旧"与"反革命"之故,更不屑为民主作辩护。这该是多么悲哀与愚昧的事呢?

第二,人们又往往以"激进"与"温和"为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尺度。 这部分地牵涉到革命与改良的问题。在常识的概念中,"革命"应该是采取 激进的方式,即迅速地扫荡一切旧制度与旧思想,否则便不得称之为革命。 而反革命呢?则走着缓慢的温和改进的道路——也就是统治者缓和革命、 持续政权的一种变相;此外,前者要彻底打破历史的传统,而后者却趋向与 传统相妥协。这又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这种尺度的衡量之下、 依然只有残酷的、暴力的法西斯主义才称得起是"革命",而温和的人道的传 经日土 由于阳周了对种暴力革命。第〇手所派于"方在命"的朋友

会英助文集。第六日

第三,人们惯于以情感,而不是以理性为判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凡是颗狂的叫嚣,盲目的破坏,残酷的屠杀……都被认为是"革命"的必然观象或特征,反之,冷静的思考,实验性的行动……则是反革命的做法。因此,法西斯主义把革命的熟情激扬到沸点,并通过宣传、"学习"(indoctrination)以及制造种种最富煽动性的事件(国外或国内的斗争)以经常保持此革命热情的沸腾水已。而民主主义则恰恰与此相反,它永远是诉诸理性的思考、讨论、协商以及共同决定等。本来,就传统的看法说,革命是以情感为主的,没有高度的热情便无法进行革命,而理性恰恰有碍于这种革命热情的发展。

第四,人们习以"主动"与"被动"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因为在不少人的眼中,革命只简单地是新势力向旧社会的挑战,故而是主动的;反革命则是旧势力迎接革命力量的挑战,阻止革命的进程,所以是被动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推是向"旧社会"挑战的主动的"新势力"呢?不又正是法西斯主义吗。向他们挑战的真正对象却是民主,自20世纪以来,民主已迅速地走了被动之路。它最初是受到左派的猛烈进攻,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党夺取政权之年)以后更加上右派的法西斯主义的无情打击,于是,民主失去了18、19世纪时的光辉,人们不再热烈地欢迎它了。维护民主、爱好民主的人往往被责作法反革命分子。

以上是人们特以分辨率命与反革命所最常习用的四个基本依据,虽然不是全部依据。显然,根据这四个标准所产生的结论完全是一致的,那便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潮流,而民主则代表反革命的方向。当然,这样了解革命与反革命的人并不一定是有意否定民主的价值,在他们的脑海中,倒毋宁是反对"反革命"或"资产阶级的民主",同理,他们也未必是衷心维护极权主义的人,而只是在欢迎"革命"或"新民主"罢了。但在我们新来,这无疑是一种最荒谬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说法。该四个标准基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呢?一般地说,它们只能使人认识现象,

而不认识太后,认识主势,而不认识目的,认识形式,而不认识内容,

就第一点说,新与旧的区别并不涵摄着丝毫价值上的差异。社会是无休止地变动著的,因此,新与旧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历史上看,民主与极权都各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早在占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便已与斯巴达的专制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即就共产主义的理想言,在占代我们固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共和国",在近代我们也得从 16 世纪的莫尔(Sir Thomas Moore)的"乌托邦"算起,并没有什么新颖可言。即使我们坚持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始于马克思的,那么,马克思和我们也隔了一个世纪了。这百余年来,无论西方在民主理论 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 上的发展或其社会在本质与结构上的变迁。难是成为"这些客观史实绝不容我们忽视或歪曲,所以,新与旧绝不足以作判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

就第二点方。"温和"或"激进"乃是手段成方法上的差异。其间并不存在 君目的的分歧。而民主与极权的主要不同之点则是目的与方向的不同。只 存在一种愈义上。我们或者还可以说它们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那就是 当我们把"革命"一词死死地局限在政治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时候。因为只有 政治制度才实际可能有剧烈的变革。但如此已无法解释1668年的英国"光荣 革命"了,何况改良更不必然便是反革命呢。反之、如果我们把革命解释作 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变革,则"温和"与"激进"根本便不是两个绝对冲突或对 立的事物了。革命固不必然要采取激进的方式,而反革命也更毋须得走温 和的谐脉、这环不激辨吗。

再就第三点者眼,让我们看看情感与理智是否判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革命需要情感,并常常是情感的产物,这是事实。但是情感并不必然能够保障革命的纯正性,恰恰相反,它倒最容易使革命中途变质,而转入反革命之路, 法国大革命的百动便是毫无羁绊的熱情所使然,而拿破仑之走上, 极端专制与侵略的途径,也正是革命转为反革命的最生动的例证。此外,20世纪若干极权政权的相继出现也无一不是革命熱情的高度沸腾的结果。另一方而呢? 理性常常有着过多的考虑,这也未始不是革命的一重阻力,然而,往远处看,特别是当我们把革命看作一种长期性的全面社会变革时,或他将无法否认它的价值。因之,只有在清明的理性控制之下的情感,才是真能为革命服务,并且为革命所需要的,而理性不仅不是革命的敌人,倒是革

命的最后依据。更具体地说,情感对社会的影响是可好可坏的,如果一个革命完全为疯狂的情感所凝纵,那么这革命的前途多半是闪多古少;反之,理 性对社会的影响则是有好无坏的。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情感或情感不足,则可能革命不会发生,但社会终会在理性的指导下,稳步地循着革命的途径 前进 新设,计算二个经理也是经不起来验与分析的

最后, 上动与被动是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真正分野呢? 在表面上好像 是的, 但实质上则远非如此。革命虽然是对旧社会的挑战。但并不必然要采取主动的姿势, 这完全要看新旧势力的比例如何。 在今天的英、美、瑞士诸国, 由于社会已基本上民主化了, 它们的革命便毋须是主动的, 只有反民主与不民主的国家的革命才必须是主动的。而且, 四方民主国家的革命也并不是从来没有主动过, 翻开历史, 它们在初期都曾有过很北烈的主动的革命过程。 反之, 被动也并不是反革命的必然特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梅特涅领导下的欧洲反革命运动和 19 世纪中叶曾国藩领导下的中国反革命运动, 不都是复套烈烈的主动行动吗? 是以, 从本质上作进一步的解剖, 最后这个智斯基金的积极根如依然无法成立。

以上的简略梳讨当可使我们了然:一般流行的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认识 是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关于革命的概念,我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在 此不拟赘言。本文所要研究的只限于反革命的概念,但有时亦须涉及革命, 那是为了即仲反革命的概念更为清晰的缘故。

既然,上面的标准不足以说明反革命的真正性质,我们更何从而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呢?从现象上看,诚如牟塞尔所下的界说。"反革命的最基本意义乃是扭转革命所造成的转变",贝恩斯(Eduard Benes)则认为;"新的反革命……其出发点为相反的恩潮,相反的阶级政党,以及其他的保守的社会力量。凡此一切因素暗中的存在且未何断,并时刻准备夺取他们背日的地位。"但这些话显然都没有触及反革命的本质。我个人的看法,只要我们抓住了它的问题的核心,我们便立刻可以鉴定任何运动的本质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了。这核心是什么呢?一言以敝之,是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在这里包括两层意义,从纵的方面说。它是必须如此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横的方面说。它是应该如此的——时代的普遍要求。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凡是违反历史潮流的运动都是反革命。尽管,反革命还可以有种

种其他的特征,但那些特征都是无关繁要的,而且是环绕者此一最后核心的 分野点产生的,从现象上、形式上去追求反革命的特征实无异缘木求鱼。 替 如我上前所举出的四项标准,经过严密的分析之后,也同样适用于反革命的 方面, 沒难道深不够使我们在建立划分的标准上稳在一,占谨慎的态度吗?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邂逅又是什么呢? 甚民主呢? 还是极权主义呢? 汶只有从历史 1 夫寻找答案 7、如果我们肯客观妣, 平心静气地观察文艺 复以以来这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定于决委员,历史基屋音上前老的 我 日韓五止 - 次袖指出, 这数百年人图历中甘宅师县企而性的民主革命的数 个历程,虽然这历程至今仍没有终结,通过个人的自觉,个人人格的建立,民 主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多数人屋所进同向往的目标。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前,民主的力量都在不断地成长着--- 文艺复兴,宗教革命,自由经济的 业起, 民族国家的建立, 革 等 法的尼主革命, 見期針会主义思想的传 播……这些伟大的事迹告诉了我们, 人民如何, 北一先能撒索蓍民主的涂 径,也一步一步被更接近了民主的理想。显然,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不是民 主还是什么呢? 在今天。任何专制廣平、野心家也不敢公开反对民主了。他 们只好假"直民主"之名以否定民主而已。严格地说,反民主的极权制度之 建立还基一战以后的事。此后,法西斯, 编粹的政权一个个物建立了起来。 极权主义在南魏上的确有漆塑平民主之上的气概,或许正是因此之故,人们 才把极权主义看成了"革命"的潮流或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趋。其中还夹杂一 厚原因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那便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极权主义者是最 善于利用社会上一切革命因素的,而民族主义在近代革命史上所扮演的角 伍, 其重要性正不在民主之下, 因此, 民族 上义诚赏赏成为极权主义者存取 政权的暴有用的下具, 这也是使得许多殖民 触或次 殖民 地国家中的大多数 人民混认极权主义为革命潮流的最大原因之一。(诸参看第九章)其实,说 民主县近代的历史湖流,是任何具有理性的人所必须承认的事,极权主义的 历史名说点不过 100 年, 少说点才不过 30 余年, 即使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潮 流,若与数百年浩浩荡荡的民主革命相比较,也只能算是一股小小的历史逆 流而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以这数十年的反动逆流来否定那数百年的 历史大潮流,

近代的历史潮流既是民主,那么,更具体地说,近代的反革命自然也就

县反民主了。我们把反革命的定义严格被规定为反民主,才管找到了近代 革命与反革命的真正分水岭 高于肠间 近代反尼主题激剂的力量基格权 土义, 因此, 我们今天更研究后站会首先值得从杨权主义开始, 杨权主义县 20 世纪以起的一种新热力,它的最主要蜂质县对内专制与对外侵略,能者我 们称之为极权主义,后者我们训练之为帝国主义,事实上这二者是渊源于同 ·原则的,是一体的两面、极权主义并不是复古主义,也不只是维练的反 动,它对旧有的一切绝无必然的留恋。因为处今之世而企图恢复贵族政治 或封建经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像柏克(Edmund Burke)那样分娩做反对 注国革命,而维护旧传统 旧制度,旧习惯,是真正反革命分子所不取的像 事。相反地,为了达到目的,它倒是尽可能地采用一切最新的科学技术,以 及最新的组织方法与政治、经济、军事种种制度,不仅如此,它还在统治形式 上力求民主化 --议会,宪法,洗举……应有尽有。这些都是使人们误认它 为革命力量的最重要的缘由。实际真相如何呢? 我们不妨略加检讨。就其 与专制主义(过去的第一阶段的反革命势力)相同之点说,在政治上,它是一 个小的统治集团,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永恒统治,此外便绝不容许其他政治 集团的存在, 所不同者,专制的世袭是根据而统关系,而极权的世袭则根据 "同志关系"(Comradeship)。在经济上,它亦独占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便它 的所有属民对它有不可稍离的必然依存关系,并因而损害了他们的独立人 格;其不同之处是垄断此种大权的不再是多元的个人(封建主义大镕本家)。 而是唯一的团体(政党)了。在文化上,它同样也是"罢黜百家,定于一尊" 的;在教条主义的权威束缚之下,个性绝无发展之余地,一切知识(包括自然 科学在内) 都必须从此种教条中推演出来,或归结到此教条中去。同时,它 还推行了一种划一的教育制度,把教条主义一代代地灌输下去。最后,在社 会上,极权主义体制下依然是阶级森严的,其唯一的差异是把传统的经济化 的阶级关系改变成为政治化的阶级关系而已。自然, 极权主义是不尽同于 专制主义的。其不同之点在何处呢? 专制主义是多元的、相对的与分立的: 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治权并不操在一个个人或团体的手中,因此,彼此的 权力有时倒互相均衡与抵消了,人民反而有了活动的空隙;极权主义则不 同,它是一元的、绝对的,它把社会上一切的权力都集在一己之手,被统治的 人民县永远不可能翻身的,除非整个地推翻它。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极权主

义是专制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这一者在反民主的杰质上是毫无差量的

近代民主之兴起最初乃是对专制主义的桃战,这已是一切历史家所公认的事。所以,专制主义是近代的反革命也就成了历史的定案。而根据刚才的分析比较,极权主义在本质上不仅与专制主义是一回事。而且还是它的更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目前反革命的最主要力量不是极权主义还是什么呢。极权主义是反革命的最新形态,这不只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结论。

以上我们对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以及当前反革命的定义作了一般性 的检讨。最后我们归结到极权主义反革命的最新形势。现在我要接着讨论 反革命势力何以发生的问题。

反革命运动之兴起,具体地分析起来,因素至为复杂;每一反革命运动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与条件。但一般地说,我们可以将一切类型的反革命的兴起都归之于一个是基本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藏之,是革命本身犯了错误 无论此错误是过澈、变质或其他,总之毛病是出在革命这一方面。但近代四方若下学者颇有视反革命为历史的必然,并漏摄于革命进程之中的,如愈大利思想家费拉利(Guiseppe Ferran)曾把革命划分为四阶段。、文化思想的革命阶段。、政治革命的阶段。、

所激起的反革命的阶段;四、温和革命分子最后完成革命的阶段。他显然认 为应革命是革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又如贝恩斯,在其 Democracy Today and Tomorrow 一书中重讲一步地肯定了反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他 沿,"每种盖命的重要太厉与特性乃具在其进化与结果中。包括有反动的因 要, 应对其自身的原则与结果。 吾人已看出法国革命如何产生了不同的,强 有力的及糖品的现相与社会的思潮,彼此相互的冲突。那似县·种社会学 的规律, 无论如何, 那甚一种真正的历史经验。每种基金, 当其基金的狂执 时利用春张,干其实行董命的原则与目的时利用夸张,其夸张的程度超过社 会机构(议种机构是在革命的社会过程中)中的直正的状况所能许可,超过 基命运动本身在塞际的生活中所能实行的,与能使其充分地经久的。"(允亚 B译本、商务版,170~171 页)反革命是不是必然会发生于革命进程之中呢? 我个人不敢对此作肯定的答案。 但有一点我是可以同意干费。贝尔氏的见 解的,那就是反革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革命的过激所致。在这里,我更要举 出历史上若于典型的反革命的例证来说明这点。首先,我们且看看梅特涅 领导的反革命运动是怎样产生的。此一19世纪初的欧洲反革命乃是法国大 革命的直接反动。法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在初期 的过激;另一种是发生后期的变质。丹东、罗伯斯庇尔诸人。由于战争的威 胁而获取革命领导权,能即展开残酷的屠杀,盲目的破坏:旧的专制尚未消 除,新的专制又已开始。革命虽扫荡了君主的势力,然而并未建立民主的体 制。革命操在一班激动的野心政客之手,丝毫没有保障;革命群众原是盲目 的,他们意相信恐怖可以使革命成功。法国革命的过激行动愈益激怒了全 欧洲的君上势力,1793年,欧洲各王国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国际联合集团, 向法国进攻。过激的革命者在抵抗侵略的借口下,也更进一步地走向专制 与恐怖的道路,于是,著名的"恐怖统治"开始了。恐怖统治的结果是法国革 命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也使法国革命陷入了更深的错误。

随着过藏时代的过去则是王权分子(Monarchists)的巨大反革命运动之 兴起。虽然此一内在的反革命旋即被拿破仑所消灭,然而,法国革命至此也 完全变质了,拿破仑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后,革命已为专制的军国主义所代 替,距离民主的目标是越来越远了。如果拿破仑真的是为革命的利益作打 算,他显然是最有机会使法国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的人。但是,相反的,强 烈的个人权力欲支配了他,毫无意义的穷兵黩武致于将法国革命领到了毁灭的绝境。拿破仑的专制渊源于革命初期的过激主义,而这 : 者又同时给梅特涅所领导的反革命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即就梅氏本人而言,他的坚强的反革命思想便是法国革命的疯狂暴动所培育出来的。法国革命爆发的前一年(1789),他才 16 岁,正在法国 Strasbourg 大学读书。由于目睹了残酷的革命行动,遂产生了强烈的憎恨革命的心理,终于毕生从事于反革命的运动, 1815 年以后法国被务王朝再度复降,虽然法国革命的暗流始终未断,但最好的革命的时组。然已失去了。而且,由于革命基础的不良,法国一直到第三共和国的建立,都在惊涛骇浪之中,反革命与过激的革命之液潮,此起彼人,所以整个地说,革命所给予法国的不是幸福,而是灾害。法国革命是历史上知他提得多的一次革命。因之,它学到反革命的打击也最为凝重。

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也最足以解释反革命势力的成长。此一革命 只是一种盲目的反抗,领导革命的人对革命就没有很明白的认识。革命的 最后目的何在"推翻祷明统治只是过程,不是目的)他们亦毫无所知,仅此一 点已说明它后来的失败了。此外,领导革命的人在思想上也依然是旧专制 主义者的同志;权力的争夺,生活的腐化……这一切做法都是把革命导向反 革命的方向。由于种种错误,才给了反革命一个越好的反击机会;普图播领 导的反革命势力因此日益壮大起来。

这两个中外反革命兴起的例证, 已经很消楚地告诉我们, 革命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具有何等严重性了。 其实, 革命的势力本身亦随时可能转变成反革命的势力, 这一点是我们通常所最不容易分辨的。 即就我上述的法国革命与太平天国革命而言, 这两种革命到最后也都走上, 了反革命的遗路。 拿破仑的专制, 与使略固是反革命的具体表现, 洪杨诸人的专制与封建也是与革命作道而她的。革命如何会变成反革命呢?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乃在于革命的领导权(参军等十一章)。 掌握革命领导权的人或团体, 如果没有真正的革命诚意或缺乏基本的民主票质, 反革命的危机是随时存在于革命阵阵力的。这类的事实在历史上到处可见。观实的例证也解拾即是, 只要我们肯冷静地分析, 我们将会承认革命与反革命乃是"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的事。

反革命的成长与成功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呢?据拉斯基(Harold J.

Laski)教授的看法(见 The Threat of Counter-Revolution ·文),是基于下 面三种条件的存在;一、在一个社会中若干已经建立起来的希望幻灭了;二、 此社会具有深刻的失败感; 、它的本身破裂而不闭结,并因之失去了尊崇 它的传统制度的能力。拉氏认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获得政权便是得力于 这一个条件的帮助。其实,我认为这也正是中国反军态势力一再高涨的基 本原因。但可惜拉斯基氏并没有对这一点作更深一层探讨,如果他继续分 杯下上,他整合失即被巨与限和乃是检查应革命的阻床。

反革命的外在表现,我们也必须予以检讨。据我个人的意见,它的最显著特征便是侵略。前面我已提到极权主义的侵略性,而同时极权主义足反革命的,方此,我们已可窥见反革命与侵略之间的关系的一斑。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切侵略都来自反革命,不过反革命(在成熟,万以后)必然是侵略的,也确不容我们否认。这种事实愈到近代表现得愈清楚。日,意,德二大极权主义国家在近数十年来的一切作为已是可以证明这一点了。在近代"商国主义"一间原是人们用以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侵略与掠夺而言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具有两个不同的阶段,而以工业革命为其分水岭。 L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特别表现出一副狰狞的侵略面孔。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与其用其他种种理由来解释它,倒毋宁用反革命来解释它,比较更接近真实一些!后期的资本主义确是近代社会中主要的反革命动力之一,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此产生、最后终于形成了另一则,反革命的兴起基本上是由革命这一点面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前面我所提出的例证都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这里我们更看到了经济上的反革命也同样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灾害。

社会上有一种流行很广的情误概念,即认为近代的帝国主义完成起资本主义的哪恶结品。所以一提到帝国主义人们便立刻想到资本主义、好像这二者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当然,资本主义确曾造成了帝国主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只是各种形态的帝国主义之一。 极权主义不就是更凶恶的帝国主义吗? 资本主义之变战帝国主义乃是因为它后来发展到了反革命方向的缘故;同样,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是它反革命本质所必然。因此,就反革命的性质而言,这两种形态的帝国主义还是相遇的噢!不过这二者之间也还是有差异的。一个只是经济性的侵略,另一个则是

包括整个文化体系的全面性的侵略。因此,要解决帝国主义的复杂问题,我们也必须从它的内在反革命的展源上参五

现在,我要转问来讨论一下目前的反革命问题。我说极权主义是汶几 十年的主要反革命势力,但并不是意味着目前反革命的势力仅止于极权主 ♡ 日前的万革命问题是据其复杂的。如果根据我们把近代反革命的定义 规定为反民主而言,那么世界上,是其是东方,到外都存在着反革命的势力。 因此,在原则上,我们不妨把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分成两部分来说,一部分是 积极的新兴的反革命势力,另一部分则是消极的落后的反革命势力, 前者 县极权主义,后套县分散在所有蔡后国家中的滁川的专制统治阶层 说例 这里,我们可以更讲一步他难清革命与反革命的混乱现今了。新兴的反革 命勢力 一方面固然基度 对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魔田的反 革命统治阶层的死敌。 理由很简单,极权主义者是绝不容许它本身以外的 任何权威之存在,所以加里曾极权士义与雇用的统治阶段而言而者确基"蓄 命的"。尽管这二者在整个历史大趋势中都只是反动逆流。我们细察极权主 》运动的成长,便可发带它正是靠反应旧的专制经治阶层起塞的。新兴的 反革命势力是最善于运用社会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东方的广大人民都痛 根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 于是极权主义者便以反旧统治者的"革命"号召群 众。因此,不仅大多数不满现状的人民群众拥护它,许多缺乏真知灼见的民 主自由分子也跟着它走。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何以大多数的人都 弄不清目前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了。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诚然县民主董 命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极权主义的反专制与民主主义的反互制本质上知 長背道而馳的。同理,目前我们反极权的民主革命如果跟着旧统治者的路 线走又会有什么出路呢?帮助积极的反革命势力去推翻消极的反革命势 力,或帮助消极的反革命势力去摧毁积极的反革命势力,其结果是不会相差 得上沅的。 平此我们又可归纳出一项有价值的原则,反"反革命"并不即等 干" 笛命"。因为两种以上的反革命势力的彼此倾射在历史上原是司空见惯 的事。

根据同 · 原则,我们更可以了然,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中的分子也并不是 统 · 的。革命阵营中可以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阵营中也可以有许多 革命分子。而今天民主革命的最大困难却正是因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有着 太多的反革命分子,而反革命的行列中却有着太多的革命分子。如果我们 不能随时警惕于自己队伍中反革命分子的背叛,不能尽力争取反革命阵营 中于教育破缔法的基金分子的期种,民主集命的直途实在只是翳渗而已。

历史残酷地限定了我们民主革命者要与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暂时站在 一起。因此我们失去了无数真正的革命分子的同情。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牢 牢地奪握住革命的领导权。反革命的势力依然是不足惧的;而广大的革命群 众也终久会了解我们。在今天、无所不在的各种反革命势力正随时入陆地在 打击著革命的力量。革命所一再发生的错误是导使革命的力量到今天的状 态的丰思丽因。 检讨过去。我们更应该对未来的民主革命有所警惕才是。

但是反革命勢力虽然很大,它是否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我愿借那可 侣的话来加以说明,并为本文的结束;"阻止革命的努力或能达到表面的与 暂时的成功,反动者于是大声庆祝;好在他们的快乐是落空的,因为被逼在 ,占的运动,又会看见,占产生出来。"

第三章 近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

会提對支援。据六

在第二章中,我曾指出革命与反革命的真正分水岭在于历史潮流。"凡是违反历史潮流的运动都是反革命"。而此所谓"历史潮流"实又插摄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的普遍要求"两重意思。用我们的水清来说。革命是"顺乎夭而应乎人"的,反革命刺恰恰相反,它不仅是逆乎夭的,而且也是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这种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虽然在理论上是违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常常会发生揭掘。因为反革命方面也同样可以说他们是代表着历史潮流的方向的。因之如果要在理论上澄清这种鱼目混珠的混乱也很不容易做得好。在这一章里我试图从近代史的分析中、指除革命与反革命在事实上的分野,这也许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清这一者的差异。

我们说极权主义是近代史上的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们痛恨它 而任意地以恶名相加。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敢于肯定极权主义是反革命 的力量,乃是有者超近教百年来的客观历史作根据的。而且,指出极权主义 的反革命本质并不是我个人的闭门造车;拉斯基在《当代革命观迹集》中即 曾视纳粹与法西斯为"反革命的感勤";史卷堡(Fritz Sternberg)在其新著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考验中》(Capt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 ** 甘 甲也明确地称纳粹主义是反革命。

在第二章中,我曾将极权主义与反革命的关系及其与民主主义的对立作了一番横的论证,这里不必重复。现在我要从纵的历史发展上加强此一论据。许多人之所以不了解民主与极权的放峙基本上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冲实,主要派因是犯了上一章所列举的第一种错误。一以新旧为判断的标准。换自之,也就是从机械的时间程序而不是文化的源流上观察二者的真实关系。因此他们所看到的新旧、先后的关系分析到最后竟是颠倒了的。如果我们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病,我们是很容易在近代史的潮流中每见革命与反革命的真正分野所在的。

根据我们前两意对下基命与反革命之纯理论的研究,我们知道革命县 全面的社会重建的运动。从这一角度望去,近代民主革命便不是始于17世 纪的英国革命,也并没有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革命而告终结。更有 甚者,只从政治革命的本身来看,我们将无从了解近代史的有机整体性,更 不会懂得许多政治革命与其他种种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近代民 主革命的真正开端在那里呢? 我们的看法县14-16 世紀的文史复兴。文史 复兴县近代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它象征着人类的觉醒和近代精神的建立。 依据我们对革命的认识,则文艺复兴正是文化上的民主革命,虽然历来中家 华未曾绘它以革命之名。我这样说,还不仅是因为文艺复兴在中占与近代 之间表现出一承先启后的凸出精神,而且是因为即使在当时也有许多枝枝 节节的革命性的事件足以说明近代革命的开展。举其要者,如印刷术的发 明在文化上是一种革命;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与她动说在天文学上是一革 命; 瓦拉证明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是一纸伪造的文件在历史研究上是一 种革命;各国民族文学、方言文学的兴起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种革命。这些都 只是文化范畴内的革命表现而已,此外在这期间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我 们还没有提到。仅仅凭着这些事迹,文艺复兴已足可以称得起革命之名了, 而我们所持的理由却尚有多于此者。我们知道宗教革命县和文艺复兴相衔 接的,无论在时间上或在精神上都是如此;我在《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中曾经 把这两大运动当作近代文化革命的两个阶段。宗教革命的革命意义既已获 得普遍的承认,文艺复兴当然也就不可能不是一种革命了。自此以降,遂有 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各国的政治革命等相继产生。这是近代民主革命的 整个历程。这一系列的近代文明的成就同时便是民主革命的果实,而它的 方向自然也是革命的方向

但具革命并不具于放发生的, 它必须有一个可以而且应该革命的对象 近代昆士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 前面郑己指出是专制主义—— 政治上的君 主专制,经济上的封建专制,文化上的数全专制,专制主义并不是一个很脆 品至方的在面, 它剪目看深断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费得 我们更推翻它, 它自 飲企總力后指 以专制对民主应结的这 有面蓋眼,我们懂看到了近代后 革命的过一系统 得易候地,近代革命与反革命事实上是同时开始的。那 白尼的新天文学理论之遵受教会的压制, 伽利路, 布鲁诺诺人之被教会判 罪,以及这一时期的许多爱直到甚至生命的知识分子之被外死都是文化十 反革命力量的充分表现。中古传留下来的"异端审判所"至此已成为反革命 魏力镇压革命分子的工具 设种文化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务到了马丁。 路德时代 太正式爆发成一种公开的全面的文化革命运动, 并和政治与经济 的革命联系起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基尔特制度对新兴的工商业分 子的束缚与压迫也正是经济上的反革命,政治方面革命与反革命的激荡也 不自 17 世纪的英国民主革命始,它们的斗争早从文艺复兴以后就在零星的、 分散的、不正式的形态下,不断地进行着。近代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不仅早 已存在着,而且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也依然没有完全过去。由于近代写历 中和读历史的人对王革命汉一方面有着无限的向往与同情,他们便不免要 透过满足自己的主观愿望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历史。只从这一方面去看,他 们自然看不见诉代反革命势力的传统及其演变了。我说这话并不是为反革 命张日,我只希朗人们能够面对那定,认清反革命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我们 不注视近代中上代表着反革命的那一系统的变化,我们将无从理解极权主 >的兴起与发展,当然也更不会了解何以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是革命与反革 命斗争的延续了。

从表面上看,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转变为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只简单地是 近代革命对象的皮变。这种看法基本上肯定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不 存在者任何关联。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一方面的情形稍加注意,我们是不难 发现,极权主义不仅是继承了专制主义的一线余绪,而且还是它的更进一步 的发展,其间确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变迁程序。关于这二者在性质上的相同 处我在"论反革命"一文中已有所比较。也许有人会说,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根本不同,它二者怎么会是一回事呢?这种说法根本忽略了理论在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性质。极权主义继承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证明是,极权主义特别容易在善后而又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中发芽滋长。希特勒改魏玛共和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是公开继承专制传统。我们再看看许多其他国家极权主义的成长史便更能窥见其间一脉相承的痕迹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近代反革命显有着一条很清楚的演变路线可以认识 的, 革命与反革命的彼此消长县近代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这里发生了 -个问题, 近代民主革命在其初期阶段既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何以到了最 近反基命的力量反而会如此惊人地壮大起来了呢? 这首先得回到前面所想 出的 ·项原则:反革命势力的高涨最主要的是由于革命本身犯了错误。那 么近代民主革命的毛病出在何处呢? 人人都知道是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 的无疆或得的精神配上近代工业制度的助纣为虑,结果使得文艺复兴以来 的自由性的经济变质而成了垄断性的集权经济。由于这一变质而引起的种 种社会恶果给予垂死的专制主义残余以借尸还难的绝好机会,于县而有极 权主义的兴起。从此以后。近代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反革命的气焰日益高涨,革命的力量却越来越萎缩。新反革命力量之所 以能够如此强大并不是偶然的,它绝不是专制主义的单纯复活。它已发展 了一套无所不包的博大的理论体系;它的势力,在"改造社会"的革命姿态 下,侵入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民主革命之必须成为一种全面性的、无 所不在的社会重建运动,一部分也未尝不是极权主义反革命挑战的结果。 极权主义的确是历史上最狡猾、最隐蔽的一种反革命:它不仅最善于利用社 会上一切革命因素与革命情绪,而且其本身还会伪装成一种十足革命的与 进步的面貌(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极权分子全是有意识的作伪者,一般地 说,这种伪装乃是无意识的,非个人的[impersonal])。这儿我们看见了时代 的悲剧:无数怀着真诚的革命愤感的青年们在拼命地为反革命的发展而努 力:另一方面呢? 许多旧时代留下来的专制残余阶层却躲藏在民主的旗帜 之下,从反面烘托着反革命势力的膨胀。而真正代表着革命方面的民主主 义者却徘徊在夹缝中间,无所适从。

精回忆 · 下 1917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从那时起, 改亚各专制国家都舍弃 了民主革命的大道而走上了反革命的方向。1922 年法西斯党控制了意大利。1933 年纳粹党在德国获得了成功; 1939 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党在德、意的 找1933 年纳粹党在德国获得了成功; 1939 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党在德、意的 技术。1935 年 1935 日本和其他许多欧洲小国也都弥 灣在楊权运动的气氛之中

这是反革命方面的一系列的发展:另一方面,继承着近代民主革命的传 统的英美在最近这四五十年同也开拓新的民主方向和革命超地,而足够在 长期的竞争下击败极权力量。关于这些,我在《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书的 最后。草中已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只好从略。这里我要重复指出的是;近 代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路线的发展始终是泾渭分明、清清楚楚的。只要我 们用活的而不是僵死的眼光去看历史,则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也是很容易 分雜出来的。 中篇

革命的范畴

第四章 论政治革命

在"论革命" ·文中,我已指出革命具有广义与狭义的两重含义;广义的 革命是全面社会重建的运动;狭义的革命则专指着政治革命而言,是前者的 一环,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课题。梁任公在另一篇《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也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率物所生之大变动皆赴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这一章我们所要讨论的便是聚氏所谓"次广义"的"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的革命。

在理论上把政治革命了解为民主革命的一环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但 是当我们从思维世界里觉醒过来,而"问首下望人囊处"的时候, 残酷的现实 却不能不使我们对于政治革命怀着过多的希望或恐怖。我们还在怀疑: 政 治革命在理论上尽可以不是全面的,在事实上却常会是万能的。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承受的长期的信仰传统, 显然也是最主要的缘由之一。 从受教育起, 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所读到的革命, 国革命, 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以及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便无一

不具套接着政治上的强而剧查而言 从汶川也可以窥旧苗裔的党义在我们 的历史家心目由悬军么。同事了一我们吸收了这样的历史知识,自然会组 交易抽接思他们的见餐,把革命看作是一种纯政治性的运动,至心也会以为 耐治县革命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阶段,即便是以经济变动为社会进化基 础的唯物中观的大师们加马克思, 列宁等, 也还未能跳出这个旧窠臼, 在 《允产管官章》上, 马古里和网络斯拉提官称谐, "北产省人的最近目的, 具与 . 切其他子产阶级商告、样的,则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 治,于产阶级春取政权""无产阶级不能不首先取得政治的统治,把自己提 岛为民族的阶级。"还有一段更具体的话可以证明马、规的革命的定义。"在 现在社会腹腔内所发生的隐藏的国内战争,到最后这种战争就转变为公开 的革命(: 劳工阶级借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 这样它就转自己的统治重定了 基础。"基于这种认识,马、恩两氏并更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暴力革命论"。 与"无产阶级专劢"论 到了列宁,这一理论所为具体化了。他说:"。切茧 命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国家政权的问题,这便是一切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斯 大林。《列宁主义问题》) 尽管他们不把政治看作革命的最终目的、然而他们 对于政治重要性的极力提高却是显而易见的.

会提到支展、節六

我们现在且不必去分析这些论据是否有成立的可能,最好让我们先从 正面考察政治革命的中心含义和它在全面的民土革命中所能发挥的实际功 能。政治革命的定义是什么呢。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答复的问题。我个人的 看法,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两条中心思想极可以用来解释政治革命的含义; 一、一切政府的正当权力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二、因之。必要时人民推 翻专制政府而另建立新政府也完全是合理的。政治革命简单地说便是原来 被统治的大多数人民,由于憎恨既存政府的专横、腐败或其他任何罪恶,而 又无合法的方法可以推翻它,于是组织起来用武力颠覆它,代之以新的政 府。16 世纪的布鲁塔士(S. J. Brutus)在其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中 也已认为如果统治者形值人民或破坏了国家。便等于毁弃了他们与人民之 同的公道协定。因之,人民便可以起而推翻之。(参看附录)但这只是从现 象的观察中所获致的结论。如果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分析。政治革命,特别是 当它和近代民主连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只是意味着政府形式的变换。诚然, 政府形式的变换常是构成政治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这一原则也并不是

永远有效的 基层的革命中便证明了这一占 丽面要的 我们得了解古地 着该项政治制度的主要精神有没有发生变化,加里的体有了改变而相木髓 治制度的精神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那么即使它在形式上依然的故也 不能损害它的革命性。说得更具体点,我们判断某种政治变化是不是革命、 得从变化的性质上加以推勘;譬加近代各国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师都是在政 府的性质上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不民主的政府变成了民主的政府。 龄汝 种判断的标准说。法国推翻波旁下朝团然是革命:英国 1688 年的国 F 易人也 是革命,而日还是"来学革命" 重讲,以分析,政治革命的意义还不止工政 治制度的性质的改进,政治制度正如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手段而不是 目的, 把它从定际生活中分离出来便不发生价值的问题。那就是说它的好 恶得由它推动或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上来决定, 因此它除了太身更新 的意义外,还得尽促进全面社会革命的责任。社会全面重建的历程中因然 功,即使它是整个革命的开端;加果在相当时期内没有其他方面的基金起而 支持它,那么它也只能像一阵暴风骤雨一样,虽足以激起波澜壮阔的摧毁性 的泛滥, 却无从助长社会文化的讲述, 提高人类文明的程度; 西方的法园革 命,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都很可以助证这个看 法。而事实上政治革命常常是其他方面革命的一种自然结果,这点后面我 们还要谈到。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政治革命在全面社会重建的历程 中担任着一些什么任务,由此我们始能进而了解它所能贡献于其他方面的 革命者穷属如何。 冶现在止,在一切社会权力之中,政治权力无疑仍是最具 体、最直接、最凸出的一种,因之它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政治权力的变化(即 政治革命)往往改变了整个社会面貌,这说明社会制度与形式的革命须借重 政治的力量。任何政治革命都不只是政治制度本身的改变,经济制度,社会 制度、文化制度等也常会随之而起革命性的变化。英国革命与宗教制度的 关联,法国革命对阶级特权的打荡都很清楚地为我们指出政治革命的功能 何在。而宗教革命由于牵涉到教会体制的改革,也就和政治革命连在一起 了。正因为政治革命是有形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所以人们才对它怀持着过 多的希望或恐惧。同时,人们把政治革命误解为革命的全部也并不是出于

偶然, 汶里有长沅的历史背景在专持套此一偏回 翻开几千年来的人举历 中, 砂治一直悬髓热制的一面, 有人说中园的正中只是帝王家谦, 其实两方 过去的历史基作也同样基则政治活动为中心的。19世纪的名史学家通利 (Seelov)以历史为国家的传记,佛利门(Freeman)则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 动治县现在纳历中", 这可以道县政治中观的基底表现 据单塞尔氏告诉我 们, 蓝命一词也具在19 世纪才成为政治学中的专有名词, 而和政治革命损为 一体的 不仅革命加业,我们把民主的含义服为民主政治也未尝不甚其于 同样的拥由,但是这种过度强调政治因素的历史理论远在19世纪时便已逐 新为人们所否定: 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起了人们对于经济因素的 雷姆 八古田的唯物中报副县设二方面的最高成果 关于一元论历史现的 错误。我不拟在此加以批判。这里我所要指出的,是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或 甘柚 - 切人米活动 - 样口是文明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 在理论上我们很容 易证明这一看法:从楷的方面说,近代社会科学的突飞猛进,花样翻新,许多 学问之从经济学,社会学中分化出去而成立独立的知识范畴。都指示出人类 活动的方面之广。从纵的方面说,近代历史哲学也逐渐从一元论跃进到多 元论了。就我所知,现代西方正统历史家很少从政治或经济某一个观点上 研究历史。他们都把历史的希腊扩大为"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或 Kuturgeschichte)。这一派史学开始于 18 世纪的法哲伏尔泰(Voltaire), 现 在则已获得西方史学界的普遍承认。这种种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新趋势都 直接否定了政治万能的偏见。这里我愿意补充一笔,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在 今天虽已显得很低微,它的作用却也不是自占而然,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 从发展的进业的理点去看历史,我们将会发现越往古代追溯政治的威力也 越大,由此可知亚里土多德之规革命为政治性的事,确有其历史的根据。我 们通观全史当可看出政治的作用是和文明程度成反比的,因之有些过去可 以凭着政治力量来解决的问题,今天则必须在政治以外去求解决。即使在 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也不难发现,政治力量在落后国家依然远比在先进国家 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落后国家的政治之所以动荡不宁,政变迭起,也正是 因为这个缘故。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整个近代文明的突飞猛进,即使在落后国家中,政 治的功能也已随之大为降低了。基于这种了解,我们便不能希望政治革命 可以单独地有多大成就。任何社会进步都必须包括多数群众的自我要求 (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政治强力只是创造的手段,其本身并不即等于创造, 因之,如果用之不当倒反而会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占人说:"以 力服人者警","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都是在说明该看意思。

前面我们提到,政治革命不仅不是革命的全部,不仅不能必然地引导出其他方面的革命,而且往往还是其他社会革命的结果。现在我便要根据史实来发挥这一观念,对于政治革命的体验、实际参加并领导过革命的人物显然比一般人要来得深刻而正确。让我们且听听几位革命领袖的话:拿破仓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革命";列;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孙中山倡"知难行易"说也正是因为体验到发现革命的道理(文化革命)比实际的革命行动(政治革命)要困难得多。由此可见政治革命不过是几熟自落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它的进行是否顺利,还得看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革命准备够不够。如果准备很充分,政治革命的成功会意外地容易,并真正能加速社会的进步;否则便不仅要难产,而且还不免危害文明的成长。

我们试察近代任何一国的民主革命史,都无法承认政治革命可以与其他方面的革命孤立起来,更无法承认政治革命的完成便是全部民主革命的统结。无论是法国或英国,她们的革命都是 14 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张教革命、工业革命等变动的综合结果。更明显的,1789 年法国三级会议的召开,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此一会议卒至发展为革命也是因为第二阶级在社会上要求与僧侣贵族等处于同等地位,在经济上要求取消封建领主所加给他们的咖顿,在政治上要求决民主,废除第一、二两阶级的特权等因素所共同促成的。至于文化上所受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诸大思想家的指导更是拿破仑所亲口承认的。英国革命也是一样,17 世纪时国王与国会的战争是直接导源于宗教信仰;而19 世纪的两度改革法案(Reform Bill)的颁布都和中产阶级要求经济自由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来说明政治革命只是民上革命的一环,而绝非它的愈大是上、几份对一定的愈大和,尽管人们主观上承认政治革命的广西生。客观上、人们对一定的愈大和和热心却是依然如故的。为什么呢?拿破仑说得好,"政治就是命运。"人们都相信政治可以掌操戏实的命运。好像只要一旦政权在握,天下

一切事都会迎刃而解;而自现象上观之,情形也的确如此。所以连历史唯物 论者也领其令力于巩固"五产阶级的政权"了

政治的威力果真如此的伟大吗。我们还是从历史上去寻求答案吧!若以民主革命中注重政治的程度来作衡量的尺度,那么法国显然要算是第一了。法国那许多革命党源,成天只知在政体上打算,一派比一派狂热,一派比一派激进。专制、恐怖、残暴各种政治手段都使用尽了。政体也一再改变了,被开前期革命的演变不谈,自指挥府以后迄于第一共和的建立,其间就变变了瓶六次之多,然而结果不但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整个社会也随着一起破产了。反过来再问测。下英国的民主革命,问题就会更为清楚了,英国民主革命起一步一步演进而来的,这种演进表现于政治方面者远不及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为显著,稍繁英国史者当不难察见。至于英国的政体,自1215年以来,形式上一直没有变更。只有在17世纪清教徒革命时,一度改为共和政体(Commonwealth),但不久君主制度又告恢复。一直到今天英国的政体还不曾改变。然而,我们怎能继此而肯定英国是不民主的国家呢!事实上,英国革命所依赖的政治力量最少(与其他各国比较而言),而它所达到的民主程度却最高。经过这样一番制析,政治威力的神秘性就完全消失了。

1:面我们从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分析了政治革命的内涵及其在整个社会 革命中所占据的重要性。 至此我们已可以了然:政治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环、 而不是全部:它必须和其他方面的革命相呼厄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反之, 如果我们过分注重政治革命,而忽视其他各方面革命的必要性,结果不但会 傳輸个限土革命受到严重的机容,并且连政治革命的成果亦称。并失之。

从近代民主革命的早期理论以及美法革命的实际上看,另有一项关于政治革命的观念颇值得我们注意,那便是政治革命乃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早在16世纪时霍特曼(Francois Hotman)即已持此观点。17、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如霜布斯、洛克、卢梭都是人权论的俱导者。尽管他们在细节上颇有争执,但对于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不应完全被剥夺一点则意见完全一致。根据他们的说法,政府的存在便是为了保卫、而不是侵犯人民的权利,如生命、自由、财产等。因之,顺理成率地推论下去、政府如果不能尽其保卫人权的功能、它自然就得让位于新的政府。可是政府与人民这种契约(借用卢梭

的话),却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契约,而是一种权力的关系。权力本身即具有 绝大的引诱力;要想塑有权力者自动放弃其权力,在事实上似乎绝少可能。 这是政治革命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政治革命不仅是一种维护 人权的合理行动,而且它本身也就是人权的一种。是以,霍布斯虽不赞成革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革命乃是保卫人权的最后办法;落克也说,当政所不能维护人权时,革命实是应该的。(关于洛克的革命观,附录中有较长讨论, 姑从称,)卢梭的革命观稍有不同,他倡导一种不断革命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主权水远不应授给政府,当楼之于人民。因之,政府的存亡悉决之于"群 底"(General Will)的正常运用。这种理论在"时只是一种幻想,但由于近代 是主政治的重东法服。到个天顺户化为事实了

及至美国的独立革命,政治革命是一种权利的思想已经普遍地为当时一般革命分子所接受,《独立宣言》并曾明白地官布了这一点。法国的《人权宣言》更昭示我们革命与人权的不可分的关联。其实"革命即人权"的道理是根容易了解的;这种说法的主要意思乃是把革命放置在一个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政治革命是一切人权的最后保障,也是任何线暴的统治者所无法剥夺的最后权利。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政治革命更可以使我们了然于它的丰富含义。根据这种标准,政治革命的意义便不应止于"去故",更重要的乃是在于"取新"。同时,我们也当能看出,何以极权运动不但不是"革命",而且还是"灭革命"了。

以上种种讨论都是从内容上来指陈政治革命的真义何在。在这样特殊的了解之下,我们显然更能进而分辨政治革命与政变(Coup d'ctat)、判乱(Rebellion, Insurrection)的区别所在了。政变只是人事的变迁,其间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或精神的革进,如法国的拿破仓政变,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皆是、叛乱则往往是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它没有计划,没有目的。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中外历史上的农民叛乱都可以归之于这一类。就主观条件说,农民叛乱确与政治革命有共同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言,它所给于少数野心家的跃替统治宝座也。在中国历史上,刘邦和朱元璋代表着成功的一型,黄巢专限删扮演者悲剧的角色。直到今天这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在形式上, 政变、叛乱和政治革命是很容易被人们混淆在一起的;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法王路易十六便误认它为叛乱,他的大臣黎安可却回答他说:"陛下,那不是叛乱,那是革命。"这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岬!

我并无意贬抑政治革命的价值,不过想还给它一个本来应有的位置而已。把民主革命看作狭隘的政治革命,已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灾害,而我们中国却又赴其中受害最深的一个。我们怎能不对这个问题重新作审慎的考虑即,现在让我介绍戊戌政变时的一位革命先进王照先生所讲述的一段故事来结束本文吧;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曾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第五章 论经济革命

刚刚从政治革命的复杂网络中解脱出来之后,现在我们的讨论,却又得重新进入一个更复杂而且更感人的网络中去,那便是经济革命。经济革命的概念是比较后起的,几乎直到工业革命以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它之成为聚讼纷纭的严重时代问题还是与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兴起以后的事。名史学家桑戴克(Thorndike)氏在其1927出版的《世界文化史》(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里已采用"经济革命"为章名,叙述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班。但秦氏所研究的只是经济本身的变迁,至于它对整个近代文明的影响,及其所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则一字未提,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造成的重大弊病究当如何革除。秦氏亦未予人以极穷的线索。这些,本章拟作一般扼要的检讨。

经济革命既然是近代史上的新问题,我们便不能不从它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近代经济革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杜 会主义的革命。但这两个阶段的经济革命却很不相同,资本主义革命是反 抗封建经济的束缚,而争取自由的革命,这一革命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的;它事前既没有任何经济理论作根据,也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而只是一 种自然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严重的贫富不均状 态,而争取经济平等的革命。它不但有理论根据和预定计划,并且还是在它的理论和计划长期发展之后,才在得实验的机会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自然的历史发展,它除了完成自身的进程之外对于近代文明的其他各方面一政治、文化、社会则只具有影响性的关联。社会主义则不然,它的主要理论是,经济是整个社会的最真实的基础,因之,经济革命必然会引起全面的社会重建。换句话说,经济是社会的决定因素。在这种特殊的了解下,社会主义已不止是经济革命的理论,而成了全面社会革命的连段原则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指出:资本主义革命主要是经济生活本身 性质的改变;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要改变在经济的关联上所产生的社会关 系。这种改变并非经济发展本身的自我要求。这里,让我们试将近代经济 签金的课源作一篇略的访问

我们研究近代经济革命首先要接触到的问题便是 L业革命。在一般人 的常识中、L业革命几乎便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 地以资本主义是"机器生产"L具"的产儿,甚至进而把近代文明的全部成就 都当作是它的一上层建筑"。因之,第一步我们便不能不从资本主义与工业 最后的一般关系说起。

第一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看看它是从哪儿来的。其次是资本主义 与工业基金的时间关联与相互影响。

根据客观的历史记载,资本主义早在文艺复兴时代便已兴起;马、恩二 民在《共产党宣音》中也承认;"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最早城市的自由居 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了资产阶级的最初分子。"这和历史真相相去不 远。那么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又是些什么呢。从大趋势上看,我们至少可 以认济,10世纪以后的城市发展,文艺复兴时代地理知识的进步所促成的巨 大地理发现,民族国家的出现等从文化到政治的综合因素(包括经济因素本 身在内)才是资本主义产生与成长的真正原因。这种种因素促进了商业的 发达。商业的发达义剩徽着工业(手工业)的大量生产。埋下了后来工业革命 的种子。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中叶以后,直到19世纪下半叶 才告成熟(Haves 氏认为工业革命的发难阶段是1770 1830年,成熟阶段是 1830-1870年)。 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蒸汽机也发明于 18 世纪的下半叶, 18 世纪初叶英人组可门已发明了蒸汽机,但仍有重大缺点,直到 1769 年英人瓦特才完成这一创造。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中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布罗甘氏认为除了煤铁等技术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美国那一套政治社会制度使得经济革命易于产生。 英国名史家特利佛兰(Trevelyan)也说美国之所以有工业革命,是由于政治革命已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因之类国比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合适的工业革命的基础。这样看来,工业革命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产儿,同时还是政治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西洋史上却有费业的与工业的两大阶段,以工业革命为其分水岭。据据市政的研究,资本主义的精神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才告出现。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已存在,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从时间上观察,资本主义也无疑是工业率命的原因。

工业革命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动,对于资本主义有重大的影响,当然是不 容怀疑的。然则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呢。是坏。但我 不是说,工业革命一开始,资本主义立刻就变质。其实,在初期,资本主义正 因为获得了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才发展得更为蓬勃,而它对近代文明的贡献 也在这时表现得特别显著;惟好景不常,接着,自由竞争便变成了垄断;自由 劳工变成了机械的生产工具,自由贸易变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 种种资本主义罪恶的造成,近代的工业制度实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我们 只要观察。一下资本主义在这两个阶段中的不同状况便可以了然了。

资本主义经济又称自由经济,颜名思义,便可知它是讲求"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契约"等"自由"的。在19 世纪上半叶以前,这些"自由"的确存在过,前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曾扩大了人们的世界观,解放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保证了个人自由与人格独立,瓦解了中世纪行会制度对了商业的限制,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民主政治,推动了民主革命。但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属于工业革命以的和工业革命初期的。等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资本主义变质了,所谓"自由竞争"到了19 世纪中叶已经名存而实亡。大资本家的经济垄断开始出现于人类历史上了。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工人、除了一个空洞的身体自由而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而物质生活却比从前更没有保障。这一切罪恶都是近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所

-再揭发了的。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已被人们驾得体无完肤,但人们却从来 不曾真的了解到它的真实原因何在。人们都模糊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 "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不知道这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自然 约数

我绝无仇视 「业革命的意思,反之,我倒要向工业革命致最深的敬意,因为它为人类创造了无法统计的巨大财富。我也不愿 味咒骂资本主义,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所要指出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史实; 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积累财富的精神,遇到了大规模机器生产,便很自然地改成了注种恶堪

若说工业革命会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个新阶段绝 不是新生的阶段,而是死亡的阶段,依照共产党人的术语来说,也就是帝国 主义的阶段。资本主义获得工业革命的"助约为惠",不仅产生了上述的许 多内在恶果,同时还产生了侵略落后民族,以及殖民地争夺战争等外在的帝 国主义精神。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而说过并不是工业革命一开 纳,资本主义就立刻死亡。但是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末期,它的死亡的联 兆,已暴露得非常潜梦了。

资本主义经济革命既有着两个不同的阶段,它在近代史上也因而有着两种不同的表现。工业革命以前,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地增加人类自由的总量,推动近代文明的近步,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文明便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它的威胁。直接方面,少数大资本家的垄断经济,贫富的极端悬殊等恶果已使近代民主大为诚色;间接方面,它所激起仍极权主义运动更在积极地毁灭近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那么近代文明是不是完全被经济变迁所决定的呢?这也是本牵所要分析的第二个要点。

从历史的延续性一方面看, 四方近代民主政治的震源, 说得早点, 应该 上侧到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政治, 说得近点, 英国 1215 年的《大宪章》运动也是 民主精神的充分表现。据拉斯基数授的研究, 即使在黑暗的中古时代, 民主 政治依然有所发展, 封建的契约关系便是一例。在文化方面, 文艺复兴的古 典主义特神也是很明显地继承者希腊文化的传统。 这些重大的事迹都和资 本主义经济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还远在近代经济革命发生之前。但赘 本丰义经济革命和近代民丰革命之间的关联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首先经

这首会太良便具足士革命山的一个新要环节, 其次, 基 类 注久国的政治首 命也是狄和资产阶级更必经济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计值得我们注意的 县, 汝蕪至系名表现在工业基金出前及其最初阶段之由。例如基局基金惠 宝上县在17世纪初年便已开始,美,法两国革命也都发生在18世纪的末期。 而工业革命则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前面布罗甘和特利佛兰两氏已对此 有精辟的论断。而且,由于各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发生与发展的时间和政 太独此不同, 故工业革命的时期也不。致, 美国工业革命直到19世纪的下坐 叶才开始 我们中国的例证更为清楚、广业革命至会还没有头线、而民主革 命却是在坐世纪以前就开始了, 资本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关系是存在的,但 这不县说,民主革命完全县资本主义的产儿,更不县说民主革命只是"资产 阶级革命"、革命、尤其是民主革命、乃是社会大多数人们的共业、不会也不 可能由某一个阶级单独进行。就拿政治革命一方面来说, 早在14.15、16 世 纪时欧洲就曾发生过很多次的反封建制度的农民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后来 民主革命的先声。在民主革命中,主要的革命群众仍然是属于农民和城市 盆尾阶级。客产阶级不过县其中统为活跃的一部分而已。至于文化与社会 方面的民主革命, 更是需要大多数的人们共同努力了, 仅仅资产阶级是绝对 无能为力的。

其实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最大的意义,仍在下经济成就的本身。它在消极方面概继级了束缚重重的封建制度——上商业的基尔特制、农奴制、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制———积极方面,它更创造了无限制的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契约等,同时,在它的激励下又产生了工业革命。因而创造了人类空前未有的财富,使人类的经济生活(工业、商业、农业)起了根本的改变。至于它对近代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民主革命则只是具有影响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工业革命以后,它不仅不再具有革命的性质,不仅不再能惟如民主革命的进程,上且还逐渐地成了革命的严重障碍。这样,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

社会主义其实不能称之为经济革命,它最多只是一种倡导经济革命的 理论。搬开它的答案不说,社会主义所提出来的经济问题——绝对的经济 自由所造成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不仅从民主的角度上看,有其价值,而且 至今还没有获得合理而彻底的解决。倘若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追求经济平 等,那么在这一点上它和民主的原则是不相冲突的,而且也切中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近代攻击社会主义现论的人,自托克维尔以至哈耶克,所根据的中心思想都是"自由",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绝对平等会毁灭了自由。绝对经济平等的错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甚至苏俄最后也不能放弃此一原则的实践。可是反过来说,绝对自由危害平等的事实却更值得我们反省。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便是这一论据的最好说明。因此类同的马基佛(R. M. Maclver)在其1950年的新著 The Ramparts We Guard (《我们所保卫的民主保金》)里,佩磁调经济自由必不能击上绝对之路。

我们把近代经济革命的两阶段 一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 的意义抽象为自由与平等,这一百余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便有了可以理解的线索。自由与平等是近代民主的两大要素,而这两大要素却从来没有达到理想的协调之境,汤姆生(David Thomson)在其(平等)一书中便力陈此说,并一再强调自由与平等必须获得协调。

根据这种了解,不仅资本主义经济革命在民主革命中曾占辦著重要的 地位;社会主义在平等的意义上也显然是和民主革命同其方向的。前面已 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的革命是从经济生 活 农业、T业、商业 一内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为了达到财富 的公平分配或经济平等的目标而改变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制度所引申而出的 社会诸关系。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便越出了经济范围之外而和政治 革命,社会革命许在一起了。

我们枪讨近代经济革命的来龙去脉,民主革命的另一根本纠结也无形中被我们解开了,经济革命,正如政治革命一样,并不是民主革命之全或基则,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方面。诚然,在近代文明中经济的发展远比政治或文化方面的进步为速,因而它的比重也延得较为凸出。正像桑巴特(W. Sonbart)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里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是从对得到财富(权力的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经济革命产生之后,人们则是从财富得到权了(财富的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此升後降便人们发生了经济决定一切的幻觉。因之,政治史观也就让位于经济史观了。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为止,经济革命依然是民主革命中最迫切的一面。 眼前世界上的大部分纠纷与混乱也未始不是由于经济问题所引起。因之, 经济革命的前途自然是我们所最为关心的事。但是我个人对于经济完全是 外行,未来经济革命究当如何,我实不敢妄置一词。这里,我只能指出我从 历中于现整型的经济革命所可能发展的药数,服各经济专家的会差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上既可以抽象为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而 这两个概念又都是属于民主抗酶之内的,那么,问题的症结便易然不在此取 被会,而是在王如何使此三者获得协调了。自然,我不是说,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可以作机械的加或减,我的主要音贯具具相从根水精油上押一老心 会为一 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都不应该是绝对的事,这两种价值在一般的 昆士原则中当获得协调, 在经济制度上则尤须相辅相成。马基佛氏一方面 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两回事,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已没有任何民主体制会 专持结整资本主义的理论 同时,他还指出,现在早主国家的经济制度乃具 -种"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马氏虽没有想电自由与更等的概念。 事实1,他已商出了未来经济革命的大轮输、设种新的经济制度,近期五十 年来已逐渐在英美各国建立起来。(参看拙美《近代文明的新约数》的最后 -- 意) 这一经济革命不仅杨弃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有弊病,而且还吸 的了它两者的一切优点。如果黑格尔的正、反、合之说果有其事,这倒是---个比较有趣的例证。只有经过这样一种新的经济革命,对内才能解开资本 ‡♡与社会‡♥所造成的死结,对外才能与会面的早丰甚命求配会 政治 革命是和其他各方面的革命分不开的,经济革命也同样不能作低立的存在。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务";大口号,这三大口号的次序是全面 民主革命的一般指导原则,也是经济革命历程的最后依据。只要自由与平 等能够获得真正协调, 生权与分权, 个人与社会等矛盾问题也就会得自然地 迎 非而解了。

根据上述原则,经济革命也许还会在完成其本身的历史使命之外,更进-步地促进民主革命的全面发展!

由英时交集、節公

第六章 论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一词,自 丘四运动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了。那时,我们的革命目标集中于两点: 一是政治革命,即是所谓"民主";一是文化革命,即是所谓"科学"。但是,首先必须说明,此所谓"科学"绝非"中学为体,哲学为用"时代的"格致"之学的内涵所能包括,换育之,它并不是仅指着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言,而是意味着整个的西方近代文化之精神。因此,我们当时所追求的"科学",便包括了"全盘西化"、"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等问题。"文化"实有广狭二义,可是人们在应用它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其中的差异。广义的文化(亦称文明)是可以极括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的生活特种,向来治文化史者大效都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获义的文则则是指者学术思想等社会的精神面面言。我们日常习用的"文化"一词便属于此一范畴之内。而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化与革命也正是从后者者眼的。

现在大家都承认文化应当指导政治的说法。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家应 改变世界的话,又说"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便会成为物质的力量"。列宁 更明白地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乌尔韦克(C. J. Urwick)在其Philosophy of Social Progress 中也承认:"有时一种新思想发 生意外的强大势力,许多人都来欢迎它,便它变为他们自己的思想。于是它 前虚了,种籍运动或新政策的导业线"此外加湿任从具年也颇有"文字版 功日, 全陵基金潮"的诗句 所有这些还都在投降文化对社会的发导作团 **这种长星,在社会变革期间表现得尤为忌苓 隐断氏口说明政治革命不**权 艮导源干文化革命,而且还是文化革命的结果。 布哈林氏则以为革命须经 讨四个阶段, , 文化革命。二, 政治革命。二, 经济革命。四, 技术革命、汶四 个阶段是一个眼前一个的。这种蓝命程序固然不足信,但文化蓝命发儿弃 先担县事实 费拉利氏也认为革命的最初阶段乃县前驱思相安们在文化上 除旧布新的努力 其于此种文化革命的成就,政治革命方於到来,行动的革 命分子遂是而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并根据前驱思想家所倡导的观念去创 省新的社会。邵可侣则说:"社会的外形要随内部的思想而改变,任何历史 事实都没有这个准确。是树游制造树,绘它以绿叶与花果;是而决定人;是 一切,自'差差的古时'以来,逐渐改变了。活应的社会体制也一定会改变。 革命就因初赞的内部工作而且益接近。"据法国著名政论家托克维尔告诉我 们,法国在革命之前,革命思想已传布得很广泛,乡村牧师的小教堂里都有 百組令 4(按 間 孙 德 罗) 决 朗 同 诸 人 所 篳 集 的 百 科 仝 书): 在 圣 路 易 (St. Louis)小乡村里也有许多提倡新思想的书籍;甚至法国宫廷本身也染上了新 照相的角彩.

但这些还都是理论的和个别事件的说明,究竟文化革命与社会变迁之 间存在着怎样一种普遍的联系呢。这里请容许我征引若干历史的例证来加 以说明。

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文化中最早存在著思想自由和民主体制。希腊的哲 学朝享于纪元前六世纪,到了纪元前五世纪时,希腊思想已发展得非常蓬 勃。同时,雅典由于波斯战争(纪元前500—前449)的结果而跃为海上霸主。 经济的繁荣确也为雅典的民主体制铺好了基础,但人们通常只了解雅典民 主的经济因素,却很少有人注意它的文化背景。

早在希腊的占诗歌中,以及赫西奥德(Hesiod)、荷马(Homer)的诗中即 已表现出浓厚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色彩。纪元前五世纪初的哲学家普洛塔哥 拉(Protagoras)已发展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思想,可见其时人文思想 是如何成熟了。因此美国的 Thilly 教授在他的《西洋哲学史》中阐释希腊的 哲学观念时,说道:"希腊哲学开始是研究客观世界之本质,其始大半注意于外界的自然,迫后 蘅 漸地 转 其 眼光 于人 类的 本 身, 所谓 人 文 主 义 的 (Humanistic) 是也。"(中译本-6页)最早的希腊哲学是自然主义的,到了能 辩学派(Sophust)(纪元前 丘世纪)便把哲学从 天上移到人间。学问的对象乃 是"人"了,并且他们所注重的还不是群体的人类,而是独特的个人呢! 雅典 民主的最辉煌阶级乃在大政治家伯里克利(Perteles)领导之下的一段期间,这也正是雅典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所最发达的年代。伯氏本人即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那著名的葬礼演说至今就被奉为民主主义的精华,其他如阿那 克萨斯拉(Anaxagoras)、素福克勒斯(Sophocles)、苏格拉底(Socrates)诸人也都产生在这一时代。所以,伯氏说雅典是希腊的学界。总之、希腊的思想自由和人义观念先于她的民主体制而出现,而且,思想自由最高潮的时代也 辞尽早生核和最光辉的发月,这一者的关系不是太明显了吗。

历中发展到近代,这两者的关系也命趋察切,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社 会革命更分不开了;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更不可避免地为文化革命所指 导了, 近代民主主义始于文史复兴, 文艺复兴正是一种启蒙性的文化运动。 紧接着而来的驯导--个事普遍、更深入的文化革命--宗教革命。这两大 革命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是衔接的,在精神上也是一带的,文艺复兴唤醒了心 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自觉心。使他们不再局保干神学的教条桎梏之中。 宗教革命更将这种个人主义的精神扩张到每个人的身上,人人都要求自己 的精神直接与上帝相往来,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解释《圣经》,而不必通过教 全的垄断。马丁·路德的著名小册子《论基督教人的自由》(On the Freedom of a ('hristian Man),其主旨便在阐发此一观念。宗教革命使得中古传统的 数条主义的神学起了根本的动摇,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但社会 变动是相互牵制的,因此,文化革命也就自然会激起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动 荡。文艺复兴的影响已不仅止于文化范畴之内。尽人皆知:科学的兴起是 文艺复兴的特征之一。 哥白尼的天文学取托勒密的体系而代之,实是科学 界最大的革命。托氏的地球中心说与《圣经》上的宇宙论相吻合,故 16 世纪 以前,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教条: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出,一方面固影响 了整个科学界,另一方面也动摇了《圣经》的尊严与真实性,这一点在当时实 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于科学的发展,地理学、地图学也有了许多重要的改 进 工具新的航铁被告现了 工商业由业而且将繁荣 终于促动资本主义的 成长 设此由宏先证了我们立位基金加何解洪经济基金的直相 惟立史智 业在市场上并不差完赖苗命的具体。它在当时的影响也不及完教苗命来得 直接而具体。因而,宗教革命与政治、经济革命的关系也更为显然、首生。 我们都清整,德国的完新革命师业な了许名政治与经济的历查 德国在16 世纪初时县一个四分五湖而又不独立的国家, 教会的权力复凑得乎下权之 上。因此,德国人民一致要求国家统一与政治民士,就文化革命的意义而 喜,完數革命間然是目的,但就政治革命的意义言之,它同时又成为手段了。 另一方面,由于数会经常大批地将财富运往罗马,遂使德国密本主义的经济 发展新工统链 县以,为了经济革命,御人也不得不发动宗教革命,及宗教 革命的浪潮泛濫开去,欧洲各国也都搬起了同样的运动。但各国国工在反 教皇的业争上虽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惟等到国教建立之后,他们因要靠属 教来专持工权,遂转而强迫人们都得信仰它。所以宗教革命的后期便演变 肃"不从国教运动"(有人并认为此一运动为近代政治的民主革命的开端)。 后来英国还有许多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为了宗教的信仰而移居美洲。这 些史实共同说明了一个真理,文化革命与其他方面的革命原品紧密地关联 着;而且,正如穆勒和曹拉利两氏所说的,全面的社会变革是从文化革命开 始,这种情形在中国也是一样。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上就一直在摸索着文 化革命的正确涂径。康梁在戊戌政变之前,便在思想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 们假托孔子的学说,而发挥其改良政治的主张。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也 正县因为特到文化与革命的密切关系所获致的结论。他的《三民主义》一书 便是他在文化革命上努力的成就。五四运动中文化革命与政治社会革命的 结合甚很易然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早有定论。然而,这一连串的革新 运动都没有成功,并且从表面上看,还越来越糟,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其实 道理很简单,原因也很明显:我们在文化革命上的努力依然太少,方向的掌 据也不够正确。由此可见,如果文化革命的基础铺得不好。民主革命的全面 完成也未免希望渺茫呢!

从上面的史实看来,文化革命推动并指导政治社会革命已是不容怀疑 的真理。社会全面革命的方向总是由文化革命开拓出来的。但这并不是 说,切革命都是从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更不是说,历史的发展完全为文化 因素所决定 全寒尔也认为革命用相虽比组织重要,但却不能创造出组织 其实加里作讲。先的分析,我们都会发现,文化革命同时也有其政治,经济 以至社会的种种原因 而且,文化革命的完成更惠不开政治革命的保险。 理由很简单,无论是中古的教会,近代专制国家,或现代的极权政体,文化的 统制与追塞必然得通过政治权力。这番道理得明显。罗素氏曾指出,巴比 伦勒学发展的中止是它的社会制度偏化的结果,同时他还预言,如果冻嫌政 府能够持续3000年之久的话,在这期间它是不会有新思想产生的。人们都 知道基督教是中古时代的文化统治力量,但这显然是它跃登罗马国教以后 的事。文化专制之所以可能,实是政教合一的结果。到了近代极权国家,文 化盐罐政治的事实则更为明显,所有这些都说明文化专制在实践中乃是政 治专制:而同时,政治是否专制,文化状态也常常是一项重要的鉴别标准。 在近代民主革命的历程中,政教分离之为一极端重要与根本的项目,其原因 即在工业 诚然,新思相的传播常常先干政治革命而出现,并且,政治革命 也深受这些新用柜的推动,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另一更重要的革命;鼓吹草 命的新思想最初总是受压制与摧强的,而文化革命却不能永远处在非法的 状态之下。何况文化革命的目标正是在王获得最大限度的思想自由和容忍 呢。所以牟塞尔氏也说革命思想不能作长期的孤立,它必须进入群众之中, 化为物质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化革命也同样县离不开政治的支持的! 在 这里,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合一性已经很明白地显露出来了。因此政治 革命的成就自然也就是文化革命的成就;政治革命迈进一步,文化革命也无 疑念随之升进一层。同理,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也一样有助于文化革命的 讲展,不过程度上也许不及政治革命那样深远罢了。

讨论过文化革命与其他各方面革命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之后,我们显然应该更进一步对文化革命的本质及其含义加以分析。从文化革命与其他革命的关系上者眼,我们只看到文化革命的一方面意义——它在全面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至于它本身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则无处真主会的。我们的景、而应该有其独特的意义。前面我们对于文化的上导性已反复加以检讨。文化既是社会发展的特标、文化程度的提高显然便会推动社会的仓面进步。这里,我们看到了文化革命的独立性。一般的了解,文化革命是起于思想的"定于一",统治者的教

条束轉着人类智慧的自由而多端的发展。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文化革命只在于求效思想自由。不错,从近代史上看,思想自由确是文化革命的重要目标,也是文化革命的显著成果。但是,如果我们作深一层的分析,问题似乎又不如此简单。思想自由的本身并不是积极性的创造,也不表现为一种最高的文化价值。它显然只是文化创造的条件。我们所以追求思想自由,乃是因为它使得真理的层出不穷成为可能;而此种文化的不断推除出新最后又使人类文明得以无限升进。但真理是多方面的,人类追求真理的方法与方式也是多元的,因之,这种文化的多端发展亦须以思想自由为前提。所以,追溯到终极,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文化革命的最大意义都是在于求致文化自身的自由发展与逐步上升。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然后思想自由方始有意义可言。

我们常自诩为"万物之灵",而此所谓"灵"的最高表现正在于文化。因之,文化可以说是人类特以与禽兽相区别的唯一依据。文化革命,就此种意义言,则是人类对于其创造文明的根本精神之一种反省,批判、扬弃与魁越的过程,远槽备腨,近察现代,每一次文化革命的展开必带来一次文明的再造与更新;而每一次文化运动的失败也同样产生一次文明的危机。今天,在极权制度之下,思想自由已被剥夺尽矣,人类智慧遭遇「空前来有的整悟。如果鉴往可以知来,则一个新的文化革命是会应运而产生的。我们应该怎样在真理的新的启示之下去重新改造文明并把文明向前推进一步呢。我希望这箇宿论可以强助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作更强人的思考。

於英町支養。第

第七章 论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是现代復流行的时髦名词。但是正如文化革命一样,人们很少能够了解它的真义何在。广义地说、社会革命是指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言的,由于一般人义误把革命一事解释为流血斗争,因此、社会革命遂往往成了政治革命的问义语了。 後义地说、社会革命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改革,其中包括着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等。因此美国社会学家凯伦(Horace M. Kallen)在其"进步的类型"(Patterns of Progress)中森社会革命为社会的会部再塑(Complete Re patterning),他的真正意思也就是指着社会生活的改造而言的。 在近代学术专门化的过程中,社会学之外复有民俗学之兴起、欧美的历史学者和社会问题的重视。 其实,许多村会问题并不像激烈的革命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以为只要一旦政治革命获得成功,它们便可以迎刃而解。 政治只是一种形式的和部分的改变,它绝不能够必然保证、虽然它的成功确是大大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自 18 世纪美法民主革命以来,有一种社会革命的观念已在人们的心灵 中根探蒂固地成长起来了,那便是所谓"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们怎样才算 是平等呢。传统的看法是把这一问题的症结归之于社会阶级。显然,即使 我们没有任何历史与社会知识,顾名思义亦可知阶级 - 词的本身便畅摄了不平等的愈义。反民主的风俗、习惯,观念等,并不是空洞的民主口号所能够解决的,因为维护这些东西的人正是多数而不是少数的社会成员。怎样才能彻底扫除旧石的传统呢? 历来的民主革命者都认为该从消灭社会的阶级歧异者手。在他们看来,旧的反民主传统是渊源于社会不平等的客观存在的,如果这个根基被铲除了,其他一切只不过是余事而已。例如中国传统的重男社女,以及种种偏坏女性的观念都是从中国男女不平等这种事实上产生的,但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妇女的地位逐渐提高了,而现在一般稍受过教育的人也很少还像旧知识分子那样膨视女性了。这种看法是可以解决者于社会问题的,于是社会革命的观念最后便完全集中到阶级问题的上面。在这里,新的困难问题又呈现在我们的题前,什么才是严格的阶级呢。这是一个人人熟悉的问题,但似乎很少有思想家对它作过缜密的思考和满意的解答。一句话,阶级的概念在绝太多数人的心目中依然是模糊的。

人们在经济上的差异是最为具体的,高与穷的区别。望即知。以财产之多事与生产手段之有无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并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更不止于某一家一派。差不多从远占的时代开始,人们便持有这样的见解。即使在近代民主理论家的心目中,阶级与财富依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划分是吞恰当呢?解答这个问题不能不顾到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不能不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人类文明的演进原是一点一滴地聚积起来的,适用于古代社会的原则,并不一定还能符合于现代的社会,不然,我们何以敢用民主政治否定君主专制,以文化自由否定思想统制呢?如果几千年来社会阶级只有形式的政委,而无实质的进步的话,文明的意义又在何处呢?以下我们要积极中军筋械助前,下阶级制度渐进的首和。

在古代奴隶社会中,奴隶确是"能言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在各方面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都是被统治被奴役的人。因此,如 果我们说奴隶是经济上的被统治者,事实上也就含有他们是社会上的戦者 之意。我曾一再说过,社会原是一有机体,所谓政治,经济等的划分只是人 为的;不过这种分别越在古代越不明显,远古的社会多是一元的;政治上的 统治者也就是经济、文化,社会上的统治者,这种统治是绝对的,而社会上两 大阶级的鸿沟也是经渭分明。即以古代的雅典来说,都典的民主是后世所 称遺的,然而她的民主却建筑在奴隶的基础之上,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的权利,对于奴隶主的阶级确是民主的,但奴隶们却不可能有分享民主的 机会。大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流也没有为被压榨、被剥削的奴隶作 过正义的呼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就占代的情形而言,经济上或政治上 的阶级思维确基同能活用下社会上的阶级分解的。

会差計主集、第六

随着文明的升进, 这种原来是必然的阶级关系, 逐渐减退了它的必然 性,在中古村建社会里,这种阶级关系开始转化了。政治上名为国王的最高 领主并没有足以支持其政治协位的经济权力,因此后来国王直接与城市工 西山老(第三阶级)打成一片, F权之举起与去民族国家之形成, 一部分显然 县业种阶级关系的产业。 中占的文化统治者县数令,而数权与王权之间又 在在着很多的矛盾与神空。至于说到最下层的如素阶级, 这时也获得部分 的解放、从毫无任何自由和权利的奴隶制演化到 ~ 部分身体解放的农奴制 宝县一巨大的社会讲出。农奴不仅不能随意实卖,而且他们还可保有若干 私产 - 少量土地、牲口等。他们如果想获得完全的自由也有两条路可走; 一具冰到城市中上, 过了老于时期便正式成为自由人。另一是用钱向封建主 赎身。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封建时代社会上只有领土与农奴两大阶级: 其实在这两种阶级以外,还存在着城市的自由居民和一小部分完全自由独 立的小农、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城市自由居民便是从农奴中解放出 来的,最后发展为有钱有势的中产阶级。中古的社会状况告诉我们说:人类 文明程度提高了一层,社会阶级的关系也就跟着交错复杂化了一层;社会已 从编对的不平等之路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封建社会进步到近代社会的过程中,所级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14到16世纪期间,西欧的农奴大致上已获得解放。而同时,农民们也一再为了取得社会上的平等地位而旅起了革命的狂潮;法国、英国和后来的德国的农民革命皆是)。虽然这些革命最后都失败了,可是它却为以后的民主革命打好了基础。我曾指出;在民主革命的阵营中,农民依然是主要群众,因他们与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同属于第三阶级的。在「业革命尚未发展成熟之前,资车家与农民、工人之间的阶级意识是很模糊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愿望,为民主而革命。他们在经济上虽然是敌对的阶级,但在争取社会平等这一点上却相当一致!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政治权力不可能集中在某

一个阶级的手中 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是经济上的统治者,但它并未立刻断 登政治的统治者的宝盛、我们知道、16.17世纪时有许多曼直理基于生命的 科学家加布鲁诺, 伽利路之流为了维护他们的信仰而不惜忍受赦令的任何 迫塞 泛轴立化上的蓝命电和客产阶级别看什么必续关系的 知识分子命 到近代值會具有独立性, 道他们一定得属于某一阶级, 或为某一阶级服务和 和实际情形相主其远 撇开经济方面不谈,其他社会阶级的鸿沟的确已被 昆士士义情平了不少,虽然它仍未达到完美的培物,"人是生而平等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话给不只是一句空话。 数百年来的西方民主菌 命早已使平等的精神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发芽滋长了起来。当然,1° ♡的所潤針今息旬括了政治 经济 文化等的,从这一方面看,目前而方的针 全从候还主猿珊瑚, 不过我们汶里所谓的社会悬薄义的, 也就甚指着政治。 经济, 文化以外的社会状况而言的, 它表现在一般人们目常的生活习俗之 中, 在过去,特别在中国社会上,政治或经济上的曹贱或贫富,是构成社会 阶级的重要成分。一个政治上的显要告表回乡之后,总是受到该地一般人 的尊敬的,而一般人在心理上也自己觉得比富贵的人要卑下些。现在,阶级 音识易浓厚的剧家要管印度了 印度的社会阶级至今还极其春严,不可钟 的阶级 (the untouchable) 在上层阶级的面前很自然地便有自卑疙瘩 (Inferiority Complex), 这是数子年的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实无从于 - 朗一 夕消除干净的。但是在近代的西方社会中,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人农人尽管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比不上资本家和官吏,他们却不会因而感到 自卑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阶级分野根本无法适用于社会方面。我们最多 只能说西方人仍有经济与政治上的阶级区别,而不能说它有社会阶级的存 在(由于义务教育的普遍推行,文化方面的知识阶级与文育阶级也已达到了 消失的边缘)。目前西方社会中唯一的不平等之处便是种族歧视,白种人对 于有色人种所持的偏见依然是阻碍彻底的社会民主化的重要障碍。也是自 由世界反极权革命大团结的绊脚石!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当可发现,阶级关系的发展,正如文明的升进一样,也是由简趋繁,从一元到多元的。不仅此也,历史每跨进一阶段,无论哪一方面的阶级距离,也便随之缩短了一段,就我们所知,在今天西方民主国家中,社会阶级和文化阶级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政治阶级由于有了民主体制

作保障,也只有形式上的治者与被治者的分野;剩下来的似乎还有经济方面 的阶级鸿沟未能填平,惟察诸近数十年来英美种种社会化的经济措施,倘假 以时日,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应是不成问题的事。(参看《近代文明的新趋势》 的母后一章)

我们不能以经济的不平等否定社会的平等,正如不能以经济的不民主 有定政治的民主一样。那么我们的危机究在何处呢?这在于一般民主理论 家也竟以经济的状况为社会阶级的基础。如琼斯在论社会民主时便特别者 重它和工业的关系,以及资本家与劳动雇佣者的阶级问题。混经济阶级与 社会阶级为一读不仅不能加速民主革命的进程,反而会把时间拖得更长些 呢!

在上面,我对于阶级问题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看法,这看法是否适当呢? 加里我们告仔细研究。下阶级的历中发展, 特别是近数百年来而方社会阶 级的演变,我想从几方面来划分阶级确比把阶级死死地束缚干经济制度上 李温正确此和肯定此,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先检讨 - 下什么县社会平等的 直义,也就是说,阶级的分野容音怎样才算消除了。因为就我们目前的现实 社会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阶级区别名少还是存在着的。西 方有些民主国家中,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下星已极力做到无大差异的维步, 可是由于经济的不平等, 其他各方面的平等自然也不免要为之失色。 从形 北上看, 砂岭上的在胡与在野, 经济上的财富多事, 文化上的知识高低, 以及 社会上的贵与晚等差异似乎是自古而然,一成不变的,而这些形式,无论社 会加何进步, 也都不可能完全消除。那么, 直正平等的社会岂不永远追求不 翎了吗? 其实,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即从性质上与内容上来观 察,即可知道,外在的不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实际的不平等,因此,孙中山 先生也以立足点的平等才是真正的社会平等。文明程度愈高,社会分工亦 俞繁,加之,人类的智慧有高低之分,勤奋有程度的不同,种种客观与主观的 因素既都无法 -致,我们如何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做同样的工作,受同样的 待遇呢?绝对平等主义,实际上乃是不平等的另一形态,它在苏联实验失败 的一段历史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因此,从实质上看,社会平等乃是属于 精神上和意识上的。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真的平等,所根据的标准绝不 是看一位官员是否和一位苦力的客观条件完全平等,而是看主观上,这两个

人之间是否存在参高低, 虚瞬的音识。 但是读者们千万不要误解, 以为我是 设社会的不平等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心头, 不县这样, 我给不抹杀社会制度 不会现对于构成阶级区别的决定性的影响; 奴隶制, 农奴制如果不予以推 翻 主加之间的滩沟当然县至注慎平的 不计仅仅从制度上着手,并不必然 能保險社会平等的建立,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创的,因此都不息,也不可能 具完美无缺的 口要当权差认为必要的话,他们随时可以破坏任何会理的 制度,或在制度的空間外玩弄一切可能的整端。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得注 重社会心理改造的重要性,这一占后面当另有论列。就我个人所知,依据一 船里主原则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确是比较能够保证平等精神的存在的。 口要我们再作面名的士御努力, 阶级音识的消灭并不是一件难事。 專字证 朋,在中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无产者联合进行民主革命的那一段时期,他们 之间的阶级音识几乎已完全不存在了。因此,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大师 老西门(St Simon) 便将资本家和工人归于一个阶级之内 工业者阶级 (Industrialist Class), 在近代这种复杂结构的社会中,分工品然是不可避免 的事,不过民主的社会分工具有工作性质的差异,而无人格高低的区别。每 个 厂人的人格尊严都该同样地受到尊重,绝不应受他的社会地位的限制与 影响。此外,一切公民的权利---政治的、文化教育的、经济的 ---也得公 平地分配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在这里,我们显然又进一层地了解到,社会平 签具不能和政治民主,经济公平,文化自由等脱离关系的。尽管像今天若干 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社会方面已经做到精神平等的地步,可是,如果这些国 家中的经济制度依然继续保持其不公平的状态,而不求革新,那么,社会的 平等也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客观的社 会制度对于保障实际的平等是有其不可缺少的功用的。同理,政治民主、文 化自由也不可或缺。譬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宗法制度的关系,森严的阶 级星没有的,阶级意识亦多为宗亲的意识所冲淡,然而,传统的中国政治却 是不民主的,因之,真正精神平等的社会在中国也从未出现过。从以上简短 检讨中,我们已可以知道社会平等的真义是什么了:我们更应该了然,仅从 外在的形式上来解决阶级的歧异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同时,社会的本身的 平等固然重要,而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尤值得我们的重视。

阶级问题是社会革命的核心问题,我们对于阶级的看法既已迥异于传

绕的观念,当然,我们所要走的社会革命的道路也就无法尽同于往昔了。我已指出,某些进步的民主理论家仍不免以经济的阶级为社会阶级的划分标准。社会的进化是否真的是斗争之赐呢?在今天,这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重新看地一番的

本来就历史发展的真相来说。人类社会自占而来确即存在着歧异、冲突和斗争的一面。我们固不能因为厌恶和痛恨它而否认此种事实。同时,人 类之所以自动地组合成为社会,其中自必有一更崇高、更伟大的共同利益 (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作为维系他们的中心力量。卢梭的社会契约说之 所以会赢得许多人的信仰,还不是因为它道破了这一要点吗? 文明的价值 并不在于冲突与斗争,而是在于凭着理性的光辉,在冲突、斗争之中寻出一 条和谐发展的大道。而民主主义的真精神也并不是否定而是调解冲突与斗争呢

政治与经济的阶级是非常具体的存在,是以,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有形的。这种变革有时须采取流血斗争的方式。但有时也可以和平演进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完全得看历史背景而定。严格地说,只有政治阶级的改变才可能(但也不必然)是流血的和斗争的。经济制度的革命在过去的历史上一直是无形的。马克思曾明白地说过:"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发展的长久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从中世纪农奴中产生了最早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了资产阶级的最初分子。"(同上)问题还不清楚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便是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的,而资产阶级也是从农奴阶级中和平转化出来的。其实,在资本主义发芽滋长的时候,社会上不仅没有阶级斗争。反而到处充满了阶级合作。

社会阶级的独立性是一般人所忽视了的。而察诸社会阶级的演进历 史,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中有什么斗争的迹象。尊贵卑贱的阶级意识,以及环 绕此种阶级关系前产生的种种风俗习惯、传统观念,都是绝对无法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予以肃清的。并且,阶级斗争的本身便只是一种部分的、暂时的、变态的历史观象。它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更不足以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成就。社会革命是民主革命中追切而不容忽视的一面,但斗争之路是走不通的; 般人心目中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感更有害于社会平等的实现。 下能空改立,为面的适合呢。下面我们称有简单的对法。

"破山中贼易,酸心中贼难"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个人修养的座右铭。但是我们如果将它的含义扩而大之,却正道破了社会革命的真谛。 基于上面对社会平等的问题的种种讨论。我们虽然可以看出。社会革命是慎重十糟中、心理上的。社会能不能从不民主、不平等的状态中变成民主、平等的人间天堂。主要的能结为系于社会心理革命的成败。 孙中山说"革命必先革心"便就是这个意思。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与革命》(Ancient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里说过一段话;"随着我的研究的进行,我奇怪竟随时发现我们今天在法国所遇见的许多特色。我发现了大量的情绪,这些情绪我想都会是革命的泉源,同时还有千百种习惯则是革命所产生的。"这正是社会革命最好的说明。 俄可任说得更透醉,他说,"所以单诵"民之声即神之声,(Vox Populi Vox Dei)的旧格百是不够的,单独随风飘舞的战族,口中喊着牛争的口号是无补下事的。……在伸展筋肉,使改革成为历史的现象之前,失穷成功而失。特人心的改革。对进步的革命说是如此,对退步的革命或反革命说也是如此。"

心理革命只是革除那些存在于...般人民心头的反民主或不民主的传统 观念、风俗习惯而已(主要包括阶级、男女、职业种种不平等的意识),这个改 革是将建筑在每个人的自觉要求的基础之上的。只要稍有理性的人便会知 道,以极权教条来桎梏人民的思想,不但不能有助于社会革命的进腰,显然 刚构成了社会革命的最主要的障碍。

社会革命既要从心理革命开始,它的缓慢性也就量而易见了,要在一夜 之间完成社会的民主革命其实乃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洛克曾有一段话最足 以说明社会革命的长期性与困难,"人民并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容易跳出 他们的旧形式。他们很难被说服,而在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方式中改正那些 显然的错误。因之,如果有任何原始的缺点,或由于时间或变化而带来的意 社会革命的成功的标准是不易确定的,不过我们大致上仍可以判断某一社会是否已经基本上民主化。如果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能尊重彼此人格的尊严,并承认在精神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即使还有少数残余的不平等的观念未能根除,也是无损于这个社会的根本民主精神的。由此看来,社会革命起然是一个长期性的革命运动,但倒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遥遥无期呢!

现在不妨再让我们从正面检讨一下,社会平等究竟是怎样获致的。从 理论上说,民主的革命是根本不站在某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的立场上来看 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基础不应是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绝大部分。

再从历史事实上视察,社会革命诉诸斗争者极少,甚至根本投有;而它依赖于和平演进的事迹刚处处可见。据历史家的研究,文明的升进总是和混乱,斗争成反比的,外在的赫赫武功有时不仅不能给人类社会增加些什么,反而象征者进步的中止。误以剧烈的形式改变为社会进步的全部意义的人,其错误起然在于不了解进步的真义何在。胡适之先生说,"安明不是您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

敌。真正的进步既是一点,满积累起来的,它就必然得以和平为先决的条件。理由很简单,斗争,动乱是破坏性的,只有和平才能给社会以建设的机缘。譬如,近代两方社会从不平等到平等的一段过程便是在和平中演进的,我们试把今天西方社会的状况与一百年以前的状况作一比较,当不难看出此种变迁之迹。再比较英法两国,由于革命路线不同所造成的社会结果,则问题尤为清晰,类因是比较和平的,她的社会乃得稳步地走上民主之路,反之,法国革命的特征是长期的斗争与混乱,而她的社会也因此远不及英国进步。又如中国社会在外形上的改变极少,但社会本身的进步依然是很大的。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魏晋南北朝的门第的逐渐衰退了;门第本是一种封建的贵族特权的产物,是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集团,但是这种门第到了所由以后几乎已消失殆尽,庸人诗曰;"旧时上谢堂前燕、尽人才常百姓家",正说明了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在和平演变中,向平等之路迈进了一步。

我强调社会革命的长期性及其和平海进的特征,但我也不否认在某种 时期内,它也可能采取较为剧烈的方式。这是表现于外在的社会制度的变 茧上,而且总是和政治革命连在一起的。说到这里,我愿再提醒读者一句。 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同样是值得我们注重的。人类的平等精神如果想持续不 队, 热不能不注重制度的维持与保障。因此, 社会革命往往是从制度的改革 开始的 哈特斯華氏(A. F. Hatterslev)在 Short History of Democracy . 书中论及法国的民主革命时,曾说过一段很糟胖的话,"什么是依据民主原 则而建立起来的近代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呢?那便是推翻"旧制"(Ancient Regime)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一种剧烈变革。自由与自治的理想的主要 隨碍,并不是专制君主的权力,而是特权的普遍存在。"所谓"特权的普遍存 在"就是法国当时社会上贵族、教会的特殊势力,也是社会的民主革命的最 积极的障碍。 布罗甘氏也指出, 特权阶级的存在是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之 -,特权一方面是造成财政困难的一部分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使中产阶级愤 怒与农民痛苦的主要缘由。在这里,我们又更进一层了解到形式上的社会 革命的重要性。但是社会革命毕竟有其独立的范畴,不能完全由政治革命 来越俎代庖。乌尔韦克就曾说过:"这种方法是很有效的,因为强迫一般人 改革他们的习惯,再用环境的刺激与机会来引诱他们,只要他们不大大地反 抗,这本足慢慢改变大多数人的嗜好与目的,使他们获得新的原动力。这绝 **安美时汇集、邦**

不仅仅是国会条例或几个有决心的改革家的条例所能产生的习惯的美德。" 这其间的差异我们必须得分辨开来。惟乌氏又认为社会革命除了开导之外 告审录 1—10条 计数不基现任所能同意的了

最后轮到我们讨论的, 县社会基命与其他方面的革命的关系如何 以 时间至至上看,革命的先后,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而日社会的办茧也给不 今正王世。郭公 魏心帝。"发而动令身 社会革命有时具与政治革命同时开 癌的 右肘走到经济革命相联应 伯宁的空战副通常县疾在最后的 至于 论到彼此的影响,其关系尤为错综复杂。一般地说,社会革命是革命的最真 室的基础, 加里拉一基础具取图的, 其他方面的基金自然很容易成功 基础 基金之际以及注肠基金顺利,其原因实即在此。反对来说,其他方面的革命 对于社会基金的影响电都很具体而重要。政治革命可以推翻社会上不平等 的制度,为社会革命开路,例如法国革命消灭了贵族与教会的特权,而法国 社会平等的精神也因此才得发抖出来。经济革命则很容易使人们忘却阶级 的鸿沟,并将各阶层的人们在一种伟大的共同利益下团结起来。关于此点, 历史的例证其名。资本主义取封建制度而代之,以及近百余年来,人们在经 济平等上的努力,对于社会平等的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社会革命的重心 在心理革命。而心理革命的讲行是否顺利,最主要的还得看教育普及的程度 如何。倘使一个社会上充满了文盲,它的社会革命的历程也一定会加倍地 修献 摄盼, 在汶里, 文化基金与社会基金的关系便得清整康易现出来了!

社会革命所牵涉到的种种问题,本文总算大体上都说到了。我个人对 这些问题的解答虽未必全是正确的和令人满意的,但是,这总可以使一般忽 视或不了解社会革命的人得到一点认识它的线索。佛家说"灵由只在我心 失",一点不错。社会革命的真正困难处确是系于人们肯否毅然放弃旧有的 习俗与观念,而开创、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不过这种改革永远得建筑在人 们的自觉要求的基础之上,任何方式的强迫,最后都是行不通的!

第八章 论民族革命

民族革命对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很生硫的概念,撇开历史上所记载的种种民族革命,爱国运动不谈,就是近百年来一连串的民族革命斗争已足够激动我们的热情了。一般的看法,民族革命最具有独立性、它的意义也最清楚——推翻异族的统治。因之,这个问题似乎根本用不靠加以讨论。而我现在不但把它当作一个新的问题而重新提出,并且还将它划人民主革命的范畴之内。这在读者虽不免有新奇之感。但在作者却有其充分的理由。

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一般关系怎样呢?在理论上,这二者确是相通的。如果说民族革命是被征服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反抗外族权威的运动,那么民主革命便是被压迫的个人(无数的个人)争取自由独立。反抗少数人专制权威的运动。 琼斯在其 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中说。"在大多数情形中,争取取立的斗争也就是争取更自由与更民主的政治的斗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这样常常地相关联者,这种关联已被人们认为是必然而又自然的事。"(p. 211)又说。"人们已确认,在这种意义上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便构成自由的扩大,因之,民族精神的成长也包含了一种民主伸展的希望。"(同书,p. 214)布罗甘氏也说。"民族自确常常造成其他种类的自由之增加。旧国家秩序的打破使得国家机器必须加以调整以适合更为现代的

需要。"(The Price of Revolution, p. 105)Zimmern 在他的 Nationality and Government - 书中更明确地指出:"自由政府与民族之间不仅没有斗争的需要,而且也很难有冲突的可能。"(p. 55)然而,尽管它们在理论上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决不能由此而肯定它们就是一个东西。历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在近代虽与民主主义同时兴起。但在古代以及中古时期它们是各不相干的。公元而且世纪波斯人一度侵略希腊,的确撤起了希腊的民族主义意识。虽然西方史家常喜称此为"东方的专制和西方的自由"的斗争,事实上雅典民主主义的辉煌时代却在波希战争结束之后。中古时英法的百年战争唤醒了法国的民族主义,而那时的法国却还是君主和贵族专制的国家。民族主义在中国史上曾有过不少次的表现。但民主争命的实际展开尚只是近百年来的本。这些中空和海潜被出东了。我们一个

在欧洲近代史上,民族主义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因之它和民主主义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但即使在那时,这二者之间依然没有能够发生直接的联系。我曾指出,"……最初它(按即民族主义)乃是朝著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也只有在国王已经把人民团结于一个共同语言与法律制度之下的那些国度里,民族主义才显得特别活跃。"(《近代文明的新趋势》,56页)不过就整个近代史的过程来说,民族主义确有助于民主的成长,因为民主必须以政治独立与民族自主为基本前提。诚然,独立自主的国家不一定便是民主国家,但民主国家却必然得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此理至明, 毋懈证遗费。

我们试一回顾中占时代,欧洲显然是维持着统一的,这和近代许多的主权国家的分歧世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中占欧洲的统一不仅是封建的社会制度的统一,尤其重要的是"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统一。此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也保持着象征性的统一。在这种种统一之下,许多语言不同的种族都为一个共同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但了相信欧洲文明将在一个世界帝国之中获得保障并完成其自身。还有不少人则认为只有许多国家都隶属于教会的普通权威之下,才能够完成统一。但是,无论是人的王国或神的王国,到了14,15世纪,欧洲的统一之梦实已幻灭了。民族主义逐渐在抢头,宗教革命以后民族的界线盖形清晰。20世纪,民族主义无论在政治理论或实际政治中都已成为一种基本原则。

期白了近代民族主义的一般发展,我们可以讲而观察民族革命与民主 革命的关系了 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与民主革命最初似乎不仅不是相成 的。而且还具相反的 当共国民主革命的潮流随着拿破仑的侵略军队污滥 会败时, 而帝牙 月耳墨, 佛国的专制王朝傅正县利用民族主义来抵抗革命 热力的 那么民族主义必然得和专制主义相结合吗? 历史的答案是否定 め 見法よび同様節和見主的熱力结合は、它剪条加攻击封建制度和旧數 会秩序的革命行列,并帮助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布罗甘氏告诉我们,到了 1848年、旧修治表価不更信任民族主义で,民族主义室已成为整个革命运动 的一部分。它和民主分子已有着共同的敌人,如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与 梅特涅等。因此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实已合而为一。風格斯在其一箇《悬 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未完成的溃疡中,也认为"1848年的革命除法兰西以 外,在各外都曾县向着满足民族的和自由的要求的这个方向迈讲"(4 前)。 这样看来,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显然又县同其方向的了。希腊的独立战争 已具有民族的与民主的两重意义,意大利的统一更是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 相结合的典判例证, 马志尼(Mazzini)的努力,部分固然是为了意大利的统 一, 更大部分则是为了意大利的民主。对于他,统一运动不只是民族革命。 而且还甚民主革命。在他的信念中这二者已经融化成一体了。在统一运动 的全部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到:专制诸侯们虽然也参加革命斗争,但却只有 在民族主义对他们有利,可以满足他们的私欲时,他们才可能是"民族主义 者",否则便不惜出卖民族以图巩固其一己的统治。只有民主主义者才真能 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到底,不会中途变节。因之,民族革命也必须在民主革命 的一般原则指导之下才会有出路和成就。相反地,如果民族主义的力量不 幸而为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势力所利用,则其结果不但不能获得正常的 民族独立,反而会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或最后依然丧失其独立性(究意向那 个方向发展得由该民族的文明程度与力量的大小来决定)。历史愈往近代 发展, 这一点便愈得到证明。即以德国为例, 它两次民族主义运动都是民族 主义与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它的民族统一是在俾斯麦的 专制主义支配下完成的。希特勒极权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民族主义也显 然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我们若说德国两次民族运动只给人类带来了两次 世界大战,那也是不过分的。 贝恩斯在其 Democracy Today and Tomorrow 一书中便明确地指出。"独裁政权与极权政体于从事反对民主政治时很有效 地利用一种他们的政治理想。与他们实际的政治计划的重要因素——他们 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所受的民族思想与理性时代所 遗下者正复相同。法阔大革命后该项思想在19世纪已经过一个长期的发 展。已经成了民主何仰与民主理想的一部分。因为民主的自由与尊重人道的 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民族集团。民族自决的原则系自然地出 于民主的思想。而且在大战期间郑重地宣布出来。"(中译本,62~63 页)在这 一段话中,贝氏不仅说明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之害,同时也根据近代 中空级尽能主义如人思主主义的西蠡之口了。

以上所说的都是欧洲民族主义传统的种种表现。如果我们稍一留意近百年来我们中国的社会变迁,如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便更容易理解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只是民族的。而非民族的。因此他们最后都归于失败。唯有外中山氏所领导的革命才具有民族与民主两重性质,所以也终于获得了成功。孙先生早已有见于民族主义必须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真理,他的三民主义便是在理论上将这二看予以沟通。这实在是对近代历史趋势有着很深刻的了解的表现。由此看来,在比较落后的(殖民或半殖民地的)国家中。民族革命团然需不开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却也同样地得和民族革命求配合。

民族革命何以在近代必须与民主革命连在一起呢?这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民族革命本身的意义加以考虑。如果我们对以往发生过的民族革命一,加以分析,我敢相信其中十之儿,九都是情感因象,占最主要的成分。民族革命,不论在理论上或在事实上,确是常常诉诸情感的。人们都直觉地意识到受异族统治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因而必须起而革命。在一切罪恶之中,叛卖民族几乎是最不可怨、最无以辩解的一种,至少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是如此。著名的民族理论家布莱士(James Bryes)在他的Internatinal Relations 中认为民族是由于某些情感(Sentiments)所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兼象(主要的有种族情感、宗教情感等)。穆勒在其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中中也持着民族是由"共同情意"(Common Sympathies)所构成的见解。不过穆氏特别强调民族的政治含义。因此他认为人们在过去有着共同的"政治经历"(Political Antecedents)乃是构成民族

意识的最重要原因、穆氏在这一点 F 实已比—般研究民族的受者前进了 -井 从田中取完上委 导旋的缘治老二部神道首具比末端的缘治老面为辟 暴与贪婪 施尔话道,人民在导统统治下贩遭遇到的影难比在未统暴对下 所属导考还要浸渍 没是民族革命所以产生的事实规据,尽管改事实的本 身前创会了情感的因素。从这一厚爱上,民族革命乃是有着共同的情感传 统的一群人争取解放与自治的运动,因之,革命的结果必须是该民族的全体 (至小给上名数) 人民尊富纳基得面大的自由与幸福 反之 加里民族革命 口具体导旋的暴君让位于木佐的暴君(折中上輕不多过光失例). 肌健大臣 的等推在现底上可以稍减, 这种苦命也很少有意义可适。 民族主义很易然 推過摄了自治(Self Government)的意义,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复 据出了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原则。而"自治"和"自决"也正是民 土主义的基本概念。民族的"自治"或"自决"不能只是对外而言的。一个被 小数尺度的专制统治者所属纵的尺弦像不具"自治"或"自决"的尺落。何以 故呢?因为少数专制统治者绝无法代表全族人民的要求与原辑、民族自治 或民族自决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一个民主的政府来表现全民的意志。在这 里,我们找到了民族革命与民士革命的内在的逻辑关联。民族革命如果孤 立了起来,不和尽主革命排毛,即它本身实不能表现任何客观的文化价值。 而仅是愤感激荡的结果了。人们之所以要推翻异族的统治,其实并不完全, 其至不主要是为了情感的强由,往逐一厚看,尼族革命的隐藏的原因乃是异 族的统治使得民主——人民自治与自决的实现更为不可能。异族的专制可 以说是双重的,向异族统治者求民主才真正是"与虎谋皮"。因之,仅仅推翻 了异族统治,民族革命只算走了第一步;必须进而迈向民主革命,民族革命 才有了着落。此所以穆勒氏也认为民族团体之具有独立政府乃是民主的必 需内涵。

但是自从 20 世纪苏俄运动成功以后、民族革命在事实上似乎又陷入 了 新的困惑阶段。西方某些民主国家至今还没有完全放弃它们的殖民政策, 因而依然成为广大的东方民族革命的主要目标。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又启 示了一项真理,在落后国家,民族主义也是和极权主义成反比例的;极权的 程度愈高,民族主义的成分就愈低微。所以分析到最后,民族革命的真正出 路还是只有向民主革命中去寻求。布罗甘说:"爱国主义是一种可敬的情 由共列文報 · 郭六

感,它在政治美德中也确有其地位,但它并不便等于一切,同时也还不够。" (前书,p. 103)注实在是一股很有分量的话。

在上面,我已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以及极权主义的关系作了一番较 为详细的检讨与分析 视力,我们可以推出几个汇确的结论了。 早能上 ♡与民士士♥比至以候的血缘至系,但職套出中的发展,"老的至系會到近 价值备为廖切 ─ 异族主义也不是编对不能与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相结 会,不过它们的结合却具能产生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恶果,或最后还视其专 制或极权的程度而减少或丧失其民族独立的精神。 三、专制主义者或极权 主义者虽常常利用民族主义为他们"基命"或侵略的丁县、但是由于二者的 其太臻坤县不规究的, 因此他们便永不能并且其事也不尊具直正的民族主 义者。有之。必然甚暂时的。伪装的。四、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汇油虽未必 便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但近代民族革命的真正出路却 日有向民主革命中 [4.] 成为民族革命的 新义并不单纯 散 是推翻导族统治。 而县人民要求自治的运动。因之它和民主革命之间遂有着内在的关联。 五. 在确民地或坐确民地的国家中,民主革命也离不开民族革命;在这里,民族 革命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提,因为异族的专制是双重性的,它使得民主的 实现更为不可能。六、极权主义国家固然必然得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而成 为民族主义的大敌,但民主主义未臻完善境地的国家(如资本主义国家)也 还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帝国主义者,因而阴碍着民族革命的发展。

当然,我们还可以推出不少其他的结论来,但上述六项却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了解了这六点,不仅民族革命在中国当前的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其本身的出路等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西方民主国家在民主与极权作最后斗争的今天应该怎样去改进自身,战胜敌人,也有了明确的答案。

下篇 革命之路

第九章 论基命的路线

历史思想家在描绘一个新的乌托邦时,多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说得 头头是道。但是对于通达这种理想境地的实际道路却很少有人能够提出。 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种事实,到新社会之路是很难预为拟定的。因之,我希望 读者对下面几篇讨论革命之路的文字不必存着过高的期望。由于学力所 限,我实只能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则而已。

在这一章里,我首先愿意指出,革命的路线并不能完全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它不能单独地由我们主观的好恶来决定,而得在相当大的 图度内依赖于客观的历史社会条件。

我们都知道,近代民主革命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是以英国为典花的温和新进的路线,另一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流血激进的路线。这两条不同的革命路线在近代中国都曾有过尝试的机会,凝渠的变法维新可以说是英国式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则多少是法国式的。但是这两条路的结果却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革命的路线之探讨依然是我们当前喝需的工作。现在我们且撇开这两条路线的性质,得失用弊等问题不读,让我们先看看构成是法两国革命路线的分歧的历史背景。若将英法两国革命部的历史作全面的比较研究,势非本文篇幅所能容许。这里,我只能提出若干直接影响到革

命路线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状况来加以检讨,借以明了英法两种不同的革命 形态之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据我个人的看法,至少下列五项差异是比较 重要而显素的。

、英法国家统一的两条路线。英国统 · 采取了两大重要的步骤: 是 法律的统一、 · 是经济的统一。 英国在 11 世纪时还处于封建制据的阶段, 真 到 12 世纪中叶英王亨利二世才通过习惯法(Common Law)的建立来提高王 权。这一法律制度一方而固然统 · 了各种混乱的封建法律, 另 · 方面却又 承认了各地的风俗习惯, 因之,上权的伸张在社会上便自然受到了限制。 经济的统 · 是国王从派人到各地方调查财产与征收税赋而改为召集地方代表 到中央集会。 表面上这是便利了中央行政的推行, 事实上它却构成王权的 重大栅锁。 为什么呢? 分散的经济权力叛聚了。经济权力的握有者自此便可以通过这一机构而团结 · 致,共抗王权的侵犯。这

现在让我们看看法国又是怎样统一的。12世纪初法国还是一个分裂的封建国家、她的幅员又广、国王祭感不统一之苦,所以他们提高王权的欲望也较强烈。13世纪时王权便开始伸展了,许多独立的她区都直接归于国王的治下。国王所赖以联合各诸侯的主要力量乃是他自己的法庭和育宜。 腓力痛一性(Philip II)即曾削減了不少大诸侯且并吞了无数小领主。与英国不同。法国法律朝度是以国王订立的法律为最高权威的。而上诉权(Right of Appeal)的确立则又是其中的关键。它使得各地封建法庭的最高权威顿时消失,而国王却以得通过法律直接笼罩到每一个人。法国的阶级会议(Estates General) 虽类似英国的国会。但其起灏和功用却完全不同。14世纪正直者腓力辅(Philip the Fair)为了取得国内的一致支持以与数量作斗争,才建立起这一机构。它自始即是站在辅助而不是约制王权的地位。它又没有税收和立法的大权,在国王心目中自是无足轻重的。

二、英国的国会和法国的阶级会议。上面我们已看到了这两个机构的 不同起源,这儿我们要讨论它们的功用的差别所在。如上所述英国国会最 早只是国王与诸侯间的一种财政会议,但到了1213年诸侯们为了对抗国王 乃正式建立起大议会(Great Council)。两年后的《大宠章》运动就是它的力 量的实际表现。1258年贵族们又因反对亨利三世在欧洲进行的军事冒险而 与国王展开斗争。结果仍是国王失败,大议会遂于 1265 年改为病院制的国 会了。大议会时代它已完全操有了经济大权,改为国会又增加了立法权。 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期间,爱藩华三世为了争取大量的经济支持,且 曾允许国会掌握内政。国会权力的最鑑时竟至可以废立国王,例如 1327 年 夕帝暑離年 "世而立其千三世。1399 年之帝祖帝立章和四世便县明证。

法国的阶级会议在结构上是分成僧侣、贵族和第三阶级三种议席的。但它没有经济权力,只能向国王提供一些建议而已,而这三个阶级之同也不易获得任何一致的协议。起初它是完全受国王控制的,只有百年战争初期,因法国一败再败始一度得势,但不久王权又告抬头。到法国大革命时它已有一百余年没有召开过。它从产生到结束,全部会议的次数只比英国国会在爱德华三世时召开的次数多两次,其作用之渺小和权力的微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英国的完政发展和法国的专制传统。英国早在1215年即已产生了大宠彰运动、王权自此受到意大的限制。国王不能在人民间意之外去澶用他的权力。1376年、英国政治因百年战争的进行而日趋腐败。下议院遂领导国会发动了"好国会"(Good Parliament)运动。对国王的腐败亲信和无能官吏分别于以革职或弊劾的处分。这是宪法权力的伟大表现。但百年战争结实后国会因无力应付残局,王权乃乘机得势。都鲜王室当政时,亨利七世蓄意建立一"强有力的王朝"(Strong Monarchy)。这一情势 直继续到16世纪末才有所转变。然而,尽管英国宪政的发展暂时受到了挫折,它的传统却并没有死去,潜力也未曾消失。终于到了17世纪初时,斯图亚转王室执政,由于王权过度嚣张,再加上新的宗教力量的激荡。遂产生了英国近代的民主革命。而此一革命也因为宪政传统的支持而以最小程度的牺牲与残酷获效了最大的成效。

法国在早期统一的过程中已表现出明疑的专制倾向,这因为她的王权享有几个有利的客观条件;一、法国国王自称为查理曼大帝的继承者而居于最高领主的地位。 1、法国连续产生了许多精干的国王。 三、国王常联结借侣、小领主、城市人民共抗大诸侯阶级。 四、中央集权的行政逐渐代封建政治而起。到了17世纪时法国的专制主义已发展到最高峰。黎塞留首相曾万行中央集权制,国王的监督(Intendant,按告拥有税收、警察与司法的大权)

遍布法国。著名的路易十四的专制基础即由此奠定。在"君权神授"的理论 支持之下,路易十四遂病哺其"朕即国家"的口号,成为欧洲史上专制君主的 典型。法国的阶级会议和费族们虽先后有与王权斗争的事(如 1355 年阶级 会议势力的抬头与 1465 年 League of Public Welfare 组织的兴起。)但由于 专制基础太强厚都只是是在一现。最后终由于公灭。

四、英法法律制度的差异。英法两国的法律恰好代表了法律的两大系统;习惯法与罗马法。习惯法的精神是承认各地既存的风俗习惯。因之,它自然会是王权的一种限制。罗马法则是以国王为国家法律的最高颁布者,因之也无疑地构成了王权的支柱。此外,法国又有上诉权与国王法庭(Parlement)的普遍律立,国王的专制该更为根据希腊。

五、法国的军队。法国王权另有一个重要的支柱是英国所投有的,那便是国王拥有自己的军队。 运在12世纪时法国国王就已开始自行雇佣军队以代替封建诸侯的兵役。 其后由于版图扩大,战争频繁,这种军队也愈益增多。 又因受百年战争的影响,到15世纪中叶法国已确定了常备军制,这又是基法李骥各件的一大锋点。

以上这五项差异是作者比较了英法两国革命前社会政治的一般状况所 获得的结论。当然,英法革命路线的分歧的历史因素并不止此。但这五项却 是比较具体而重要的。由此我们可以了解,革命的路线主要是由客观条件 所决定,而不是人的主观腿望所可任意左右的。 离开特定的革命环境而讨 协定。他不是人的主观题望原可任意左右的。 离开特定的革命环境而讨 一点概任了备有力的证明。

英法革命路线的不同,根据一般的说法,乃是革命(Revolution)与演进(Evolution)的差异。那就是说,英国革命是一步步地和平演进而来的;法国革命则是一种打破历史的连续性的暴力变革。尽管这两种革命路线的异趋管使英法两国的革命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但就革命本身的性质说,二者却并无区别。一局民主革命。也许有人会说,英国革命是稳步前进的,高于建设性的,法国革命则极其残酷与混乱,建设少而被别;这当个足以战时两种革命路线的优劣是非质压吗。这种说法首先便肯定了革命的路线对革命性质的决定性的影响。其次,它更过度强调了革命与演进的对立性,忽略了议二者的共同之处。我个人的看法,革命的路线既是为客观的社会

条件所决定,它自然便不会是革命本身成败的决定性的因素。法国革命的种种变化并不是由于革命路线所造成,而是因为革命领导权的转移的缘故。 英国革命也并不是绝对没有采取刺烈的方式,不过由于它的革命领导权较为粮税,以及参与革命的各阶层人们较能创结一致,所以革命的发展愈到后期便愈趋温和,稳定。由此可见,不是革命的路线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革命的性质在相当范围内规定者革命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使会影响到革命的性质、注册影响服务。由日息部分的。促进的、流性异常性的

取进二层分析, 这两条基金购线 、 革命与演讲根本不具对立的, 而任 宁县相通的 邵可信说,"糖相讲化与革命县和平与战争,混和与星列的对 圈,即表示自己无知 由于环境的变态,引出利益的相反,革命能和平做完 成,同樣,进化有时会很困难,会夹杂着战争与迫害。"胡适之氏也持着同样 的见解,"革命和演讲本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顺着自然变 化的程序。如瓜熟蒸白蒸、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讲。在演讲的某一 阶段上,加上人功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变化来得急骤,表面上好像 打断了历中上的连腰性, 协即作革命。其定革命也都有历史演讲的背景,都 有历史的基础。……所以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 不同的两件事。变化急进了便叫作革命;变化新讲而历史上的持续性不呈 健中断的现状, 便叫作演讲, "和平改良与流血革命无论在目的上或动机上 都县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此种方法上的异趋主要还是为客观因 **素所决定。朱利安、赫胥黎也认为如果剧烈的与渐进的两种进化方式不能** 超互相通 芬温融和的话,则任何冲容据只能由暴力,战争或革命来解决;但 如果这两种进化方式可以融会惯通的话,那么渐进的和平进程也一样可以 产生讲出的。这也显然是说、革命与改良原括一脉相通的、但随客观环境之 不同而右不同的表现而已。如果革命的目的可以由和平演进的路线而获 致,除非我们患了张献忠式的嗜杀狂,否则又为什么一定要走流血斗争之路 呢? 而且我们已一再说过,革命乃是一种社会重建的运动,因之破坏 ---任 何方式的破坏-一都是方法而不是目的。不仅如此,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革 命略线其实仅限干政治革命的范畴之内,此外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 革命根本便无法走流血斗争的道路。这些还是纯理论上的研究,事实上革 命与改良主义的相通性是到处都可以找到证明的。米拉波是法国革命的重

要領袖之 ・ 鉄而伸始終相志並閉式的君よう家的基金之数, 他的言论 佐 风也都和改良主义者 丘砂 - 孙中山县一位化大的革命领袖, 可其他是在上 李鸿章 4.却是改良士 > 思想的明显表现, 就是他后期的基金强论也具有效 匯的和平改革的自由主义者的负影。至于他睁年化上开会,以及临终时的 "和平 泰让 勢中国"的港方面说明了他不振音中国希腊语而让条的薄棒 让我们重要委用中上等名的改良主义者, 问题就再为清楚了。1. 安石于縣 是一位改革宴了,他的"天命不足县,人宣不足师,相宗不足注"和县、釉易 激进的革命口号。廖有为县近代中国的改良派领袖,而他所谓"守旧不可。 必当亦法:缪布不可,必当谏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也充分地表现出他的 革命情怀, 第不優出自改良主义者之口了、又如戊戌六君子之、的퓇嗣問、 其思想的激进, 牺牲的壮烈, 并高倡革命非流血不能成功的口号, 则息然是 以改革始而以革命终。改良与革命的区别农在那里呢? 梁仟公曾论及革命 与改自的区别有关。"Reform 主新, Revolution 主輔, Reform 主部分, Revolution 主会体, Reform 为累进之比例, 其事物本義而体未完, 法未备, 或 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心而未甚发法,若此者利用 Reform: 其事物本不 善,有害干群,有窘干化,非甚事商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 不足以致其理,若是则利用 Revolution。"这些话都是很平实而探别的,我们 应该深思ウ1

会是时文服,据六

《易·系辞》曰,"天下·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近代民主革命的两条 道脇便正是通达同一目的地的不同的路线。在主观愿望上,我们民主革命 者无疑都是选择英国式的和平演进之路的,但是由于事实上的限制,中国的 民主革命竟常常不免于流血。 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是革命者的大敌,它使得 任何美好的改革计划都得受到残酷的修改。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推翻极权 霉政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革命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依然要借 電和平建设的力量。因之,即使我们今天被迫着得走法国式的革命路线,我 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求少能一个活于击龙国式的董令潜波的社会!

第十章 论革命的方法

在1:一章中,我们讨论过了革命道路的问题。对于革命道路的任何探讨必然会引起对革命方法的注意。革命的道路与革命的方法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却并不是一件事。革命的方法包括范围极广,这里我只能提出其中几项最基本的原则加以分析。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革命的原则与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原则决定 方法呢,还是方法决定原则呢? 据我所知,近人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普遍的误解,那就是他们把原则与方法的必然逻辑关联否定了,革命的方法可以离开革命的原则而无效影响到革命的性质。我的了解恰恰相反,革命的原则则,而是革命的所以决定革命的方法,不过革何市为法决定革命的原则,而是革命的所质。原则是一元的,任何革命部户法在一定情况下也会重原则所指导,方法则是多元的,在不违反革命原则的情况之下,革命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成问题的倒是那些中途发生原则性的变化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原则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又怎样?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另一重要问题。在近代史上,革命变化最多、关系量复杂的无疑要算法固革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演变的关键何在。法匿革命从它本身的场面

来说,可以说具历中上属针列 基焦长的 · 次。正加路县。 在即(Touis Rlane) 所说的。"以往一切的新利联会起来, 并投入其由(指注国基金), 都像 县河流之人大海一样"在贫命过程中, 变化借塞出, 而又最为后此聚论纷纭 的。剛是雅各定专政(Jacobin Dictatorship)。雅各定专政历史上亦称"长期 恐怖统治",那就是说它的基金方法已发展销极其残酷的程度;其中如公共 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维斯分子振治备例(Law of Suspects),基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以及断头台等恐怖方法的研 建便具其亦业由最易萎的标志 关于这一变化,历来中家评论不一,而大势 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这是时势所迫, 掩赖法国革命于外在侵略与内在反革 命之下的以更共應,加米什茲(Michalet) 政拉(Aulard) 等都名心相靠沒種 回解,另一彩雕相后,他们揭木态完设种础基本仁的方法可以保持革命的结 证性、加格内(Quinet) 转译(Mortimer Ternaux),反馈(Wallon)等皆長。 绺内在其《革命》(Lo Revolution) ·· 书中一方面对法国革命本身加以领扬。 另一方面却对暴力的革命方法大肆攻击。视之为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并说 恐怖分子有着两重罪恶,继续了过去的专制并培育了未来的专制。其后法 国所经历的数十年专制都是此一错误的代价,而恐怖所摧毁的也不是革命 帕拉人,倒是革命自己 转送的《恐怖中》(History of Terror)也是从温和自 由主义的立场来批判雅各定专政的。他认为世界上有两大原则在争锋,自 由与专制:而疑民政治却是专制的化身之一。因此反暴民政治也就是反专制 了。瓦陵则著有《革命法庭中》(Histoire du Tribunal Revolutionnaire)。他 研究的结论县,革命法庭尽管曾压制了许多流弊,其本身却正是专制的恐怖 正具。总之,在这几位名史家看来,法国革命的恐怖方法是一种重大的错 湿,而革命的性质(民主的)也因而转变为专制统治的了。

雅各宾专政,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已经显然是民主革命的变质。西方不少开明的学者如布罗甘、达尔芒(Talmon,见其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诸氏也根据史实,明白指出了雅各宾党人的专制本质,并认定他们的恐怖统治是今天极权的先驱。可是法国革命怎样会一皮变质的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责任笼统地归之于"革命方法"显然是没有摄到问题的孪处,但历来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却不曾明白地告诉我们,这其同的关键,在调临着剧烈的变动的时代的我们看来,已经十分明显,那是由于

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关于此一问题请参看下章)。历史告诉我们,直到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激进革命派逐新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以后,法国革命才开始了走上了残暴恐怖的途径。由此可见,即使是法国革命也不能证明革命方法完全决定着革命性质的变化。领导的转移首先便是原则的,而非方法的转变。不过后来雅各宾党人所建立起来的残暴的革命方法又使法国革命的进程受挫数十年之人,并为拿破仑的军国主义专制辅平了道路,革命方法的进程逐步发生基金的恶义影响思然也尽行之的!

革命的原则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弄清整了,我们就可以更讲一步她追问 -句。"民主革命安音应该并可能妥取怎样的方法呢?"这又使我们陷入另一 雅解的纠结问题中去了。倍点尔(Carl L. Becker)在他的 New Liberties for The Old -- 其中曾有过-- 段很有意义的讨论, "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问题 应该如何获得平衡才能不诉诸暴力 革命以及暂时或永久的专政呢? 针 会上 ツ老(焼塩早上社会 トツ書) 的答案 助基肯定的 一 用屋 主的 有法…… 更大多数的人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用E ÷的方法……"(pp. 110-111) 数 F 历 水 暴 力 革命 对 于 文 明 的 桐 塞 、现 代 民 主 理 论 家 大 多 数 都 反 对 采 用 任 何残酷的革命方法。如布罗甘说:"两世代以来,我们可以说暴力革命已成 讨去。一个理性的、和平的、繁荣的,尤其是进步的社会已经传遍全球了。" (The Price of Revolution, pp. 1) 琼斯也说: "在一个目击了革命所可能采取 的奇异的和悲剧的形式,及其所可能产生的残酷结果的时代里,这种意义上 (按指暴力)的革命实已失去了有效的号召力。那种一部分来自法国革命的 传统。 部分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旧的假定,认为基金必须经常 涵摄了一种民主的目的并且完成一种进步的结果,是死去了。"(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pp. 208-209)很有趣味,布、琼两氏的话竟如此不 谋而合。他们都在描绘一个刚刚到来的新的社会局面,在这个局面里暴力 的手段是绝不容许被使用的。-切变革都须以温和人道的方法为依归。本 来革命就基种意义说,原是人类的悲剧;如果革命的结果不能改善人们的生 活。反而使人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那么革命更是一种可怕的墨墨。因之, 除非是疯子或野心家,否则谁也不会是暴力革命的拥护者。革命的目的如 果不须经过任何暴力的方法而获致,则也无疑是一切有理性的人所赞香祈 緒的事。可是问题并不如此单纯,这些理论家笔下所描画的是不是现实社

会的客類反映呢? 即使它且有若干直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的广度又怎样 呢?这又是迫切她需要我们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儿我愿意引征社会学大师 专男会的脚本研究的结果来加思道明 极根委氏的统计(直到 1929 年), 20 世纪乃县一个内对的高潮 发现在止,它已县而方以至人类历史上落而最 2 品硅融而又提示人道的时代之一。 这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结论 · 下子 能把理论室的幻想打破了! 暴力变革不但未曾过去,而且正骚扰袭大坐个 卅月 那么东男世和奇斯等人的话到底始展了名小育定性呢?还具他们完 全向膨胀如肥? 我的复数具肯定的,他们的话也具一部分享定的真实反映, 不过不能加以扩大应用而已 在蓝盖等已经基本民主化了的社会里。一切 革命性的改变县可以避免暴力方法的,加最近 50 年来草羊在经济制度方面 的革命领导很好的证明。因之, 布罗甘与琼斯的话在他们本身所处的时间 与空间之内的确是有效的。然而在那些政治力量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蔡 后国度里。暴力的方法几乎还是革命的唯一涂径。近代俄国的革命。以及我 们中国的历史革命都县妥取暴力的方式,直到今天情形依然未变。这当然 不县说,我赞成使用残酷的革命方法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我的意思只是要指 出:在反民主或不民主的社会里革命的残酷性颇不容易避免。为什么呢? 这里秦兆到政权的性质问题。大家都知道:民主政权的产生是基于大多数 人民的同意, 政权的改变也同样是以民意为最后依据。这样的政权本身并 没有涵播暴力的因素,它自然也就用不着暴力来推翻了。但是反民主或不 民主的政权却不同,无论极权政权或专制政权,其产生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任 何方式的同意,而具赤裸裸建筑在暴力的基础之上;不仅如此,它的存在与 运行也无处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在这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着一 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完全靠暴力来维系着。平时既已如 此、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暴力的表现难怪要更为激烈了。在这种情形下,革 命分子采取暴力方法其实乃是被动的、自卫的——抵抗统治者的暴力迫害。 从以往历史上看,从暴力中获得的权力也必须在暴力中失去。拥有权力的 统治者是不会自动放弃其既得利益的,除非他们在更大的暴力之下倒下去。 就拿英国来说,英国的统治者算是比较聪明的了,可是查理一世还是上了断 头台。詹姆士二世的逊位史称"光荣革命"。然而他还是在他的女婿威廉率 大军登陆以后才逃到法国去的,何况更有查理的"殷鉴不远"呢! 英国犹且 如此,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往的 ·切革命多少 都和暴力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就是说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残酷的 革命方法的

会提到文集·華八日

照过线道 我们具不具置肯定了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呢?绝对不易。这 里我愿意指出暴力在民主革命中所受到的自然限制、依我们对民主革命的 了解 一个面的社会面建、刚砂整的革命方法最多只有在政治革命中才可 继——但也不一定——有其效用。而且即使在政治革命中。真正所谓"暴力 革命"也仅仅限于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刹那间。新的民主政权的建立并不是 任何残酷方法所能为力的。如果再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民主革命太身所且 备的民主原则便县暴力使用的一层根本的限制,历史上的许多碳酷革命士 之八九都是极端分子或怀着特殊的革命目的的革命派造成的!在狂热的茧 命情绪推动之下, 粉鳍而纯下的革命分子往往控制不住革命的方向。 贝恩 斯也说,"革命的执忱,革命的集体力量,与主要的革命人员中的激烈分子因 企图实现其夸张的革命目的,通常县不得不使用武力与暴动 一因之,吾人 可以发现每一次直正的革命几乎都要经过一种革命的恐怖时期……"这是 残酷的革命方法的内在根源。革命方法虽不必然能决定革命的原则,但讨 分残酷的方法则显然也会使得革命变质的。我们之所以对革命方法怀着过 多恐惧,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法俄两国革命的先例太可怕了的缘故吧! 其实这多少是起于一种观念上的混淆:分不清民主革命与极权运动的差异。 我们显然不应把极权运动的残酷手段误认为民主革命的革命方法! 为什么 革命方法在英国与美国革命的进程中没有发生问题呢?还不是因为这两大 革命的民主原则没有改变的缘故吗?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是不 会有着过分残酷的革命方法的,因为它本身便有着自我控制与调节的力量。 近百年来中国革命之所以不免干碳酷、混乱,也正是因为其间橡杂着许多专 制与极权的成分。读者举一反三,自能了然。

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对于革命的方法仍得加以注意,因为上面说过,严重的方法上的错误一样可以使民主革命变质。怎样控制革命的方法呢?除了领导权以外,我们还得具备高度的自觉精神。民主革命,就其本身来说,必须是一个不断的反省、批判与改进的运动。而这些则都需要自觉的精神,为最高的指导。没有自觉的精神,革命便是自目的、野蛮的和容易变质的。

在自觉精神之下,我们不仅能够随时随地警惕于方法的错误,而且更可以进 而不断地改良方法。因之,只要自觉的精神能够持续不坠,革命的方法便是 不成问题的问题 (

我们该记得:千多年前那位伯夷的话:"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也!"革命,尤其是民主革命,绝不应该是一种"以暴易暴"的事,可是历史所记载的、以及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种种所谓"革命"则十之八九都陷入了"以暴易暴"的宠滩之中。于是革命也几乎或了"新暴力集团用暴力推翻旧暴力集团的暴力统治"的代名词。这一历史循环如不能打破,革命所给于我们的便只能是象为方法,它的悲剧性无疑更浓厚了。直激测始,人类之所以常常不免于命命,乃是因为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自觉的精神、于是社会逐渐定士了不合理的畸形状态,积重难返,这才需要革命来加以消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本身也就是人类自觉精神的高度表现。然而我们却常常看到,尽义上,革命本身也就是人类自觉精神的高度表现。然而我们却常常看到,尽义上,革命本身也就是人类自觉精神的高度表现。然而我们却常常看到,尽工能是极其必要的。只有如此,革命才是全一种"以暴易暴"的旧循环,革命的方法才不会危害到革命的原则,更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希望有一个永远不需要革命而又万古长新的社会的到来!

第十一章 论革命的领导权

在我研究近代各国革命的过程中, 几乎一开始我就发现了革命的领导 权的重要性。革命的成功或失败, 顺利或困难, 领导权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决 定性因素之-。因此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专章的讨论。

革命的领导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曾是分级两部分的,领导的与被领导的。这种领导与接领导的关系表现在历史上的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尽管我们厌恶这种事实,而此关系的本身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正是由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不合理,革命也不再地发生。从这一角度看,革命也必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争取社会领导权的运动。这种对革命的特殊解释是根据我们对"命"字了解的广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曾以"周虽旧邦,其实"命"字还有一种狭义的解释。恰恰是领导权的同义语。《说文解字》说。"命,使也,从口令。"段坛裁注云。"令者发导也。升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戴侗《六书故》也说"命者,令之物也。今出于口,成而不可易之谓命。"由此可见,狭义的"命"乃是一种发导迹令的指挥权,而所谓指挥权者不也就是领导权的另一说法吗?这样看来,革命本身便已涵接

了领导权的改变之义。虽然如此,革命本身的领导权却依然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此问题当社会在安定的时候固然重要,可是在变动之际却尤为重要。因为在平时,社会走得慢,领导的销误影响较小,即使错误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仍可由革命来补数來医治。但变革时期的社会步伐则较平时不知快出多少倍,因之,如果革命领导犯了错误,其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同时,我们又没有革命以外的方法可以补救革命的错误。于是革命液潮的不断激荡,社会所蒙受的损害深重矣!并且,据我考察各国革命史的结果。革命不犯错误则已,如果犯了错误便会激起另一次的革命;而此一由于错误激放应新革命又及容易矫狂过正,而走向另一新的错误。这样,错误激起革命、革命又产生错误,社会有了一连串的革命。也有了一连串的错误。这样。

革命领导权的最基本意义乃是一种决定革命的根本方向的权力;它的功能和航海之有指南背正尤以珠。因之,领导权本身也不可能是一种自足的独立存在,而只有和革命的性质联系起来始能显示出意义。但革命领导权的存在的理由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实另有其更重要的事实上的根据。这根据乃起革命分子在利害上的分歧。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参加分子形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且有其暂时的共同革命对象,但在本源处却各有其利害好恶为基础的特殊革命目的,这是革命阵营中常常分成许多深别的最根本的原因。当革命仍在开创阶段时,由于大敌当前,一切分歧都能而不现,而领导权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一旦革命的困难时期过去了,促成团结的因素消失了,革命分子的分歧便立刻显露出来,其中每一深都希望把革命向他们的特殊利益方向推进。在这里,领导权便成了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谁掌根了领导权推也数控制了革命。

强在让我们再看看宝际革命(政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尽管文化革 命在根本上决定了整个革命的方向,但诚如拿破仑所说的,"政治即是命 云" 政治革命确比其他革命且有更显著的影响力。因之,政治革命的领 呈权仍然可以在相当限度内改变革命的性质。 实际革命中领导权量也同样 有其非个人的一方面,但却比较具体并必须通过人而始能表现。简单地说。 政治革命的领导权乃是一种由整个革命性质所决定的原则的领导。在这 里。人的因素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群真正了解和绝对 遵守此革命的原则的革命分子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这是革命领导权在事 实上碰到的最大困难。实际革命中的领导权一旦被不忠于革命的分子所窃 取,革命的变质便一定不可避免。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论反革命时所指出的: 基金转变为反革命的关键乃在干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当革命领导权无力 阳温革命的逆潮时,一个残暴的、过激的反革命也就随着到来了。 贝恩斯对 此有极精辟的论列,他说:"当革命运动及其原则的、道德的、理想的与真正 的力量为恐怖主义或一种扩张的战争所毁灭时,如果领袖不能于此紧要关 头缀和该项运动,并使之适合于经过此种社会纷扰的国家与民族的真实的 状况,这种新的反革命运动便要开始……贝氏这里所谓的领袖并不止于少 数个人的狭隘意义,而应解释为一种广义的革命领导权。

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可以有两个极端的方向。 - 县转移到激进的革命分 子之手,一是转移到代表旧势力的反动分子之手,而这两种革命领导权的亳 赛县后都挺可能押基命引导到后基命的方向 计激的基金分子发展了领导 权之后,他们必续要使用。切残暴的革命方法。这种过度的破坏下法得到 大名数革命胜仓的支持,终于,正加费拉利所说的,反动的反革命力量遂乘 机崛起、革命即使不至于完全瓦罐。也必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相反败。如 果反动分子掌握了领导权,他们更会有截了当他化革命为反革命,原使革命 的力量以恢复旧社会秩序。革命一旦变到反革命的境地,接着便必然是革 会与反革命的海滩超激超落的长期业垒局面的到来 革命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不加不革命了。因为人民所受到革命暴力的ظ碳已远比变自旧政权的 压迫不知要可怕多少倍1.看法正诗云。"我志未成民已善。东南到处有暗 痕!"直是革命的血泪的训的结晶!我相许名具有清明理智的冷静之士的反 对革命都应该从这一角度上去求得了解。当美国独立革命发生的时候,英 国名政论家柏克(Edmund Burke)曾以讴歌革命而名噪一时,可是在历史上 柏氏竟以反对法国革命而为后人所注目(柏氏著有 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 一书), 其中关键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前面说过,革命领导权究竟应该由准来掌握的问题是无法获得抽象的 答案的,我们必须把它和革命的性质联系起来才可以找到解答的线索。那 么,现公前让我们以历中上看看基金领导权的电际表现吧!

在西方近代史上,革命领导权首先发生了问题的是德国的宗教革命。尽管宗教革命的最初动机与最终结果都止于文化革命的危畴之内,但当此一革命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它的意义实已扩大而潘摄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性质。从这一方面者服,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宗教革命至少包括者三种要求,政治独立、民族自主和经济自由(请参看抽客(近代文明的新趋势)的第一章)。就当时情形说,这一革命如果要有实质的成就,它的领导权便必须控制在中产阶级和农民的手中,因为他们在此一革命运动中是比较富于民主精神并最能为此革命服务的革命阶层。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未能把握住革命的领导权,确定革命的方向,结果让指领和大脚生了事实上他们并未能把握住革命的领导权,确定革命也因此惨遭消灭,农民被屠杀者超过五万人之众。

革命的变质间接地影响到欧洲民主革命的进程, 而德国自身之所以至今犹 专志上尼士的大道也不能不归咎于这次革命领导权的夸慈

此外如法,俄革命由于领导权所招致的革命失败,我在第二、三两章中已约略地提到过。法国革命领导权一直是飘摇不定的,它既被过激分子操纵于前,复遭野心之上劫持于后。以米拉波为首的温和而稳健的民主深则始终非能及时控制住革命领导权。于是法国革命的错误便如波涛似的,一个浪头推动一个浪头历久而不息。法国革命已百余年之久,而国力始终不能恢复差,其故实即在此。

西方革命史上的例证是如此明显,我们中国近百年来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有没有发生同样的问题呢?我的答案不但是肯定的,而且我们由于革命领导权的旁辖所受到灾害还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长远而深重。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是中国第一次革命领导的错误的结果,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中山所领导的二民主义革命,从本源上看虽然是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之内,但令人惋惜不置的是外中山自己也未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最初他轻易地养领导权让给了反革命的衰世凯(这虽说是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但并不是主理努力所无法种间的事),治成了十分年的军阀剥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懲、法、俄各国民主革命的错误經驗可以供 给我们今天民主革命运动的参考,就是我们自己这数十年来由于革命领导 权的旁落所造成的无穷灾害也足够我们受用的了。革命领导权并不是一般 人争权夺利的"权"。它只是一个指导革命方向的指南针而已。毫无疑问的。 我们真正从事民主革命的人们是必须牢牢地把握住这一领导权的,因为这 不但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是我们的义务。

第十二章 论革命势力的成长

前面十一章所讨论的都是关于革命的客观方面的种种问题。但革命并 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体,其间人的活动永远占着极重要的主动地位,这一革 命的主观因素也是我们所不能不加以探究的。

这里所谓革命的主观因素,并不是指着一小群积极的革命分子而言的, 更不是少數革命领袖的代名词。而是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日益增长者的革 命势力之整体。革命的势力是发展的,它最初只表现在少数先知先觉的思 起家的精神革命的领导之中,但却随着时间的进程而逐渐成长,最后终于在 肠与颞两方面都超讨旧势力,形成新社会的主宰力量!

当一个社会面临着革命的时候,它的内在统一性与谐和性早已不存在 了。这一社会中的人群分裂为两大放峙的壁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 关系从消极的对立转为积极的斗争。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革命时期的社会 阶层大致是分成一部分的,反革命或保守的上层阶级,革命的或激进的下层 阶级,和徘徊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Middle Strata)。这种机械的阶级划分其 实并不十分安当,历史告诉我们,领导革动、这动革命的并不必然是下层阶 级,而常常属于那知识程度较高、眼光较远的中间阶层。而且,上层阶级也 不一定都易反对蓝命的,所也上同样有很多开明的上层阶级人十参加革命 行列的事实。至于说下层阶级全是积极的革命者,在我个人也不能不保持 相当限度内的怀疑,因为至少就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言,多数下层社会阶级 的 1.4 (1.1.4 保守的, 施仕革命的车轮的

我看认,利益的分歧常常是决定人们对革命的态度的重要因素, 设苴 间,经济的利益尤为总差。但是,已经发展了高度文明的人类的行为却并不 必然很外外为现实利害的动机所驱使。相反此,人类确具有一种超现实的 追求理想的精神,而革命在这种意义上也正是此一精神的且体表现。我不 赞成革命完全是起于利害冲突的说法。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涵摄了理想的 成分 因之,尽管基金胜营中有不少为个人的或集团的私利打算的分子,可 昆我们本不能否认其中还有许多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着眼干社会利益 的全面协调,并直减地为理想社会的实现而奋斗。牟塞尔说,革命的势力本 身从来不是一个谐和的整体。一点不错。正如社会永远不可能甚完全协调 的一样,革命群众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种种分歧。但这种分歧在革命的敌人 依然强大地存在着的时候,并不会十分显露以致妨害了革命势力的成长。 革命热力成长的速度和方式最初是被该社会的性质以及统治者的性格所决 定的。 至于社会性质对于革命的影响,我在第九章中已有所讨论,这里不再 重复。现在让我们看看统治者的性格和革命势力的成长之间的关联。统治 者的性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是对革命采取极端严厉的镇压、撤残: 是 尽量改变自己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处境,以缓和革命的风暴。法、俄等国的统 治者是前者的代表,英国的统治者则是后者的典型。但这种差异也并不是 绝对的。在革命到来之前,任何残暴的统治都不免在形式上要有所改变,如 法国革命之前有阶级会议的召开,俄国在革命前沙皇政府也有许多表面上 民主化的措施,如解放农奴,改革司法与行政制度,各地设立代表议会 (Zernstvo),以及最后召集杜马(Duma)立法会议,颁布选举法等;又如中国 辛亥革命之前的清政权亦同样有种种外在的改变。凡此类的改变都具有 -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统治者的利益不能受到丝毫实质的损害。因之,这种 改变分析到最后实在象无意义可言。不过这并不是说一切统治者的自我改 革都是虚伪的、欺骗的,上面已经说过,英国的统治者便具有牺牲一部分利 益以迁就社会变迁,而免于被革命浪潮全部冲垮的特质。费孝通从他的社 会学观点的特殊研究中曾发现了一项颇有意义的原则,他说:"从整个社会 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 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羡慕英国能不流血 而实行种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人忽略了他们所以能这样的条件。 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以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是工业革 命的老家。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环境变动 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革命。"(《乡土中 143.87 面)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统治者的性格如何,都无法改变一种绝对的事实,那就是革命势力的成长是不可避止的。统治者如不肯放弃一部分利益, 味对革命势力采取高压政策,则激烈的流血革命显然无从避免;反之,倘 着统治者愿愈和革命势力妥协,牺牲若十特权而换取生存的延续,那么革命 也就自然得让位给进化了。所以归根结底,统治者的性格所能影响于节命 势力的只是它的发展的形态或方式,而不是它本身的存亡。在这里,我们更 进一步地找到了两条革命路线(革命与进化)殊异的内在关系,这二者是相 对性的,我们不能让分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在革命勢力之中,存在看相当复杂的阶级关系。根据我们多元的阶级划分,这里所谓的阶级也并不纯是经济性的(诸参看第七章)。不过无论阶级的性质怎样,愈上层阶级的人上便愈少革命的热忱的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上层阶级人上的参加举命的行列,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常常不免对革命起分化的作用。同年,牵实力的本身如果分裂了,则上层阶级分子也就很容易加入温和的革命派。革命的勢力,一旦分化成两个以上的独立派别,就以往历史上看,则必然会演成皮动势为与激进分子之时的剧烈斗争,在这种情势下,稳健的革命派(通常是最了解革命的性质并最能为革命服务的)的力量一定被削弱。被如牟寨尔所说,这种由革命的强化而形成的激烈的左与右的斗争,其结果绝无法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政权,而只能成成皮或石的专政!因之,一个真正合理而可以顺利发展的革命势力,其同中间阶层必须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但必须说明,这里所谓"中间阶层"绝不是一般社会之上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是革命势力之中的一种稳低、理智而又超越阶级利害的中和力量,也就是刚刚说过的稳健的革命派。只有这样一种力量才能防止上层革命阶层的可能的反动或下层革命分系

可能的过激。那么革命的稳健派又如何始可以担当得起这一艰巨的革命任 条服。这种香港到前一音乐过冷的黄金领导权的赏解上去了

伯蒂命執力的由在矛盾具缀甘继综智型的,并不仅阶级关系为帙 早 ・重要的问题便具领袖与群企之间的关系 关于领袖与群企之间的关系。 历事论者上赞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社会系由心物领袖所领导,大多物 胜介目县昭在后面走的,另一派则坚持领袖是从群众中产生,并为名数群众 的要求所推动着前进的说法。从事实上看,当然甚后一派的见解较为正确; 粉讪说, 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愈在静止的社会里, 其间距离便愈大: 而愈在变 动的时代甲, 斯惠便會小 因之, 我们便得从这一角度来理鲲基命的领袖与 群众之间的特殊含义。首先,在革命中领袖确悬从群众中崛起的,但由于革 命是一种最积极性、变动最剧烈的事体,所以革命的领袖与群众便随时随他 都是今一的,不可分离的, 革命的领袖如果离开了群众, 那就是说当领袖的 行为已不符合甚至违反革命群众的要求与利益时,整个革命势力则必然会 用而無具向時冷,然至游成反流熱力質陰或激进分子(包括野心家)得勢的 島面 因此可见革命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失去协调也同样会严重撤损害到 整个革命势力的成长。诚然,就对革命的影响说,在表面上领袖的作用显然 要比一般群众大得名, 然而我们试作讲一层的观察, 则任何革命领袖对革命 的任何贡献,同时都必然是群众力量的表现,不过通过领袖而已。这其间, 依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此所以法国名史家欧拉在论法国革命时要强 调"革命的真正英雄乃甚人民"也。而且事实上少数领袖所能完成的最多也 不过是两治革命中的若干方面里了。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全面重建的观点上 看革命,则革命的全面完成更非人民群众莫属了。欧拉又认为法国革命的 成就之所以不曾止于 1789 年的政治变迁乃是仰赖于人民群众的力量,真是 一点也不错。从量上说,革命势力的成长其实也就是革命群众的增多。历 中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没有群众的革命势力。任何革命势力中虽都存在着 革命领袖,但领袖却是革命势力的成长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革命群众可以 随时选择他们的领袖,而革命领袖则无从选择他们的群众。这便是我们对 于革命势力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的根本交代。

革命势力的成长究竟要经过怎样 - 种历程呢?这里我们似乎应该描绘

·个大概。我们知道,任何新的力量最初都是从旧的社会中或长起来的。 苦命执力当晚市队,样 苦命执力在旧的社会体制由的胚胎 发卷以至成 蛛的过程首具细幅而下形的 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实数人对它的成长都 县亭子知觉的,其至革命势力中的分子本身也于从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特殊 的社会作用 我在《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中尊说过。"文艺复兴的受暑给不了 解确们去开始卷。个新的时代 12 18 世纪的科器发明家面面具领知他们在 田中上厨上墀的抽位"(3 页), 也正其这个食用。在这个阶段由, 革命势力系 砌在小粉牛知先带老的身上乃具新织相的俱导, 表现在大多数后知后带着 的身上刚悬灰套旧世界 向往新社会的意识的处容。但革命势力悬不断发 展的, 它不能长期停留在这种不被世人所察觉的阶段, 如果到了相当时期 它仍然不能直然有以自立,那么这一革命势力就难免要胎死腹中的。这样。 革命势力的成长便得踏入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它之所以成为革命势力的特 质必须获得人们(无论县反对者或拥护者)的承认。因为革命势力虽不能完 全被压制住,但却可能部分地被旧社会所腐蚀,而使革命势力的成长受到残 酷的打击。革命势力的基本性格是刚毅进取的,尽管它不能整个地舍弃掉 历史文化的句報,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相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然而它却绝 不能和腐旧的勢力 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淘汰下来的清滓-- 觅取杆 何程度的妥协。那也就是说,它不能永远隐藏其旧社会的叛徒的本盾,而必 须蝉敢地竖起重建新社会的旗帜! 法国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西耶士在当时 购说过一句名言,他说,"第三阶级现在还无足轻重,但却应该是一切。"(The third estate is nothing, but should be everything.)这句话也正是一切革命 势力的写照,固不仅第二阶级为然。革命势力成长到了这一阶段,它的分子 便得且各着革命的自觉了,他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与一般旧社会人士不同的 革命者,不能再让旧社会的气氛淹没了他的革命精神。革命势力发展到这 命势力在旧社会中的成长至此才篡完全成熟。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 日为群众所掌握便成为物质的力量"。革命势力从思想阶段进入行动正是 化精神革命为物质革命。怎样完成这一转化呢? 那就非借重组织的力量不 行了。在思想阶段的革命势力,虽然从全面着眼是一革命整体,并为一共同 的革命精神所笼罩,但分别观之,这些千千万万的革命分子之间却还没有有

食英財史集。第六日

形的群系,他们仍然是分散的 孤立的,不能妥取一致的革命去代 因之,加 里蒂命势力要完成它的革命使命,便不能不让自己配搭到组织的网络中去。 以形成, 呕湿的战斗体, 关于革命的组织, 乃县—种技术性的问题, 我无音 详加讨论, 这里可以说的是组织所须根据的原则, 首先, 革命的组织必须 严致她依据。他的民主原则 自从近代极权主义政党业总之后,社会上等 了根真的零起见,应该命专制命好 (他问题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发生。 具张冬定骨与左伦转骨的根本分歧所在) 这一说法之缺多理论根据, 历宴 民主思相家已多有駁斥,我在此无法详及。其中根本一直我们必须了解的。 乃县革命组织与一般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只应县程度上的。不能县件盾上 的。一个专制的革命组织到了革命成功之后可以自动放弃其权力,而走上 臣士之路, 实具, 体不可相象的事, 法, 佛黃命以来的无数中定已足够助证 这一看法:我们中国近代的革命则更可以为这一直理作注脚。所以革命,特 别是民主革命,此组织的性质必不能违反民主的原则。复次,我们所谓的革 命并不且是政治革命,因之革命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是一元的,而必得是多元 的。具体一点说,革命的组织并不限于我们所通常了解的政党,他如教会、 学校,工商业团体以至中国的秘密会社等都同样可以成为基金组织的一部 分 最有趣的加 18 世纪, 法国革命前的巴黎沙龙就曾经成为革命组织的。 种形式。当时的开明贵族,无神论的僧侣,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经常豪 集其间,干县这一原来县贵族社交的场所,在革命将要到来之前,竟一变而 成为重要的革命组织之一了。最后还有一点要指出的,革命组织并不必都 是新兴的:如前所述,现存社会中的许多组织都可为革命者所用。一般人对 革命名少有着一种误解,以为革命必须扫尽旧有的一切,事事都从头来起。 其实革命的消极意义乃是清除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阻碍着人类 文明发展的种种腐烂的毒素,而绝非推翻全部文化的传统。在这一点上,革 命可以说正是要换赖文化的危机,并为文化的更进一步的发展铺平道路。 此所以我在前面要说革命势力是负有继往与开来的双重任务的。根据这种 了解,旧社会中的许多社团经讨革命化之后而成为革命组织的一部分,不仅 在事实上为可能,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

上面我们从历史的观察中对于革命势力成长的过程作了一番概括的描

经、但这并不思道,甚会拖力的成长必续具如此砸顺利而王阳 相后发会体 力的成长常常民采取差相当曲折的方式 上现与安观的种种困难,都可以改 为革命热力成长的阻碍 那可俱给我们找出。"在这两个普察由(绘图基金 与反革命)。初看力量似乎很不平均。人们尊对自己说、保守老妹别强 足 非 革命者所能抵敌……新社会的发动者有什么可以对抗这一切有组织的力量 呢? 似乎一点也没有。既无金钱,又无军队,如果他们不代表思想与风俗的 进化,他们是必购无疑的。是的,他们一无所有,可是人类创制的运动却站 在他们这一边。全部过去以很大的重量压在他们的身上,可是事变的逻辑 知拥护他们,推促他们向前,即有军队与警察将住他们也悬杆伙的"邵氏对 革命总力的成长虽得乐型, 可具他并不否认革命势力可能遭遇到的困难与 阻碍 费拉利氏则武斯他斯定革命必得经过反革命反动的。我们虽不必要 认他的诊断, 们却不能不接受他的警告。因之,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特别要介 绍川恩斯氏的一段关于革命发展的摄料席的观察, - 门岭记我们的过去。。 以赞励我们的将来,"人类为此种更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及为此种人类个性更 高度的自由与发展而从事的业争,不是循和平的进化中直线前进,乃是循套 社会的波豫(Social Wave)向前,汶昆一种社会的事实。兵人有一种自由的 时代,该项自由,在革命的热忱的初期,走得太高,又由于被解放的群众与领 柚之无经验及错误,该项自由该造成错误与失败。而且跟着是一种反 κħ 有时是一种强暴的反动。经过一个衰微的时期,跟着又是一个自由 的新波浪。这一次所被解放的人民较有准备,较为成熟;他们从过去的错误 与失败中确领会了而且必须领会教训,因而在这一个新时代他们能定现— 种较高度的文明与文化,自由与人类个性的真重。所以一个新的波浪,一个 较高的 人 举 文 化 的 讲 化 的 波 海 得 以 出 现。"(Democracy Today and Tomorrow,中译本,172 173页)。贝氏这一番话恰恰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 的最确切的评语:而我们今天也正是处在"一个新的波浪,一个较高的人类 文化的进化的波浪得以出现"的前夕。我们应该怎样迎接这一新的民主革 命的波浪的到来呢? 这却是要读者们自己去寻求答案的了!

企类时尤集。其六

-

西方历代思想家的革命观

作者为「撰述本书、曾就力之所及收集了一部分西方学者、哲学家对于革命的种种意见,其中与本书观点近似或关系较切者、作者已分别采用于书中各处;其尚有若干意见与本书相左或據重复者则未加引用。全书既成,复思此许多意见亦颇足代表革命在西方文明中的意义之一庭,如尽弃之未免可惜。遂决意称此各家意见作一字观而综合之介绍、附录于全书之后以与本书相对照印证,并以为后之研究革命问题者之一种参考续求,当不允价值与意义也。惟此时此地,西方哲人之顺著所能获阅者实在太少,故其中除一两处系直接取材于顺著外,余多间接转引自后人之著途;此实无可如何之事,非作者有意取巧,以后偏能获得更丰富,更原始之资料,当再设法补人。该者但鉴其心之所欲赴而谅其力之所未遽可也!

西方哲人对于革命的看法大体应分为两类:反对革命与赞成革命;这两派均有其理论的根据,我们分别介绍于下。

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对于革命的讨论,前而已经说过,不必再赘,这里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罗马人的革命观。罗马人革命观的形成导源于他们的 国家法律思想。他们认为法律含有契约的意义,国家则是合法权利的终极的泉源,而政府也是人民与执政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因之,执政者便代表了人民的全部权威,他们在合法的责任中的权力也是完全的。人民既经选择了执政者,便无权收回他们所赋予执政者的权力。基于这种理论,罗马人遂不证引人民有富会的权利

这里反革命的思想并不仅罗马人为然,而几乎是代有传人的。中古封建时代的阶级分化也在下不能犯上的愈识支配下否定了革命的意义。更令人有怪的,近代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马丁。路德最后也同样对革命抱着情恨的态度。马氏的初期思想可以说是革命的。但鉴于农民革命的恐怖竟一改初爽,而反对革命。他且同情农民的悲惨遭遇,然而对武力反抗政府权财企事和豪无信仰,并且他更不顺意他的理论成为革命者的告债。

近代国际法的创始人克罗修斯(Hugo Grotius, 1583 1645)在根本观 今上也县反对革命的。不过他承认人民有选择政体的权利。

羅布斯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但他对革命问题也陷入了报乱的境地。 他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却又不赞成革命。他认为君主的职责是 保卫人民的权利,而人民对于他的义务也只有当他能够尽职时才存在,因 之,如果人民对他命。那么他就不能保持和平并履行契约了。不过霍布斯 之所以反对革命,主观上乃是为人民利益者想的,因为革命使人们回到一种 可怕的自然状态,在此状态中,人生是卑劣,野蛮而短促的,所以我们应该不 借一切代价以避免革命。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也是如此,他承认 ·切人都应享有自 由、财产与法律保障等平等的自然权利,但他并无意唤醒人民起来革命,他 所希望的只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

18 世纪末叶的英国塔克尔(Jossah Tucker, 1712-1799),由于受了美国革命的影响,也反对革命。他认为革命将导社会于暴力与混乱状态。但他却主张英国放弃殖民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的政治思想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在其《政府的范围与责任》(Sphere and Duties of Government)中,一方面赞 扬个人主义并强调个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却不相信民主或革命的权利。他 的思想只代表了知识分子与贵族阶层对于当时的专制而不负责的官僚政治 的 -种反应

此外在19世纪,若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也是 反对革命或阶级斗争的。他们的基本依据则是人道主义,这又是异于其他 反对革命的颇方了!

以上这一系列的意见大体上代表了两方学者的各种反对革命的观点, 下面让我们或看看若干糖成革命的观点。

16 世紀的罷特曼(Francois Hotman, 1524 1590)认为统治者与人民是 靠着一种契约束缚在一起的,因之,无论何时,如果有统治者的专制侵犯了 此、协定, 那么人民權為权利款而革命了

在此期间还有一部讨论革命的重要著作,那便是 Vindiciae Contra Tyrannas,该书署名为 Stephanus Junius Brutus,其作者株不紛确定,有人開为 Hubert Languet (1518 - 1581),近人则多以为出自 Philippe du Plessis Mornay(1549 - 1623)之手。此书之作实在为法国新教徒剧格诺赛的反抗法 正觅取理论根据。全书分别解答四大问题。前:項都是关于革命的; · · · 如 统治者的行为不符合上帝的法则,人民便毋须服从他, · · · 当统治者违犯了上帝的法则时,人民应不应该反抗呢? 符案是肯定的。不过这种反抗不得出之于个人,而应由人民代表会议或行政官吏承担之; · · · 如 果统治者压迫或破坏了国家,人民又该不该反抗呢? 该书作者则认为专横的统治者实已打破了他们维持公遣的协定。故人民得以废黜之。该书数后一点颇值得玩味,它强调统治者对于因宗教或专制原因而遭受压迫的邻国人民应加以援助

德人阿尔索修斯(Johanes Althusus, 1557-1638)在其《系统政治学》 (Systematic Politics, Confirmed by Examples from 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申认为统治者的权威系来自人民同意,因之,如果统治者运用不公 正或专模的权力,那么人民便没有服从他的义务了,而他们反抗这种专横的 统治者也完全是正当的。个人可以消极地反抗,人民代表会议则可以废黜 段社,或甲基对于死此。

洛克(John Locke, 1632 - 1704) 在其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的最后一节里,专门讨论政 府的解体(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的问题。他举出了政体解体的若干 可能的途径,最后则以冗长的篇幅反复辩证革命的意义。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进入社会乃是为了保卫财产的缘故,所以只要统治者(洛克称为立法者)夺取或破坏了人民的财产,或使人民降为奴隶,他便不能再获得人民的服从,而是处在和人民斗争的状态中了。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一切限制都取消了,而人人也都有了保卫自身反抗侵略的权利。这便是革命的本质。不过洛氏对统治者与人民及一体看待,他认为统治者与人民彼此都不得以武力侵犯对方的权利,并不仅某一方面为然。最后他从对巴克雷(Barclay)的两段文字的讨论中,指出革命的绝对合理性,即使依巴氏"下不能犯上"的原则,但"周平使国家趋于毁火或卖国时,属上便一不发是国王,而'与常人无导行"则作国家趋于强大、他就不再是"上",而同样是可以反抗的。这与五子所谓"闽珠一大好矣。未阿款村也"的观念完全一致。

滴葉上(Richard Price, 1723 1791)由于受了美国革命的刺激,在其 Observation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中,认为自由系赖直接的人民自 治,人类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并有权利反抗任何剥夺他们的自由或财产的 令图.

同时美国革命的 領袖 们如 James Otis, John Dickinson, Samuel Adams, James Wilson 等则相信统治者是人民的代理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须向人民负责。如果他们滥用权力或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他们就得被撤换。 革命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还是一种义务。

在美国革命领辅中,杰斐逊对革命尤有特殊的「解,他倡导一种不断革 命论,认为"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由攀看与爱国者的鲜血予以刷新",因之,革 命便成了国家健康所必需的药剂。

功利主义大师边沁,从其功利的观点出发,则谓人民反抗最高权力的权 利只能是一种道德的权利,但如果从革命获得的利益大于革命本身的罪恶。 则革命又成了一种道德的责任了。

作者年来所收集到的西方思想家的革命观,除书中已采用者外,大抵便 止于此。(按;这里所发表的都是一些主要观念,其他关于革命的枝节问题 的讨论悉未料人,)从这许多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大多数思想家对革 命的了解都未免流于片断——仅从政治角度来理解革命,这种普遍的误解 也未尝不是造成错误革命的 部分原因。但尽管如此,此诸家的革命观,无 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均有其发人派省之处;在今天,我们不能仅知道了 这些革命观便算了,也不能满足下对他人意见的一种肤浅的批评——同意 或不同意,更重要地,我们得就我们之所同或异于他人的看法之处,作深一 目的思考!

后 记

企英时式集。第六年

这本《民主革命论》的撰写,从初稿发表到全书改成,整整费去我两年的 时间。在这两年期间,我虽然曾写了不少其他的文章,但真正牵系着我的精 神的还是这部稿子。所以,当我写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时,我的确感到一种 从所未有的轻松。真的,我实在是卸下了一副千钧的重担!

"革命"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且从历史上看,近 数百年来的人类文化便完全笼罩在革命的气氛之中。可是令人最感惊异的 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竟没有获得学者的全面探讨。西方历史家研究某 一国的革命者有之,对若干革命加以比较研究者有之,研究革命的具体事实 著有之。研究革命的某一方面者有之,从某一特殊角度,如社会学的,约论革 向问题者亦有之。然而将革命及其所牵涉到的种种问题作一有系统的理论 研究则至今仍付侧如,这俚是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的根本原因。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未经开发的矿藏,仅凭我个人这一点微薄的能力, 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但是就是这样,我已经相当感到心力交瘁了。当 初稿连续在《自由阵线》周刊上发表时,我同时仍在不断搜集中外学者关于 革命问题的讨论的一切材料,因此等到初稿完成后,我自己便已深感不满。 全书改写的欲望不时在冲动着。今年四月间我的《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一书 写好了,我对近代史的纵的看法既大体确定,我这一系统的横的论列便更需要有所交代,于是我决定先花一个月的时间整理历年来所收到的资料,并继续向 切可能利用到的公私图书馆借阅有关参考书,有些书不能借出而又为我所需要的,我只能在图书馆里随着随作笔记。这样,大概在六月初我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改写工作遂于焉开始。在改写过程中,新的资料续有发现,我也择其要者分别补人。但是这些辛辛苦苦得来的资料,真正用得上也不过十之四五,大半都被淘汰掉了。直到11月初全稿才告完成,5个月的来图又已像效派去!

对于已经发表过的初稿,我也同样是当作笔记来利用的。其中只有第二、七两章大体上还保持着本来的面目,其余有的全部制了,有的保存十之一二,有的则已名同面实异。同时,在根本见解上我也有了不少重要的修正与改变。我想如果继要把初稿与定稿对照着看,一定不易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定稿写成后,就我个人说。我已经对革命这一概念在理论上有了一种"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一贯了解。但我并不是说,我对于这人问题的本导已有了十余十美的交代。我已说过,这一方面的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它正迫切她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更深入的发掘!而我个人所唯一感到心安理得的,则是我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一问题,并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不敢有丝毫的苟且而已!

1953年11月6日深夜记于香港

% · 30 / 10 / 10 | 自由与平等之间

自 序

会提對支票,第六日

我近两年来思想的兴趣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文化哲学(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一是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前一方而曾写成了若十篇论文,最近报收为《文明论衡第一集》,由高原出版社印行;后一方面首先提出了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加以讨论,于是遽有本书之作。本书计分六章,自二章专论自由,三四两章专论平等,后两读则综论自由与平等的一般关系及其文化基础。其中一、、,五三章符分别发表于《自由中国》、《民主评论》及《人生》诸宗志而略有修正。《罗素论自由》一文系介绍罗素于1950年发表的《什么是自由》之长文,我自己又复加察了一些注释,我于《自由阵线》周刊,因此文可以与本书相互启发之处甚多,故一并附录于后,前年我曾为人人出版社译过一本英人汤姆生所著之(平等),亦与促成我对于自由与平等的研究兴趣有关,甚望本书读者能同时参阅。

社会哲学原与文化哲学一脉相通,而后者则是对当前人类问题更高更深 · 层的探索。因此本书虽属于前 · 方面,而颇有涉及文化苞畴之处,最后一章更企图对二者加以理论上的沟通。我在此学无所成的阶段妄读这些大问题,实在有点过于不自量力,其不能见谅于学术界前辈也是自然的。好在我并没有"创建理论体系"的妄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做着整理与接受前

人思相遗产的工作。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苦难以及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良知 耐耐在激发着我,使我不能自己地考虑到当前社会文化的种种问题。尽管 我知识浅陋、见解幼稚。但是自信总还有一点"仁者之心"可以近比时界、远 迫前折 何况现实问题的健康并不完全甚知识所能为力的,思想的现实性 再示必然与知识的高低成比例:任何人只要告本其息知在这些问题上用心, 当然一组之间并不计具理论, 更不能管作堂术, 但却 都可有其一得之星 不能不承认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晶。占今中外的第一流思想家与哲人们的 第二海受术用相称音影响人类实际社会行为的有多少? 这也是得值得人疑 间的 中国的孔子。西方近代的卢梭与马克思大概要算是少数例外了。可 县孔子并未能及身见其道之行, 占梭, 马克思的克正影响也发生在身后。而 后戚人在西方学术思想中上的地位及其知识上的真成就亦不能不令人无 疑。要讲知识的直定性,自然科学远较社会为可靠,可是一部自然科学史上 仍然充满了错误的知识。社会甚不断变动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悬完全 稳定的,因此人们关于社会规范方面的知识便很难有永恒的"真"可言,而只 能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的交叉点上采用"话"作衡量其价值的标准。

基于这种认识,我虽自知敏乏足够的知识,还是大致地写了不少有关社会文化之类大问题的文章。我相信把学问视为一己之私的"戴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也快要过去了!我个人一方面同然对或学术研究有更大的火趣。一方面实然感此时或地殊不容我"两年不阅窗外事。一只该圣贤书"。纵使我今天能写出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那样根除博力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如果只能卖出四本的话,我还是不屑写的。我所写的千言万语尽可以一无价值,但只要它与苦难时代的苦难中国有关而且真是我的良知要我如此写的,则无论它是否为学者专家所不齿,我都是一样心安理得的。我自地说,我并不想借"著作"之砖来数开学术之门,因此我也不希望读者们用严肃的眼光来看我的一切文字。不过我倒破恳地祈望读者们能以"仁者之心"来体察我的写作动机,那么我虽"愚而好自用",亦可以无大过矣!

余英时

1955 年五四纪念日于香港新亚研究所

第一章 自由探本

"自由"这个概念,自从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Chalberty)以来,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好几十年。严复在该书的序言中曾反复讨论过 Freedom 和 Liberty 两词的含义,最后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一词与两文恰恰相合。如果严氏的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应该很了解自由的意义了。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自由"在中国所引起的误解并不减于任何其他的两万概念,甚至其被误解的程度还在其他概念之上。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仍是在于东西两种概念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这差异并不在文字的本身,而是由于它们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系统"引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比重与她位过分悬殊所致、因此,严氏说"自由"与freedom, bberty 不谋而合。实不能不说是欠于考虑。

老实说不仅中国如此,就是在两方,人们对自由的观念也没有统一的看法。19 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阿克顿便曾收集了两百个关于自由的界说。约翰·穆勒在他的《群己权界论》中也开京明义地说道,"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所谓意志自由。意志自由不幸是与哲学必然性那个称谓不当的学说相反的,我们要探究的则是公民或社会的自由,即是社会可以合法地运用于个人的权力之牲质与限度。"由此可见,自由一日应用到精神界去。便会产生

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无从趋于一致。我们追溯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概念,很容易发现它是分成两大系统的。是讲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的自由。是讲个人自由的自由。 前者我们不妨统称之为精神自由,后者则应称之为社会自由。由于精神自由牵涉的范围太广泛,而且历代神学家、哲学家又多聚讼纷纭、爽衷,是,我们在此不需多说。本篇的主旨是在检讨社会自由的含少龄后再败略聚容。一下空与勤油自由的。般子系。

近代许多倾慕两方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上都以为中国缺乏自由的现金。 并因而断定中国过去社会上人民没有自由,这实是一大错误。这一错误正 与严几道所犯的错误相反,从此一极端跑到另一极端去了。 其实抽象做说。 自由的极致乃是一种最高的文明境界:它是每一有文化的民族所共同企术 向戴的理想。从这 方面看,所谓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也具基础一理相的 面面, 并非裁娱不同的东西。 因而古代印度也有自由的思想, 有些印度学者 甚至早就提倡讨民主制度、人民议会以及个人自由等观念。中国过去虽没 有明确的社会自由的现念。但并不缺乏共同的自由理想, 最近人们已承认 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一种自由精神,实则"君子和而不同"一语更 能显出个人自由的观念。此外如《大学》上修齐治平那一套程序也很清晰地 说明了,中国人早就理解到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从个体逐步推进到群体的。 承认个体先于群体,实际上已渐摄了社会自由的意义在内。至于精神自由 的现金,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杜甫诗"送客逢春可自由",王荆公 诗,"我不犯此后,此居不自由",又如"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萃花不自由", "风痛猎猎弄经柔,欲立蜻蜓不自由"等诗句,其中所用的"自由"都指着一种 心思缭晃, 今人起于拘子室的超膜之感, 孔子曾说他"上上而从心所欲不渝 矩"。"从心所欲不渝矩",正显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自由的极致。 由此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由的观念。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肯定,中西 自由思想完全一致;事实上中国人在精神自由这一方面虽已走得很深远,但 在社会自由的系统上却发展得太少了,实际的成就更淡不上。几千年来,中 园人民也不是没有自由,他们所感受到的自由在性质上却与西方的社会自 由大相径庭。这种自由,我们无以名之,只能名之为"散漫的自由",或"一盘 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争取得来的人权,也不是统治者赐 予的特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备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来的空隙。 因之,尽管它隨时隨地都存在,然而也隨时隨地都有丧失的可能。为什么 呢? 量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经过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制 度化的社会自由我们不能不要拷而去

而言的社会自由最早导源于荼跸 桑腊的社会自由最初并不是用自基 一家・派的哲学理论、而具体現在希腊人民的定际生活之中。希腊哲人的 自由思相系植棉干他们的个人主义;最著名的如普洛塔斯拉(Protagorus)所 说的"人具--切磨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历史学家都 通证显近代个人自由周相的流淌 荟瞒人对于自由的易好衷现在很多方 面, 簟, 他们主张每一城事为, 独立的自治单位, 不受外在整力的统治, 这 县 - 种群体自由的现金。雅典人领导希腊抵抗波斯的侵略,后代史家便说 展"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卫护自由。 虽然此种城 抠自 治的原则阴碍了整个希腊的统一,而个人自由毕竟在城邦政治之下获得了 实现,而日在当时那种交通困难,代议制度未出现的情形之下,民主与个人 自由也只有在地小人稀的国家中才可能存在。第二,希腊人数励思视与言 论的自由。无论在哲学上或政治上,相当程度的批判态度是容许存在的。 善以希腊的奴隶制度使公民们抵领从事生产劳动,因而可以一心一意致力 干文学,哲学, 艺术、科学等精神兴趣的培养。这种精神生活一方面使得个 性俞益发达,另一方面则自然地促进了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第三,希腊人特 别尊重个人的自由。他们之所以把专制与寡头专制看作最坏的政府形式, 最主要的便是因为这些制度干涉了个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相当程度 的个人自由乃思人举力量的最高发展所必需:伊壁鸠鲁学派则极端相信短 一个人都应该把他个人的欲望的满足放在第一位。这些思想对于个人自由 的观念都具有极大影响。

希腊的社会自由亦有其缺点,那就是它建基于奴隶制度与殖民制度之 上,社会生产者没有自由,附属的城市的自由也受到严重的展制,这种自由 无论如何都是不健全不完备的。不过当近代人承受希腊的传统自由而加以 发扬光大时,他们只把希腊自由看作一种抽象的理想,至于它在实践中的缺 略删字全被抽开了。

尽管希腊的自由生活深为后人所企整,但自由的性质究竟如何,当时的 哲人并未能清楚了解。真正对自由的概念加以深刻的分析,其事始于近代 折 人 近代商治用相家自專尔默(Filmer), 電布斯, 沒責, 占棒, 边沿, 籐勘, 林林诺人以还,对于自由现今,于冷静成或反对,均没有讨论,我们无法。。 列举他们的看法 这里首先值得提出的乃是他们对于社会自由的起源的。 种推测, 这种推测与社会契约说是分不开的。 霜布斯站在县权专制的立场 上认为,人类在野密时代虽享有天然的自由,但却常在战争与混乱之中。于 以乃共同组成社会,社会权威胜立,刚个人自由便不能不受到限制。可见霍 医内心深外容息厌恶个人自由的, 在他看来,个人自由总不免要得知他人。 故省为福利之岛源。至于进入社会之后,个人自由则仅存在干法律管辖所 不及之处。洛克与卢梭正与霍氏相反,他们都把社会产生以前的自然状态 描写组非常差好, 溶真说人举在野蛮时代是既自由又平等的, 卢梭珊歌颂 "高贵的野蛮"(noble savage)。但自然状态尽管美好,毕竟是没有保障的。 县以洛克认为人类为了保险自由与财产,遂形成社会;卢梭亦谓自然状态发 展到某一阶段时个人无法单轴维持其原始的独立件, 这就必须由许多个人 联结成为社会。用共同的力量保全每一个分子的自由与利益。无论需氏与 这一声。所对自然状态的臆想如何不同,也不管他们对社会自由的见解怎样 分歧,至少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社会之形成是由于野蛮阶段中有着某些因 素危害了每一个人的生存自由,人类遂不能不借群力以抵抗这些因素的侵 犯。此一关于社会自由之起激的推测。虽无足够的历史资料予以证明,大体 L 却显然是正确的。

这一推测过去颇为政治思想家所忽略,尤为满严的史学家所不取,然而它却被为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自由的本质。在社会形成之前的人类当然不受法律、传统、习惯、礼教、风俗等一切人为的束缚,每一个人都可以追遇于山林之间,为所欲为,这是毫无问题的。用社会观点来看,那时的人真可以说已享有绝对的个人自由。但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也很容易发现。野蛮的人类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相反地,他们在自然界所受到的种种束缚与压迫实远过于最残酷的奴隶制度所加予奴隶的锁链。人的"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挥寒暑,筋骨不足以从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吕氏春秋·恃君篇》),在自然恐怖的笼罩之下,个人的自由究竟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认真说来,洛克、卢梭所臆想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境界,根本便是野蛮人所无法欣赏与享受的,倒是霍布

斯的战争与混乱的推测还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一些。自然状态即使有自由 存在也毫无实际意义可言。往深一层看,自然的自由乃是与自然的恐怖同 其含义的,因之,这样的自由愈多,人的恐惧就愈大,生命的安全也就愈少。 所以,野蛮人之放弃没有价值的自然自由而进入束缚取取的文明社会,是完 全出于自愿的,于是《吕氏春秋》才接着说:"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 界、濯、爆邪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操耶!"这里的"群寨":字正好作为 }本会解的说的注题

从个别求生存的自然状态进入"避察"的社会阶段。个人的自由当然受 (一) 早限制 这种限制的谨慎容音加何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悉。不过可以肯 它的是,社会对个人的束缚是逐渐增加的,最初个人所受的限制很少。可是 人 米泊 业准生的 糖油 不穷 许 社 今 停 止 在 顺 的 的 卧, 干 县 许 实 为维 系 止 园 生存所产生的共同行为慢慢抽便凝固成为复选社会的视道、社会规范医 立,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自由便落然无存了。我说这一番话是在说 朋, 白妖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 虽然都有"自由"之名。, 若在性质上却根本 不同。而历来论自由者多少都忽略了其间的区别。自然的自由存在于社会 产生以前,其直竟乃指着个人免干人为柬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洛克、 卢梭之流的思想家对于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臆测,事实上并不真实。因为那时 代替社会束缚的是更严厉的自然的压迫与限制。社会的观念出理则在社会 产生以后,是与社会束缚相对的:人类于基本上从自然的压迫与限制中获致 解放之后。感到基些社会束缚也不合理 换言之即非维系人类共同生活 所必须,甚至还附碍着文明的讲步 因而要求重新调整群己之间的关系。 使每一个人仍然在社会束缚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自由绝不是思想 家的空想,也不是徒有其名的观念,而是人们可以从实际生活中体念出来的 安理存在,从历中现占上看,自然自由实已成陈冰,文明的程度尽可以不断 根高,社会自由尽可以日益增多,"返于自然"的幻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了。 从价值观点上看,自然自由比社会自由整整低一个层次;前者对于人有害而 无益,后者则有益而无害。如果不了解这两种自由在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势 必无法对自由问题作任何有效的讨论。杜威在《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 转中曾指出,"在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看来,个人自由是人类天生 的权利:在德国哲学家心目中,只不过是原始、感性的兽类的自由。"(人生出

版杜译本)为什么人们对同样一种事物会发生如此极端相反的看法呢? 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法国哲人分不清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区别,而德国哲人和政社会自由与自然自由强力一派了

"白帙自由"一词很少有人根及, 前斯的 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 转中对此即今稍有发挥 前氏眼白抽搐虫, 露布斯 洛克以来的自 秋状杰说, 其本义乃指着"人争于右组织的社会之束缄与关系的自由"而言。 因此他承认人类甚用"自然自由换取了一种更安全,但也更有限的自由"。 这占见解的确非常点越,但可惜他未能讲一步说明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之 的 的 水质的 差异 由 F-17-18 世纪所流行的自然状态道的影响。 近代自由的 御今至形中遂襲上了一层消极的角影 一人们一提到自由首先便根到它的 着V基系學學制(Absence of Restraint)。这种观念与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 要求经济自由的事实相结合,这才产生了反对一切社会权威的偏激思想。 国家干涉(State Interference)被看作不可饶恕的罪恶,反权威成了自由的最 大童义。一切自由都止于Freedom from。约翰·穆勒在《群己权界论》里一 再强调自由与权威的对立与斗争,他说,"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是历史最 明显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量量便熟悉了,特别是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 中,不过在古时,这种斗争是发生在属民或某些阶级的属民与政府之间的, 因而自由的意义也就是保护人民不受统治者专制的侵犯。除了希腊若干民 治酶临之外,人们都认为缔治者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系必然做外在敌对的做 位。"这种思想显然是受了 Absence of Restraint 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直到 今天,此一消极的自由现金仍然很占势力。鲁司在 Why Democracy? 中说: "自由似乎是一种消极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事物的消失,这类事物则被个 人看作是一种束缚,一种界线,一种限制。一个行为自由的人会感到他的行 动悬不受限制的,和谐的,自发的。他可以完全承认这种行动是他自己的行 动。相反此,一个人的行动受到强迫则会认为他的行动是外在因素逼迫他 而发生的。"当代自由思想大师罗素也说:"自由的最基本意义乃是个体或群 体的行动不受外在的控制。它因而只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且自由也并不 能单独做给予社会什么崇高的价值。"(见 What is Freedom?)当然我们不能 不承认,自由的确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只从这一面来发展自由, 最后势必导自由于混乱(Anarchy)与无秩序(Disorder)。尤以这一路思想系 导源于自然状态的观念,因之便很容易抵没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分野线。这在霜布斯的著作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认为"对立的消失"(Absence of Opposition)的自由观念,其适用于无理性的与无生命的事物并不被于它适用于有理性的人类的程度。从"外在降碍之消失"(Absence of external mpediments)的角度观之,则络石、流水都和人有间样的自由。(见其《巨灵》论)((signithus)第二十一章论[[Jesty of subjects])

从这一消极的观点看自由的结果。可能发生两种极端的错误。一是走上 照格尔所谓的"自由即服从规律"的结论。另一则是把自由解释为完全不受 拘束的意思。这则是 18.19 世纪中所盛行的"放任"(Latssez faire)理论。这 而极端的弊病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用不着多说。 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 清粉的自由不能不有往一定的限步。超过了限度便不再是真自由了。

现在让我们底检讨一下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含义 和极自由 之道始创于英国政治思想家格林(T. H. Green),而目恰恰是针对着当时放 任主义的流弊而发的。格林生当 19 世纪下半叶,眼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 民主政治之间的深刻冲突;如政府对于自由经济的畸形发展不能做丝毫有 效的调节,则自由主义的精神必将荡然无存。因此他在 1880 年所发表的 · 篇著名讲演 "自由立法与契约自由"(Liberal Legislation and Freedom of Contract)中,便提出积极自由的观念。他认为自由既是公民的主要目 标, 那它便不能只是限制的消失(Absence of Restraint), 而应是"一种从事某 些值得做的事情的积极的力量或能力"(A positive power or capacity of doing or enjoying something worth doing or enjoying)。根据这种标准,他于 是指出契约自由之不足。因为契约自由如果能成为达到上述积极自由的目 标之手段固然也是好的,可是它本身却绝不是目的。原来在他的政治思想 后而潜存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不忍看到少数资本家发达而多数劳工 阶级沦于悲惨的嫌欺。因此他着眼于全体的福利,并在积极自由的名称下 要求:社会立法须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萨宾(George H. Sabine)在其 政治学说史中说格林"对自由理论的新增添乃是他的集体福利是个人自由 与责任的先决条件之概念"。尽管有人批评格林的积极自由有重群体轻个 人的嫌疑,实则如果我们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便很难指责格林的说法是违 背了传统民主的真精神。拉斯基在《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中也 说"自由是一件积极的事。它不仅仅是意味着限制的消失。很显然的,社会 调节乃是群居的结果,因为我不能没有共同规则而生活在一起。不过重要 的是这类规律应是从人们可以服从并且一般可以接受的经验中产生的。"这 也是积极自由的在》

平心静气地说,时至今日像19世纪那种不管事的无为政治确已非改变不可。政府权力中般有关公共福利的事情,如社会保障。必须主动地加以过问。政府权力的加强,只要不超过人民允许的限度以外,不但不会减少多数人的自由,而且正是自由的保证。把政府权力和人自由看成绝对的相反的两件事乃是18、19世纪的旧个人主义者的偏见,这在理论与或际上都是有根据的。 跋斯在其 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中曾说,"自由是去做我们应做之事的能力 它不仅是做这种事的抽象可能,而是做的能力。无疑,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为其公民提供种种条件,使他们可以从而获得做值得做的事情之最大限度的机会。同时它还得促使公民能产生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和意志。它的真正功能是创造出条件与刺激力以鼓励公民去做这些事并发挥他们最好的才能。……自由乃是一种操纵自如的本领。政府怎么的这种本领与公民,但它却可以创造一些条件,使人们得以发展这种本领。"

我们之所以必须从消极的自由跨进积极的自由是有其观实原因的。时代不同了, 社会处境已变, 18、19 世纪的个人主义自然无法继续存在。一百年以前, 政府愈少于涉行动, 则个人的创造力愈大, 自由也愈多, 今天的情形, 对自怕恰相反, 由于垄断性的集团出现。孤立的个人如果没有一个确能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作为他们的护卫者, 则一切个人自由与基本人权都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 杜威在其实化与自由中曾说, "当如美国人对自由所采取的立场已经变得非常复杂, 这种情形很明显,因为有人主张要保全民主制度, 必须扩充政治的权限, 而这一点却正是创建美国自由传统的人士心目中的死敌。不管哪一派社会哲学来得正确, 今天美国的情况与当初已大不相们, 因此自由与民主的问题上要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可以由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此外他早在 1928 年所写的《自由的哲学》(Philosophies of Freedom) · 文中, 也认为把政治控制与个人自由者作绝对的相反, 乃是

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具有一种确定的、先天的能力禀赋,此种禀赋的发挥如果不爱外在的限制便是自由,并且此自由将可以自动地解决政治与经济的问题"。《见 H. M. Kallen 所编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一书)罗素在《什么是自由》《What is Freedom?》一文里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历史变化,个体自由是与杜群自由相对峙的。在过去它是自由的最重要部分,但在现代的世界中,除非作为团体的分子,个人就很少能有多大的影响。因之社群自由的问题要将更为策要了。"

从以上的检讨中我们可知和极自由确具今日时代之所需。但所谓和极 的自由, 维不是像极权主义的理论所被败的。建立一个"万能政府" (Omnipotent Government)来管辖人民的 · 切事务。事实上这种理论根本 否定了每 · 个个人的自动自发的自由权利 和极自由的最基本意义乃甚所 有的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动用他的自由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种自由 其实也并不是近代人的新发明,历史家常说"雅典自由的特色乃在其创治 件",积极自由便同样具有此种特色。并且,我们注重积极自由,意思也不是 要取消消极自由,相反触,我们觉得前者恰恰可以为后者的补充。 消极的自 由也县一种绝不可少的基础:人首先必须从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后才能 运用积极的自由。旧自由主义者以为消极自由即是自由的全部,而不了解 无限制的消极自由最后势必渐为"混乱",而提罗素的分析,在混乱状态中强 考全侵犯弱者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历史早已证明了 这一点。极权主义者则以为消极自由毫无价值,社会只需要有"积极自由" 便完全足够,殊不知惠开了消极自由的基础,积极自由根本失所依附,最后 俪唯有志上心勤统治参专政的道路, 汶两种极端的错误的最终结果是相同 的, 借家民主的存在; 不过后者的危害性重甚于前者而已! 从民主观点看,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乃是一种自由的两个层次,二者既不是相互冲突的,也 术程可以机械地·F以划分的。这两面自由的统一与协调乃是在观念上消解 当前群与己、政治与经济以及自由与平等种种根本矛盾与纠结的重大关键。 麦克稳利(John MacMurry)在《近代世界中的自由》(Freedom in Modern World)—书中对下这一占有过很重要的提示。他一则曰:"自由即是人在行 动中表现他自由的本件。而这种表现的最积极的方式便是说:自由行动便 是自发的行动,或自由即是自发。当我们自由地行动时,这种行动乃是自发 的,它仅仅表现我们自己;它是不受拘束的,自由行动系从我们的本性涌出的。"再则曰:"我们业已发现,自由是对于自发的行动之限制的消失。任何事物,当它自发地行动时,便是自由的。每一事物都有其本性,而这种本性实际上乃是依照它特殊的方式而行为的能力。"三则曰:"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由的意义是自发 做我们所做的事而不受内在的束缚。"这种束缚的消失(消拨自由)与自发(积极自由)—者贯穿起来解释自由的本义,的确是深一层的进步,值积累仍任何相相

以上所论自由之消极与积极的含义,都是从社会自由的抽象原则着眼的;其实这种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精神自由。不过读者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我自己也仍然把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混为一谈。为了澄清这一可能的误会,我愿意把讨论的方向转移到这两种自由的相互关系上来。关于社会自由中许多问题的详细探究已非本文篇幅所能容许,我将留到下一篇论文中去处或里所能涉及的仍只是社会自由的根本原则,及其与精神自由的一般关系而已

自由导源于个体,因此无论是精神自由或社会自由都必须落实到个体 身上才有实际意义可言。从这个中心点出发,我们便可以把握住这两种自 由的基本意义,社会自由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建立起合理的制度以保障等 一个个人的起码自由,如免干匮乏,免于恐惧等自由;精神自由的解释虽多, 但其根本意义也很简单,即个人如何在内心中求致最大的自由,所谓"内心 中最大的自由",无论是由于服从规律或受理性支配的缘故,总之其结果都 是个人在精神世界中达到了一种完全操纵自如的状态。我们不妨用孔子所 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来说明它的含义。这种自由表现在道想方面 便是中国所谓的圣人境界,表现在艺术方面则是所谓出神人化的境界。

我们知道近来讲个人的社会自由的人常常对精神自由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因而在不少人心目中遂遊成一种观念: 好像这两种自由根本是彼此不相容的。 益以极权主义者盗用"自由即必然","自由是服从规律"之说的结果,极端的个上少者甚至认为讲精神自由最后势必沦人极权主义的混碎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在上面所解释的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既找不出这:者相互冲突的根据,也无法肯定精神自由与极少有的必然关联。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乃是它

们在根本粉牌上的协调与统一 业协调与统一县由许多共同因素造成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导源于个人、其目的都在提高个人的价值与扩大个 人的活动的范围,其次,孔子所谓"为仁由己"的自由,西方折人所谓"自动自 \$"的自由,或套膳的创港供的自由,都具,脉和通的,都能用以道服糖舖自 由与社会自由的性质。第二、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渝拓"与而有的消极与和 极而而自由可以并行不性, 前者县精神自由的界道, 后者县社会自由的内 漏、从这些差差大者的相同占来看,不仅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是同其方向 的,并且两方的自由与中国的自由也有胜通的可能,老点稳利说,"个人的自 由之中包括着一种经济自由,这是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一种社会自由,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右机的相互关系,以及一种精神的思相与惨戚之自由。 这是自由的特色。"麦氏把自由分成二类、和我所说的两种自由并无不同之 外,因他的第一第三两项自由都已包括在我所说的"社会自由"之内,值得 指出的是麦氏也是从个人出发来讲自由的,同时他把自由分成三个层次也 正说朋议三种自由原自统二干人的,其间并无冲容与矛盾存在。 水蓼 孙抬 出,"我们的国家已经给予了世界上一个人身自由的榜样,可是还没有把道 德上纳自由做到,因为所谓道德上的解放,到今天为止,只不过徒具患名而 已。"(见《杰维逊民主言论录》,高原出版社印行)从这几句话里我们也不难 爱思社会自由与精神自由在本氏的心目中同样是一种自由的两个厚皮

極段时史最,節六日

我们的看法,即使是个体自由在今大也决不能局限于政治范畴之内。 - 方面如前所说,个人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而另一方面政治在整个社会结

构由的重要性也已大为减退 我在《民主革命论》中曾经说过。"两治活动与 经济活动或其他,切人类活动。一样目是文明的、个方面而非全部"又说。 "我们通避全由当可看出政治的作用是和文明程度成反比的,因为有些过去 可以凭着政治力量来解决的问题,今天则必须在政治以外大求解决。"政治 医峡不具 / 米州泛的今郊, 白山循当铁 正注 4 下两治自由的独踏内涵 所 以联合国的人权宜言使在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之自由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公 昆的经济与社会之自由和权利的扩展。 该说明政治自由无论如何都是不够 的了。其实好减很见便看到了自由所而临的困难。他的《自由与文化》、书 的上旨便是要给自由找到一种巩固的新基础。他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获 致自由是政治历史的悠的,而自治政府尤为自由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 - 日获得了它之后即应认为它高于一切。可是环晒今天的世品。在许多個 定具有自由制度的国家中,其自由制度之崩溃瓦解,与其说是由于被人故意 推翻,毋宁说是由于热烈自愿的放弃。……以前有过一个时期,这些问题看 上去主要或完全是政治上的问题。现在可不同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问题 中的现象,大部分是由下依赖它本身以外的因素所产生,特别是经济。""对 王这种看法,即认为政治自由是唯一必要的,有了政治自由之后,其余的自 由均会随着时间而增加的观念、现在已经不容易接受。因为现在的人已经 了解到,在政治制度之外,所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业、交通、科 学、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上的接触,因此进一步深深 地影响到政府与法律所表现的态度与习惯。……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所要讨 论的一切的主旨。人类日常生活上的联系和共同生活的条件,这一切错综 复杂的关系,我们竟称之为文化,"杜威设备话显然是因为政治自由的存续 4. 公子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发的。我们谁也不会相信杜威是否定传统政 治自由的价值的人,可是客观环境已变了,他也无法为孤立的个人自由作辩 护了。过去提倡个人自由者很少注意到个人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 的,并非直的是什么"与牛俱来"、一成不变的事物。杜威则指出:"假如我们 要个人获得自由的话,我们先得要有能产生自由的适当条件。"这是非常重 要的一点,但却最不易为极端个人主义者所接受。他们顽固地拒绝一切对 于传统的自由形态的任何修改,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修改便等于取消,都是 极权主义的一丘之貉。

我们承认对于传统自由的改进不能出之于浮污的调和之情 加过丰 所流行的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相加的论调,而必须出之于直知物具。我们 在这里讨论的由心, 正加联会国人权宜至二样, 乃其加尔德珍鲁的自由传统 获得更有效的保险与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已一再说过,自由基本上甚导源 于个体的, 惠开了个体自由便多无管义与价值可言。但具在何何值个体自 由且有空际而主意的内容这一点上,我们却不能同意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现 占. 我们认为自由必须从政治范畴中解放出来,这是基于我们的有生命的 文化整体现而产生的必然结论。任何一种文化, 甚本身必然且有一种一贯 性的系统,在此系统中之各个部分则虽象态万殊而实归于,被此之间具有 相当程度的协调与配合, 否则此文化必不是定型的, 而系处于变迁过程之 中,而所谓变迁即仍然是在走向定则与一贯的途中,基于这种了解。则所 谓社会自由,政治自由或个人自由者便不能不是一整个文化自由的网络中 之一方面表现。过去西方社会自由之所以发生问题则正是由于它太偏于个 体,偏于政治,未能与整个文化系统取得有机的配搭 今后社会自由的根本 问题也是如何使自由精神能贯穿干整个文化系统之每一鱼蔟。 议里我还是 图意借用杜威的话来加强我的看法,"自由的问题和民主的问题,实际上与 存在的那一种文化的问题是不可分的;自由的政治制度必须存在于自由的 文化中。"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可以回到前面关于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关系的本题上去。以往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脱节,方面固是因为缺乏文化整体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过分重视政治自由的结果。在这样情形之下,则精神自由游荡于空中,上无所牵挂下无所依附,而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者也可得而利用之。但在文化整体的大前提之下,这一道鸿沟基本上已被填平了。(关于文化整体的问题,请参看我的近作《文明论衡,高原出版社印行。)当整个文化系统都是自由的时候,精神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和谐并存难道还不是自明的真理吗?不过有一点我们仍得注意;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上看,文化自由的起点依然在社会自由,而社会自由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精神自由虽亦能在质上提高社会自由,但一般地说,社会自由却可以在量上扩大精神自由。"本食是而后知荣靡",我们不敷地说,社会自由却可以在量上扩大精神自由。"本食是而后知荣靡",我们不敷地说,社会自由却可以在量上扩大精神自由。"本食是而后知荣靡",我们不敷地

余英时交集。第二

望只有少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的社会,而希望一个每一个人都有超 凡人圣的可能条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说得明确具体一点,必须仰赖于 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之建立,因为唯有经过制度化这一转折才能使儒家所 谓"人人可以成圣贤"的话发生实际意义。更只有如此,才能使中西的自由 概念非十直下生命的融令贯调之路;

第二章 社会自由及其实现

在上一章中,我们大体对自由的意义从本额处作了全面的讨论。现在 我们应该专对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含义加以发挥,这种自由简言之即是我们 上章所称的社会自由。鲁司在《为什么要民主》《Why Democracy?》一书中 曾把自由和强制作了一番比较的讨论,他将强制分成三类,自然的强制,外 存社会的强制,及内在精神的强制,人类征服自然是向自然争取自由,克己 复礼是向自身争取精神自由,至于如何觅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自由,那 便是社会自由所当处理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必須了鄉的是,社会自由在本质上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我们对于自然的限制可以不断地加以征服,人为的努力增加一分,科学进步一分,自然的限制便减少一分,而人在自然界所获得的自由总量也就为之加多了。但是对于社会限制,我们却无法走一往直前的征服之路,因为无论人类实明提高到何种程度,社会所加予人们的种种限制是无法根本取消的,最多贝不过在方式上有所改变而已!我们可以推翻一个腐败或专制的政府,但我们终不能没有任何政府,即使是提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敢说人类将来可以达到没有经笔社会规范的境地。

这样我们看到,社会自由事实上是处于两极端之间,一端是绝对的"自

可契計文集・第

山"、星一缕则是绝对的限制。前者仅存在于自然自由的投本之中、星久为 自由,而实即混乱,这种自由即使存在,也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其中没有添摄 整文明的意义, 后老刚是由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大企业取各种程度不同的 -种压迫方式,其与自由之义背道而驰,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在这里,我们 · 方面固然可以了解到社会自由的正确地位,另一方面也更深切地体念到 社会自由如何始能在此两极之间求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存在, 乃县极费图章 的问题,拉斯基在其《近代国家中的自由》(Libertvin the Modern State) · 书 中便为我们抬出了这一点,他承认,"如果在任何国家中,在一群人具有无限 的政治权力,那么被这一群人所统治的人民便不可能是自由的了。因为历 中研究已确定了一项结论,那便是无限制的权力对于它的掌握者自是永远 有毒宝的, 掌握者无限权力的人总是被引诱着去强迫人民接受他们自己的 价值标准。结果他们却反过来肯定社会价值之存在全靠他们的继续掌握权 力。因此自由总是要求对政治权威加以限制,除非国家的统治者在必要时 可以受到谴责,否则自由是永远无法获致的。 …… 我用限制的消失来界定 自由,自然具品把它看作一种纯粹消极的条件。我并不因此而认为人们在 社会中所受的限制愈少,他们便愈幸福、像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人类的众 多与欲望的分歧已使得规律与强制成为必需的了。任何规律与强制都是对 自由的一种限制。其中有些限制实为幸福所仰赖,但这并不减少限制之所 以为限制的分量。我们的任务便是在我们所需要的自由与社会所必要的权 威之间寻求这样一种平衡·····"(p. 49)他又说:"没有人是单独存在的,他与 其他人共存, 也生活于其他人之中。因此他的自由也永远不是绝对的, 而社 全与个人的经验的抵牾则不能不产生若干共同的行为方式以加诸我们每一 个人的身上,否则此种抵牾必将毁灭了和平。广泛地说,这种共同的规范乃 是自由所必要的,因为它造成了和平;而和平则为维持自由的条件。 ……我 们不能说所有政府加强人民的原则都是应当的,我们只能说有些已经加强 我们的原则是和自由的核心连在一起的。"(pp. 161-162)

我们完全赞同拉氏把社会自由安排在绝对自由与绝对限制之间的观点。这观点也正与约翰·穆勒用"群己权界"来界定自由之含义有其一脉相通之处。事实上毫无限制的自由是缺乏任何实际意义的,那只是混乱(Anarchy)而已!即使是最相信天赋人权说的人们也不能否认社会需要法

律与权威这种客观事实。霍布斯在其(巨灵论)中把自然状态中的人生描写得非常恐怖与黑暗,这也许渲染得过火了一点。但我们也得承认在当时野蛮的情形下,唯有组织的社会才能结束自然的混乱,否则所谓"自然自由"。如我们在自由标本》中所观察的,最多也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代名词罢了!因此适当的法律与权威不仅不是自由的挪毁者,倒毋宁是真正自由的保证。琼斯告诉我们,"法律这种限制乃是保障自由的。它守上并扩大了我们的自由。包含在国家权力之中的政府强制,或这种强制的可能性,把我们从一种更坏的强制中解教了出来,而这种坏的强制力量则是我们低之无援的人所不能对推,与聪明的。"(Tr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p. 103)

关于社会自由的相对性。除控斯基外,瓦尔克(Gordon Walker)在其《自由的重申》(Restatement of Liberty))一书里也有比较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在自由的上层限度与下层限度之间有着各种不定的程度。人类自由的本质乃是人可以或多或少地具有自由;他水远不会面对着绝对自由或毫无自由的两极之间的选择。……自由水无法达到完全自由之点。它有其上层与下层的限度。人类自由既不能是绝对的,也不能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由可以要受到限制呢?瓦尔克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白而具体的答复:"人之所以从人乃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因之,只有作为社会动物的人,而不是作为原子与孤立的个体的人,才能愈识到自由。自由预先假定了社会的存在,它也仅能存在并被生活在其他人之间的人们运用于社会状态之中。"(pp. 130 131)

这几位政治思想家对于自由的本质的讨论都不期而然她表达了"社会自由是在绝对自由与绝对限制之间的一种相对存在"的共同结论。由此可见。社会自由尽管随着整个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增多。但它终究是一个无限让的螺旋发展体,水远没有达到终点的一天。正如卢梭认为真正的民主是水远不会实现的一样。同时,就人类以往的经验看,人类所能做的事情或所能获致的价值都是相对性的、有条件的。因此,社会自由的这一根本特色使得取例对于它的前途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用人为的力量左争取它们对于它的前途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用人为的力量左争取它的逐步实现。但是仅仅在理论上作这样的肯定是容易的、至于社会自由完了竞应安放在绝对自由与绝对限制两极之间的哪一点上。也就是说怎样人类。在不超越上层或下层的限度的消提下获得发展一。这里便需要耗费人类。看大学问、一般真精神,不是随便说说便可以解决得了的。为了避免人类。看大学问、一般真精神,不是随便说说便可以解决得了的。为了避免

问题的讨论流于空洞起见,我们愿意比较具体地分析一下社会自由的内蕴。 鲁司教授在承认了社会自由的相对性之后曾说过几句很富启示性的话,他 说。"强显然地,绝对的社会自由是永远不存在的 由于一切社会生活包 含了许多个人生活的某些联合。物质自由的自身递分解为一系列的个人 自由,那便是一些特殊的、界线分明的范围,在这些范围中社会没有任何要 求可以和个人的愿望相冲突。"(Why Democracy" p. 102)鲁氏的话,很频理 成意地把相对性的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联结起来了。同时,在《平等概念的 检讨》-文中已说过;"自由所根据的乃是人的不同的,也就是个人性的那一 面。"在《自由探本》中我又复指出"自由导源于个体"。从这一观点出发,我 们看到了社会自由的中心含义,个体自由。不幸时至今几,由于极权生义者 的长期一贯逐渡,个体自由在不少人心目中几乎已成为"自私自利"的问义 说,因此我们领:"非常不能不过世。社会自由的核心要念馀加解析。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个体自由是社会自由的主要内涵这一命题。当然, 我不是说社会自由与个体自由 : 著在外延与内涵上都完全契合, 如果这样 那就未免过干盆乏化了自由的内容。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指明,从近代历史 的安娜座宝上看,个体自由一向县民主主义务所追求的目标。因之廖开了个 体白由, 近代民主便很少有意义与价值可言了。即使展望远费, 个体自由量 不能不因为文化条件之变迁而当加以修正,但它无论如何总还不失为社会 自由的糟华所在。如果我们会此不顾,则恐怕不仅不可能获得自由的新义。 而日本几百年来人民流血流汗所追求到的一些最可贵的自由传统都将一并 失之。社会自由的任何新的增添都必须以旧有自由为基础,这是不容怀疑 的绝对真理。在英美民主传统中,社会自由离开了个体自由便只是一具失 去了是魂的躯带而已! 杜藏在《自由与文化》中说道:"在美国与在英国的自 由传统中,自由的观念都是和个体性,也就是和个人的观念连在一起的。这 两个观念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而且时常相提并论,以致大家都认为这种密 切的关系是天生即如此的。"英国的柯尔(G.D.H.Cole)也说:"我初未言 团体之无限的自由不能担保团体之真自由,亦如个人无限的自由之不能担 保个人之真自由。于此二者中吾人之目的均为个人的自由;因'自由'一语, 于最后时,除指个人之自由外,无意义可言。吾侪若欲称 -国为'自由国'或 -教会为'自由教会',固无不可;然于二者中吾人所谓之'自由'乃均指为此 群或群体分子之个人的自由。"(Social Theory,张东荪中译本)社会自由之 遭受严重的误解乃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尤以被权政体建立之后,这实 解传播得更为广泛。不少人因此认为社会自由主要应该是国家政群体的自由或群 体的自由,个人自由不仅不足以尽自由之含义。而且还是国家政群体的自由 的破坏因素。事实如何呢?这种谎言是经不起分析的,卡尔教授(Prof. E. H. Charr)在其所著《民族主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节中便对 "国家自由"一样作了如下的解剖。"自由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当它为该国 的所有人民(男人与女人)所要求,并且认为与他们的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的 时候,才有意义可言。但是像在两次大战期间所出现的那种一致否定国内 大部分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国家自由。实在是比名词上的矛盾高明不 了多少。"义说。"未来和平的谋取者所必须求以建立的自由 与平等,"不是 数契的话虽略继偏重个人的自由,但他对国家自由所下的界说亦正与柯尔 的自由观念基为相近,我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便无法不承认个人自由

在近代民主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会是到文集・那小さ

 然而占桑腊与中古时期。资本主义却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尤有甚者,近代 个人自由的真正发端乃在下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我在《近代文明新 趋势》里曾有过加下的一段观察,"人文主义是近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从 此一精神上漆派生出一种极有力的历史潮流,那便县妇孺皆知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人文主义是提高全人举在宇宙中的独位以对抗 基督教的袖道权威. 那么个人主义便是当时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协位以对抗传统的封建束缚。 而首先俱导并定战个人主义的便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由此可以看出二者 的关系县加何的密切, 中占的社会是以群体来束缚个人的, 要个人成为群 体的工具:个人主义则公开地为个人争取解放与自由,而反对一切权威与传 统。所以个人主义的中心便是自由。"(16页)因之,从时间上看,近代的个人 自由实先于资本主义而出现。根据这一点,资本主义与个人自由的直正关 系便不难找到了:它二者的结合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事象,而非依于 其种"必然之理"。个体自由是近代民主的主要成就,而民主与资本主义则 显然是两回事,鲁司与马基佛都曾分析过共同的关系所在,认为真正代表答 本主义政治哲学的乃是自由主义。而非民主。(参看《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新 松》 - 文)

食差財主集。第六日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已不难承认个人自由确有其不可磨灭的水久价值,它不但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毫无因果关系,而且还是近代民主所不可或缺的内涵。基本上肯定了个人自由的价值之后,我们还得承认个人自由的另一特性 随文化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罗索在《什么是自由》一个文中曾说,个体自由是与社群的自由相对的,在过去它是自由的最重要部分,但在现代的世界中,除非作为团体的分子,个人就很少能够有多大影响,因之社群自由的问题较个体自由的问题来得更为重要了。"此外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中也曾用同样的理由解释过美国自由的变迁。历史事实如此,我们固不必故意为个人自由曲群。但是这种变迁却不容许任何极权主义者或集体主义者所能够利用为反对民主的理论借口,18、19世纪的个人自由之所以娶受到若干修正,并不是因为个体自由根本要不得,相反地。例毋宁是由于那种过度发展了的个体自由已经走到了与自由真义相违反的地步一少數人的个体自由\\$为能不是经济方面)因为没不受到更高度的文化规范的限步,在与某些现实条件相结合之后(如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契约)便侵犯了大多数

人的个体自由 因此,我们是主社会由对于个体自由的任何修正都是为了 要增加而不是减少绝大多数人的个体自由。个体自由的本身,在一定的文 心外擔由,具有其一完的上厚与下厚的異關的。不是下厚異關因於不行,紹 雄子上只果圆市同样品要不得的。因之也就不能简化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自 由了 个体自由基社会自由的根本,也是一切其他自由的雅良 用业 我们 讲社会自由财便必须押重占放在个休自由而非避休自由上面 在过去的政 治哲学用, 汝爾者若不多意識人们看作思相互冲容的东西。 这是一严重的 供设。 群体县个体的聚焦,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离开个体而超频独存的"群 体"。国家是到现在为正的最高群体形式,而人民则是国家的二七典妻之 ·. 如果我们把社会自由的重点放在群体上面,则对内束缚人民对外侵略 他国的帝国士 V "国家"要管包非得了极大的"社会自由"的国家了一伙而我 们却从太听说有人押纳粹德国或法西斯奇大利称作"自由国家"的。有之便 县他们的统治者自己。很思妙的,从群体讲自由是引不出个体自由来的,而 对干活合一定文化条件的个体自由的保卫与追求,却可以很顺平自然地导 验直正的群体自由。何以故呢? 因为任何集体都是在许多个体的共同要求 下产生的,群体自由只是个体自由的外壳。这二者的关系既明,我们便不应 再相心个体自由会毁灭群体自由了。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以往历史上从来 没有个体自由妨害群体自由的事情发生吗?"我们可以说,直正的个体自由 县绝不会如此的,有之,便是极端个人主义;而极端个人主义不仅不足个人 自由,倒恰恰是个人自由的敌人。由此可见,个人自由的遭到损害实是群体 自由被侵犯的根源 那么,即使为了恭取群体自由,我们又怎能不用全力来 促 D 并追求个体自由呢?

讨论过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一般关系之后,依据罗索在《什么是自由》一文中所指示的另一种自由的分类法,我们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特殊范畴的自由。关于这些各种各类的自由被此之间的关系,我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新探》中曾略略提及,此处智不必管,等待后面谈到自由的实现时再一并加以检讨。这里所要指出的乃是这些自由和个体自由之间究竟存在者答样一种联系。据我仔细思考的结果,这些自由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向社会各面推演出来的。譬如说政治自由,并不是政治制度本身的自由,而是政治制度可以保障在它下面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即个人(成人)享有

选择政府的自由,而不受任何条件加快划 身份 财产签的限制 经溶自由 与文化自由亦复加县,前老松个体的"免干罐乡"的基本保险,后老指个体里 想,言论、出版等创造活动的不受束缚。 离开了个体,这些特殊抗酷的自由 便都失去了意义。通常我们所说的"个体自由"事家上已把这一切自由都包 含在内了,而"群体自由"一词则是用来形容由具有这种个体自由的众多个 人所共同组成的社群的基本性格。由这种种分析中,我们显然不难看出,在 尼士音》上的盲自由, 尽管可以作各种方式的分类, 其本身却甚强然一整 体, 贯彻在整个民主社会中的每一面。群体, 个体, 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项 自由都统一于这一直自由的精神之下,并无本质上的矛盾与神容可言。我 在太县中所一再使用的"社会自由"便县统摄了实际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自 由的自由軟体 (整補自由并不包括在由)问题谈到议里,读者们便会了解 本文所以强调个体自由的立论何在了;过去极端个人主义者讲个体自由,其 错误乃在下押它领立了起来。以效品得缺乏坚固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虽亦 同样注重个体自由, 然而却是从个体与其各种交错的社会关系上着腿的, 因 此这种个体自由便不至于有过度偏向发展的毛病,而可以照顾到社会关系 的各方面。如果以往个体自由本身确曾有过弊端的话,其弊端也只应由"极 端个人主义"来负责,我们并不能据此否定个体自由的全部价值。尤以自由 导源于个体这一事实, 使得我们更无法不从一种新的意义上重新阐释个体 自由的本质,以对抗任何对于社会自由的含义的曲解。

以上的辩论旨在环绕奢个体自由来发搁社会自由的内涵。由于篇幅所限,有些细枝末节都未加研讨。然而社会自由毕竟不是个体自由所能完全代养的。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呢?我们也不能不有所交代。但在未涉及社会自由的其他含义以前,我愿意先检讨一下社会自由的如何求取实现的问题。因为只有从实践中我们才能看到社会自由的全面展开,仅仅空谈这能解举的自由是无法非混石思想的该者问情的。

自由的实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之所系,绝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完全解说得清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诉诸以往的经验——从历史进程中追溯自由理想如何逐新走向社会化的途径。

从历史上看,特别自法国革命以降的西方近代史表现出人类一种不惜 牺牲任何代价以追求自由的精神。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自由的实现的 第一个条件便是人为的努力。自由绝不能是被赐予的,所赐予的只能是特权,而且还限于极少数上层阶级人上,如中占的贵族与封建主。自由也不能自然获致。一般人民的自由多一分,统治者的权力也就随之减少一分,而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最开明的统治阶层也不会自动地放弃或让出他们的权力,除非在人民群力的压迫与威胁之下。所以自由的任何增添都必然是人民争取的结果。接着我们要问;自由又是如何争取来的呢? 就过去的经验来说,乃是无数觉醒了的个人,团结成一强大的战斗群体,用共同的实际行动争取得来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觉醒了的个人"一点,争取自由的意念最初系发源于个人,必符全体或大多数被压迫的个人都有了这种要求自由的觉悟时,争取自由的社会才能展开。从争取自由发端于个体这一事实来看,我们便无法不承认个体自由在社会自由中的首要件。而另一方面,那体自由自对工个体自由的体在关系也更漂整物感感出来了!

余英时文集。第六

但基当人们仅仅有着争取自由的意念与行动时,社会自由的实现才不过走了第一步。社会自由不能单独地带主观条件而存在,它必须另有其客观因素的基础。占代的奴隶叛变,中占的农民革命,所以不能成功或成功后立即变质,主要原因便是缺乏保障社会自由实现的客观条件。如何在现实社会中保障个体自由呢,我们找到了近代的民主制度。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社会自由的实现,实际上便是自由精神的制度化。自由精神的制度化。自由精神的制度化。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化可以牵涉到整个民主制度。但是我们无法讨论得如此广泛,只能把问题的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因此我愿意从群体与个体两方面来探讨自由实现的途径。在群众方面,我们自由实现的发生存在于权力的形态,质言之,集权制度必然摧毁自由,而分权制度则是自由的保证。在个体方面,我们认为自由的实现决定于权利制度的建立。

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制度与理论虽然都是近代的产物,但权力却 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便为人们所一再讨论过的问题。罗素在其《权力》 (Power) - 书的最后一章中,开头便引了《论语》"青政猛于虎"的一段话,说 明权力问题的占远起源。如何控制权力,使不致流于滥用,罗京在此肯定了 民主政治的作用与价值。他认为早在希腊时代,民主政体便已企图限制滥 用权力,可惜民主本身失败了,以致未能收效。近代民主,据罗氏的意见,是 对于控制权力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虽然并不是十全十类的办法。 我们都知道,英国是社会自由发展视最早的近代民主国家,而同时英国但是分权制度与理论产生得最早的国家。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密切。英国的分权制度早在13 世纪初年即已具端倪、1213 年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及由此而产生的大宪章运动便为近代英国分权制度开了先河。当1265 年大议会改为两院制的国会时,立法权已正式与行政权分开了。至于分权理由,一般人只知是法智孟德斯鸠的别见,其实早化.17 世纪时英国政治哲学家哈灵顿已经提出"分权"为他所称的"半等共和政体"(Equal Commonwealth)中结构原则之一;而洛克亦复承认人民的立法权力在于建立最高的立法机关。当然,真正把分权与自由的关系一语道破的还得要数金德斯鸠、孟氏之所以鼓吹分权理论,乃是因为他居留英国期间对英国政战作深刻观察的结果。他在其法意》(Spirtt of the Lates)名善中,把英国的政治自由完全则功于立法、行政、司法、行政、司法、权的分立与相互牵制。他根据这个事实而建立起制定自由宪法的理论根据,其影响之于美法两国的权利宜自有生态。

会英时文集。第六日

虽然,分权对于社会自由的保险已经孟德斯鸠指出,但是这两者何以会 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我们存此不能不略加探讨。前面我们已从事定上 看到分权与自由的依存关系。现在我们愿意反过来说明。集权制度何以会 侵害社会自由。关于权力的根源,我们不取尼采之流的哲学家所谓人有爱 好权力的天性的说法。权力无疑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维持社会存在所 必须的条件,因此它本身便无所谓好坏,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至少从以往 的历史看,权力如果集中在一个独裁者或一个党派之手,则一定发生滥用权 力的现象,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控制权力了。汤姆逊告诉我 们:"权力只能被其他形态的权力所抵消、所限制、所推动,这实在是政治学 中的常识。"(拙译《平等》,85页)而集权制度则正是集一切社会权力于一身。 执政的人既具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社会自由当然就毫无保障了。 在集权制度下,如果还有少数人享有"自由"的话,那最多也不讨甚统治者瞩 予的特权而已! 分权与集权的最大不同便在这里:分权是把社会权力依据 其性质(如立法、行政、司法等)划分成各种独立的范围,使各种权力得因"牵 制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的作用而减少其被滥用的可能性。社会自由 便是在这种相互牵制与平衡的分权制度的网络中,巩固地建立起的! 因此 汤姆逊在其《平等》中坚持民主社会必须是分权社会的原则、他指出,"民主政府的基本问题乃是将社会行动和政府权力的范围,审慎地划分清楚,以适于独立自主的专家处理他分内的事务,并确定人民在某些地方能够适当地独特异见。"(28 页)这几句话道破了分权与社会自由关系的真谛。据汤氏的意见,分权是和法治(reign of law)分不开的,这二者其至可以说是一件事。同时他起引了一位德国人对于法治的观察,"法治给政治权力打了一个折扣。它牵制了野心政客对于权力的争取与使用。他的行答越恣肆冒险,他所受到的牵制也越显著……法律平衡了一个国家中许多争夺最高权力的社会势力。"从上述的法治(亦即分权)的作用来看,我们已不难进一层了懈它保脏自由的内在根据之所在了。

食花竹文集、銀六日

关于分权制度,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不能只重形式。传统的分权,如所谓行政、立法、司法的... 权分立,其实乃是形式上的分立;仅仅有此分权的形式依然无法保障社会自由的存在。这是近来极权国家兴起后给予我们的重要数训之一。法两斯、纳粹国家、同样可以具备形式上的分权制度,而不致影响集权的本质。如果我们仅仅持着形式上的分权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中的人民是否享有自由,那就不免要驴头对不上马嘴了。并且,过去的分权主要只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划分,行政、立法、司法等都可包括在广义的政社主要只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划分,行政、立法、司法等都可包括在广义的政治范围之内。这只能称之为"脱商政治"(Taking out of Politics)的运动。认真讲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分权,一方面是要将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种主要权力划分开,使不致全部集中于统治者之手,有如极权政体之作为,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特殊范围之内(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还须作一方层是必要的权力划分。只有这样一种贯彻上下的分权制度才真正能供给社会自由以最可靠的基础。

现在我们再谈谈权利制度与个体自由的一般关系。个体自由与权利的 关系远较社会自由与分权制度的关系容易了解,而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 两者几乎便是一回事。我在本书第五章讨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时,将要涉 及自由、平等与人权三个概念的配合与协调,这里不想多说。这里所要讨论 的主要只有两点:一是个体自由与人权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一是权利制度 何以为实现个体自由所必需。我首先要辩明的是,自由与人权虽然和规定 社会上常常父织在一起,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合一的(identical),但他们绝

有丧失的危险。

这现在止,我在上面所讨论的社会自由及其实现,都是偏重于个体自由 的。这很可能给读者们一个误会,以为我仍然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样,把 社会自由的范围死死地局限于个人自由之内。因此我愿意在最后这一节中,极过个人自由以外的社会自由。

旧有的"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备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来的空隙",也随时

虽然群体是由无数个人共同构成的,但是群体本身依然是一种超越个

人的发现存在。而且从我们上面所应复讨论的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最败个体 自由的事实来看,社会自由也显然应须摄着群体自由的音》 过去我们所 遗避休台山大抵县指着民族国家不受他国侵略与压迫的自由,这种自由日 左左手国家民族的告难之孙,坚时们采用不下 因之 她的奇义县处左的与 酒极的。其实社会继体还应其一种内在的和极自由。这基随时随他都存在 的,而且它的存在还是国家民族不受他人侵犯的根本保证,也是个体自由很 以话当她讲展的先决条件。在这里,我是指着社会结构的自由而言的。这 提一个新的社会自由的概念、一向没有人明白橄堪出过。近代民主制度,在 粉端制度的过程之下,特别息虫,种"长干炸党,每干应企"的重大缺占。这 呢? 因为传统的民主社会虽然在保险个体自由方面有了重大的声说,而在 如何求改社会结构本身的自由方面却很少讲展。 直到最近几十年,英美各 国才逐渐注意到这一方面自由的重要性。关于此点,我们必须与前面所讨 论的分权制度联结起来。近代民主社会的分权制度产生了一种不自觉的弊 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的分端发展过于孤立与分散,以致缺乏一种 社局精神来维持它们之间的协调与相互照应、因此当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 过度发展之际,民主政治资未能及时加以补救,终至造成社会结构的内在冲 突,为极权主义的兴起尽了开路之功。

所谓社会结构的自由, 意思是社会有着内在的调和. 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力量是均衡发展的, 不至于有畸形现象发生, 使此社会格于半身不遂的掩 族状念。换言之, 即社会结构的本身配搭得很和谐, 可以随时随地作及活的 运用。但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自由与极权制度下的万能政府是不能相提并论 的, 尽管它在运用灵活上足以抗衡极权制度。它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 前者是分极的, 而后者则是集权的。因此, 前者对外可以保 已国家民族的自由 不受损害, 对内可以防止任何一部分内在力量(如过去的资本主义)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性, 并在这种基础上促进个体自由的适当发展; 而后者恰恰相反; 它对外不是侵略便是屈辱(此依闰力强弱而决定). 对内则不惜用一切方法刺布个体的自由。此一社会结构自由的概念建筑在"物体社会"的基础之。所谓社会整体,即是说一个社会决不允许有内在的矛盾与冲爽存在, 否则此社会必将解体。由于社会是整体性的, 所以它必须具备一种更高的统

摄力量以指导各方面的分端发展。这一更高的统摄力量便是社会结构的自由。我们深信,民主社会如果要有更远大的前途必须在这一方面多努力;而我们中国在未来民主自由社会制度建立时,也不能忽视这一方面自由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重瞬西方的覆辙,才可以真正在文化上"迎头舒干"他人!

第三章 平等概念的检讨

在民主思想所涵摄的许多概念中。"平等"可以说是被人误解得最多,含义最不清晰的一个。尤其是在中国,这一概念在开始传布过来时便没有得到介绍者与接受者的严肃与虑。到了今天,其流弊所及,我们已经看得根清楚,从某一方面说。也未尝不是人们误解平等的真义的结果。但是人们似乎并不能因为错误所招致的后果而对错误的本身加以反省,因之。平等概念的真正含义究竟如何,至今仍然不曾获得根本的遗清。我这章便企图从平等思想的本源处,对这一概念作制步的分析。

"平等",词并非中国思想史上所固有的、最初使用这个名词的乃是佛家,佛家所说的方法平等与我们近代了解的平等,其含义完全不同。我们近代所通常使用的平等。词乃是类文 equality 的译名。在西方、平等思想渊馥极早。纪元前 E世纪希腊悲剧诗人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已有"人的自然律 是平等"(Man's Law of Nature is Equality)的诗句。其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 氏虽不赞成平等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中讨论平等的地方则依然很多。我们颇不难由此窥见平等这一概念在而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西方最早提倡平等理论的是禁欲主义的斯多葛派,斯多葛派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为人具有一种与一切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性。人是有理性的认

人类这一基本的相同点掩盖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异。这便是斯多葛深的平等理论所赖以建立的根本依据。罗马哲人西塞罗也根据"正义的理性" (Right Reason)的永恒法则,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至于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的事实,在西塞罗看来,则都是人为的一是由错误,坏习惯以及虚妄的见解等造成的。这种建筑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平等观,和我们早期的儒家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儒家说人人肯可以为光舜,孟子更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其意义也都在指出人在某种独特的内在条位上是平衡的

欧洲中占时代的社会状况简直是对于古代的平等理想的一种极尖锐的 讽刺。封建的社会体制固然是不平等的高度表现。而教会之内的森严的教 阶制度(hierarchy)也显然违反了基督教原始的平等精神。在此澳长而黑暗 的历史进程中、平等理想未曾能获得新的进展;直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 后,我们才看到古代平等观念的复活与发扬。宗教革命是一种反抗权威的 运动。同时也是反抗特权与不平等的运动。它强调个人的理性与良知,因 之,自然便问到了古代的人在内在理性上都是平等的旧原则上去了。自此 以降,但导平等理论者遂代有其人,而大抵都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说法、塞 布斯在甚名著 Levuathan 的第十三章中曾认为人在体力与脑力两方面都是 很平等的、纵使有差异存乎其间也是微不足道。所以人类的自然平等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毋宁是一种事实。洛克的平等观便比据布斯撒进得多。他
力而肯定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与平等,另一方面却根据这种自然的平等更进一步地要求人类在社会上的平等。他在 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一书中曾说:"如上所述,人既是生而自由、平等与独立的,那么如果不经过他自己的同意,任何人的这种境界也不能被剥夺,而求属于另政治的权力之下。"法哲卢梭虽然在其《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中开宗明义便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他却到处都在锁链之中。"然而卢梭所最为專禁的,据罗素的分析,并不是自由,而是平等。(见罗素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的十九章)为了保持平等的存在,他甚至不惜牺牲自由。在他另 篇著名的论文 《论人类不平等的表版》(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ankind)中,卢梭强调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是平等的,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不平等则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他说得很有趣:"人类本来是善的,是制度使人夸乐了。"

平等的理想,经讨近代民主思想家这一番发挥,终于普遍地在人们的心 斗勒起了"人具生而平等的"查证 当然, 促成近代平等观念的兴起的, 并不 止于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努力,宗教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凝成都曾在事实上助 长了平等现金的发展。尼萨国家的凝成首先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于是 给一的国家性的法律滋得逐渐代替混乱的封律法律。这样,人民一天一天 她变成了国王而前的平等属民,而同时,也日益取得了法律而前的平等身 份。罗马时代的法律平等的观念终于再度成为人类的崇高的理想。到了 差, 法革命时代, 平等已被人们看作县天赋人权的一种; 姜国的《独立宣音》 与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曾明白地宣布了议一点。可是奇怪得很,尽管平等 的调相曾经为人们所珍贵,但从近代史的全程上着限,最初对人类具有最大 的号召力的却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法国革命中的三个口号——自由,平 等, 博爱 绝不会出于一种偶然的排列, 而实说明了一种一定的次序。分 开来看,平等的确也是近代人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当我们把平等的 概念配合到民主理想的全量中去观察的时候、特别是在自由的概念对照之 下,它易然是被我们讨分忽视了。这一忽视最初似乎并不严重,但逐渐地, 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它却借着经济平等的要求而爆发为一种最严重的时

代问题 ——一个至今还没有获得完满解决的问题。布莱 f:(Lord Bryce)在 其名著《近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中曾说:"平等的概念乃是产生民 主理论的最主要因素,而民主制度所犯的错误。也一半由于人们对此一观念 的误解而起。"是的,我们的确一直在误解者平等。并且,我们对平等的误解 还不止一端,而是多方面的。因之,如果我们要认清它的庐山真面目,首先 便不能不从反面功夫做起,把蒙在平等真义上面的误解的外衣一层层地剥 土、这样,到新到静后,我们自然便会接触到间端的核心了。

还是让我们从问题本源处开始我们的分析吧! 今天我们一提到平等两 个字,脑海中本能够便浮起了"人是生而平等"的汶甸名言。人穷音是不是 生而平等的呢? 这个问题不能就这样让传统的信仰给我们决定,我们还得 通过自己的理性来思考一番。"人是生而平等的",这句话本身的含义便很 含混。这里所谓的平等是指着什么而言的呢? 是智力的平等吗? 是体力的 平等吗? 甚性格的一致吗? 我相,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我们怎样爱好平等, 也无法作肯定的答案。人类在未进入文明社会以前的自然状态究竟如何。 我们并不能知道得很清楚。近代思想家如霜布斯、卢梭之流、把自然状态描 绘成一幅自由而平等的乐园,其实完全是出于臆想。因之,他们所强调的自 然平等也显然缺乏坚强的根据。早在 17 世纪时, 帶尔默(Sir Kohert Filmer)已认为人类最初并不是平等相外的。根据他在当时的人类学的研究。 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像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的,可是也是自然不平等 的。"及至法尔文的进化论出,强调同类中分子的先天差异的事实,自然平等。 的说法更显得立足不牢,摇摇欲坠了。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人是生而平等的, 那我们便只有问到斯多莫派的平等原则上去,在理性而前的平等;或者如西 塞罗所说的,人都有分辨善恶县非的能力,因之也就是平等的。然而我们试 作更容。尼的推模,即使人类议一点自然平等获得了肯定。它又能否成为我 们要求社会平等的充分的理由呢? 这其间显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所以 分析到最后,我们殊不难看出;"人是生而平等的"这句名言虽是以而且也确 会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鼓舞我们追求平等理想的意志,但在理性的面前它 却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事实上我竟发现,我们通常所谓"人是生而平等的", 其本意实在是说:人在社会上应该是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便 说:"全人类都是生而平等的,他们具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法国《人权宜

言》也同样宜称道:"在权利上,人是生而自由并且平等的。"1793 年的法国宪法复肯定"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并且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信念。因此(古代法律)(Ancient Law)的著者梅茵(Sir Henry Maine)才明白地指出,当罗马法律者说"是平等的"时,他们的真正意思也确是说。"人是平等的"。但近代民法学者所谓的"凡人那是平等的",其真意却是说:"凡人应该是平等的"。

对于自然平等的分析很自然做使我们的讨论进入了社会平等的范畴。 但平等的概念。日运用到社会上来,问题的性质也就更加复杂化了。关于 人在社会上应该具平等的一点。我相信在原则上会无已经没有人会加以反 对 候而人们穿出或取乍样一种社会的平等呢? 这里却发生了深刻的分 防 在未洗及这些分歧之前。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那就是 平等并不必然县属于民主的裁瞒之内的。我们对于平等概念的了解通常总 县通过近代民主的观点的。诚然,平等在近代确县民主的基本概念之一,但 我们并不能忘记,平等的理想与实际都有其独特的古远起源,英人汤姆生 (David Thomson)在 1949 在所写的 -- 本《平等》中便曾告诉我们,"人类平等 强相……在起源上是与天赋人权及自然律的观念分不开的,是人与自然及 上帝的一般哲学中固有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可行的理想,近在我们今 日所了解的民主理想尚未出现之前,平等便早已存在于欧洲文明之中了。" 同时、整杏(D. G. Ritchie)在他的《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里質給我们 揭发了,顶面要的中宝,"苹笺的理相县占代社会不平等的遗传;它是一个 唐族思想 这个贵族制度或阶级,在某些方面,为了某些目的,相互承认 彼此的平等,而同时他们比国内其余的人或其余的人类为优越。平等概念 县从特权的概念中生长出来的。"从古代起源上说, 平等理想的独立性是比 较容易获得我们的承认的,然而在近代平等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却使我 们感到相当的困祸。据我个人的了解,平等在近代所发生的歧义远较古代 为多。我们如果认真地加以分析,则近代的平等理论至少应该分为两大系 统: 是民主体系中的平等思想:一是非民主体系中的平等观念。现在让我 试着分别地加以讨论。

为了使问题濟晰起见,第一步我们且从非民主体系中的平等观念说起。 因为只有把一个观念所深生的种种歧义消除之后,我们才能像拨云雾而见 寄玉。样抽着清朴和今的木质 近代非昆士那一系列的平等用相我们可以 数之为绝对的 却越的平等现一定有时表现为平等上义的平等。有时则表现 为"拘平"(levelling)的平等,但于论它穿着什么外在电视,它的编对而和辅 的转后扣并不因之而消失 所谓绝对而相秘的平等意思就是说,平等县... 种超越 。切其他塑料的绝对价值,而同时,它又是否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差 导(自然的与社会的), 范围不同的越来划二的方式变对待一切不同的个体 的 这样。确果您的理相应近代历史上整衡起了一系列美久的革命运动。 加 17 世纪由叶蓝园的均平主义者(Levellers), 18 世纪末法园的巴贝甫主义 老(Bahanyists, III Bahanf 所领导的基金派),以及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皆是。 这些运动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历史背景虽然各异,但其间却存在着一种最 根本相同的帧片,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经济平等"为基本的理论根据的。因 此汤强生告诉我们,"平等主义已广泛地与经济平等的要求相关联着,而经 济平等的要求又接着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联系起来。"在这里,经 济平等即使不县平等之全,至少也被看作是一切其他平等的基础。离开了 经济平等值没有直平等以至直自由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观念。而 经济平等这一概念的本身却又不曾获得人们的严肃考虑,因之,它的含义也 显得非常含混。尽管各种经济平等的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可是它们的 最终极的理想却是一致的,消灭人们在财富上的差异。豪无问题,这是一种 绝对的平等。这种平等理论基本上假定了一种社会理, 那就是经济是社会 的倡育室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近来批评唯物史观者已说得很多,不必费词。这里让我们对此机械而绝对的平等理论的本身加以分析, 春它是否可以成立。前面我已指出,人并不是生而平等的。反之,倒毋宁是生而不平等的。在自然的不平等的基本之上要求物质的;主要亦是自然的,绝对平等根本便是一种自相矛盾。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想象了一种绝功物质平等的存在,孟子在反对许行的经济平等主义时曾说就几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善,或相仟百。或相下万,斤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平等显然性。同时,这种具有独立性的个体又是不断发展的。试想在这种种情形之下,许多不同的个体怎么会自然地变成绝对的平等或完全相同呢?如果自

然的发展不能获取绝对的平等,那么剩下来的便只有采取强制的方式一条 路了。但是谁来执行这种强制呢?基督教抬出了上帝,上帝越超人类而高 高在上,因之,可以齐万物,使一切不平等皆化为乌有。这种绝对平等在宗 教上虽可以说得通,而且也无甚害处,可是到了现实社会上却发生了严重的 问题。近代的均平主义者并不相信有上帝,更无意将社会的不平等交给上 帝去发痛。他们要诉诸社会的方法。在社会上许多个体之间谁配取上帝的 地位而代之呢?这问题一直揭露着他们,使得他们的崇高理想失去了空间 的凭借。绝对而机械的平等理论在这里实已达到了它的自我否定。可是这 套理论并不会因为进了死基而毅然回头,反之,它的精神在一种新形态之下 智有「單进一步的发展。

会英町交集、銀六十

民主理论家培思(Tom Paine)在其《人权》(Rights of Man)的名著中早就看到了这种平等主义的危险,他及时地警告我们说:"我们曾听到人们把'人权'称之为'均平'的制度。但是真正用得上'均平'这个字的唯一制度乃是世袭的君主专制。"可是在当时非会相信这种情谈的平等观念竟会导致新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产生呢?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绝对而机械的平等主义便不再为民主主义者所称道了,人们开始了解:"若不把平等排展到绝对平等或一致的程度时,它仍不失为一个积极而可行的政治理想。……绝对抽象的平等。如果能够实现,甚或太认真地求其实现的话,都会像绝对自由一样的,非能文化和文明干燥火。"(扬始生, Equality)

我已说了不少关于近代非民主系列的平等的理论与实际的话,现在让我们反过来对民主体系中的平等观念加以检讨。近代民主的平等理想,远 疾罗马以降的正统理论而来的,其中心观念只有一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近代民主理论最初肯定了人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在这些权利上,令人类完全是平等的。法律的功能便在于保障这种天赋的人权。所以,归根结底,近代的法律平等实际上和占罗马时代的观念已迥然有别,它实已越摄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在内。可是正如"人是生而平等的"观念一样,天赋人权的战法同样是虚妄。历史已告诉我们,从以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自它奋斗得来的。人权需要靠法律的保障,而法律的本身却又不是一种具体的奇斗得来的。人权需要都法律的保障,而法律的本身却又不是一种具体的有。而是一种抽象的原则,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而是一种神秘的规范。

也许有人会说,平等不能同时作多端的发展,它必须从法律范畴中逐渐 向其他方面移植。从近代历史的趋势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无根据。但 加县我们告讲一层加以推究,则平等精神最初出现在法律方面实县历史的 偶然,而非必然。平等既和自由一样同是民主的基本精神之一,照理它也应 该在一开始时便光辉四射、照遍人间的。因之,它之所以局促于一隅,显然 不能不伸人怀疑到近代平等的根本精神有值得我们予以重新考虑的地方。 关于近代平等的缺点,我在上面的反复讨论中已无形地指点了出来。我们 最初县勿视了平等在整个民主理想中所应有的地位,由于这一忽视,终于产 生了两种相反的后果:一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机械而绝对的平等主义的平等; 另一则是刚刚分析讨的那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狭隘的平等观念。这二者 恰恰一县讨之,一县不及。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两种极端相反的平等却都导 源于同一原因,平等精神在民主体系中没有得到活当的安排,因之,也就未 能和其他的民主概念,尤其是自由获致协调。美国民主理论家琼斯在其 1945 年所写的 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 · 书中说道:"即使作为一 种理想,平等也被人们看作是争辩较多的问题,当然它的实现是更难了。以 平等为一种有效的理想的说法,事实上不能不有若干保留。人们通常都认 为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主要矛盾。而人们对有一点意见尤其一致, 那就是说,根据某种解释,或许只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意义上,平等才 是民主信仰中所固有的'部分。"琼斯这一番语不仅可以佐证我在上面关于 近代民主系统中的平等观念的分析,并且还指示了平等与自由相冲突的思 想在正代是如何普遍。因之,我们必须进而解开这两大民主的基本概念之 同的纠结,而后我们对平等的真义始能有更真切的认识,而同时,也可以对 于尼上咖啡在近代中上所差要的曲折的发展所现在一世较全满的了解。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容音怎样呢?这里我们得从头枪讨一番。首先我们 承认,自由与平等同县属于民主范畴之内时,因而也都不是绝对的价值。当 然,这并不是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与平等;但绝对的自由与平等却不是民主 的,不但不是民主的,而且还是反民主的。我们前面已分析过,绝对的平等 乃具近代规拟主义的一部分根源, 最后还必然会发展到否定平等原则的墙 他 同样他, 绝对的自由也是促使近代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 而终于消灭了整个社会的自由的总量,使自由的光辉且趋黯渗。因之,自由 与平等加型成为绝对的事体时,这一多确是相冲容的,对立的,不仅此也, 编辑的自由与平等和尼主的自由与平等之间也是永远矛盾的。琼斯说得 好,"自由与平签县不县相互推斥与矛盾的, 显然得由人们对这两个名词的 解释来决定。我们已指出,自由与平等的概念的任何正确解释,不但远非冲 室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汤姆生也说:"不独自由可以为平等之补充。同时 任何,种形态的平等也都可以为任,种其他形式的平等之补充。只有物质 平等而没有对精神平等的尊重便会走入专制的陷阱。"又说:"那种要牺牲政 治自由或耐治平等才能获效的经济平等,并不是在民主范畴内所能获致的; 而那种典否定社会业等与政治业等的经济自由,在民主社会中也需要重新 考虑并予以限制。"这话对于近代文明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而之论。自由与平 等之所以一向被我们看作是两个相互冲突、不可得兼的理想,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在观念上把它们绝对化了。如果我们透过民主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则 这二者必然会是协调的。何以故呢?我们若要从正面答复这个问题无疑要 费很长的话,而且还不易为人们所了解。但是从反面看,理由却极其简单、 实际而又潜断,那就是自由如果失去了半等的限制与平衡,便会走上绝对的 自由主义之路,反之,平等如果失去了自由的限制与平衡,也同样会走上绝 对的平等主义之路,近代历史的发展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早期

经济上的无限制的自由被任士义使得剧剧从身份不平等中解放出来的而言 封建社会,复志向新的财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丰 而后期社会主义 多在经济平等的更求之下所激起的极权运动, 却V要重新剥夺人民在反专 制的民主革命中所争取到的政治文化自由。近百余年来。民主一直都处在 惊涛骇浪之中,随时有糟舟的危险。但民主的危机虽多表现在经济方面,何 厢的症结则易恢察藏在近代文眼精油之中 我们不能相象平等只是一个经 济周顺,正加我们于从相信平衡目县一个法律同顺一样 事实上,经济不平 第与政治不自由都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影响着的,不过某一方面表现很 特别品著而已。经济讨废的不平等。政治文化固然不会有充分的自由:政治 さひた不自由で、剛经済平等也見能具一句骗人的容活。 如果我们不愿从 维纳这的现在上去解释近代中的曲线发展,那么我们便不能不受认民主的 危机宽县由于它的内在精神的不健全所致。所谓民主精神的不健全, 意思 就是说自由与更篡议两大理相来能在民主体系中求得协调。最初我们讨分 注電了自由,稍后關係枉付正面讨分報调了平等。我们根本不了解,牺牲了 自由的平等或牺牲了平等的自由同样县没有民主意义可言的。因此,历来 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从莫尔(Sir Thomas Moore) 以降, 固然都是从经济平等 的观点上批判传统的民主体制。而19世纪以降的民主理论家从托点维尔到 哈那市也只是站在政治文化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藏于一曲 而暗干大理的做法使得双方各走极端,而自由与平等在民主系统中的调和 与发展亦意因之受到了阻碍。

然则自由与平等到底该取得怎样一种平衡呢?我自己一时还不能有具体的答案。不过可以说的是,这二者必须是有机的配合与融会。而无从作机械的加成减。自由所根据的乃是人的不同的。也就是个人性的那一而;而平等刚建筑在人的相同的,也就是社会性的基础之上。而近代民主却正是要在社会与个人之间觅取一种最恰到好处的协调。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自由与平等两大理想是似相反而实相成的吗?但想斯在他的 Political Ideals 中说得最好,作为一种观念,民主不是一个相同人的社会,而是一个平等人的社会。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体中完整而不可代替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每一个人的贡献在价值上并不平等。但每一个有贡献的人却都同样是共同生活所由产生的泉源。因之,从民主的角度上看,不仅真正的自由包括了平

等的原则,真正的平等也同样補擬了自由的意义。所以陶奈(Tawney)教授 在他的 Equality 的名著里,对于平等的讨论获得下面一段精彩的结论:"人 类的天赋才能原有很深刻的区别,而文明社会的特征则是首在消灭测源于 社会组织本身,而非渊源于个人差异的种种不平等;盡个人的差异乃是社会 能力的泉源,如果社会的不平等实际上得以尽量减少,个人的差异且将更易 于成熟并获得表现。"这也就是说,平等理想的实现倒使得自由力量的发挥 斯为印解则!

第四章 平等的社会含义

在前。除中,我们对平等作了一番纯概念性的检讨,现在我们要从社会结构上探讨平等的实际含义。平等之所以成为一种理想,显然是因为社会上的严重的不平等情形的存在。西方有一句老话; 夏娃纺织亚当耕, 原始何曾有 土 绅? (When Adam delved and Eve span, who was then the gentleman?) 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乃是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发生的。尽管在"自然状态"中已经有智力、体力上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却没有引起当时人类的自觉意识,因而也就不能在本篇讨论的范围之内。本篇所要读的,正如"社会自由及其实现"一篇的上背一样,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所发生的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

早在两千年前,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即已指出不平等乃是革命与祸乱的根据,这一论据复为近代历史所证实。在美法革命以来的早期民主运动中,平等的观念已包含在自由之中,人们争取自由亦即所以争取平等。但是由于早期民主革命中人们过于重视自由而比较忽略了平等的地位,多数人民要求平等的愿望终不能为自由所满足,相反地,正因为自由的发展未能与平等规程向行的均衡与协调,这种"自由"最后竟然至于妨害了平等规划的充分实现。于是形形色色以平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运动遂应时而生。自

与平等各走楼端所发生的恶劣后果,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毋须问费,下一章我们论及二者的关系时当另有交代。我在"民主革命论"的第七章(论社会革命)中普说,"人们怎样才算是平等呢?传统的看法是把这一问题的新结归之于社会阶级。显然,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历史与社会知识,顾名思义亦切购阶级一词的本身便涵摄了不平等的意义。"我始终认定阶级问题是平等问题的解题所在,前者赋予后者以社会的含义。

食笑財文集。第六日

信组我们注音的具, 阶级 划分安音能 不能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冲定? 如 里阶级仅仅音味着经济的美量,而阶级 Ⅴ 易然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那么所 谓平等与不平等当不都应该是经济性的吗? 但是稍有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常 识的人都无法承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都是经济不平等这一结论。至少从近 化而方针合油进中上看,我们就会发现平等牵洗到注律 宗教 政治 教育。 经济以至种族等各种范围,绝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所能够完全包括得尽的。 加里姆根时间先后现察,则近代的平等原则最初表现在法律范畴之内。然后 才逐渐及干宗教、政治、教育各方面,而经济平等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要 录刷还是 18 世纪以后的事、仪此一点已足够伸有理性的人了解经济因素不 能成为划分社会阶级的官正标准。不过为了更深入地认识阶级问题的本 质,我们不妨多作一点分析工作。阶级这个名词在西方原有两个字,一个是 我们常常见到的英文 Class,另一个则是法文 Estate。Class 大体上是指经济 的阶级, Estate 的意义则证比 Class 来得广泛, 它含有社会地位(Stand)的意 照,不能全以经济阶级视之。 过去法国的(Estates General)在中文里虽被译 作"阶级会议"或"三级会议"。事实上乃是由具有三种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 群 - 僧侣、贵族及第三阶层(Third Estate)组成。如以经济因素为唯一的 标准, 剛傅仍与佛薩廣阶屋在经济上的区别甚小, 而第三阶层中却包括了在 经济上差异颇大的中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由此可见 Estate 的含义不止于经 济方面。著名经济学家方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社会主义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 书中曾对阶级作过如下一段精辟的论断: "Estates 过去乃是法 律的制度,而非经济决定的事实。每一个人都生在一个 Estate 里,并且通常 是至死都停留于其中。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具有阶层的身份(Estate Membership),即某一阶层中的一分子的性质。一个人是主人或农民,自由 人或奴隶,她主或农奴,贵族或平民,并不由于他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某种 地位,而是由于他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Estate),"(p. 332)方氏这番话极富 自示作用。

我在《民主基命论》的第七音甲曾经提出了一个新的阶级现点、即主张 把社会阶级划分为加个主要希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与社会的(指目常 生活的狭义社会而言)。站在这样一个广泛的基础上看阶级问题,社会平等 的宝丽就远非一雕而就的事。我把社会阶级作多元的划分,目的便在干使 人们了解到平等问题的复杂性,使人了解在 Class 之外还有 Estate 的存在。 近代初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已远高于没落的封建领主,但是在法律地位上 封建领主则依然高高在上。这一事实是促起诉代"法律而前人人平等"的意 》的内在棉饰, 您纳社会之代替身份社会,可以看作人类社会从不平等到 平等的一个易重要的里程礁。因为中古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阶级制度之被 否定实育味着社会平等的基本障碍已经铲除了。近代社会量亦有阶级之形 武,但已无法律撤位与社会心理上的严重阶级滤淘。中古时代的人,正如方 米塞斯所指出的,一生下她便注定了他一生的阶级身份,但在近代社会里。 这一占已不得严格了,阶级身份可能根据个别的情形而改变。从这些历史 事实的分析中,我们显然又可以引申出两点关于阶级本质的探讨。第一点 县阶级的形式是不是构成社会不平等的因素;第二点是随着第一点而来的。 即如果阶级形式与不平等并无任何关系,则社会不平等真正的根源又在何 か? 现在我们不妨依次加以检讨。

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即有阶级形式的存在,因为社会结构的本身便是立体的,包含了各方面领导与被领导的阶层在内,否则必成为一平铺散漫的平面,这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依照 一般形成社会的"理"来说,领导与接领导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的,不过现实的社会却常常是不合理的,提有领导权的阶层,当社会结构本身未能基本。 之样一来,应该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历史上便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按此所谓形成社会之"理"是指者一种理想的社会构成原则而言的。作者并不承认人类在进人社会之先即已存在着一套先验[A Priori]之理,请该者切勿误会。)这里遂产生了阶层间的利益、地位等不合理的差异。 这些差异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不

平等。我曾说过,"从形式上看,政治上的在朗与在野,经济上财富的实實, 文化上的知识高低。以及社会上的集与雕築差景似亚县自由而被 二度不亦 的 而对此形式 下冷社会加何进来,也都不可能学会消除,那么,育正更等 的社会岂不永远追求不到了吗? 其实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即从 性质上与内容上来现容, 肌可知道, 外在的不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实际上的 不平等。因此, 孙中山先生也以立足占的平等才是真正的社会平等。"(《民主 革命论》。90 页)社会本身的存在决定了外在阶层形式的存在,至少到现在为 正我们还不注相象在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完全消灭这种形式 柏拉网幕见认 为一个国家中应该分为一大阶级。一 劳动阶级, 供人们生活需要。 一 战士 阶级, 促五费工的生产与国家领土。:, 官吏阶级, 管理社会以提高一般福 利 尽管构正的阶级划分大有问题,可是我们已不难窥见阶级形式确基社 全功能分殊所必要的产物。仅从形式上看。古代有贵族与奴毒、中占有封建 主与农奴, 近代亦有资本家与劳工, 阶层的形式并未随着历史演讲而有所改 变。但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社会是进步了,人类不平等的情形是越来越减少 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显然是由于社会阶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 格阶级形式的存在与平等的实际进展比较地加以观察,即可知道阶级形式 并不是构成社会不平等的直正原因。相反地,由于人们是生而不平等的(参 看上一意),与夫社会各部分的功能的差异,不平等的阶级形式倒反而是维 持真正的实际社会平等所必需的。关于这一点,后面当有更详细的讨论。

会是时交集, 第六日

那么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究竟何在呢?这里我们接触到阶级形式而产生的阶级实质。在实质上,自古迄今的阶级区别都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也不只是社会功能上的分殊,在阶级形式之中的确包藏者许多极不合理的不平等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也无法详细列举,但人体上可以包括在一个概念之下,那便是我们所熟悉的"特权"(Privilege)。我们"特到阶级转级"的"特权"的"特权"(Privileged Class)之类的名词;一般地说,特权的确是阶级的不平等的产物。哈特斯業在其(民主政治史)(Short History of Democracy)一书中论及法国人革命的社会状况时曾说道:"什么是依据民主原则而建立起寒的近代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呢?那便是推翻"旧制"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一种剧烈变革。自由与自治的理想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专制君主的权力,而是特权的普遍存在。"我们知道,法国革命时所提出的平等口号主要便是

针对著当时阶级特权而发的。从社会平等的争取必须以消灭阶级特权为先 决条件的事实来看,我们便不难了解特权与真正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了;这两 者可以说是名异而实同的一件事。因此黎奇才对平等与自由的社会起源作 了如下一段分析:"平等的理想是古代社会不平等的遗传;它是一个贵族制 度或阶级在某些方面,为了某些目的,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而同时他们却 自认为他们比国内其余的人为优越。平等的概念是从特权的概念中生长出 来的;自由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两个概念都是贵族和奴隶社会的产儿。正 是两为与属民和奴隶相比较,人们才第一次感到他们是平等而自由的…… 平的概念似乎是一种贵族情感的结果;它是贵族制度经历了一个必然的 计是——而认成自己的否定。"

根据擊民的分析,我们不妨进一步作一番历史观察。我们通常总是说; 奴隶社会比封建社会更不平等,而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状态又远较近代社会为严重。在这一陈述中,我们的真正意思乃是说; 占代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多于中古的封建主,而中占封建主的阶级特权又多于近代资产阶级。由此可见,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平等,或不平等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根本上是以它有无阶级特权或特权的多赛来决定的。因之,反过来看,我们可以说,人类平等理想逐渐实现的历史也就是阶级特权不断被消火的历史。因此鲁司教授才说,"初期的民主不仅争取自由,而且还争取经济平等,因为它。敌国消灭有利于旧的上层封建阶级的种种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害氏亦称。为"旧的封建特权"(old feudal privileges)见 Why Demortacy?)

所潤特权,历史地说,乃是少數得勢的阶級单独地享有某些待遇,而多數无权阶层的人民则被摒除于外,不得分润。举例来说,中古时代的教育便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一般平民则绝难有爱高等教育的机会。陶奈在其《平等》-书中曾经该到过去英国特权教育的情形,他认为英国的学校或大学都象征着少数人的特权与多数人的损失。而英国政府的人员 一国会、文官,最是等地位是外交部门——都是从在特权机构受过教育的特权阶级人上中补充的。再拿美国的政治特权来说。最初政治主要是控制在贵族之手,稍后中产阶级获得了参政权,19世纪中中英国的两次改革,其目的都在废除政治特权(如财产、选区、阶级之类的限制)。到了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工人阶级也非得参政权,每周的政治平等才慎大体上获致了。

从这些具体的特权事保中我们总统看到了社会平等的实际含义 群伙 社会不平等的有实内容乃县阶级特权,那么反对来说,社会平等也能必然和 近代人权制度分系并了 何以故呢?因为近处的人权工具与嫉权相对的 法国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阶级特权,而它的革命宣言则称作《人权宣 宣》,个中组括,不难于此篇图 . 釉权利加思口能为小数人享有叫作钱权。 加里人人都能平等融分润,那便具人权了! 所以社会平等总具音味教权利 上的平等, 惠升权利, 平等便失去了宝际食义, 关于这一占, 历来民主理论 家均有所发挥,我们目略引一一,以见柳槭、瓦尔克《自由的重由》中说,"---个社会由的成员所具有的平等的程度 占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的表现,而权 利则有赖于国家的性质 除非所具有权利都县缔对的,平等才可能县缔对 的 理论上,权利的平等可以有两种形态,一种基权利为每一个体所有的内 在的与共同的性质。 种县所有的人都没有丝毫权利。"又说,"具有实际的 权利才赋予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的平等或不平等以实际的意义,也只有实际 的权利才能决定一个国家,在完全混乱与完全专制的两极间, 获致某种程度 的平等时所占据的地位。"瓦氏在该书论及平等时处处与权利相提并论。他 用乎认为平等... 词除了权利的平等的含义以外, 便没有其他育义可言, 基 A 前朗(Ivor Brown) 在其所養《民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一书里对此也有很好的阐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模 ·样的,因而也就是平等的。但是所有正常的人的确是主张人人平等。当 他们如此主张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主张能力的平等。他们辩称,依据民主原 则,权力县要从少数人手里拿出来分散给多数人的,它必须根据平等的原则 加以分散。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应有一份权利,没有人该有两份。用边沁 的话来说:'每一个人只能算作一个,没有人可以多于一个。'"

马基佛在 The Ramparts We Guard 里则说。"简言之、民主范围内有着 两种并行不悖的平等。一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包括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地 块定政府的权利。这种权利乃是民主的本质所固有的,也依附于形成民主 的结构之中。另一种则是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这种平等 存在于民主的精神之中,而不仅在于形式。"马氏的话,于说明了平等与权利 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之外,复把我们引导到近代社会平等的另一重要含义 机会平等上来了。权利的平等是具体的讲法,机会的平等基抽象的共

法,实际上这两者在概念上尽可以分开,在实践中规无法都立,近代人权的 内容其为主意,而日随着社会的演讲而与日俱增,我们事实上不可能,而且 也不必要 -- 她列举出来。 仅就多, 法两国的革命宣言中所列出的人权项 日本道 - 甘山上墨的权利乃县生命 自由 迫隶幸福 洗米 财产,安全,抵 拉得如您面 悬折联合周昕宣析的人权处约则将人权从政治基础上扩展至 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如社会保险、就业的权利与洗择、劳工组织、义务数 育、公共卫生等。但是尽管这种权利已经明文规定,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侵 暗, 它们只是一些社会条件, 并不是已经依附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 人们若 要相实际享有这些权利, 还得自己主动他夫争取;一个人吊有洗举与被洗举 权,虽有导勤育的权利,而不肯参与洗举或不肯读书,则这些权利对干他依 然是无意义的。因之,对于个人来说,绝大多数的权利(当然有些消极性的 起码权利如生命、安全、自由,平等不在此列)都只是一些可能性而已,所以 我们也不妨称之为机会。在这种奇义上,我们看到了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 的一颗件。(机会平等曾被不少人看作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名词,这是不完 全的,即以19世纪时法国"敞开贤路"[La Carrieve Ouvere Aux Talents]与 華國的"从木层到白宫"「From Log Cabin to White House 之类的流行口号 事道, 其今义师沅非经济上自由竞争的平等机会所能尽的。)

金更好之無, 第六

我们把平等的社会含义落实到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上,问题的讨论便具体得多了,我在上一章对平等概念作纯理论的分析时,曾抬出近代流行的机械而绝对的平等规之错误。平等既不是绝对性的,它当然也就不免得有层次上,程度上的差别了。但是我们得承认一个观念是否正确不能完全由它的逻辑推理来决定,更重要的是领获得实际事例的印证。现在我们服然把平等的社会含义具体地归结为权利与机会的平等,那么我们便得进而检讨这类平等的真实含义如何,看看是否可以证明平等有程度上的不同结论。从事实上看,无论是权利或机会,一般地战虽然都是平等的,但却因社会功能与个人才能的不同面有着具体的差异。瓦尔克认为"平等永远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决定于社会成员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所以和的,它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决定于社会成员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所有的权利"。权利何以必须有程度上的不同呢?瓦氏的解答是一"权利的不平等已涵摄在社会本身的存在之中,因为社会便预先假定了人的不平等,如果所有别男女女在一切方面都是一律平等的话,那么人类便可以取消社

全了。 人类的团结已假定了不同的年龄、健康、体力与能力的人们之近相依 魏与合作的需要 ……不平等的个人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决定了任何社会的 权利都将县不平等的。每一个社会必须运用其社会成员的各种不同的能 有. 图形它能必须根据。釉衡量高下的社会标准来配会过此不同的能力 若要加此,那便得職予一部分特别权利给社会承认的能力优越分子,因为对 这种传越的承认目能用这样的方式出之,那便悬给予能力优越者以特别权 利,而这些权利则是能力低劣的人们所不能享有的。"尼氏的愿意便基说对 干能力较强而所重相的社会任务较大的人们,社会应该有较多的报酬,这种 报酬的具体表现便是权利的多少。此所以一个国家元首与一个普通公务人 品纳久方面待遍都不能相同, 施言之, 他们的权利便具不平衡的。 其实议道 强得容易明白,权利县根据义务 社会服务——而产生的:一个人所负的 寄任命大, 所尽的义务命名, 他的权利当然也俞大, 但这还是指着特殊权利 与一般权利的差显而言的, 定期即使县人人所共同享有的整通权利, 也还县 随着个人才包, 兴趣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差异而分殊的, 同样县受教育、 智与愚所获得的终极成就便有不同。由此可见、尽管权利的本身完全平等。 人们享有此权利的程度依然因人而是

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亦复如此。前面已指出权利与机会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琼斯也告诉我们说:"如果社会是合理的,则人的权利也就是人们可以具有的条件与机会。"琼氏在《迈向民主的社会》一书论机会平等的一节里曾说。"不仅适当数励的必要性证明了某些种类的不平等是正当的,而且适宜于某种活动与某类职业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也无法适用于其他方面。在这一点上,硬性的规则便不能建立起来。 很显然地,高度专门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所要求的条件是无法使人人都获致的,甚至我们也不必要为所有的人求取这些条件。"机会平等的差别也很容易了解,尽管运用大英博物馆的机会赴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但是认真说来也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能真正把据这个机会。 拉斯基在其《政治典志》中也持者同样的意见,他说:"等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有适当的机会。所谓适当的机会并不是说原始机缘完全一致的那种机会平等。人们的天赋便绝不是平等的。"

以上的简单检讨大致已可以证明平等确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不能平 等到整齐划一(Uniformity)的地步。可是我们也得注意,过分强调了平等的 美量得农具引起人们的另一设备, 以为平衡的太身便是不平等。 这样一来 我们高速平等理论的结果竟是社会上许多不会理的不平等状态找到了护身 符,那就完全违反我们这一器讨论的本意了。因之,我们便不能不对社会上 必要的形式的不平等与不合理的实质的不平等加以区别。琼斯说得好:"收 人,财富以及条件的不平等可以继续存在,同时也可以有差正当的存在理 由:问题症结之所在乃是在民主社会中它们需要有正当的理由。这些不平 等的存在必须表现为提高社会福利与增加全体的利益之所需。 它们必须与 真正的平等相符合。"与真正平等相符合的形式不平等容音有没有什么正当 的存在根据呢?这里我愿意从两方面来对此问题加以解答:",是社会的。 社会结构的本身有着高下轻重築功能之不同,此种功能的不平等便决定了 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如马克思都 承认"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相对平等的原则,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 否定社会功能不同决定报酬的不平等的理论吗?另一根据则是个人的.个 人的体力、才智、兴趣均有差异,诚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些自然的 不平等表现到社会上便成为社会功能的不平等。因而具有这些差异的无数 个体也就无法得到平等的待遇。社会功能的不同与个人的差异都是绝对的 存在,无论社会讲步到何种程度,这些不平等的形式都将不可能消灭。从这 - 方面看,我们可以说以往社会的不合理主要乃在于社会功能与个人才能 未能有适当的配合,所以常常充满着"小人当道"、"贤者不在位"的现象。柏 拉图在其《共和国》中早就提倡按照人的本性来分配工作的理想社会,并认 为社会应摒弃身世、财产、地位等外在条件于考虑之外。琼斯曾根据柏拉图 的观念为民主社会中的平等界说如下:"民主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 中,人的天赋能力可以获得适当的安置和自由的发展,而个人亦可得到适合 他本性的位置和工作。一切人为的限制,无论是身世或阶级财富或经济的 需要都当消除或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才是民主社会中平等的真义。"

我们既了解社会形式上的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我们便能够更深人地把 推到社会平等的真义。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不能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写,社 会必须供给每一个人享有权利与获致机会的客观条件。只有可以实际享 用的权利才有价值,也只有可以真正得到的机会才有意义。佛尔顿(J. S. Fulton)与糜理斯(C. R. Morris)在其台著的 In Defence of Democracy - F

中说过,"法律而前的自由,对于不能为自己辩护与根本无法上注踪的人来 说, 县很心右利可言的, 加思不参加基、矮胖的海带桶不够非组出活的却 今,或者加里不可控制的经济势力能够越心地设计一种动人的改善方案。而 为大家所相负不起,因而无法实行时,则所谓投票自由也具毫无用处的"这 悉话 . 针目而抽占出了平等的客源条件的重要性 . 杆占维尔在其《美国的 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的名蓋中,对于初期美国民主作了会面现察 之后,指出它的特征乃是"条件的一般平等"。(按,托氏的话当时是指着经 济条件说的)我相, 个直正理相的民士社会, 加里更在社会更等方面有直 窜的成就,则议种成就便必须而且也只能是"多件的一般平笺" 什么叫作 "条件的一般平等"呢?我愿意借用马基佛的话来加以注解,"所有的人都应 该尽可能独自由发展他们的能力,而内在的优占(Intrinsic merits)也决不应 为不必要的物质路通或社会差别所振桑……(汶种平等原则)需要供给人们 各种社会倾利, 因而可以使每个人依据他的能力;而他自己所选择的转驻 目标。"(以 The Rambarts We Guard) 这种社会制度 日建立之后, 刷 · 方 而既能鼓励个人尽量发挥才能,而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所有的人在立是占 的平等。

秦後时文旗 · 第六日

我们承认形式上的社会不平等之必要,但这种承认并不能成为社会特权的存在根据。拉斯基之所以在政治典范里认为平等的第一个含义便是没有特权的存在。同时复极力抨击世袭制度的不合理,其故即在此。可是我们知道,特权在历史上曾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有因血统关系而产生的特权(资族社会),特权本身尽管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减少,但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未能基本建立起来之能,它总是在这种或者那种形态之下存在者。而特权的存在则又意味着社会上依然有不合理的阶级制度。一般人都知道极权社会中没有自由,其实它也同样没有丝毫平等。在极权制度对照之下,我们无疑应该更坚决地相信,真正的平等只有求之于具有数百年传统的近代民主自由制度之更进一步的发展。舍此而不顾,不仅新的平等无法求至,已有的平等成就亦将一并失的股展。舍此而不顾,不仅新的平等无法求至,已有的平等成就亦将一片。这问题不是文字所能解答,而必须诉诸行动,我们最多只能提供一点原则。因此我愿意信引陶衮教授在其名著平等),书中所说的一段话以为本篇的因此我愿意借引陶衮教授在其名著平等),书中所说的一段话以为本篇的因此我愿意信引陶衮教授在其名著平等),书中所说的一段话以为本篇的

结束:"一个尊重平等价值的社会将给予不同个人之间的性格与智慧的差异一种高限度,而给予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的差异一种低限度。它在 形成其政策与组织时则将设法鼓励前一种差异而中立化和压抑后、种差 异,同时如果不幸有后一种差异的存在,它也得认为强调后一种差异是庸俗 与幼稚的。"

第五章 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探讨

会與时文集。第六日

稍稍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承认近代西方文明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究竟如何?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不同。认识因之便无法一致。但这种矛盾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我在《平等概念的检讨》一章中曾把出这种矛盾根本上乃存在于自由与平等之间。我的看法显然是通过民主观点而产生的。然而仅仅指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深刻具体的分析作支持,则绝不会比一般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有更多的价值。因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是在于寻求正确的答案。答案本身尽可以一时搜索不到,获效答案的线索却必须包含在问题之中。本篇的主旨便是要指陈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究在何处。作者深信,如果我们真正发掘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我们便已找到了解开它的线索。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矛盾及其调和之道。不仅在中国没有人曾经加以彻底的研究。就是在西方一般民主理论的者述中也没有全面地探讨过至少貌作者个人所接触过的书籍说是如此。因此,作者对此问题也只能作初步的提步,以供专家们的参考。

首先我得指出,自由与平等之发生问题,从主观上看,乃是我们对于这 两个概念认识得不够正确所致,因为不仅在一般人心中一向有着重自由轻

平等的偏向, 就具在民主理论家的笔下, 平等也觉被写成一个流转自由为次 要的概念 見百 19 世纪末叶以来, 这种有意识地鄙弃乎签的倾向便已表现 得得朋总 斯蒂基(Sir James Stephen)在1873年所发表的《自由 平等 禮 蜀》(Liberty, Fouglity, Fraternity)一书中便改击自由,平等、惟爱一位。 体之道。他以为自由与平等根本无法并存,而社会制度则应建筑在自然不 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的偏爱是最而易见的。1885 年梅茵在《民治政府》 (Popular Government) · 书里便引用了斯提芬的理论。梅氏著作 V 广 污流 行王姜园,一般保守分子遂深受其影响:他们极力提倡自由重于平等的理 论,认为一国福利新勤者们在自由而已, 络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 《政论集》(Essays on Government, 1889)的导言中便以美国制度县和个体自 由与私人权利相吻合的:他是看到经济自由的利益,而无睹于它的整端。对 干经济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他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根本不理会平等的要求。 他脑子里从来不曾有过自由与平等可以互相均衡的观念。到了19世纪初。 这种偏衡的倾向发展得更可怕了。巴特勒(N. M. Butler)《真假民主》(True and False Democracy。1907) - 书格民主社会中的一切美德羅由之干自由。 而一切罪惡則須由平等来负责。巴氏并断章取义地引用阿克顿批评法国革 命的理论作他的立论的根据,那就是平等的学说为损害自由的最根本的原 因。1925 年哈德莱(Arthur Twining Hadley)出版了他的讲演集 -《自由 与平等之间的冲突》(The Conflict Between Liberty and Equality),重自由 轻平等的思想遂达到了最高潮。根据哈氏的理论,平等代表着落伍民族的 向望:只有自由才是讲步民族的理想。对于当时经济自由所招致的种种弊 塞,他的补救方法不但不是使自由与平等调协,而目还是要增加更多的自 由。(参看 Henry Aronzo Myers, Are Men Equal? Chapter V)

食養財文集・第六日

这种偏衡的民主思想现在仍然很占勢力,作者最近看到一位丹麦教授 鲁司于 1952 年出版的(为什么要民主)《Why Democracy?》一书,其中便仍 然持著同样的兒解。他一则说,"对于民主说,平等并不像自由那样重要"; 再则说,"平等只是一个次要的和具有依附性的民主规念。其主要观念乃是 自由,政治的与个人的自由。更有进者,这种自由是概念人都享有的,而民 主所要求的平等则是自由的平等(equality in freedom)。但自由本身便是一 种目的,平等的要求和仅具有相对的意义,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利益都不应 被剥夺。"马基佛在 The Ramparts We Guard 里也说过。"从压迫与剥削中获得自由的人们并不高举平等的旗帜。如果人们说他们要自由与平等,那么他们对自由的要求便在他们对平等的要求上加了一种限制。"这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所理解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自亦有其一部分根据,但通体而论,我觉得把平等的理想一脚踢开,只抓住一个自由,总不能说是一种偏见。(我说这读并不是由于打构不平的情感作作选,比理由下文有具体的分析。)

我们通常都知道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妨量与冲容,但是这种口头推 虽然人人会说,真正了解其间真义的加察察无几。因为,我们便不能不对这 钻狮雷新加以老座 首先我顺音规醇诸老幼记忆,在近代初期的动治甲相 室的相象中,自由与平笺并不具两个相互排斥,彼此冲容的理相,相反地,它 们倒挂和游袖北存套的 露布斯,洛克,卢物诺人所暗测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都县既"自由"又"平等"的。这种腌潮固不必是原始社会的直相。 可是从汶里我们至少可以了解这些思想家的脑海中所存在的自由与平等之 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也当认清,自由与平等尽管在这些思想家的心中 初天轩轾之分,而没一者之间的直正关系却并不能由此确定。因为这些思 相家所理解的自由与平等只是两个模糊而抽象的观念,他们并不会认直做 老虎议(老在实际社会中的具体表现究当如何,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 他们所梦想不到的事了。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根本也不是这些不着边际的 侧令 为什么呢? 棚山很简单,自由与平等,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其独特的 右睹与明确的界线的:它们在理论上虽可以抽象,但决不能抽象到感无缥缈 的程度。惠开了现实社会的基础的自由与平等也许可以满足基些人的主观 原母,但其缺乏任何实际意义则是可以断言的。自由与平等如果缺乏实际 的意义至少便和民主毫无关系,因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价值。

那么我们究当如何对自由、平等之间的实际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呢? 作者个人暂时愿意从两方面着片。是自由与平等的一般社会基础;是这二者在近代文明中的具体表现。前者可以落实到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后者则可以归结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作者不是说。自由与平等之 间的问题仅止于此,更不是说,群体与个体或政治与经济、在内涵或在关系 上。是和自由平等完全相同的。作者的意思只是要指出。在目前的情形下, 从这两方面来分析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有效果而已!

现在让我们先从群已关系上要分析自由与平笔之间的关系。我在《平 等集令的检讨》一文中整经说过。"自由所根据的乃县人的不同的。也就县个 人性的那一面,而平等则建筑在人的相同的,也就是社会性的基础之上。"对 王孤立存在的个人说,他可以有自由或不自由的直实感受,但绝不会发生平 等或不平等的问题。平等必须是对一群人说的,是在许多个人的比较之中 从露出来的。一个孤立的个人虽然不受社会的限制,却避不开更严重的自 木优据, 也是露布斯, 洛克, 卢楼诺人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暗测的注题。 约 翰·穆勒在其 Om Liberty ·文中特别注重"社会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权 界"(Limits to the authorit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社会与个人的 权界穷在何处呢? 穆勒氏指出:"主要与个人生命有关的部分属于个人;而 主要与社会体或相关的部分则归之干社会。"(见 Utilitarianism, Lihertv.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veryman's Library 本) 穆勒之说,一方面 短过于偏袒个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性,因之并不曾对群 己类系有很好的变代。林西(A. D. Lindsay)在该书的"导论"中已指出他的 缺点。"他看到了,没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干涉,自由县不可能存在的,但他对 群己权界的划分却建基在何者关系社会和何者关系个人的区别之上。这实 在是和他的理想不相容的。"林氏并进一步地告诉我们:"真正自由之可能, 并不在一个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人与人的关系有 会理表现的社会之中。"林氏的话显然已点破了自由与平等与群己之间的内 在关联,尽管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平等这个概念。而穆勒氏从群己关系讲 自由之所以流于空泛,也正是因为他只看到自由而无视于平等,只注重个人 而忽略了社会的缘故。依据穆勒的论断,社会上便唯有个人自由,而无群体 自由,即使表面上承认群体自由之存在,这两种自由也永远无法协调,而是 在不断的冲突之中。这样一来,个人自由遂成为绝对之事。个人自由一旦 绝对化了,则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弱肉强食的局面,有如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 历史所示例者。这种绝对的个人自由无疑将严重地损害到社会上个人与个 人之间的平等。同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群体的重要性,而置个人于群体的 绝对控制之下,有如近代极权主义者所极力倡导者一样,那么即便社会表面 上能够做到整齐划一的地步,而每一个人的才能的发展则必将受到极度的 關制。这样的社会简直便是一層死水 真玉泽力与进步司令 在效用 我们 看到了维慰的平等具年糕卧灭着自由 社会之际以成为社会,必须且看.... 个共同的旋律要维系它的全体 人群, 否则社会便会解体, 在此共同旋律前。 全社会的人必须是平等的 尽管这种平等在后世人眼中还包含了不平等的 成分,但在当时,人们主理上却已在得了相当程度的满足 亚里上名德语。 "那些旨在获得平等的人是确时准备叛乱的,如果他们看到他们认为是届等 的人利比他们都得更多的话"一占不错,当多数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都已有 了不平等之威时, 这个社会的群席前很难重维技下去了 早一方面, 社会的 发展 7 昆水无止缝的。社会加何会发展呢?发展是来自相量,从相量的鱼 度上着限,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个体,因少也就碰到了自由,一个只有 "同"而无"异"的社会不仅不能讲步,而且根本便无法存在。鲁司在 Why Democracy 中曾对群己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有过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我在 **汶用所解释的自由概念,我将称之为物质的自由概念** 它實驗養品泊(与順 姆相矛盾的)之普遍消失,并且特别在社会范围里,乃意味着那些与个人原 每相冲容的社会方面的'要求'之消失。很易然的,绝对的社会自由是永远 不存在的 由于一切社会生活包含了许多个人生活的基些联合 物质 自由的自身遂分解为一系列的个人自由,那便是一些特殊的、界线分明的范 围,在这些药圈中,社会没有任何要求可以和个人的原设相冲容。"

我们既明白了群与己和自由、平等之间的一般关联,我们便可以了解, 两方人之所以特别注重自由其实乃是他们过度尊崇个人的价值的结果,始 西史者大都知道,西方文化之表现为群体工义与个体主义的冲突。根据这一 观点来看西洋史,希腊乃是个体主义高涨的时代,中古则是集体主义得势之 秋,直到文艺复兴以后个人才再度获得了解放,而目前集体主义又似乎大有 卷土重来之势。但是客观史实是一回事,主观向往又是一回事,在绝大多數 西方人的心灵深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却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虽在集体主义 作统治的时代也没有例外。季尔克在其《中古时代的政治学说》《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中便有过如下的观察,"只要对中占时学说作 浮光熔影的一瞥,便足以使我们了解,个体的绝对而不可磨灭的价值之观念 是怎样地很深蒂固;每一个个体从其水恒的目的地说根本便是神差而不可 饭夹的。即使从其与最高权力的关系上看也是如此,每一个人水不能被社会 仅看成一种工具,而必须还是一种目的。 —— 所有这些思想还不只是有着 粮迹,并且多少已清晰地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中尊重个人的传 统是如何深厚。 近代西方人之特别养蛋自由,显然正是这一传统的直接延 续。 就这一点说,西方人的过分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也实在是无可厚非的事; 另一方而我们更可以看出,今天极权主义者要想毁灭西方人这种深厚的文 位任婚而化之以集体的生活方式,且希望移径如何酬差。

现在不妨日押群与己的讨论搬在一边,让我们再从政治与经济的关联 上楼农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问题,我们首先都知道,近代政治与经济之间同样 存在套严重的矛盾, 其实这一者在过 去师 一直不曾获得恰到好外的平衡, 不 计"干令为列"而已上经济学家墨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巨著中曾有 财富),而在资本主义之后,人们却是从财富得到权力(财富的权力)。在这 甲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政治与经济不平等的长期历史背景,而另一方面则看 到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在近代已经颠倒了过来。美国名史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其《政治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中也指 出了过一点。他告诉我们,"亚当·斯密和老作家们还是说'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一方面的思想家主要已在考 虚建立一套工厂所有者的社会哲学了;而工厂所有者则憎恶每一种干涉他 们的'自然权利'的政体。于是'政治经济学'遂变成'经济学'了。"在历史哲 受方面,19 世纪的佛利门(Freeman)、西利(Seelev)等还持着浓厚的政治史 现,而马克思以后经济史观却逐渐得势,经济的重要性已凌驾于政治之上 71. 杜嚴认清了沒种約數,他说。"由于目前流行的以经济来解释。切现象 的主张, 这种以政治来解释~~切主义似乎成为少数历史学家的偏激之论。 可是形成这种主张的背景和时代,是近代国家建立起来的时期。现在特别 重视经济因素,未尝不可以说是由于以前几乎完全忽略经济因素所引起的 ·种理性上的报复。从'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上,可以看出来经济如何一 度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庸。就以那本拿经济附属于政治的观念加以纠正的名 著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论,先不谈它的内容,仅仅看书名,就脱不 了这个旧传统的影响。"(《自由与文化》,人生出版社译本)比尔德与杜威不 仅都明白这一历史变化,并且他们还同样地偏向经济因素。比氏的书名固 已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另写过一本《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而杜威也认为; "不管口头上怎样说法,我们有确切不可移的证据,证明经济因素是整个文 化中足以左右政治上的实际变化的一部分。虽然后来流行者一种看法,故 意拿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弄得含糊不害进一样,深深明了政治和经济的关 系以及必济对比土细维的影响。"(见同书)

我之所以要用冗长的篇幅来探讨此一政治与经济的压中变化, 宝县因 为它重大地影响到近代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试加分析。政治 与经济和自由, 平等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排列, 政治自由, 政治平等, 经济自 由, 经济平等; 其间关系颇为复杂。 这些名词在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民主主义 船必须具各的内涵, 可甚它们之间却存在着矛盾, 有的甚至如冰炭之不相 灾, 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是一致的, 只是着重点不同而已, 经济自由与经济 平等几平户总统对的相反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虽然没有严重的冲 突,但由于社会主义者的长期攻击,已使人感到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气 昧: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便像是各不相干的两回事。政治平等与经济自由 看李得雅协调。而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顺音是外在敌峙的地位。这些表面 上的印象是否正确当然是另一件事,可是从这里我们已不难窥见,自由与平 签之间的矛盾乃县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实际表现才发生的。其间最为我们争 论不已的乃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冲突,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政治民 主"与"经济民主"的问题。在一般人常识的了解中,政治自由最主要的乃是 人民选择政府的自由,其中根本没有包括经济平等的原则在内,甚至民主理 论家如布莱士(James Bryce)、巴塞特(R. Bassett)等在他们研讨民主政治的 著作中也都把经济平等的问题摒弃不论。经济平等基本上则是人民怎样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问题,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的示例,经济的发展 加果不加管制,事实上便会造成少数资本家垄断生产事业而绝大多数人沦 于仰人衣食的极端不平等的局面。因之这问题最后遂集中到政治权力如何 控制经济权力这一点上来了。在这里,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发生了原则上 的冲突。社会主义者对此问题所提出的答案是消灭私有财产,由政府来袭 断一切经济活动。这答案在最初颇能获得人们的欢迎,可是近代极权制度 的出现却在事实上粉碎了此一美妙动人的理论。政治分权与经济集权绝不 可能共存于同一社会之中。而另一方面,传统的民主主义者(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则依然坚持经济平等与民主无关,甚且犹以为政治自由必须和经济自由相配合。这种各走极端的结果使得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而问题太身也始终最而未决!

会笑时文题。第六

这种常识的了解诚然是真实的,但问题的解决却远非此种了解所能为力。以上我们所分析的都是关于自由与平等怎样冲突的一方面,这些分析其实还是很表面的,更深一层看,我们的悲观与忧虑都是多余的,自由与平等的协调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有春更充足的理由。

从问题的本源处看、群体与个体并不是相对方、相冲突的。罗素在其 1949 年出版的《权威与个体》(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 书中便说 讨。"一个鲱会而讲步的社会需要兼有中央控制与个体和团体的创发力。没 有控制便会陷入混乱,而没有创发力便会陷于停滞。……大体上说,我们顺 普鲁杰的事物由政府来控制,而其他动态的事物则应由个人或团体的创发 力要推动。不过如果这种创发力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它是要有结果的而不 县破坏性的,那么它便需要适当的制度予以培养;这种制度的目护则必得是 政府功能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复杂世界里,没有政府便不可能有成果 的创发力,但不幸得很,没有创发力政府也同样无法存在_"罗素所理解的群 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比穆勒的群已对立观正确得多,他已看出群与 己县一个互根依存的整体。这种正确的群己观折来似乎已逐渐获得西方学 者的承认, 克拉克(John M. Clark) 在其 Alternative & Serfdom (1950) 一书 中碩士과--釉均衡社会(Balanced Society):他于攻击了维对个人主义与统 对集体主义的两极端错误之后,说道:"只有当群体的生活与福利是存在于 它的组成分子的生活与福利之中,以及存在于这些分子彼此之间的正确关 系之中时,个体才不妨承认群体是高高在上的。同时,也只有当个体都县社 会动物而非自私自利的家伙时——那就是说当他们彼此考虑到他人的愿望 与需要并把自己看作是基本上对行为负责的群体的分子时,群体才能认为 它的福利是包含在它的分子的福利之中,并因而给予这些分子以广大的范 图去发展他们的个人愿望。有了这样的个体与群体,这两个相反的概念便 不再矛盾而可以连成一个灵活的综合体了;至于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多也不 计具、此边际调节问题的细目而已1"

根据我们对继己关系的新认识,自由与坚等之间的冲突也就骗之消解 7 因为加里我们把自由与平等看成编对抽象的现今,那么其间便要无所 调油室, 也无所谓协调。但我们所要讨论的并不是这样的抽象观念, 而是这 两大民主概念在实际社会上的配合。在实际社会上。这两者便必须有所着 兹 前面已提出,自由导源于个体,平等导源于群体,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主 题乃县群体与个体的冲突的结果。因之,当群与己恭致有效配合而成为。 个协调的整体时,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基本上便失去了依据,个体必须且有 共同性的一面而后避体的构成方始可能;避体亦必须容纳名种不同的个件 而后始能有发展,有进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恳对群己关 系绘到好价的交代。两方人"塞不同干整一"(Variety in Unity)的成语也同 提占融了民主社会的结局。由此推论下去,我们便不难发现,自由虽对个体 而言,而个休却无法离群孤立,因之自由便不能不和平等许在一起;平等虽 在群体中显现,而群体则是无数个体的赛集,因之平等自然也离不开自由。 就个体言,我们可以说自由是中心,就群体说,我们便不能不承认平等是基 础。事实上,群体与个体在社会中是无法很清楚地划分开来的,绝对的个人 主义者与绝对的集体主义者在理论上尽可以走极端,在实践中却无法不二 者兼顾,最多不讨是有所偏重而已!同理,自由与平等也必须县一个相互依 存的整体。从个体着眼,不仅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自由,而且所有的个人都 应该享有平等的自由,从群体看,不仅社会应该具有基本的平等,而且这种 平等同时还得是自由的平等。孙中山先生曾绘图说明他的"在立足点要平 等,于出头处求自由"的观念,其见解的确非常卓越。Clark 也说:"人们在气 质上县大不相同的,而社会也需要歧异,社会需要满足某些人的要求甚至 比它可能满足全体人的要求更为充分 因为超平最低限度基础之上的严 格平等便不是一个有效的标准了。"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这才是二者 在民主体系内所应该而且必须有的真协调。

从群己关系上解开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纠结并找到了二者协调的途径 之后,我们就必须更进一步地试从政治与经济的关联上觅取这二者的融会 贯通之道。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能有切切实实的交代,那么这问题还 是悬而未决!

U. 历中上温密, 政治与必济的发展具效营资不更新, 们"老在杜岳上并 下烟水焰冲突 相反地 设一差解具任何社会诉讼统具有的策略部分 田 > . 注 " 甚 之 间 的 , 把 表 面 的 矛 质 也 都 口 具 面 中 的 偶 秋 . 而 非 必 秋 . 具 外 左 的原因通过"老而表现出来的一世细至明, 胜须词费一而且实际社会乃县 .. 个器铁整体的存在, 砂治 经济 文化语面是空互错杂地打成一片的, 粉本 无法相属预划分消费。仅仅根据这种了解,我们已不难概象到,如果自由与 平等的理相要在社会中实现的话,它们事实上也不可能泾渭分明,而必然是 会交织在一起的。但这种说法毕竟太空洞了,不是以使人信服 要说明这 , 占我们还得食出更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来! 前面我警检出, 在表面上政治 与经济和自由与平等之间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推列;而在一般人常识的了解 中, 其间还存在着矛盾。其实这种看法很有问题。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 这 则者必须具同时和谐地存在着的。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深入一层来检讨这 四者之间的关系。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实基同一内涵的两种名称。为什么 呢?前者悬对个人而言的,个人享有选择政府的权利便是政治自由的中心 意义:后者则是对群体而言的,社会上所有的个人都具这种权利,不受身份、 财产等任何限制,此之遗政治平等。其实直正的民主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与 经济平等,其间关系也应该是如此。民主的经济自由,借用罗斯福的话说, 乃县"免干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而经济平等则应该是所有的 人都具有此种"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样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只是一种最 低限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人们仍可以尽量去追求更多的财富,但是绝不 能达到动摇也一般低隔度的基础的程度。过了这种限度的经济自由便成了 少数人的垄断,这不但危害了经济平等,同时也使得经济自由的本身失去了 意义。当然,这也不是说人们的经济活动只应局限于此一基础之内,这种机 械的经济平等也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它不仅摧毁了经济自由,并且还使经济 平等的太身变为"奴役的平等"!就我们这里所了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 之意义说,它二者固然没有冲突,而它们与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的关系 也是相辅相成的。一般人之所以一向把这四者看作矛盾重重的,主要是出 于误解,以为经济自由即悬资本主义,经济平等即是社会主义;复又把政治 民主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样才发生了一连串的错觉。其实社会主义与 在民主意义上的经济平等固然毫不相干,而资本主义与近代的民主传统也

余英好充載、號六章

只有历史的关联,绝非一回事。马基佛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意义,但是社会主义之存在与民主之存在,或资本主义之存在与民主之不存在,或资本主义之存在与民主之不存在。或资本主义之存在与民主之不存在。其间并无必然关系。"鲁司也说。"自由主义政治的根本精神在于契约自由与私产权利。政府的责任仅限于保证私人契约自由的发展不受妨害神联合了起来,而反对上层阶级从专制王朝的特权中所获致的种种特权。……但这一历史的平行发展不应抹杀。种事实,便是民主与自由主义乃是不同的概念,并且也没有内在的联系。"鲁氏以为资本主义所有的政治哲学是自由主义而非民主,的确颇有卓见。由此可知民主虽有其因时而异的历史性的,面,却也有其"百世以传而不感"的理想性的一面;卢梭认为理想性的,后,却也不能实现。也是指著它的理性,我们便可知道。自由与平等这两人民主理想在理论上原是没有矛盾可言的。从这一角度上看,它一种实也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偶然而暂时的观象。而不应解释为民主产原中所固有的病症。

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自由与平等在近代政治与经济之间所被观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可以不加理会。"事实上这些实际的病症如果不及时予以论治,民主的前途墨然是黯淡的,甚至还是危险的。那么,自由与平等在政治与经济的危畴内能否获判更进步的协调呢?我的等案不但是肯定的。而且我还认为这种协调早在近代民上编制建立之初便已发生了。这种协调是通过什么而获效的呢?那便是近代的人权制度。人权观念虽亦有其独特的起源,但在近代民上理论中,却已和自由、平等诸理想打成了一片。在实际社会上,这三者的关系则更为密切;人权与自由(此指民主社会中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几乎已成了同义语;而平等离开了人权也毫无实际意义可言。换句话说,人权乃是个人的社会自由的具体表现,平等则是所有的个人都同样享有这些基本人权。正如瓦尔克在其《自由的电中》(Restatement of Liberty》里所说的。"社会中的分子所具有的平等的程度,将归功于他们所享有的权利,权利则有赖于该国家的性吸而是。只不当所用有的权利是绝对平等的时候,才能有绝对的平等。" 汤姆生在他的《写

食寒时艾糕、寒六年

上国家, 容音具年経一同事呢? - 三以蔽ラ, 由 4 立具有一种 为法律所维护 与政治所保障的無种权利制度,因此各个公民遂得在很大的程度上确伙应 有法律而前的平等待遇,信仰与教育的自由,以及自由讨论与自由选举的政 治权力 有了这此我们所熟悉的权利制度 自由与某领的民主理相便能恭 得协调,并且在大体上也还差强人意。"这番话很具体地指出了自由、平等与 人权:者在民主社会中的实际配格情形。关于这一点近代历次人权官宣和 都曾一重确實布过,加 1776 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甚自明 的直碾, 即人们且有装干与生但来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便是, 生命, 自由和追求快乐。"1789 年法国的《人权官言》说。"在权利上人是生而自由并 日平等的,"1773年法国宪法前面的宣言中则说。"议些权利县平等,自由,安 全,财产,"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官言第一条也说:"在尊严与权利方面 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第二条又说。"每一个人都享有本言言所规 完的一切权利与自由,而无任何区别,加种族,颜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 或其他意见。国家或社会来源、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仅仅从这些具有历 更重要性的文献中,我们便可以看出,自由与平等在实际上是如何通过人权 制度而获致协调的了。而且,在人权制度中,不仅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消 解了,政治与经济也生去了冲突的根据。因为无论是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 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都已化为一项一项的人权了。诚然,人权的内容最初是 偏重在政治、文化方面,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的权利已在 不断畅增长、因此联合国的人权宜言遂在传统个人的政治文化自由的基础 之上,加强了社会的保险,就业的权利与选择、劳工组织、义务教育、公共卫 生等许多社会、经济的权利。当这些社会、经济的权利逐渐加多而和传统的 政治、文化的权利取得平衡时 一或者说,当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已通过人权 制度而获致基本的保障时,那么自由与平等便真的在理论与实际上都达到 て协调之様でし

作者在上面已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若干基本矛盾或冲突以及求效二者 的可能途径作过,番比较详细的分析。作者决不敢说已经解决了这一重大 的问题。但作者深信本文确已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最后作者 特别愿意提出自由与平等在价值上究竟有无軒轾的问题来谈一谈,借以结 审该首立字。

作者在太立开始时间整提出,我们,向右面自由轻平等的倾向。而过 种倾向,从而方尊而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文化传统上看, 知也有其充分的想 据 但时至今日这种偏向已产生了严重的液整,并直接货套差异主的存在 与发展,因之,我们便不能不重加检讨 很多人在野椒平等的价值时常持着 一种可笑的论据,那就是说,平等并不必然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是奴役的平 等:人民可以平等地享有权利,也可以平等地没有权利。其实任何概念都可 即作好与摆的面釉解器,并不仅平等为缺一自由由县、縒、而为人业棉御所 谓"洪조的自由"。"恣窃的自由"。罗兰夫人临死时也说。"自由。自由1.天下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些不也都是自由一词的贬义吗? 罗霍在《什么 县自由》, 本小册子中瞻斗便说, "自由的种类很多, 有的世界上太少了, 有 的 V 大名 () 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 那么我要接着补 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县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如 奴役他人的自由即其一例。"事实上我们之不能据"奴役的平等"而否定平等 的价值,也正如我们不能据"奴役的自由"而否定自由的价值一样。其次人 们之默弃平等是由于不了解平等有民主的非民主的两种的缘故:托克维尔 便剪指虫。"民主与社会主义具有一点是共同的,平等。"由此可见民主的平 等不但不会毁灭了自由,而且还可以为自由之补充。也许有人会问:"你说 自由与平等渊源 千个体与群体,那么你究竟把哪一个当作最终的目的呢? 如果你承认个体重于群体、群体是为个人服务的原则,你能不着重自由吗?" 我的答案很简单:我相信群与己是一不可分的整体存在,二者互为手段与目 的 从个体方面看,我们蛋白由,从群体方面看,我们又重平等。人们之所 以有群己对立的错觉,显然是混群体和组织为一谈的结果。这是一重大的 错误,其实群体乃是所有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个体之总和,其内容还是 人。组织(如政府)则是人为的制度,它本身既无所谓自由,亦与平等毫不相 平 我们可以说。切社会组织都是个体的工具,为个体服务的,但决不能说 群体也是如此。我们既明白了群体与个体的确切含义与关系,我们便没有 理由再把平等看作是次干自由的理想。白恩斯在其 Political Ideals · 书中 曾给民主下了一个界说:"民主乃是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其中每一个人都有 平等的机会发展他的优美的本性。"在这个短短的界说中,自由与平等在民 主体制下的正确关系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了。最后作者觉得汤姆逊教授

下列这一段话颇值得我们玩味。"关于平等的理想,重要的是——根据以往经验的教训——我们既不应对它有恐惧或恐怖的反应,也不应夸张达成此理想之努力的可能效果。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平等,其本身并不是一种万灵药,平等如失去了自由的协助便毫无民主的意义可言,不过,自由如果与平等的理想没有适当的协调,结果也是一样。只有当平等被看作是民主理想的一种正常的、传统的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它过去在历史上所发展的一样,人们才能对之有适当的尊崇,但也有适当的怀疑,使它成为一种实际上可以称致的事物。"

第六章 自由与平等的文化基础

以上五意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假于自由与平等本身范围之内的,这些问 题大体上是包括在传统的政治哲学之中,拉斯基在其《政治患抗》(Grammar of Politics)的名著里, 即将自由与平等合为一专意而讨论之。可是我们知 道,政治学虽可以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实际政治则只是人文社会中的一部 门,它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无法孤立地存在。在这一关联上,我们接触到 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自由与平等,如果死死地局限于政治范畴之内,则都 不免上枯无生命,只流为一些僵死的形式问题。近数十年来有不少人持有 这样的见解,即认为自由与平等这类观念乃是18世纪法国革命时代的口号。 现在已经成为讨时的理想,因而没有再予以讨论的价值。犯了这样的错误 的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不了解自由与平等的理想性的永恒一面,另一方面 蒯昂炊巷山下忽略了它们具有其较为广泛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则又悬奪动 件的, · 旦此基础改变了,则自由与平等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处境亦确不能不 随之讲人一种新的阶段,表现出一种新的姿态,汤妮生教授在其《平等》。 书的结尾处曾指出了整个民主的这一与时俱进的本质,他说:"民主……只 有经常用更适当、更可了解的词句将民主的信仰与哲学重新陈述,敏锐地适 应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需要与欲望,然后民主才可生存并获得胜利。"就这 一点说,自法国革命以来,自由与平等的基础确已迭经变迁,而自由与平等的本身却未能亦步亦趋地适应着这些变迁。这也是有些人把它们看作已经过时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之所以必须在一种更新的意义上探讨自由与平等,其道理亦即在此。自由与平等不但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地域亦无从一律化。汤姆生曾指出。"人们根早便承认了法律平率的合义,因为他们从习惯法中承继了一种平等的传统。美国、法国与较小程度的英国、都在此种传统之上长成了一种宗教的。政治的与社会的附加传统。新种传统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此三国之中,不过各国对此三种成分的着重点有所不同而已,美国最推崇社会与宗教平等。而法国则最推崇社会与政治的平等。"这里所说的三个国家中的三种不同的平等便显然是由于基础的差异而形成的。总之、无论从时间或空间的角度观察,自由与平等都是在一定的客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搬开了这种基础我们便无从理解它们的真实价值会所来。了,这一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本篇

但是自由与平等一向是被夠人政治哲学中的,因之,我们的讨论便不能 不从一般的政治基础开始;如果我们真正找到了政治的基础,则自由与平等 的基础问题自不难迎力而解。关于政治的基础问题,网千年来曾不断有思 想家提出答案,我们不妨首先对已有的解符加以检讨,俾有助于新答案的产 生。过去的答案大致上可以分为精神的与物质的两类;前者以道德为政治 的基础。后我则以经济为政治的基础。

在这一方面,我们首先便该提到柏拉图与业里上多德的看法。他们两人不但最早开始寻求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也都触及了经济基础的问题。但他们的基本见解却不一致:柏拉图校注重道德,故以伦理学为基本学问,而视政治学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他且将伦理学与政治学连接了起来,可是重点仍放在伦理方面,认为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政治不过是使得人们更公正更有德性的一种方法。 亚里上多德财治时间,他把政治学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学问,他如伦理学与经济学则只是政治学里的分女。这是他们在政治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上的分歧。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他们也同样有所治。 柏拉图在精神上虽重视政治的道德基础,可是在现实社会的构成上却是最早提出政治的基础在于经济的哲人。他把理想的社会,依据功能的不

同而划分为三大阶级(见第四章),这种划分一方面显示出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这一观念在柏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并不很重要,真正视经济为政治的基础的显然是重星上多德(美国历史家比尔德在其(政治的经济基础)[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一书中提出了六个以经济为政治基础的思想家、第一位便是亚氏,)亚氏认为财富的性质与分配是构成政体形式的决定性因素。而一切革命与叛乱也都与经验的不严格在

两方的政治思想自希腊罗马以降,由于基督教的兴起,都与神学、伦理学保持着密切关系,根本上政治学已成为副产品了。直到15、16 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出,政治学的地位射大为增高。世人多知马氏为一政治权术论者,是西方的韩非,亦知马氏主张在政治上不择手段的反道德倾向;殊不知马氏除了摧毁政治的伦理基础之外,还积极地承认政治的经济基础。他了解到一个国家内财富的分配密切地影响到实际统治权威的安排,换百之,谁在经济上占了优势,谁也就能取得政治上的支危地位。因此他承认不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不同形态的政治组织,而民主政体制唯有在经济平等的条件下才宜于实行。

此外在主张经济为政治的基础的方面,还有英国的培根、哈灵顿、洛克、 柏克,以及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生(James Madison)、威布斯特 (Daniel Webster)、考尔宁(John C. Calhoum)诸人。至于19世纪以来的社 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派在内的经济决定论更是我们所熟悉的了,不必多 说。这些理论虽不无小异,却终归大问,举一可以反三。接着让我们看看以 请德为政治基础的理论。

政治道德论者在哲学派别上大体都是唯心主义者(Idealists),如 18、19 世纪之际的德国唯心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19 世纪中叶以后的英 国唯心哲学家格林、布莱德雷(F. H. Bradley)、鲍桑奎(B. Bosanquet)等。 德国的哲人们最喜在道德基础上讲自由,差不多已成了人们的常识。同时, 他们也都把国家看作是具有某些道德目的的。 英国的唯心论者一部分亦能 来德国思想而来,他们简直就把政治学说当作道德学说的扩大。 格林特费 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伦理的原则,布莱德首视国家为一道德的机体、鲍桑奎把 卢梭的"群意"说与国家为一最终极的道德存在之形而上学观点连接在一 起,并因而认为个人与社会并无冲突存在。政治道德的思想在20世纪就不 乏倡导者、新唯心论大师克罗齐即曾撰《政治与道德》(Politics and Morals) 、书, 专门超过一类的关系

这只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政治基础论的两大 主要派别。其实这两派的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上亦同样找得到痕迹。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上,最得势的当然是政治道德论。儒家思想根本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长。别的不说。仅就过去流行的"德政"两个字我们便不难了解这派思想如何深入人心。至于政治的经济基础论者,在中国亦未尝没行;是中的《尚书》中洪危九畴即以食货居首,而《周礼》一书亦以经济为政治之本。此后之讲周礼者自王莽、苏绰、王安石、李鹏、林勋以滕山都各个少程过经济基础论的理念。

从上面这一番的历史检讨中,我们大致已可对此两种说法获得一比较 知滞的印象 汶西种说法农育谁对呢? 还甚都不对呢? 加里尼错误的,甚 错退之劫又何在呢? 这此问题, 加里认直讨论起来, 恐怕几十万字也不见得。 说很清楚, 这里我们实无法涉及其理论部分,而只能从事实上略加考虑。 从历史事实上看, 这两派说法都可以找到一部分经验的支持, 但也都有讲不 通的地方。历史变迁的决定因素究竟谁属,本身便是一待证的假设。而历 中证明, 无论县道德或县经济, 其本身也县垒动的, 它们的变动亦词样受某 此特完的因素之支配。仅此一占已可说明它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决 定政治变迁的唯一因素。我们现在不能多讨论历史理论, 只想指出与本文 论旨相关的一点,即诉代"文化中"(History of Civilization)观念之兴起已否 定了所有一元论的历史观。文化是一整体,不可截然分成各不相关的若干 片断,文化变迁最初尽管系由某一特殊方面(政治、思想、经济……)所引起。 伯吕后必及王会体,改变了整个文化的性质,否则即不成其为文化变迁了。 所以历史上额不多部分的变化不能产生普遍的文化结果之事实。而这类文 化变迁的一特殊导火线则没有任何必然性,只是若干特定条件的偶然结合。 而已! 因此整个文化变迁的正常过程总是循着这样一种方式,最初是某一 特殊方面发生局部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却与该文化的全面动向相符合,于是 谋产生·种要求改变的新文化精神,此精神既经建立之后便弥漫乎六合,反 司来又促成每一部分的根本变化。(关于文化问题,此处不能详及,该者宜 与著者近作《文明论衡》第一集合看,该书即将由高原出版社出版》据此、则

文化中任何部分不能成为其他部分的真正基础,因为任何部分的变化最后 都不能不受一种新的全面文化精神的支配。政治自亦无从例外。我们观察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会发现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共同精神贯穿在该 文化中的每一角落。这便是整体的文化精神。我们通常之所以能对各种时 同与空间都不相同的文化加以区别与比较,便正是因为有这一整体文化精 神之存在。在一定型的文化中,政治、经济、道德等各部分必然多少都是相 卓互配合的,人们如不深察,则很容易在一个时期内把某一部分看作其他部分 的基础。

会與耐火粮。然八日

汤固比对文化整体的观察非常正确,他曾指出:"每一个历史文化类型(Culture Pattern)都是一有机整体,其中各部分乃是相互依存的。因之如果其中一部分股离了原有的背景、则此孤立的一部和被割裂的整体,其行为便和原料不动之原理,大不相同……如果一块碎片从一个文化中脱离出来,而人于一个外国的社会体中,则这个孤立的碎片,将挟带该碎片原来所在之社会体系内的其他成分,进入那个外国社会之内。在此碎片所进人的新坏境中,那破碎了的整个原模又将再行组织起来。"(见《世界·诗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

基于以上这一段分析,我们殊不难看出,政治既为整体文化中的一部分,它的性质自然得为一定的文化精神历决定。此所以各个时代与地域的文化精神之不同遂毫无例外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从一般文化精神之无可遂毫无例外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从一般文化精神决定政治性质的事实来看,我们便很容易了解自由与平等也是建筑在一般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自由与平等在近代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民主侧度,而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则早已为一般民主理论家所认识。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一点,即在本文开题处我们已经无形中指点出所谓"文化基础"安含有两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纵的历史背景,从局上的部落会议、希腊的城邦政治、罗马的宪法、中占的代议制度与封建契约关系,以至近代初期的民族国家之是成等都是构成近代民主的历史因素,因而也是它的一种文化基础。另一重意思是横的文化条件,此即前面说过的整体文化精神。在一定的时间与地域内有一定的文化条件,此即前面说过的整体文化精神。在一定的时间与地域内有一定的文化条件,就是条件便规定了民主制度的形态。因此,发

余英时交集,第二

而各有差异。至于小国的民主知瑞士又复与上述三国不大一样。这些例证 说明了文化条件是如何密切地影响着民主政治。往深 · 层看,这两重意义 实在是一而一的。为何占代与中占的民主只能有局部的发展而自到近代才 能全面展纤呢? 这绝不能如一般浅薄无知之徒所指责的,说什么占人愚昧, 见不及此。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以往各时代都未能具备着足够的文化条 住

我们是块业型占束省家自由与平等 关于自由与平等纵的历史背景。 我们在太县前勤会由已分别作\出部分邋遢的工作,这里不相重复一这里只 相讨论它们的构的文化条件。在这一方面我们首先该提到杜威的一本名 第一《自由与文化》 顾名思义,我们即可知这本书的主旨是在模求自由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并将自由安放在文化的基础之上。他开宗明义地 说道。"人类目常生活上的联系和共同生活的条件,这一切错综和复杂的关 系。我们总称之为"文化"。目前的问题是在发现。究竟哪一种文化本身是如 此之自由,它可以及脊柱产生政治自由的后果,"同时杜威反对强调某一种 文化因素如政治或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将各种文化因素同政治、经济以至 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量齐观。认为只有综摄了这一切因素的文化整体才 真正是自由的基础。所以他说道。"要研究一群彼此合作的个体自由,必须 食它与整个文化放在一起看。而文化的状态,是很多因素不停地在交互影 响的状态,这些因素中主要的是法律和政治、L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表现 和传认的艺术和道德,或人类所尊重的价值和他们衡量价值的方法.最后。 虽然是间接地,人类的社会哲学 一人类批评和接受他们周围事物的那一 套照相方法,我们现在所着重的是自由问题,而不是答案,因为我们深信。 所有答案都是不着边际的,除非我们先拿这问题放在构成文化的各因素,以 及文化与人性的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中一起看。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 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哪一个因素在某一个时期有特别强的力量,我们不能 拿它加以孤立,否则我们就无法了解一般情况,和采取任何合理的行动。"

杜威的话使我们了然于自由必须建筑于深厚的基础之上。而不仅是一个空泛的观念。因此我们要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实现便不能只凭喊几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根本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些可以实现这类崇高理想的文化条件。由此我们即可当下了悟到。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已经

有每月上午的历中,而次于具体的成就考证因为我们具知喊口县 写标语。 知不肯盡心无文化条件的创造 杜威认为政治的自由必须存在于自由的文 (4) 中, 今有概率的有理成分, 证非一般容够政治自由的浅薄着流所可比。 赴任该书口谈自由而没有涉及平等, 若干平等的基础问题我们愿意引用法 国社会学家液格勒(Celestin Bounle)的《平等的思想》(Les Ideas Englitaire) 中所能球的现点来加以说明、按氏认为"产生平等思想的两个主要的历史 时代,乃县罗马帝国的后期与西欧和美国历史的最近两世纪",为什么呢? 他要寻出原因来。他的结论说,这两个时代之主要的共同特征县大量而稠 您的人口之流动, 使且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结合在一起, 而各种分歧 重叠的集团得和平共处,结成一种新的共同文化,因而产生了平等思想."涉 氏仅从人口问题的角度来观察平等思想的模点也许过于褊狭了。但是他显 (4) 中国解码平等和今与社会文化状况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汤媪孙 教授才接着说:"他正确她看到了,在基些社会多件与思想之间建立起议样 一种和互关系,并不是决定何差是因何差是果;人们可能因为要成为平等的 人才加业地自行组织起来,但在任何情形之下,社会条件与可行的理想之间 都有着一种密切的交互作用……了解了平等的理想及其实际的含义,便更 易伸人了解产生此种理想的条件与这种理想所导向的情势。"(均见抽译《平 纂》。106 页)。汤氏所谓社会条件事实上也正是杜威所说的文化条件。由此 可见, 无论是自由或平等都有其一定的文化基础, 离开了这种基础, 则自由 与平等只能是空洞的口号,绝无实际意义可言。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民主 主义者应省的地方。

我们真正认请了自由与平等的这一本质。同时也就能了然于它们与时 俱进的变动性的一面;而这一认识又可以反过来加强我们对于这两大民主 理想的水恒粹的信念。如果自由与平等失去了文化的生命,只是人们随便 贼出来的口号,那就丝毫不值得我们追求了!可是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竟充满了为自由与平等的项现而流血的记载,这些史实又该如何解释呢?而且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尽管在西方近代史上特别显得活跃,但它们免不仅是属于两方的,更不只是近代的;差不多在一切有历史记载的远古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驱迹。中国的孔子,庄子早就发挥过高深的自由思想、而懦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墨子之"准爱"更从平等进至博爱的极境。印度

食與时支盤。第六

的《奧义书》中便存在着自由的观念,佛教的"大自在"与"剛提亦有佛性"也 显然是自由与平等的另一说法。虽然自由与平等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 形态与着重点,但其存在的普遍性则不容怀疑。而这种种差异倒恰恰说明 了它们建基于文化的事实,文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具体成就上的分 殊。在这里,我们显然又进而看到;自由与平等绝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上的 概念,而是整个文化的理想。我们过去的上要错误之一便是把自由与平等 梗死地局限于政治范畴之内,并且还因此忽视甚至敌视它们在其他方面的 意义与价值。

惠宝上, 这具研究自由与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把自由与平等看 成单纯的政治理机与把它们看作整个文化的理想,便会产生很不相同的后 里 从政治上看,白由在消极方面只是政府不上涉个人的私有区域(Zone of Privacy),在积极方面则是人民有洗择政府与参与政事的权利:平等只是人 人都享有此种政治自由,以及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这种自由与平等的内 容显很贫乏的,贫乏到屈指可数的程度。而且,这类的自由与平等,分析到 最后,并不表现任何创造性的文化价值,最多不过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量都 自由活动与平等发展的可能而已上所以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如有价值与意 V. 则在子它们是达到其他更高层次的创造性的人生活动的手段,我们绝无 法以此"可能"为满足。18、19 世纪的旧自由主义之所以逐渐为人们所扬奋, 便是因它仅是形式而缺少充实的文化内容:质言之即不能真正保证绝大多 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如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即是最明显的例证。最近 的西方学人多主张自由与平等应从政治范畴中扩展至人生的每一面,此一 转变已是够说明它们必须成为整个文化的理想。在东方文化中,自由与平 等在政治方面可以说豪无成就,但在精神道德方面却发展得很深远。客观 地说,这些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观地说,则亦由于东方人与西方人 同样血在文明精神上有了偏向。此所以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一直不曾在东方 的现实社会中有活跃的表现,因而也未能真正成为全面的文化理想。东方 与西方在这一点上还是各自看到了矛盾的一面,都多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 病。也因此才使得这两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了一些不必要 的纠纷: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过于看重内心的自由与平等,而以它们在政治社 会方面的体现在价值上为较低,在意义上为次要;而西方文化的倾慕者则视 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为根本的,甚至认为只要有政治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上的自由与平等便自然会逐渐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偏执说法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缺乏强有力的根据。但是如果我们能换一种眼光,即把它们当作整个文化的理想来看,则自由与平等不但不会有政治与道德上的冲突,并且还是相互补充的(Mutual Complementary)。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我们一方面固然得承认两方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上的成就,以及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条件中所孕育出来的精神上的自由与平等。如果我们视中国已有的自由与平等为象无价值可言,而该全部否定之,以重新建立西方式的自由与平等,那么我们便得首先便定自由与平等乃是无实际依据的空洞口品,这些效是一种严重的领量。

可县中西自由与平等理想在文化上的直定贯诵也并不是随便谈谈就可 以有成前的。撇开一切其他条件不说,在思想方面我们首先便得深入地了 解它们所表现的文化思想的含义。作为文化思想,自由与平等便不仅仅是 "可能"而甚么种文化价值的创造,其中包括种种必要的社会制度的创建与 每一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培养。同时,它们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下任何一个角 落,而扩充到整个人间世界。有了这种了解,我们自然无法相信中国传统精 神的自由与平等和近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与平等不能并存的说法,相反地我 们倒可以在,垂真的理会 一 文化整体型 之下将此二者加以绘摄与融 4、而使之并行不慢、相遇益能、效、了解之所以必要、乃县因为非加业、我 们便无从看到自由与平等的最终极的文化价值,而自由与平等本身亦决不 能只成为人类实现文化理想的手段。有些人因为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不能 成为人类最高的文化理想,便因而加以鄙视,并过分低估它们的价值。这种 态度其实正是只知自由与平等的政治意义者的一丘之籍、自由与平等如果 可以在概念 | 分为某些层次,这种划分也无疑是由它们所依附以表现的各 种价值层次不同的具体对象中决定的,绝不是自由与平等本身有什么高下 之别。自由与平等是浑然整体的永恒文化理想,在空间上无极限,在时间上 无止境。

上面我们对于自由与平等和文化的关系作了几层分析。无论我们把它 们看作政治学中的概念,或本身可以独立存在的观念,或整体文化的理想,

我们都必须还认它们须以文化整体为基础。我们在文化基础上讨论自由与 平等便不敬渡于穷污,也只有在文化基础上效问题才值得讨论 而且对于 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还有"厚好办"因为我们过去。直把自由与平 签看作纯政治性的与属于两方文化的,好像和中国毫无关系创的,于县治求 自由与平等便完全成为西化的一部分,并不是出平中国文化的自我要求。 汶县不正确的。同时、作为一轴社会运动束道、也甚至县双力的、不能非得多 数人民的支持 可具加集押它们扩大为文化的理相,情形能不同了 我们 便看到中屋文化中也能找到西方式的自由与平等的存在依据, 因而它们的 宝和不但不會味養中國文化學会为西方所代數,不但不實味養中國文化传 统由的自由与平等完全为两方近代的自由与平等所代替,相反地,倒恰恰是 中西文化结合在自由与平等上的真实融通、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理论只是 高调,难干实践,因为我们过去仅仅追求自由与平等都失败了,何况再牵扯 到广泛的文化问题上来呢! 这岂不重没有成功的桑诃了吗? 我们的看法倒 正相反 过去自由民主运动的失败也许正县因为我们未能把运动安放在坚 堂的文化基础之上,以致使得自由与平等这类理规流为空洞的口号。"欲速 则不决",这正是我们应该领取的历史教训。至于说困难那是必然而又当然 的,不难何以显得出它的崇高的理想性?更何以成其为创造历史的伟大事 业? 但是也只有存这样坚固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事业才是最可靠的、无法 推翻的,同时还是有 分努力即有一分成就的。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我们虽然认为自由与平等乃是文化的思想,但并不 含有它们是唯一的文化理想的意思。文化无所不包,人们从任何'面着服 都能看到一种理想。而理想的社会,从理想方面说,正在于能同时包含人类 所尊崇的各种不同的理想,用中国成语来说便是"道并行而不相悖"。自由 与平等的理想实现不但不会排斥其他的文化思想,而且也可以保证其他理 想的并存不悖。

最后,作者愿意指出,就本书所讨论的全都含义自之,则自由与平等在中国 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起点,也象征着一个新的目标,需要 ·切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斗 七们,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以及西方文化的倾慕者共同携手而努力以赴之!

罗素论自由

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当代著名的自由思想大师。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的。至于他的自由观念究竟如何。恐怕一般人并不甚清楚。1951年罗来写了差不多两万字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代公是自由》(What is Freedom?)这是罗氏对自由观念的一个简明而扼要的变代。在这篇文章中,罗素是用最通俗设近的话来说明自由的含义的。真做到了"老妪都解"的境地。也许有人看了会觉得他的自由理论太平凡了,不错。平凡的确是平凡,但自由本身原来是很平凡,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或讨论形而上学的所谓"自由"的话。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把自由解释成一种神秘莫测的玄妙东西。不过,罗氏原文太长,其中有许多话是对西方人说的,和我们东方人关系甚少,因此我决定根据罗氏的中心观念,用我自己的话加以发挥,这样也许比较更能适合中国读者的兴趣。文中凡是加上括号的都是罗氏的原文(本卷排为份宋体者。 编者注),其余的话则是我添上去的。因此本文 在声明是对罗素原著的嫌要介绍,一方面也可以算是我个人对它的一种注 疏

山园人 经触到西方的自由概令, 无影响应以严复翻译的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的《群己权果论》(On Liberty)为其藏ケ、严氏用"群己权 果"来完》自由品颇得穆勒丽书精神,但他在序言中一再强调基文 Freedom, Liberty 与中国"自由"一词完全吻合, 却不能不说是误解了两方的 自由现念、过去中国所用的"自由"二字、每用于文学上的抒发情感。如柳子 厚,"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杜子美:"送客逢春可自由"之类县 也 然而过于严格的社会自由,如西方思想家路点,卢梭,边轮,格林以至稳 勘所一再阐释者,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不到踪迹。这当然有它的社会背 專 不能设由国人的智慧不及此,其中症结何在我们可以譬而不论。不过我 们至少应该承认我们如果紧守着自由自在的"自由"之义来理解西方社会自 由的观念,那总是牛头对不上马嘴的! 即是在西方,自由也有各种不同的含 V.加"密窃的自由","谋杀的自由"便显然县贬义的自由了。而中国人对 "自由"传统的用法却正是贬义居多。这一点是我们在接受西方近代的自由 观念时首先便得分辨清楚的,然而不幸,第一位把西方自由介绍到中国来的 严几诸先生便暴尽犯了这个财会的毛病。其后几十年来,我们的见解也没 有任何改进,真弄到罗兰夫人所说的"自由、自由! 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以行"的独步。罗素在《什么是自由》中劈头就说道:

会遇到父親,縣八日

自由的种类很多;有的世界上太少了,有的又太多了。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那么我们得接着补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如奴役他人的自由即其一例。

这番话首先点破了自由好坏善恶之别,不可笼统地以为任何冠以自由 之名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罗康是当代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派 的大帅,因之,他对自由的分析正是运用新的思维方法的结果。近数十年 来,他们常听到极权主义者逐蔑西方传统的社会自由为"个人自私自利",而 另偶所谓"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之说。这样一来,一切个人 的自由在理论与实际上都消释于"集体自由"之中,而最后个人遂成为政权 的工具,但一般思维力量不够的青年朋友们却信为无上的真理,不肯平心静 气地想想,把一切个人的自由统统交给统治者,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 果,所以现案减需系之地说。

我怀疑,如果社会制度减少了我们自由的总量,那它是否还是合理 的呢?但是很多社会制度虽然剥夺了某种个体或群体的自由,却仍然 为人者作甚天秘始义的。

这最近在我们深受极权主义萎靡的中国人听来,格外觉得播到了喹炒。

究竟什么才是自由呢?西方的自由观念也是到洛克以后逐漸明确起来的。19世纪英国文学家阿克顿曾发愤要写一部自由史。他收集材料的结果、竟发现自由的定义有两百个之多。正如后来的社会主义有好几十种一样,阿氏的自由史终于不能写成。想这也未尝不是一个重大的阻碍。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极权主义对民主的挑战。我们对自由的看法便逐渐有了定型。美国的琼斯教授在他1945年出版的「Toward a Democratic New Order一书中认为自由有消极与积极的两个方面;积极的自由首倡于美国政治思想家格林。意谓自由是要有创造性的,消极的自由远乘英智都布斯的(巨灵论》(Levtathan)中"论人民的自由"(On The Liberty of Subjects)一章而来,即自由乃免于束缚之意。其实这两种自由原是一种自由的两面表现,原不可机械地予以划分。因此,美国另一著名的民主理论家马基修在他1950年所写的 The Ramparts We Guard 里亦说自由的根本精神在于使人主动地有所作为,而力斥黑格尔以来所谓"自由即服从规法"之理论。他又主张民主社会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由"(Liberty of the Citizen),并非"个人的自由"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 这种具针对 10 世纪自由放任的于原制自由而 会的 确加具率数据负据测试 智慧潜烟的 专面道 自由乃其食味養毒婦与 限制的消失,此所谓束缚与限制皆是个人所亲身减受者, 所有这许多说法 尽管细节上稍有不同。但上体竟见户新趋一致。 然而最能将自由的精神一 语道由老仍不能不数罗素 罗素说。

自由的具其本意义乃是个体或群体的行动不受外在的控制。它因 出口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且仅仅要自由由并不能给予补合什么要高 免价值.

汶只是指消极的自由而言,至于自由的积极价值,罗素说得更为诱彻。

自由对干视名好事情都是必需的:而好事情也都是从享有自由的 人民的行动, 欲望和信仰而来的。 大诗人给予社会以光明, 但人们却不 齿确信:社会之所以会产生伟大的诗篇,乃是因为没有法律阻碍它的缘 母……居然自由本身并去构成社会福利的会位,但它对干这些福利的 绝大部分是极端需要的;而且自由又极易被人愚蠢地予以限制。以至我 们很少能奋张它的重要性。

自由的方面其名,我们常听到各种各类的自由; 然则在社会关系中我们 怎样才能理解自由的全幅含义呢?这一点则是民主理论家所一向疏忽了 的。要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便必须触及自由的分类。自由应该怎样加以 分类呢? 罗素说:

在许多不同的自由中,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分类的方式。第一种 是国家、国家之内的社群或个人所享有的自由:第二种则是经济、政治 与文化的自由。不过后一种自由的界线永远不能划分得很清楚。

换句话,我们可以从两种角度来体认自由,一是群体与个体的自由,正 是约翰·穆勒所谓的"群己权界",另一是社会自由之各面的表现,这种分类 方法则是极权主义兴起之后,高唱所谓经济民主電于政治民主的谬论之后 才产生的。第一种乃是对自由之纵的分类,第二种则是横的解剖。这样纵 横交叉我们才能测量出自由的中心何在。现在我们先看看群体自由与个体 自由的。粉半系加研

个体自由是与社会自由相对的,在过去它是自由的最重要部分。 但在现代的世界中,除非作为团体的分子,个人就很少能够有多大影响,因之社群自由问题便较个体自由的问题来得更为需要了。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县, 罗素县用历史的职光来解决群己之间的矛盾 的。我们知道,星在1934年罗豪便写了那本世界么著---《自由与组织》,其 目的在下,"叙述 19 世纪间二种变化主因的对立与相制,一是自由党与急进 源所共有的对于自由之信仰。一是从下业技术与科学技术中所产生出来的 对于组织之需要。"(见该书自序)正因罗氏者眼于历史的变迁,所以他才能 看出近百会年来的群己自由的分量上已起了变化,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初 期, 两方人是特别看面个人自由的, 那时所谓自由实是与"个人自由"同义 的:但从 19 世纪中时以来,组织的重要性已愈来愈增加,于是个人的自由便 不能不受到若干限制。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倒毋宁是事实的问题。关 于议一占,另一哲学上师杜诚也具有相同的见解,杜诚说到美国的情况时龄 说。"当初美国人对自由所采取的立场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这种情形得明易。 因为有人主张要保会民主制度,必须扩充政治的权限,而这一占却是创建等 国自由传统的人十心目中的死敌。不管哪一派社会哲学来得正确,今天美 国的情况与当初已大不相同,因此自由与民主的问题主要不再是一个个人 的问题,可以由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自由与文化》,人生出版社译 本)但是承认群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否定个体自由的价值。相反倒是因为群 体自由可以更进一步地保证(并非剥夺)个体自由的存在,因此罗素接着赶 快下 ~转语:

18世纪时, 復多人都信仰"人权", 也就是个人的权利, 但对于和政 府或大多数人的目的相矛盾的组织的权利却不予维护。 虽然现在个体 自由已比较没有以往那样重要, 但它的重要性依然远过于人们所了解 的程度之上。 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个人发骗的, 但在极权 国家中他们都不可能产生。 伽利略受了异端审判所的应特, 可是若与 现代极权国家的虐待方法比较起来, 还是小巫见大巫理! 他并没有被 处形 你的新体办公室抽禁能, 西他的门经出去事册的通常

在这一段活中我们可以看出罗豪对传统的个体自由仍是极端维护的, 不过他不像那些顽固分子一口咬定"个人自由"不放,而是客观地从社会状况中寻求今天个人所能享有的最大自由限度。这是解开当前种种矛盾的一 备路,不可等闲视之也。

谈到国家之内的各种社群如教会、工会之类的自由,罗索特别将苏俄与西方情形加以对照,

在苏懷,虽然名义上有工会的存在,实质上它不过是政府的一部门 而已。它绝对没有婴工权,而集体要求增加工资更是不可能的事。相 反地,在西方国家,工会逐渐获得了自由,且几乎成为独立的力量。 然,工会的力量,正如主权国家一样,应当受到若干限制。但现在西方 大体上已承认,像组织工会这一类社群的自由及允许它们作广泛的集 体活动,已经或为我们所谓的自由的主要内容了。

从这里又可以看到,罗蒙是认为今天个人自由的表现必须通过社群才有可能。个别的工人无法要求资方改善待遇,所以必须通过工会的组织;个别的公民无法参加竞选,所以必须通过政党的组织。其间的道理原是一贯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如果要向社会权威争取一己之自由,也必须经过社群这一转折才能发生实际力量。因之,个人自由有了社群自由做保陈,倒反而愈可靠而不容横遭剥夺了。罗氏所谓"除非作为团体的分子,个人就很少能有多大的影响"。但正是这个意思。

罗氏对于群体与个体自由的新认识,基本上是从他解开了群与已(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推演出来的。因之我们必须略略了解罗氏对群己关系的变代。关于群己关系究竟如何才算令很被与个体》(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本小册子中已说过了,我现在幼儿菜中一段作为参考。

一个健全而进步的社会需要兼有中央控制与个体和团体的创发力,没有控制便会陷入混乱,而没有创发力便会陷于停滞……在我们的复杂的世界里,没有政府便不可能有成果的创发力,但不幸得很,失去创发力政府也同样无法存在。

这种看法基本上把过去群己对立的理论推翻了。群己的基本矛盾既然 消解了,那么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冲突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我们 将罗蒙在网篇大文中的所说的话配合起来看,再加上他在《自由与组织》中 所运用的历史观点,则今天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一般关系究当如何,实已 很溶楚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四

罗索将 · 般社会自由分成三种主要的种类;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与文化自由。这一分类并非罗索所独创。 般读自由的人也常作类似的说法,不过很少人能确切了解此一分类的理论根据与全幅含义。第二次大成期间,罗斯福总统曾提出几大自由的口号,第一、言论自由;第二、信仰自由;第二、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兔于恐惧的自由。如果我们把这四大自由归纳起来,则第一第二两项是文化自由,第二项是经济自由,第四进政政治自由。这与罗家的看法显然是大同小异。但在一般人的了解中,无论是三类自由或四大自由。似乎都可以分得开,不一定能同时存在。这种错觉的数具体表现,及使是过去所一度流行的调和之论—— 变美是政治民主,苏俄是经济民主,因而希望这两种民主"可以互相概长补短。这一说法之不通,马基佛在 The

Ramparts We Guard 一书中已极力辩之,他认为"经济民主"一词便根本无 法成 立,民 主 便 是 民 主,无 所 谓 "另 一 种 民 主" (Another Kind of Democracy)。由此看来,我们对于罗蒙的三种社会自由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都必须看作是一种不可分的自由的儿面表现。因此罗蒙认为政治、经济、文化自由之间的界线水远无法划分得很清楚,社会自由之不可被分割,一方面闭由于自由本身具有一贯性,另一方面亦由于社会之整体性。(社会整体的问题因事典专行,非本文所能及。)

罗蒙在分别讨论政治、经济、文化诸自由时,并非从纯理论方面着眼的, 而县针对跟实而发。所以他说,

政治自由包括两个不同的元素, 一方面, 无论何处, 如果需要一个 共同决定时, 这决定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另一方面, 无论何时, 如果 可能擴免的话, 応该有擴免作共同决定的一切准备。

这段话初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一向讲政治自由的人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可是接着讲下去,我们就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

在今日的苏俄,这二者都是渺无踪迹的。作共同决定的不是多敷 人面是统治集团。有很多的事情,若在比较自由的社会中只要给个人 处理就行了,可是在苏俄却被认为是公共决定的事。

罗索以哲人的慧眼看出人类先天地有"要求一致的本性,这种要求甚至 根本是不为了什么社会目的"。在群众的盲目冲动下所获得的"共同决定" 绝无民主的意义可言。希腊时代哲人苏格拉底死于群众的"共同决定",柏 拉图因此而终身反对民主。其实这何尝是民主,只是暴民政治(Mob Rule) 而已! 罗書讲一步说,

对于自由爱好者的真正考验却是来自他所不喜欢的事物上。 容忍 你所喜欢的一切是容易的。而民主风度的特征却是对你所不喜欢的一切的容忍。 切的容忍。 人们怎样才能容忍异己呢?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民主制度的保障,这 也就是政治自由的最根本的功效之一。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则势必演成弱 肉强食的局面。

政治自由不存在的地方,便会出现有权力的集团是能够阻止或惩 罚一切对它自己的批评的。

我们必须牢记,自由是对个人说的,也只是在一个个的人身上才能有最具体的表现。政治自由的含义决不能止于空洞的"国家自由",而必须有其个人的根据。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引卡尔教授(Prof. E. H. Charr)在《民族主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作为总结;"自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当它为该国的所有人民(男人与女人)所要求,并且认为是与他们的自由有着需切关系的时候,才有意义可言。但是像在两次大战期间所出现的那种一致否定国内大部分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国家自由,实在是比名词上的矛盾高明不了多少。"

经济自由,诚如罗氏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引起了若干最为尖锐的 矛盾。"好些人一听到经济自由便自然地联想到资本主义,其实这二者根本 不是一回事。又有人以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乃是"经济平等"而非"经济自 由",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站且听听罗素对经济自由的正确解释 吧!

过去一般人习惯地认为在完全的"放任"制度下,才有最大的经济自由,但逐渐地,人们在这一方面的见解改变了。 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谋杀与盗窃的自由,但绝大多数人都了然,如果罪犯毫不受限制的话,那么我们宁可要更少的自由……其实经济自由的正确意义并不是让任何人在经济因地内做任何他所喜欢的事,而毋宁是使人从经济的进行人民经济的分别。实际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守法的,并且愿意工作,那就决不能让他恢仇。"放任"不能保障这种结果。人们曾希望社会主义可以做到这一

点,但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对它的摧毁竟远比资本主义最残酷的时代还 账后账

罗素所说的经济自由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一种一方面 不违反社会公共福利,另一方面又能保持个人的独立自由之新观念,他特别 将出东碑社会主义的现实恶星、尤值独我们反省。

罗素虽然在这一方面未作深入的分析,可是他还是把握到了一个要点——那就是权力的集中必然造成经济的不公平。

享有无限权力的人们,即使不扩展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必然将扩展 他们的信条和偏见,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短暂时期中,它才不会插往 无权者的利益而壮大自己。关于这点,苏俄也同样提供了一个显著的 例证。

罗氏只承认经济权力是各种权力形态的一种,这是绝对正确的。早在 他 1938 年所写的《权力》(Power) 一书中,他便把权力分成六种,同时他在论 经济权力的一章中,更强调经济权力与政治军事权力的相互依赖性,并指出 在原始时代人们是从军事权力获得经济权力的,经济权力重要性之增加乃 是近代的事。这与秦巴特的看法不谋而合,极具卓见。此亦马基佛所以一 再强调"经济自由必须是相对的"也。

文化自由主要是指言论、思想、教育种种精神上的自由发展。罗素告诉 我们,

文化自由最初虽然只对少数人是重要的,但最后对整个社会却有 极大的价值。从公的观点上看,文化自由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方面,一 个人不应因持有或宣扬某些异于政府的见解而遭到不幸;另一方面,教 曾不应使受新自者失去某本身原有的思考能力。

少數統治者对多數人的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而且,再 也不会有什么新思想需要予以惩罚,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惩罚的新思想 了。 罗素是一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哲人,他对于这一点倒不悲观。因为他知 消阻码新思想的创造的结果,社会一定来上個化之路,因此他预言道。

如果谁能想象苏俄政府犹如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政府一样可以持续 三千年的话,显然,在此期间俄国是永不会有重要的新思想发生的。三 千年后西方的考古学家研究俄国一定像他们现在之研究南海的岛屿一 様,他们看到许多分早已不存在的古塔的村士请确。

又说.

一个如此遭受奴役的国家固然可以在一时表現出统一的力量,但很快地,那些还保有文化创造力和科学进步的能力的国家便必然会超过它的——那麽要退,如果还有任何这样的国家存在的话。

我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因为过分重视政治军事等现实方面反共的结果,颇有看轻文化自由的真实价值之趋势。事实上,今日国际斗争的新局势远非以往欧洲各国阿军事政治上的旧冲突可比;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实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自由世界不能在这一方面多加注意,认清文化自由的内在价值(Intrinst Value),而仅仅把它和政治军事上的利害等量方观,甚或看作更为次要,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自由与奴役的斗争的最后胜利穷资准履。罗素为此特替假我们道。

但是我也并不是仅仅把文化自由当作一种赢得战争的手段而鼓吹它的。诚然,实际上它是达到这种目的之手很,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然而文化自由的主要价值却并不在此。它是艺术,文学、科学中一一切罪做成就的来源,也是个体人格中所有最好的品质的来源。人类的世界上老没有它,便将变得迟钝而愚蠢,不会比一群蚂蚁高明到哪里去的。

看了这一段话,难道我们还不明白文化自由乃是区别文明与野蛮、人类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与食兽的唯一标准吗?

Ŧi

以上我们把罗索的《什么是自由》一文中的最核心观念作了极简要的介绍与網释。此外罗氏全文中还强调一点,那便是自由与混乱之间绝无必然关系。所以他一开始便说明,"仅仅制造混乱状态。世界仍是无法获致最大可能的自由,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强者将会剥夺弱者的自由。"不但如此,他还处处为我们证明,真正的自由愈多则社会愈有秩序,而自由愈少社会混乱的程度倒反而愈厉害。这一点颇能祛除一般人对于自由的误解。因为篇解关系本文不叙多及矣!